

周易函書約存卷十四

禮部左侍郎胡煦

原古 胃道分派

樂律

周

易

函

書

附卜法詳考等四种

第二册

樂律



〔清〕胡煦著

律呂聲音幾表

呂覽含少三寸  
程林點校九陰

推自符  
律娶妻呂生子  
以辟卦證之始  
明詳後

易學典籍選刊



中華書局



# 目 录

序 .....	李中华	1
前言 .....	程 林	1
编校说明 .....		1
周易函书序 .....		1
周易函书自序 .....		4
凡例 .....		7

## 正编一：周易函书约存

周易函书约存序 .....	11
卷首上 原图约 .....	13
卷首中 原卦约 .....	50
卷首下 原爻约 .....	69
卷一 原图一 .....	82
河洛	
卷二 原图二 .....	112
先天后天总义	
卷三 原图三(循环图说一) .....	137
循环太极拟卦图   循环太极拟河图   循环太极配洛书	
循环太极拟八卦   循环太极拟卦象   循环图拟天根	
卷四 原图四(循环图说二) .....	156

循环图拟月窟 附论日月

卷五 原卦 ..... 175

二用图解

卷六 原古一 ..... 197

著法

卷七 原古二 ..... 221

变占

卷八 原古三(先儒易说) ..... 241

易说 释象 玩辞 三易考

卷九 原古四(先儒易派一) ..... 260

乾凿度 易林 京房易传

卷十 原古五(先儒易派二) ..... 291

太玄 洞极 元包

卷十一 原古六(先儒易派三) ..... 310

潜虚 皇极经世书 洪范 正易心法

卷十二 原古七(冒道分派一) ..... 355

九章皆勾股

卷十三 原古八(冒道分派二) ..... 385

异乘同除法 尺算 筹算

卷十四 原古九(冒道分派三) ..... 420

乐律 等韵 运气 医方 地理 纳音

卷十五 原古十(支流异派) ..... 437

卫平占法 六壬 遁甲 太乙 衡运论

(以上第一册)

## 正编二:周易函书约注

周易函书约注序 ..... 463



卷一 周易上经一 .....	465
卦画原始(附易中冒道) 乾	
卷二 周易上经二 .....	499
坤	
卷三 周易上经三 .....	511
屯 蒙 需 讼 师 比 小畜 履	
卷四 周易上经四 .....	540
泰 否 同人 大有 谦 豫	
卷五 周易上经五 .....	562
随 蛊 临 观 噬嗑 贲	
卷六 周易上经六 .....	584
剥 复 无妄 大畜 颐 大过 坎 离	
卷七 周易下经一 .....	615
咸 恒 遁 大壮	
卷八 周易下经二 .....	630
晋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卷九 周易下经三 .....	655
损 益 夬 姤 萃 升	
卷十 周易下经四 .....	681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卷十一 周易下经五 .....	706
渐 归妹 丰 旅 巽 兑	
卷十二 周易下经六 .....	728
涣 节 中孚 小过 既济 未济	
卷十三 系辞上传一 .....	752
卷十四 系辞上传二 .....	771

卷十五 系辞下传一 .....	787
卷十六 系辞下传二 .....	805
卷十七 说卦传 .....	820
卷十八 序卦传 杂卦传 .....	846

(以上第二册)

### 正编三:周易函书别集

周易函书别集弁语 .....	867
篝灯约旨序 .....	869
卷一 易学须知一 .....	871
卷二 易学须知二 .....	884
卷三 易学须知三 .....	899
卷四 易解辨异一 .....	910
河洛先天图象	
卷五 易解辨异二 .....	921
上经	
卷六 易解辨异三 .....	943
下经	
卷七 篝灯约旨一 .....	965
天 性 道 命	
卷八 篝灯约旨二 .....	981
性习 学习 一贯 附一贯八喻及咏易图诸诗	
卷九 篝灯约旨三 .....	1001
大学 中庸	
卷十 篝灯约旨四 .....	1017
论语 孟子	



卷十一 篝灯约旨五 .....	1039
周易 春秋 诗经 书经 礼记 六经总义 辨误	
卷十二 篝灯约旨六 .....	1058
诸贤 诸子 周子 邵子 程子 张子 朱子 程朱	
卷十三 篝灯约旨七 .....	1075
诸儒 涑水司马氏 豫章罗氏 延平李氏 西山蔡氏	
九峰蔡氏 敬轩薛氏 敬斋胡氏 月川曹氏 阳明王氏	
朱陆阴阳形器之辨	
卷十四 篝灯约旨八 .....	1095
泛论易派 改过 泛论学者 致知 力行 读书 登仕 政	
卷十五 篝灯约旨九 .....	1107
观物	
卷十六 篝灯约旨十 .....	1129
体仁	

(以上第三册)

### 附编一：卜法详考

卜法详考序 .....	1137
卷一 经史考证 .....	1139
选龟 取龟攻龟 衅龟 开龟四兆 燹契 定墨 食墨	
三兆 五兆 八命 八颂 祝辞 龟策传 龟经	
卷二 前人例辨 .....	1175
全氏三图 杨时乔全书新定龟卜辨 龟卜繇	
卷三 吴下卜书 .....	1199
吴中卜法 玉灵秘本	
卷四 古法汇选 .....	1242

龟卜 总断 分断 联占 分爻 五行占 洪范五行占  
分类总占 释象 补释象

## 附编二：葆璞堂诗集

葆璞堂诗集序一 .....	1287
葆璞堂诗集序二 .....	1289
葆璞堂诗集序三 .....	1290
卷一 古今体诗一百七首 .....	1291
卷二 古今体诗一百十首 .....	1307
卷三 古今体诗一百四十一首 .....	1323
卷四 古今体诗一百二十一首 .....	1342
葆璞堂诗集跋 .....	1360

## 附编三：葆璞堂文集

葆璞堂文集序 .....	1363
卷一 .....	1364
赋 序	
卷二 .....	1380
论 辨 说 奏折	
卷三 .....	1395
书 墓志铭 传 碑	
卷四 .....	1409
杂著 箴	
葆文堂文集跋一 .....	1425
葆文堂文集跋二 .....	1426



## 附编四：召对录

澹宁三接始末 .....	1429
乾清宫召对始末 .....	1436
澹宁三接、乾清宫召对跋 .....	1453

## 附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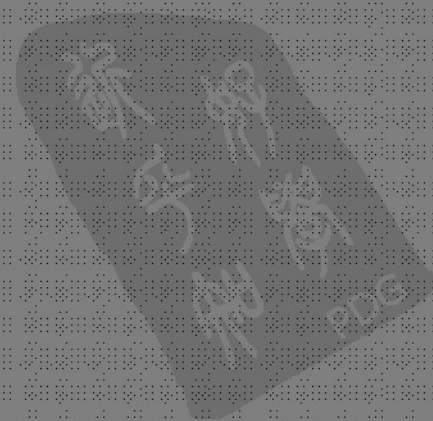
胡煦传(《汉名臣传》) .....	1457
胡文良公事略(《清朝先正事略》) .....	1459
胡煦传(《清史稿》) .....	1463
胡煦(乾隆五十一年《光山县志》) .....	1466
胡公神道碑(清·钱陈群) .....	1469
资政大夫礼部左侍郎胡公墓志铭(清·彭启丰) .....	1472
墓补志(清·彭元瑞) .....	1476
《周易函书》提要(《四库全书总目》) .....	1477
《卜法详考》提要(《四库全书总目》) .....	1479
沧晓学案(《清儒学案》) .....	1481
胡少宗伯《韵玉函书》序(清·钱陈群) .....	1483
复胡云坡臬使书(清·钱陈群) .....	1485
胡季堂奏折(清·胡季堂) .....	1486
祀乡贤疏(清·胡宝瑑) .....	1489
现存胡煦碑文考证(程林) .....	1490
胡煦沧晓先生年谱(庾滩诚) .....	1492
后记 .....	1502

(以上第四册)

正编二

周易函书约注





## 周易函书约注<sup>①</sup>序

《周易》非占卜之书也。浅之，则格物穷理之资；深之，则博文约礼之具；精之，则天人合一之旨；体之，则参赞位育之能。是全体大用之要归，圣圣相传不言而同然之秘也。开六经之始，而六经胥不能违；探六经之原，而六经止分其用。其出也，取之而不穷；其返也，藏之而无朕。羲文周孔极力阐扬，后之学者观其象，玩其辞，习其占，仍如昏衢，如暗室焉，可不谓难乎？

夫《学》《庸》《论》《孟》，皆圣贤问答语言，无过高低抑扬，承接转换，便可直抒胸中勃勃欲泄之理。学者解释字义，体贴语气，亦遂可因言达意，而《周易》则图之呈而象之设也。道寓于图，而图中蕴含非言可说；义寓于象，而象中包括无实可稽。一卦之微，兼六十四卦而衡之，而一卦之性情始定；一爻之细，合三百八十四爻以较之，而一爻之性情始真。苟无旁通比量之法，以斟酌其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则所云微显阐幽同归殊途者，固未易骤测其深机，遽通其妙蕴也。即如乾卦称龙，而潜见飞跃之各殊，非比量于时位，诂易得其解乎？初四之潜渊，二五之飞见，非比量于天一所生，诂易得其解乎？初潜言不见之水，四渊言可见之水，非比量于内外异性，诂易得其解乎？乾初既言潜渊，坤初亦言霜冰，非比量于二、初同实，诂易得其解乎？潜渊言流动之水，霜冰言凝定之水，非比量于阴阳各得之分，诂易得其解乎？

固知《周易》呈图设象，非但语言文字高低抑扬承接转换之故也。圣人假年学之，尚至韦编三绝，非其微妙隐深、浑沦该贯，奚为一难至此？今但执文字义理，训释字句，体贴语气，谓可一言半句便

<sup>①</sup> “注”，库本作“存”。库本此序在《约存》前。

克显明经旨，一岁半岁便克了当经义，煦窃以为不然。

故不惮繁言，逐卦逐爻逐句逐字而解之。即乾之一卦约得一百五十餘页，近六万字，乃始解完。然第约其端绪而止，非能尽一乾之蕴也。诚惧太繁，则观阅为难，故节其最紧关者，从而约之，名曰《约注》，后之观者或亦有以谅予之苦心也。<sup>①</sup>

雍正七年八月朔旦胡煦序<sup>②</sup>。

<sup>①</sup> 此段库本无。

<sup>②</sup> “雍正七年八月朔旦胡煦序”，库本作“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五月朔旦光山胡煦序”。



## 周易函书约注卷一 周易上经一

### 卦画原始<sup>①</sup>

周，代名。易，书名。卦，则伏羲图中所具。文王，开而作《易》者也。卦辞，则文王所系。爻辞，则周公所系。经文旧为二卷。《上象》《下象》《上象》《下象》《文言》《上系》《下系》《说卦》《序卦》《杂卦》十传，则孔子之传，古称“十翼”。

卦画之由，缘伏羲时大道将启，天地不能自秘其灵，故有龙马出河示先天之本，龟书出洛显后天之用。伏羲得之，详玩所负之文，不过自一至十、自一至九之数，乃河图全而洛书缺，河图合而洛书分，河图团聚而洛书布散，河图无隅而洛书有隅。彼此互形，两相参阅，知夫位数虽异而道理则同。所不同者，是体用之妙所由分，动静之机所由寓也。盖合而聚者其象静，所以立体以象不竭之原，是天地未判，人心未发，故奇偶相含，而浑沦圆转互藏其根有若此也。分而散者其象动，所以致用以象夫流行不息，是人物既生，人心已发，故奇正而偶隅，五存而十隐，正位各居，而迁流动荡有若此也。

因此一合一分，一静一动，其体用遂而<sup>②</sup>悬殊，故一以为先天，一以为后天。夫道之大原出于天，则天之所生，自应与天同此性命。然蚩蚩之氓，未能尽喻精深，是则体天立极，继天宣化，将圣人是赖矣。至其间生生不息之机，天人合一之秘，藏于至深至隐之地，寓于未开未辟之先，此大道之真源，非可意识测度。于是原本图书，仰观俯察，溯始于天地未判，知夫阴阳肇见，厥有由然，而资始资生，遂极

① “卦画原始”，堂本无。

② “而”，库本作“尔”。



蕃变无穷之象。又复推本于人物所由生，止此阴阳流衍，相交变易，而渐分渐广，遂寓生生化化之机。虽其显仁藏用，不越一分一合中，乃即象以观，止此奇偶二端而已。

盖天地间刚柔异德，健顺异性，动静异体，男女异形，施受异用，约其大旨，无过阴阳流转，及推本图书，则奇偶二象，其该之矣。故数始于一之奇，太极之象。由一生一而为偶，两仪之象也。然所生之一，配能生之一而始为偶，则能生者一而已矣。自二以后，凡渐加而无已者，莫非此一。可知此一之推行，原无穷极，故始生之一，为诸数所从来，则体统太极之象。后此逐渐所加无穷之一，则流行太极之象。顾数虽无穷，率皆奇偶相间，则阴阳相交之义存矣。奇偶相间，又复各各不同，则阴阳变易之义存矣。溯其本原，莫不自一而始，缘一而行，则一之不可以言语形容审矣。邵子云“天向一中生造化”，太极之谓也。伏羲则以画图，变奇偶而为阴阳，独念此一，不可以形容肖似，故其所画，但由两仪而始。顾此两仪，又必有所自出，今既欲画而不能，则以两仪首尾环抱，虚其中以象之。乃就其中所虚，而至一之妙于是乎存，太极之妙于是乎起。故太极者一奇之蕴，两仪者一偶之精也。因两仪所由来，必不可画，故周公命爻，遂以两仪最初一画，命名为初，职是故也。顾此两仪，如不相交，则违奇偶相间之义，亦必无生生变易之理。于是乎规而圆之，俾初末始终相际，而交之义寓矣，是即取则于河图之内合者也。第其初画，既云两仪，必当止为两画，以两画而别为两仪，又必当别以二色，此自然之势也。今谓伏羲初画，便为阳连阴断之形，非也。缘其所画，止有四图，初未开为卦画。开图为卦，乃后世圣人作《易》时事，《下系》第六章已详载<sup>①</sup>言之。后人第见文王作《易》之图，阴阳悉分连断，遂谓伏羲初画，便是如此，不知其初，止有二色之分。故予于原图卷中，特补伏羲初画之图。若使伏羲初画，便分连断，则大圆东面所列之一阳，当为三十二画，西面所列之一阴，当为六十四画。既费九十六

① “载”，堂本、库本俱作“哉”。

画，始成初之一爻，又何得命为两仪乎？然其仪止命为两者，因尚未画到四象八卦故也。四象八卦既未画到，安能逆臆后来所加止于六画而成六十四卦，遂以初加之两画分为九十六画之两仪乎？想当初画时，谅亦每加一画，各玩一画所加之妙，然后知两画之为两仪，四画之为四象，八画之为八卦，因而重之，遂具六十四象耳。故连断之形，断为文王作《易》之卦图，必不可以伏羲之图便作连断分也。或曰初画时，仿奇而画阳，仿偶而画阴，则阴之必断非由偶义出乎？曰伏羲画图，变奇偶而为阴阳，正以阴阳之妙虽出自奇偶，又必非奇偶之数可得而尽，故遂变奇偶而名阴阳。阳一仪，阴亦一仪也。奇偶寓理于数，阴阳寓数于理，信如连断之说，是三也，而不得谓之为两。总未解两仪初画，别以二色故耳。其初画之本图，详具卷首原图条下。

夫阴阳之义，既肇于奇偶，然使阴阳二者两两各居，又或相际而无以各效其能，则交易之既无矣，将变易亦曷由见乎？又况河图之奇偶，相附相合而不离。洛书之奇偶，相间相倚而不杂。是即阴之与阳自得其类，而交易变易之所从出也。且夫奇偶相因，旋加而旋异其数，于是乎两仪之上又复从而加之，阳之上而有所加之阴，则其阳不纯，而少阳名矣。阴之上而有所加之阳，则其阴不纯，而少阴名矣。其必据所加之阴阳而命之者，阴阳之理内不可测而外易见也。阳而加阳，阳之盛也，故不名为阳而名为太阳。阴而加阴，阴之盛也，故不名为阴而名为太阴。玩其所加，初不越此阴阳，然已变易乎两仪之旧，而成四象矣。又复于阴阳太少之上各加两仪，仍不逾此阴阳，然已变易乎四象之旧，而成八卦矣，其妙止是阴阳相交而已。即后开而为卦，各有六爻，何非阴阳二端相交变易者哉？然止于三画，遂定为先天小图，非徒谓此三画，遂足该天下之象，尽天下之理也。

以天地间可穷之理数，与不可穷之理数，归于初中末之三候，上中下之三位，胥莫能违，而时出于乾之动，位定于坤之静。乾阳物也，坤阴物也，无一物逾此阴阳，自无一物逾此乾坤，自无一物逾此时位也。乾之一元不可知，而健行之时，何物不具？坤之先迷不可

知，而成形之体，何物不具？伏羲因时止三候，位止三等，故卦立三爻以法乾坤，所由三加而止于八也。且一以象阳，二以象阴，至三则一二之交，阴阳之合矣。合则交易变易出乎其间，是人物之大原所从生，故止于三画而遂成小图之八卦。若于三画分别观之，何非一奇一偶之合也。然此八卦小图，虽具阴阳既交之妙，仍无阴阳各半之形，是有内而无外，有以立体而无以致用，有以传圣人之道，而未能济民之行。是但有河图先天之妙，尚无洛书后天之蕴，故又因而重之，加至于八，而为六十四卦大圆图，合诸大小二横，而伏羲开天传道之《易》，尽于此矣。然河图先天，洛书后天，伏羲则图画卦，既有先天大圆，亦应必有后天大圆，乃今无之者，盖缘所画大小二圆，始焉之内合取法河图，向后之外分取法洛书，是先天后天之蕴，尽为先天一图所摄，亦即洛书之数不能自外于河图之理。所以既有先天，可无后天也。

夫天下之事物，有内则必有外，有此则必有彼，有往则必有来，有进则必有退，有主则必有客，有顺则必有逆，有尊则必有卑，有上则必有下，有始则必有终，有盛则必有衰，以及虚实往来，寒暑燥湿，莫不有然。若缺一焉，则无以相形，而远近亲疏，和违生克之故，不可得而征也，故特立重卦以象之。顾此所重之六画，宜与初加之三画，绝不相似，及分内外观之，而一贞八悔，仍是三画所成之八卦，此卦所以必止于八，而爻所以必及于六者，但以为卦之重耳。重之云者，是有中而后有外，有体而后有用之旨也。贞则谓立体于中，悔则谓致用于外也。然必至于六而仍止于六者，以中外之各有三等三候，而彼此之形，应感之机，体用之秘，胥于此存。及撮其大要，总不逾阴阳两仪相交相得而已。如卦立三爻而奇矣，三阳数也，又复重为六爻而成偶，六阴数也，是一阴一阳相倚之义，形上之道也。六爻固成偶矣，及由六爻而分观之，有三极之道焉，则奇之象寓矣。又由三极而分观之，又复各有阴阳刚柔仁义之道，则偶之象寓矣。

凡皆阴阳相倚相得、两不相离之义，此伏羲四图，所由为开天传道之《易》也。总缘其时，嗜欲未甚，天真未漓，故但以先天四图，寓

天人合一之旨。圣贤<sup>①</sup>传心之妙，初不俟开为卦爻，而中外隐显，巨细精粗，悉已包括无遗，故能冒天下之道。降及后世，嗜欲既甚，诈伪渐起，吉凶同患之圣人，思有以济之。因见伏羲四图，小大不遗，精粗咸备，其用最灵最妙，与天合德，乃将伏羲大圆开而为卦，然后逐象逐爻发其义蕴。其于两仪初得之爻，命名为初，初则时之所起，而未初以前，必有由来可想矣。故孔子于内卦命之为来，而又以为察来，察则欲其追究于前也。于末后所成之爻，命之为上，上则位之所止，而所止已极，必将复返又可想矣。《周易》之卦流行不息，与天同运，原属先天，故无止而不迁之理，而极则必返，所以有变易之说。故孔子于外卦命之为往，而又曰彰往，彰则谓其昭然于位，欲人知往而极者之必将返也。及观其见伏相循，隐显互秘，凡皆天地絪縕以前浑沦活泼之机，穷理尽性至命之妙，此列圣相传之道，至精至微，而不可言说、不可图画者也。至于爻必有位，参于时而考之，而或暂或久，莫不有数存焉。爻必有时，参于位而定之，而或浅或深，莫不有数存焉。故二三四五，遂定于在中之四爻，以时有前后，位有上下，均堪数纪也。要其相得不相得，相应不相应，人之时位与爻相值，而吉凶利害情伪，遂由此生。此因贰济民之心，至显至粗，不掩于卦爻，不迷于来往者也。

《周易》本传道之书，四圣人极力发挥，皆所以言其不可得言者耳。体其精者微者，而显者粗者胥莫能外。此间出之圣人，聪明天纵，不能数见者也，乃又以精者微者，寄之于粗者显者之中，以为吉凶悔吝，得失忧虞，胥此焉在，而昭然可见。故当其体而命之以名，因其形性而象之以物，又正其言以发其性情德行之真，又断其辞以决其进退趋避之用，占卜之理由是而起。凡皆为《易》冒天下之道，精粗微显，皆所不遗故耳。岂谓《周易》止占卜之书哉？即以占论，非有极精极微，至灵至妙，与天合德者存乎其间，安得感而遂通，其应如响，有若此哉？不究理而究占，是不探原而逐流者耳。故予于

① “贤”，库本作“圣”。

《周易》，言占者少而言理者多也。然在先天图中，阴阳各皆一画，故名两仪，今既开而为卦，则阴阳之画不能无别，于是本奇之一而为阳之连，本偶之二而为阴之断，是连断之义，原从奇偶而出。又况连有合象，合则绝无间断，仍是河图之理。断有分象，分则布散开张，仍是洛书之理。盖伏羲以一画分阴阳，故不得不别以二色，文王以一色分阴阳，故不得不别以连断耳。交易以对待言，对待则无违而易合，变易以流行言，流行则迁转而非故。不易之说，止可言坤而不可言乾，非《易》旨也。文周之《易》，本与《连山》首艮，《归藏》首坤者，并行于世，故特加周字以别之。

《易》无变易之理，爻里之凶安有出时乎？《周易》全部悉是先天，今人看《周易》卦爻便以为实有，此等形象一定不移，非也。夫文王未尝画卦，《周易》之卦皆系开先天大圆而得之。先天所配，则未发之中也，岂有未发之中而可执为有象者乎？今观揲蓍求卦，分二挂一，揲四归奇之后，所得止策数几茎或多或寡而已，圣人因策数多寡，推究阴阳老少之理，而画为单重交拆之形。夫阴阳老少岂有实形可据乎？乃今目此卦象，皆若形体一定而不移者，则未知易卦为先天故也。先天者，气机将萌未萌之际也。凡吉凶之有定，必在事体既成之后，而占时求卦特欲探未萌之朕兆，故称为前知云耳。详具卷首之一。凡书皆有文字义理可求，而《周易》则纯以象告，故凡书解识字义便易明了，而《周易》则否。谓寥寥数语，遂可竟乎？故煦之《函书》不惮繁言，逐卦逐爻、逐名逐字而释之。即乾之一卦，约得一百五十餘页，近六万餘字，乃始解完。然第约其端绪而止，非能尽一乾之蕴也。诚惧太繁，则观阅为难，故节其最紧关者，从而约之，名曰《函书约注》。后之观者，或亦有以谅予之苦心也。<sup>①</sup>

三十六宫即八卦也，《上经》三十卦覆为十八，《下经》三十四卦其覆亦止十八。十八者，二九也。上经二九，乾坤交而发水火之用也。下经二九，坎离交而发既未之用也。上二九，下二九，此四九之

① 此段堂本无。



深几也。九，阳之称也，而二之，而四之，又阴阳互用之微几也。九之为数一与八合，归八于一则九而一矣。黄白者秘之，故五百七十六数，即含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旨也。其阴阳连断，共三十六画，是又一四九也。其乾一至坤八，共三十六数，是又一四九也。故曰三十六宫都是春也。<sup>①</sup>

### 《易》中冒道

有圣圣传心之道，有天人合一之道，有参赞位育之道，有迁流不息之道，有大中至正之道，有致知格物之道，有尽性至命之道，有行藏进退之道，有闲邪存诚之道，有省身寡过之道，有趋吉避凶之道，有三纲五常之道，有上下交际之道，有礼陶乐淑之道，有移风易俗之道，有确然不拔之道，有旁通肆应之道，有穷变通久之道。

但于逐卦逐爻详细体认，则知《周易》非诸经之比矣。《周易》，圣道之大本。《春秋》，圣道之大用；馀经，圣道之散见者也。

向来释卦承讹沿误，不深求其义者甚多。今将乾卦二十七处指而出之，以为诸卦之例。

《周易》卦爻尽出先天，今观揲蓍求卦，分二挂一，揲四归奇，所得止蓍数几茎。圣人观多少之象，定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之四象。又以四象原不可画，乃设为重交单拆之象，以拟议之。今执卦爻为有形有体，不可移易，则未知迁转变易之妙即卦而存，此一误也。

不知《周易》卦爻皆是开伏羲先天大圆而有之，皆是发明先天图中之蕴，此二误也。

不知乾坤特首《周易》，此后诸卦皆乾坤二用所成，故皆各具乾坤二体。所以乾坤二卦特添用九用六两节，明六十四卦之所由成也。今但执用九以下之词，认为六爻俱动，说作占卜，此三误也。

元亨利贞本是疏明乾之四德，故特标乾字于上。今执为言人事矣，就令天人合一之旨原具卦爻，乾德统天自应包有人事，亦是疏明

<sup>①</sup> 此段堂本无。



未发之中，已发之和，非仅言出入进退，利与不利，徒备占卜之用也，此四误也。

乾德流行不息，有何位可指？所历之位，皆坤有也，所由曰六位时成。不知乾元既亨以后，俱向交坤上理会，此五误也。

诸卦之体，皆由乾元既亨而成。不知诸卦中所有之四德，或得其一，或得其二，或得其三，悉由乾之四德得来，此六误也。

不知《周易》既首乾坤，而乾尤在坤前，故坤之用六，止于利永贞，便是地道无成之义，乾之用九，则有群龙之见，是大明终结，乾始美利天下之义也，此七误也。

不知八字立爻之说，不知初之言时出于乾，上之言位出于坤，不知九六上下之机，不知上不言末，初不言下，与中列四数而不及上下之义，则不知周公设立名目，各有深意存焉，此八误也。

不知用九之说，正说乾之大用，正是乾元之亨，乃以不用其刚解之，致令圣人言理最精最密处，徒向占卜中看过，此九误也。

不知无首之说，正是说乾元已到亨处，非如元德静涵之时，此正阳九之大用流行，所以系于用九之下，今乃说向乾爻化坤之后，作不用其刚说，俾用九二字竟成赘文，且与周公大悖，此十误也。

不知乾用用于坤，故《彖》有六位时成之说，位也者，坤之有也，此十一误也。

不知《彖辞》止赞乾之四德，而四德之本却从元起，盖元者乾之静也，亨者乾之动也，利贞皆亨中之作用，俱在交坤处说，故独以大哉赞乾之元，盖元固乾之独有者也，此十二误也。

不知乾坤为生天生地之物，天地乃乾坤之象，非即乾坤之真也。所以谓为资始，而又有统天御天之说。有统之者，有御之者，乾岂即天之形哉？此十三误也。

不知大明终始段，因上两节分解元亨，此则合释亨之必由于元，以见元德之大，以明乾九之用所自出，故上特以大明二字提之。大者，阳之体，明者，阳之色。何尝粘着圣人一字，此十四误也。

大明终始，大明谓乾阳也，悬象著明莫大于日月是也。代终本

为坤德，乃终之者，大明始之者，大明此正乾始美利天下，阳有为而阴无为，地道无成代终之义，不知此为直赞乾德，此十五误也。

不知六位时成，即乾元既用而生成六子，此十六误也。

不知时乘六龙是专发元中之蕴含，是专赞元德之为大，其些些赋畀，而全理悉存也，此十七误也。

不知乾道节本说利贞，乃复提乾道于上，总以明乾元之大用，而归美于乾，故谓自亨以下，皆交坤之事，此十八误也。

不知首出节是因上文分释元亨利贞，故于此合释之，明利贞之实由于元，以见元之大也。首出庶物即元字也，万国即全坤之象，就人所易见者而言，与天下文明同义，正谓乾之利贞必由交坤后见得者也，此十九误也。

不知天行健是以天人两象发明乾德，因不知曰字上特标象字之旨，所以竟将象字只作上下两象解了。因不知统天御天，本有乾元在未始有天之前，故天遂为乾元所统御，此二十误也。

不知天下文明是本阳气说来，见地上之生物如此，顾以为治化说在人上，此二十一误也。

不知《文言》中乾元用九，特标乾元二字于用九之上，便可识亨之必由元出，不可离了乾德说向化坤之后，此二十二误也。

不知天下治也，非说治道，天下二字，即所见之群龙，资始之万物也，治字即吉字，此二十三误也。

不知天则二字，谓天是乾元所生，天之健行不息，即是法乾之不息，故谓乾之元为天所则，此二十四误也。

不知乾卦止言乾德，并无一语粘着圣人，故将云行雨施，天下平也，说在时乘六龙以御天之下，是谓乾彖中第三节御天之说，即第二节云行雨施之所自起也，盖御天乃乾元之初亨，流形则乾元之既亨也，如不解此，将并以云行雨施为圣人矣，此二十五误也。

不知天地合德节，正是文王作《易》本义，正是天人合一不分道理，此二十六误也。

不知用六节，特标利贞二字，正为用九节专说元亨也，盖资始者

重在元之亨，成能者重在利之贞也，此二十七误也。

乾卦为《周易》诸卦生生之大原，此卦不得其解，此后诸卦安可问乎？此误不知改定，安得复有《周易》乎？此后卦诸爻之误，皆详辨于各卦各爻之中。<sup>①</sup>

## 乾

### ䷀乾下乾上

此伏羲之《易》，一之象出于奇，而数衍为一，故一之。乾健也，阳之性也。六一者，卦之重，健之至也。时有初中末之三候，位有上中下之三等，故卦画<sup>②</sup>止于三爻。时出于乾之流行不息，位出于坤之一定不移，凡皆阴阳相倚相得之妙也。卦爻生于乾坤，故时位二义，爻爻有之。其初以征时，言初而不及中末。上以定位，言上而不言下中。上古之文简而该，故举端以例其馀也。至二三四五，时与位兼有之矣，故以数纪之。

### 乾，元、亨、利、贞。

此文王之《易》。乾，三画卦名，六画卦仍其名耳。元亨利贞，乾之四德，原<sup>③</sup>不可连释，天下<sup>④</sup>万事万物，悉由此四德而赋，全体大用总在其中。元者，乾之静也，蕴也，体也。亨者，元之动也，用也。元静亨动，对举者也。利贞，皆亨中事也。利如利刃，自我之及物而言，非如利益，自人之加我言也。盖乾亨既交于坤，九用而无阻者也，其健义即由此出。贞，成也，定也，正也。即一元既亨，赋畀已定，各正其性而各成其体也。《洛诰》曰“我二人共贞”，便是成定之义。然利贞二字，虽说在乾中，犹是资始，不是资生，故止说赋性一边。若下经之咸，在发用一边，便说见情矣。此四德者，唯元字乾所独有，自亨以下，皆由交坤而见。因乾道健行不息，非

① 自“易中冒道”至此段，堂本无。

② “卦画”，库本作“画卦”。

③ “原”，堂本无。

④ “天下”，堂本无。

得坤静正之位，则必无驻足托迹之地，遂无由昭赋畀之能，而利贞之用，亦莫由以见。故乾之四德，由亨后说出利贞，便是全向交坤时说出道理。孔子《彖辞》以大赞乾元，不以大赞亨利贞，谓自亨以下，皆元德所蕴含，胥由交坤而见故也。乾首物，故重元亨；坤成物，故重利贞。至坤之元亨，亦是因乾而得；坤之利贞，亦是因乾之元亨而成能，故卦辞中特添牝马二字。今以《中庸》比例释之：元，天也；亨，命也；利，则命之周遍而无阻；贞，则性之成而天之定也。其在人则性元也，情亨也，利则情之旁通而四达，贞则情之正、性之定而道之归也。元，未发之中也；亨，其发也；利，则发而皆中；贞，则所中之节，喜怒哀乐是也。元者，一贯之一，即无穷尽，无方体，虚灵不昧，肆应不穷者也。未亨以前，乌乎睹？乌乎闻也？可言者，将亨之元也。故《彖传》以为万物所资，而《中庸》以为自诚明也。不亨则其元不出，故《周易》自乾坤而外，诸卦可言者，亨利贞而已。六爻之位皆坤有也，乾阳进退其中，乃始有爻位可指。故既亨以后，乃始有六位时成之说。然非元不亨，非元不利，非元不贞，故坤德无成代终，亦谓其资始于元耳。以元配春，以贞配冬，非也。元为太极，在未复以前，冬十月之象也。亨则春，而利则夏也。贞为成定，则万物阜成之象也，是坤德之成能，而乾元之体统呈露者也。乾为卦始，元又首乾，故曰大明终始。又曰首出庶物，归其利贞于乾元云耳。乾之四德，须对针彖辞解之，既非粘着人事，亦非直言占卜，但当以四字平分作句，不可说作戒辞。又须知乾不是天，坤不是地，然后始得正义。

### 初九，潜龙，勿用。

此下至用九七节，周公之《易》也。初，爻之始也。九，阳之称也。六，阴之称也。伏羲画卦，取则图书，九阳六阴，皆始于河图之生数。其奇者一三五之三数，合而成九，故阳称九。二四之两数合而成六，故阴称六。三奇故曰参天，两偶故曰两地。阳德变化莫测，龙阳物能变化，故象九。龙鳞九九八十一，其乘数也。初爻在下，潜必在于地下，初象也。勿用者，阳德初萌，如生机之方动未盛，而未

可遽用也。潜龙是本物象而发乾初之德，勿用是就人事而发乾初之德，其必兼天人两象者，《周易》为天人合一之书也。然二者皆象，而乾初本德仍在其外。乾坤，阴阳也，天下万事万物无出乾坤二用。故凡爻皆兼时位，而<sup>①</sup>拟爻之法，止有八字，初上九六二三四五是已，其文法约十二样，而三百八十四爻胥同此称，特因卦而异其理耳。然就此上下六爻观之，亦各有参差不齐之义，却总不离时位二者。初言时，上言位也。如一之言初，六之言上，为卦爻初生，将有成爻之义，尚无爻之可见，此际时重于位，故于将成之爻，命名为初，谓其时已至，将可成爻也。若爻之既成，则当先言九，而不当先言初矣。上之一爻，独论位者，以爻至六位无复可加，故以上之一字截之，若此一爻尚有在其上者，则此爻不得谓为上矣。欲定一卦之终，故位重于时，遂称为上。其以九六字在上字下者，阴阳之运，周流不息，原无停机，卦爻合德于天，亦是如此。故九六到了极处，阴阳皆不能自主，必将复反也。言初则宜言中末，言上则宜言下中，而今不言，此上古之简文，欲人之引端而竟其委也。然初虽言时而位在其中，故《象》曰阳在下。上虽言位而时在其中，故象曰盈不可久。其中四爻不言时位，言二三四五者，以天地间万事万物莫不各有时位，而时位二者，莫不各有数存焉。故上爻象天，初爻象地，而中四爻纪之以数，则时之与位均在其中。又欲使人知时位二者，原无终穷，故前不以数始，后不以数终也。其中四爻，九六字乃复在上，不与初上相同，明天地所生可以数纪者，莫非阴阳之运，是阴阳之流衍为重，故九六字必在上。且事物之形见，必先有阴阳可征，乃始有可纪之数，若无阴阳之形见，曷凭而纪以数乎？此圣人定爻之法也。河图天一生水，故《周易》卦爻皆由水中发用而始，今初九一爻，正乾元之方亨，故象以潜龙，潜字从水。龙，水中之动物也。外卦之初，渊亦水也。坤初之霜冰，水气之凝定也。屯蒙居杂卦之首，六卦皆不离水，而坎离既未，居上下二经之终，凡皆明坎用之大也。坎者，含胎之

① “而”，库本无。



坤，乾阳之用于坤中者也。

###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二谓阳居二也。二为中正之爻，故六十四卦唯此爻吉多凶少。而尧舜执中，孔子时中，皆出于此。爻有三极，初、二为地。初在地下，故潜。二在地上，故见。田，地上可见者也。若三居人位，便称君子矣。见龙而在田，是阳气初出地面，发生万物之候。故《文言》遂说天下文明，此即物理为之象也。大人，大德之人也。阳大阴小，乾阳物，故称大。三画之卦，二为人位，故称大人。乾健故称利，是无阻之利，非利益之利。见，谓阳明而阴暗，又因此爻变离也。利见大人，即谓九二之大人，昭明著见于天下而无所阻也。非作占说，亦非见九五之大人，而有所利益也。盖在本爻，只言爻德。孔子《文言》曰龙德而正中矣，又曰德博而化，又曰君德，此皆大人之利见者也。此即人事为之象也。在田，位也。见龙，时也。卦德尚在其外，况于占乎？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说文》“厉”作“夤”。《淮南》、班固、张衡皆引作“厉”）。

潜在地下，田出地而未离乎地，人则履地而离乎地矣。三四为人位，乾德而居人位，故称君子。变离日象，居下卦之末。末，终也。终，日象。三与上乾相接，故言乾乾。坎之坎坎，亦三与上坎接也。夕，夜也。日之终矣，所以言夕。乾德健行不息，亦大明终始之义。惕，忧也。离伏坎，忧象。厉，危也。三居多凶之地，过刚不中，故危。然亦是自家刻厉，砥行砺德之意，观《文言》进德修业可知。此时位中自具之德，非外有危之者也。所以曰无咎。无咎，亦有自求免过之义。日夕皆言时，惕与厉，因位而有也。

### 九四，或跃在渊（“渊”，古文作“困”），无咎。

或者，乾变为巽，进退不果之象。四，人位，又多惧，人之可惊疑者，故或之。三言君子，人位也。四位人上，无所缘而已远乎地，在人上故象跃，然犹未离乎人，故象在渊，总在两乾相接，于初变易时看出象耳。前此之潜见，本未与人相离，今易而为跃，已倏然改观。



此即不家食而超然远去之日，故孔子《小象》添出进字，以释跃字，言易三而为四也。又于文言说上下无常，进退无恒，上字进字，便是跃字。然虽跃而仍居外卦之下，故又说出下字退字，既进而仍有退义。故谓之非离群，便见得位居上卦之下，仍与下三接也。三，人之在下者也。据理而论，即得时得位，而霖雨之施，犹能下沛之象。既进而非离群，所以谓为无咎。渊字与潜字相同，潜象不可见之水，渊象可见之水。潜在水中，跃在水外，内外卦之分也。乾德健行，潜渊皆流动之水，坤德镇静，冰霜皆凝定之水，刚柔动静之别也。其道济之意，在非为邪三字中。其若近若远，在非离群三字中。臣比曰：三，下卦之天，故言日。四，上卦之地，故曰渊。

**九五，飞龙在天**（“飞”，《史记》作“蜚”），利见大人。

五，天位。离人位，即天位，故曰飞。虞翻以变离为飞鸟，小过《大象》坎亦曰飞鸟遗音，坎固离之伏也。六画之卦五为天，三画之卦五为人，所以曰天，又曰人。利见大人，亦谓利见之大人，非利于见大人也。大人而居天位，有何隐蔽，安得不利见乎？九五之外，谅无有人大于九五，若说见九五之大人，尽有占得此爻，不必见九五之大人者矣。若云见九二之大人，亦非。九二之利见，亦是出于地面，当天下文明之爻也。乾之六爻，凡言在者皆位，潜见飞跃皆时也。

**上九，亢龙，有悔**（《说文》作“忼”，本户唐切，颈也，今去声）。

上者，极高之称。为此上无复可加，故遂以此爻定之为上，所以明卦止六爻也。先天卦图与造化同运，故能合德于天。六位迁转，至上而无可复加，则将返可知。亢即无可复加之象，将返之几也。健行之德，原无停机，极于此而复于彼者，势也。非上莫明此卦之终，非上莫明将返之义。龙之为物，变化莫测，故能因时易位，由潜而见而跃而飞，至秋分又蛰而潜渊，与乾相似，故取为健行不息之象。亢者，极高而非其可安者也。悔者，知其极至而不安，故为转机。常人过多而功少，故为吉征。若圣人而有悔，则有过可知。故以一亢字寓过高之义，要亦时位之适然。故以一悔字，明非其本心也。如管蔡之诛，岂遂终身为忍人乎哉？若常人愚蒙遂过，安有悔

之可言？此与三之乾惕相似。三之进德修业在其后，此之迁转变易亦在其后矣。其悔也，即三之乾乾惕若也。悔与乾惕虽皆心中之事，在内卦则说在事前，进德修业皆有冀乎其后也，在外卦则全说在事后矣。悔字即在亢中，非以亢为象，悔为占也。

###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九之用即亨也，此节全发亨字之妙。盖亨字上由元来，下及利贞，皆其用也。元而不用，何由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向说作乾化而坤，不用其刚，竟是九之不用。不知此节特标阳九之大用，为此后诸卦所由各成其体者，皆由元之一亨而来。乾坤为诸卦之大父母，乾坤不交，何能肇生六子？故周公于乾坤两卦中，特出用九用六两节。九何用？用于坤。六何用？用于乾。此即乾坤相依，阴阳两不相离之义。故乾之四德，自亨以下，全由交坤而见。而乾之卦辞爻辞，无有一字不是说与坤相交之旨。盖乾坤二者，互为体用。以坤为体，而乾用其九，来一交之，乃生三男。以乾为体，而坤用其六，来一交之，乃生三女，故有乾坤二用。乃乾德健运而坤体静镇无为，故用九有群龙之见，而用六条下无之，此又动静阴阳之别也。可知三百八十四爻，虽为主于卦中者阴阳不同，莫非九阳之大用为之布濩，故此节遂有见群龙之说。匪特六爻之全动者龙也，即一爻之各动亦龙也。匪特乾卦之六爻龙也，六十四卦之阳爻亦龙也。匪特六十四卦之阳爻龙也，即三百八十四爻中之阴爻，非得此九阳之大用，皆无能自成其体。所以用九之下，特著群龙之见，全归其功于乾元之亨耳。既曰见群龙，而又以为无首者。首，始也，始即元也。元亨利贞四字，原是四义，彼此绝不相干，元静而亨动，动虽由静而出，亨虽由元而出，既到动时，便非静时，既到亨时，便非元时。所以谓为无首，只是说元之已亨，非复在元之时，此正是群龙所由见，而阳九之大用所由行，故此五字遂说在用九之下，皆用边事，亨边事也。无首而乃曰吉者，元德遍布，各正性命，正万物各得所资之始，故吉。万物由亨而得所资，安复知有元乎？总言乾九既用，非静乾比也，故曰无首吉也。此节既说大用，又曰见群龙，似不必照顾元字，而仍说

无首者，因大用之亨必由元出，所以《文言》直曰乾元用九。乾道主施，坤德主受，乾道美利天下，坤德无成代终，故用九一节全说元之亨，用六一节止说利永贞而已。然利贞之所能，乾元一亨悉已备具，为资生之所生，皆资始之所始。若使无始，安得有终？至于四德之在乾坤，原无二理。自其资始统天而论，则以为出于健运之能。自其资生成终而论，则以为出于顺承之德而已。元亨资始者，气之始也。利贞资生者，形之成也。此节单只说得亨字，而亨所由来，并未道着，仅以无首两字略回顾而已，然圣道之极精极微，圣学之所从出，概可想矣。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此下《彖》《象传》，皆孔子之《易》。此《传》乃孔子分疏乾之四德，以发乾卦之能，故谓为《彖》。彖者，材也。大哉，赞词也。乾元者，乾之元也。独以大赞乾元，不以大赞亨利贞者，元，乾之蕴也，是乾所独有者也。至亨利贞，则皆由交坤而见，故止赞元以大，乃元曰乾元，不曰乾亨乾利乾贞，则乾之独有此元也审矣。元在蕴含之地，其出无穷，而天地间万事万物罔不资其陶铸，诎不大乎？孔子释乾德，知一元之蕴不可思议，不可言说，又缘注释《周易》，必将确指其真际以示人，而卒莫可如何，不得已乃将亨而利贞之后所生之万物，回想其能生之所由来，以为取资于此地，缘以托始者耳。资，赖也。此虽不必言元，而元之真际已跃跃欲出。下又曰统天者，天亦物也，统包括也。人知万物俱生于天，而不知天亦乾元所生，特居万物之先耳。故又说出统天，统天而天所生之万物，何勿统乎？知天为乾元所统，则谓乾即天者非也。资始句是仰而溯之于前，以见其大也。统天句是俯而察之于后，以见其大也。此说统天，下说御天，统字本万物资始来，是说体中之广大，御字本时乘六龙来，是说用时之广大。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

此节释元之亨，全说交坤之事，盖云雨必阴阳和会而始有也。元静而亨动，静则乾所独有，动则必与坤交。比之于图，元为太极，亨属两仪，利贞则六子既具，而六十四卦之既成矣。阴阳既肇，相依互用，

原无孤立之势，故言云雨。云雨者，阴阳之气交也。云雨虽出于天地，其鼓舞动荡，皆健运之能，故以为元之亨，而说出施行两字。天一生水，万物未生，先有云雨，是万物之所资，已先呈露时也，故下遂以品物流形说物之始。物始而未有质，故以为形。是形则著之形，非形体之形。形而未能坚定，止有动机，故以为流。此节本上天字来，云雨即一元之亨，施行言可资之故。流形言始也，品物即万物。元之资始犹虚，此正资始时事。万物说在元中，犹是未尝有形，统举之而溯其蕴。品物说在亨中，便是已呈其象，分举之而别其类，只如一种种排列出来云耳。流者水之动体，本施行来，既有云雨，水气已通故也。形即流之可见，流即形之大通者也。当知此是亨时，不可竟言品物，特言始此品物者耳，谓有以动荡其机缄，而微露其端倪也。

**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杨止<sup>①</sup>庵疑乾彖错简，将此节移入乃利贞之后。此皆误信大明首出二节为言圣人故也。若知止是乾德，则误者皆非矣）。

元静而亨动，乾之大用流行，止有一亨，利贞皆亨中之事。故既释元亨二德，特加此节明亨之实出于元，以见元之大也，自来误作圣人之元亨。谨案卦辞全疏乾德，忽夹入圣人已属不伦，况节内并无一字粘着圣人，不过因末节有首出万国等字，以为非圣人莫克有之，故将此节并说作圣人耳。观此节独提大明，大者阳之象，明者阳之色，此一元之用，由亨而形见者。天体尚为所统，故大。阳德至于流形，故明。解此，则大明即指乾也。大明何始？乾德之资于一元初也。大明何终？乾德之周于利贞后也。终而始，始而终，健行不息之旨也。美利本为乾始，代终实为坤德。今总归于大明，可知无成代终之体，本属六虚，必待乾阳既至，始克有成，故下遂曰六位时成。若非交坤健行不息，何位可言？然自坤体而论，固为六位，自乾坤之交论，则为六子。位即上中下，时即初中末。此与上节对看，则云雨为坎，而大明为离。如与坤卦对看，则大明为日，而东南西北则为

① “止”，库本作“升”。

月，六位则震兑乾巽艮坤之六象也。下又曰时乘六龙以御天者，因外面之动用，必本于内焉之蕴含。其遍及六位者，既如此广大，知其中必先含有至广极大之理，乘而用之，始无所歉，是又将既亨之用逆推向元中，以见元德之大耳。龙，阳物。天，纯阳之体，广大之象。乘者据而有之，御者斡旋转运之能也。乾德健行，谓乘此六种变化之理，以行其阳德也。不曰行阳德而曰御天者，天能生物，实乾阳之鼓荡使然也。御不是行，车转动方是行。御则操之使行者，御与统不同，统言静体之包含，御言动用之畅遂。观后《文言》移时乘句于云行雨施之前，便知此节非言圣人。又以天下平说入云行雨施中，可知时乘句是由亨溯元之事，总见元之大耳。释圣人之经，必前后照护，不至此是彼非，始为得解。

###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此释乾之利贞，复从乾道说起，恐人以利贞之能，归于坤德之资生，而不知皆托始于乾，故特标为乾之道，以见一元之用不可限量，而因以明大元之故。六经言道，皆在用边，利贞故用边事也。变言前后之异，化言有无之异，此乾之利也。各正而保合者，乾之贞也。一物一命，则一物一性。利之者，分而给之而不见其劳。承之者，仰而资之而无所与歉。正也者，其体既成，其性既定，遂端然正位于此也。自其分给而论，则为各正之性命。自其命赋而论，实出于元善之蕴含，故以为太和，太和即性命也，即善也。所以《文言》释元字，便以为善长，即谓保合之太和耳。子思发皆中节，孟子之性善，皆本于此。若使非和，必有阻塞，何能遍给万物？然此是说命赋，不是说秉受。煦故曰乾象言天命之谓性，《文言》言率性之谓道也。太和者，乾元之生气，性命之根蒂，自乾而赋，无可分别，故浑而言之为太和。至秉受于人，则有四德之可验矣。保言其固，谓范之而无过。合言其聚，谓凝之而不散，如不知乾象专言赋畀之事，则不解《周易》为圣人传道之书。

###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此释利贞之由于元，以见元之大，乃上文之总结也。复提首出，与复提大明、复提乾道相似，止是复提乾元耳。以利贞由亨而出，而



亨出于元，道理相因，原无分限节度故也。元资万物以始，则元居万物之最初，故以为首出，不言万物品物而言庶者，既生之时见其众而已矣。万国即万物，不言万物，而言万国，谓庶物露形，尽乎地面所有之境，是兼地之一物而言。天能生物，乾已统御之，则天不大于乾元。地实资生，乾以首出者临之，则地不大于乾元。缘资生之所生，皆资始之所始故也。万国即六位时成之遍，咸宁即各性命太和之保合也。资始者，未尝有始者也。其候则果粒未布，生生之理全具而无歉也，是乾之蕴也，故以为元。元无可形见，无可言说者也。由其显溯其隐，由其后溯其先。托万物仰赖之名，以为所资在于此耳。资而有其始矣，则乾之动矣。其候则晨户方辟，可以出而有为时也，故以为亨，亨通而已矣。始而能通，必有所著，有所著无所挠，斯健之至矣，是利刃之辟易而莫予云阻也，焉所往而不利？利而有所成，斯各正其位矣，所以为贞。若匠氏焉，斧凿刀钻具，而梁柱料拱方圆长短之各一其质也。元静而亨动，元无而亨有，是未交之乾也。元亨乾而利贞坤，元亨神而利贞形也，是已交之乾也。亨言其施，利言其受也，一施一受斯交矣。利言其健，贞言其成也。元者神始，贞者形始也。资始统天者，元也。天尚为其所统，况庶物万国已乎？施行者，将亨之动机。云雨者，既亨之形象也。得云雨之资，而扬谕呈露，不一其类，故以为品物流形，大明终始，言元之不穷于亨也。六位时成，言亨之遍给而利也。时乘六龙以御天，言乾元广大精微，虽在初亨，虽极微细，而乾元之精，已全备无歉也。变化而各正保合，利之贞也。首出庶物，言亨而利贞者，胥由元出，以见元之大也。乾元资庶物以始，自应居庶物之先，安得不谓为首出？万国者，庶物流形之地。咸宁者，太和保合之定也。非元不利，非元不贞，故以为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也。首出者，元之始也。咸宁者，贞之成也。言贞而直溯于元，则元中之亨而利者，皆可想矣。大生之天既统于元，广生之地又①首于元，则后此之为亨为利为贞，何非一元之大用流衍，

① “又”，库本作“不”。

故直溯元于乾，而独以大哉赞之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上面特标象字，便知所言皆是乾象，非乾德也。若以君子句说作法天，与乾德何干？须知上句即天道以为象，下句即人事以为象，而乾德总在象外，其必合天人为象者，为《周易》为天人合一之道也。此后诸卦《大象》或言物理，或言人事，莫不皆然，物理即天道之散见者也。天居万物之最初，而为乾所统御，人得一元之长善，而性命为乾所各正，是天人皆具乾健之德，而乾德之真仍在其外，所以为象。天行者，天包地外，一日一周，昼夜转运，无有间断，今上乾下乾相连亦无间断，故象天行。行在动荡转运处见，健在无屈挠上见。行象其亨，健象其利。若与坤象对看，健字便是乾字，盖乾原取健义也。坤字对乾看，只是顺字，象坤德之顺，故直名坤。自强者，不自委靡之意。不息者，无时不然之理，即谓鼓舞振作。此无时不然之机，欲与于穆之不已同其健运耳。然止是法乾，不是法天。自强与行字对，不息与健字对。行而健者，在天自然之乾。自强不息者，在人勉然之乾。若说作自强之不息，毕竟自强二字虚，而所须吾之自强者何事也？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

此下释周公爻辞，与诸卦《小象》同。不著《象》曰字，蒙上文也。阳谓九，下谓初，阳而在下，即初九之义。阳言德，在下言位，初本言时，而下字忽及其位，以时位二者爻爻有之，亦如上本言位，而不可久，则补言时也。乾初说阳，坤初说阴，须留意。

**见龙在田，德施普也。**

德字本上阳德来。阳在下，如一阳之复。德施普，如二阳临、三阳泰也，是品物流形，天下文明之候，故为施普。德施普，则何地不见？何物不见？故不必更释利见。又可知周公爻辞，不是九二见他人矣。本上阳德来，又可知不是说人。不择地，故曰普。此后《小象》，有爻辞止释其半者，以未释之义即在所释之中。

**终日乾乾，反复道也**（陆德明“复”亦作“覆”）。

反复即往来，谓相循不绝也。此从上下卦相接处说，乾乾即

日夕相循之旨。反言其转机，复言其归于故也，与来复同义。三与上同居亢位，亢穷则必返，此爻又与上接，故言反复。此皆直言阳德，故不提君子。道字不轻，阴阳之道，来往互根者也，不可说作进修。

**或跃在渊，进无咎也。**

旧说谓可以进而不必于进，全是喜他谨慎的意思，全说作退字了。不知《文言》虽说进退无恒，进字是说离下卦而进于上卦，退字是说虽进于上卦，而仍居上卦之下，是进得极有道理，不卤莽的，所以谓为无咎。是《文言》退字全在进字中，盖跃则可飞，是进也，却仍在渊，则是退也。

**飞龙在天，大人造也**（刘向、歆作“聚也”）。

造言作而在上，大人释龙，造释飞，虽未释利见，造字中便含有利见之义，是以利见句释飞龙句。又是以下象释上象，以人事易见，天道难知也。因以见爻辞取象，虽有上下两义，无非天人合一之理，利见大人尚且是象，况飞龙乎？此处大人即本爻言，可知非利见九二之大人。

**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上本言位，久暂则言时，是又于位中补说时字，见爻爻兼具时位也。位则本爻之所定，时则合上下之爻相比而见也。盈者，阳之充畅而极盛，据上位言即亢字之义。健行不息，安有穷时？不可久谓将返也，不可久便是致悔之由。

**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天德即乾道也。不可为首，是乾元已亨，万物已得所资，各正性命，皆能自有其始，与最初之元复不相属故耳。前言无首是说群龙既见，亨之大用已行，与静元绝不相属。此虽有天与物不得不分之说，然乾元既亨，到了利贞则元事已终，而最尊最贵之元已复乎莫接，故曰不可为首。无首言物之已殊于元，不可为首，见元之绝殊于物。凡利贞皆亨字之能，而元字已杳不可知，此即亨与元不能复通之故也，此理极细。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左传》穆姜称“元者，体之长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京、荀、董遇俱作“体信”），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京、荀、陆绩俱作“利之”），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文言》者，推卦辞爻辞《彖传》未尽之义，故复文其言也。若与彖字对看，则彖字当有质实之义，又有隐深之义。此下分六段，忽言天德，忽言人道，皆所以明天人合一之旨，启性道之原，而因以传圣道之真也。欲学《周易》，先明段落，此三节为一段，本乾彖来。《彖》发乾德之在天者，言赋畀之事，是天命之谓性，故由一元之亨说到各正性命而止。此发乾德之在人者，言继善成性秉受之事，是率性之谓道。故由长善之理说出四端，言性中之包括，至行此四德而止。首节犹是专明乾德，特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之在人者以明之。二节方说人性，故加君子以别之。三节说到行字，方是情之已发，因要由人身上说出乾之元亨利贞，故上加君子而下又说乾，以见天人之合也。元亨利贞本为乾德，而善长体仁却说到在人上，是要明乾德之究竟。善长体仁本在人之事，却从元亨利贞说起，而要归于乾，是要明成性之由来。何云元为善长？是所性未发，大美蕴含，万善从出之地也。盖人之性命于天，本太和所保合，不二不杂，纯粹以精，所以曰善。善，美辞也，如云好物事耳。因属一元静涵，未有征验，故特善之，与大哉之大同。长即震，为长男之长，与资始之始同，是最初之义。言此善得诸最初，向后无穷之美善，皆从元始，故以此为美善所聚。最先之地缘在秉赋之始，正太和所保合，若非太和，安有此善？子思率性之和，孟子之性善，皆由此出。说善又说长，便兼四端在内，孟子之四端便由此出。一圣二贤，一脉相传，何等亲切。言性者不从此处参求，夹入理字与兼言气质，皆非《文言》之旨。何云嘉会？是所性已发，一元之善时出而不穷者也。亨，通也。会，聚也。为由不匮之元而出，亨而不匮，其亨必多，故必有所聚。元为善长，则所亨而聚者，莫非此善，故曰嘉之会。嘉即善也，赞辞也。《诗》曰嘉乐君子，天下之可嘉者，

莫若善，故遂谓善为嘉。后面之美利与坤中之美字，皆此嘉之善之者也。会字原兼聚会交会二义，元为乾体，亨为乾用，乾德既通，必交于坤，因未全交，故但以为会。人性既发，于事亦必有所会也。因乾元初亨，时乘六龙以御之，则全理悉赋矣。故人所具之善，亦无所不全。上文长善便是会聚之原，又因元统万善，四德悉为所包，故曰长。亨后之利贞由亨而出，是亨该三德，故曰聚，亦即前无首之义。何云义和？《礼记》曰“义者，仁之节，艺之分也”，朱子“心之制，事之宜”，即本此语来。义字说在利边，是心之方与事接，调停尽善时也。以其本善嘉之理，原无违忤，无搀越，无屈挠，故曰和。须知此释利字，不可说在事上，谓事已和了。何云事干？贞成也，正也，定也。干者植立于此，有定主之谓。凡事之成，必须心中先有定主。此只发明乾之四德，不可说作事体有成之时。盖此是人性中资始之事，止是发乾元赋畀之能，下文君子方说到人上。

上节释乾之四德，即人之具于性中者以明之。因要说生人之性本于乾德，故上节言人心之未发，有此四候。体仁节本上节来，言未发之所含，有此四德。然皆自一元既亨而来，虽属悬揣，发后始有可征，然观足以二字，与《中庸》容执敬别相似，孟子四端即本于此。下文补说行字，方是发之见于事者。仁即元中之善，不曰善而曰仁，可知孟子之性善，与孔子之仁同旨。体对用说，体仁者与仁为体，即是与乾元合德，不在事上说。《周易》所传之道止有一元，孔孟所传之道止有一仁，若能体之，则尊爵在我，而足以长人矣。上曰善长，此曰长，人人固具此善长者也。唯能体此善长，故凡克具此善长者，皆为所长耳。合礼者，长善之仁。体于身者，随时发露，不疾不徐，有尊卑，有条理也。礼字必须回顾亨字。盖圣人言性中之德，止是乾德，观其品物流形，灿然陈列，岂不是亨中之礼？和义者，但知利字是无搀越，无违忤，无屈挠，则和字自在其中。义只是条理得宜，无侮无拂耳。礼是心中之条理，有序而不紊。义是心中之裁制，能使各就条理，各得分顾者也。贞固句添一固字，见得植立于此，坚固而不可动摇，所由谓贞有定义也。此处虽有事字，然止说足以干耳。



体仁三句唯仁字在静涵时,即性而存,即体而具。其言长也,与大哉同义,故先说仁字,以长人说仁中之效,礼义皆仁中所发,皆在亨时,故先以嘉会利物说在用边,然后说归礼义,归人性中也。贞固句独不言智,以人之智愚必在作事时方始见得,此说性中,故止说足以干事也。人之作事安有见得不明,竟可漫然妄作?

三节方说行字,可知上文全是未发之体,故但言足以云耳。上节提君子,为言人性,所以别于乾德也。此节复提君子,因上节是说性之蕴而难知,此节是性发为情,有行之可见,故又特提君子,因见凝道之待其人也。又因欲发天人合一之理,下又欲提乾字,故上提君子,以见各正之在人,故行此四德下又补说乾元亨利贞。见人德,即天德也。又以见非健行不息者不能也,行便是已发时,而进修之事,位育之能,皆在其中。故下曰乾元亨利贞,方见尽人合天之学。既说体,又说行,是要人知赋畀之始全属天工,而尽性之能总归人事。一贯之道,性学之真,皆在于此。而《论语》不言子贡所由有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之说。

《文言》共分六段,皆本《彖》《象》两传而申释之。善长三节为一段,是因《彖传》止说天德,故又本乾象来推说人之所由以成性,以解卦辞,为第一段。龙德而隐六节,是就人性中之作用,以解爻辞,为第二段。因诸卦之德,俱兼天德人道,前之《彖》《象》既皆以天德言之,故此又就人道以明之,见天人之致一也。用九乾德也,故下释用九,皆补乾元于上。此两段直言人事,故独不释用九。成德为言段,不及用九,亦是此旨。下也七节,是即人道以释爻辞,而却兼天德以释人道,见人之赋畀本于天,而又能以人合天也,为第三段。阳气潜藏七节,是专就天德以释爻辞,为第四段。始而亨至天下平,又是专就天德以发明文王卦辞,又是重申《彖传》,亦言赋畀之事,为第五段。成德为行六节,又是专就人道以发明爻辞,为第六段。又因首段以人道申彖,故五段申彖则全言天德。因次段释象,未足尽人事之蕴,故六段释小象,又复重明人道。释天德则专言天德,释人道或即天德以释之。人之性赋于天,又欲其合天也。首段释彖,是分

释四德，以言其各具之能。五节释彖是合释四德，以言其相因之妙。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释文》无“乎”字）。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此下六节为第二段，是即人道以解爻辞，所解皆爻之下截勿用利见之义，此节则专解勿用者也。德而言龙，谓神明不测。龙德而言隐，谓潜而在下。不易乎世，不为世所移而变其守。不成乎名，不欲炫耀于世而求成其名。遁世无闷，终身不见用而居之安。不见是而无闷，人共非之而仍置诸度外。乐则行之，向作学海之不厌倦，不作用世说，然孔颜亦有用行之说，原非已用之言，潜亦未用时，说作逆计之言，固皆隐居之事也。忧则违之，艰险可忧者，违背而去之也。确乎不拔，承上六句，守之定而不摇也。不易二句，自立中有坚定之德也。遁世二句，与人交有坚定之德也。乐行二句，致行时有坚定之德也。龙德在确乎句中见出。潜龙也，见人道与天德同也。盖乾以刚健为德，今坚确如此，故以为潜之龙。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郑有“此”字）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吴氏《纂言》以末十三字重出去之，非也）。

此释利见大人。初说潜，犹是不见之事。此曰龙德，又曰正中，非见而易由知乎？龙德正中，离潜而未跃，位在上下之中，时在初末之际，论德则不偏僻，不奇邪也。庸言四句，本中正之龙德来，皆自旁人见得，以明利见之义。庸言庸行，则与索隐行怪异矣，言行可见者也。信则见其在中之诚笃，谨则见其在中之敬畏。邪由外人，诚自中存，闲之存之即谨信之本，俱从言行见得。据所见而论，则见其诚之存，而知其邪之闲。据用功而论，则必邪之闲，始见诚之存。闲者防之于外，存者守之于中也。既为利见之大人，又属龙德正中，必非临时用功可知，故自旁人见出推求为当。善世即信谨之被于天下，自言行之周流处说。不伐则中德之自然，所以居此信谨也。德

博而化，即信谨之洽于人心，风移俗易，自天下之被德者说。末言君德，见大人之为九二，非君位也。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此节专释无咎，即在乾乾惕厉之中。三四人位也，故一言君子，一言跃，而皆不言龙。德裕于中，是行之得于心者。业见于外，是行之见于事者。在中者日新不已，故曰进。在外者裁制尽善，故曰修。进言益，修言损也。进修，三与四同，三在内重进德，四在外重修业。忠信有人己之分，在中之实德。辞诚有文行之分，在外之实行。信又以忠为本，辞又以诚为本。修辞而亦言立诚者，业本于德也。几者，心之初动，是德之托始而方萌也。义者，事之条理，是业之成终而有体也。知其始至，因其至而我至之，此谓至之。至者，德之实于内，而能至之者，德之所以进也。然却从将萌未萌时分辨出来，故曰可与几。知其有终，而即以成终之道终之，此谓终之。终者，业之成于外，而能成终者，业之所以居也。然皆已成后，各得其条理，故曰可与存义。言终始，又言几，此爻居下卦之末，又与上乾接也。几是义之开端，义是几之究竟。由几说出义，为从长善之一元出也。几无形而但可意会，存则有定位可据矣。要其妙在未始未终时，全重两知字。变兑有口象，故言辞。艮爻有止象，故言居。变互巽入，故言进。变互离明，故言知。大明终始万物，又知大始，故始终皆言知。三画卦三在上，故曰居上位。六画卦三在下卦，故曰居下位。与九四之进退同义。不骄不忧，则因进修而言无咎之义也。忠信二句，进修之事。知至四句，是进修功夫。不骄不忧，非说效验，皆有功夫在，即所以无咎者也。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郑本无“欲”“也”二字），故无咎。

四离下卦而之上卦，故曰上。犹居上卦之下，故曰下。离下卦进于上卦，故曰进。仍处上卦之下，故曰退。退字即在进中，是不急遽卤莽之意。《小象》所由谓进无咎也。安得以不轻进说作退象乎？无常无恒虽由位中见出，而常恒皆时也。《周易》之道止是乾之一元，周流于上下六虚而生变化，有变化斯有进退，有进退斯有悔吝，有悔吝斯有吉凶。若止论本爻，安有上下进退可言？今一爻而兼有上下进退，所以曰无常无恒。业已上矣而适处于下，又离阳位而居阴位，是无常者。或疑其邪僻，然乾德光明，居一卦之中，实非为邪也。三四人位，离三而之四，离内而处外，疑于离群也。居人上而未离人位，则于人必有以相及，是修业即在非离群三字中矣。三重进德字，内也，非施用时也。此重修业字，外也，以非离群故也。必兼修德言者，德为业本也。其位既异，而德业之舒敛不同，故以及时言也。上进释跃字，下退释渊字，无常无恒释或字，非为邪，非离群，释无咎字。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此释利见大人，止重圣作句。同声六句，象外之象也。本天三句，见圣人之时位不同，以明利见之故。圣人即大人，兼德位说。万物即万民，物睹即利见也。大人即龙，利见即在天之飞。九五本天位，作而在此，所谓本天亲上。以万物而上睹圣人，所谓本地亲下。圣人与万物不同，利见与见大人亦不同，然却同是人位，故以亲上二句，划清上下之界，以见作睹之不同。同声同气，引起亲字之义，以见作睹之必合。而水火龙虎，又相应相求，亲上亲下之象，故为象外之象。此辞九句止说得利见大人一句，六子皆乾元用九所成，此后诸象便从此始。五变离，火象。交坤伏坎，水象，火象。乾本天象龙象，伏坤地象。五变中爻兑，虎象。覆巽，风象。虞翻谓同声句指雷风相搏，流湿二句谓水火不相射。朱汉上本之，谓同声相应，震巽也，同气相求，艮兑也，水火，坎离也。同声相应，如鹤鸣子和，雄鸣

雌应。乐器聚室中，而他乐不击而应是也。同气相求，如磁石吸铁，琥珀拾芥，方诸取水，阳燧取火是也。流湿者，阴盛而其形下趋。就燥者，阳盛而其气外明。龙阳物，兴则云生。虎阴物，啸则风烈。将雨则阳气奋于地中，升而为云。龙阳物，与阳同体，故从云而兴。巽为阴初萌，一覆而为兑，故风从虎。卵生之羽，二翼而上飞，本天亲上也。胎生之兽，四足而地行，本地亲下也。日星明丽于天，山川流峙于地，鸢飞鱼跃皆是也。详具《函书》。本天亲上，本地亲下，乃圣人居九五之人位，非上非下，而万物作睹之者，以中四爻皆人位，而圣人则人之在上者，其余皆人之在下者。此以人亲人之说也。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此释有悔二字。贵高，上象也。最尊莫并故贵，极上无加故高。不中而上极，故无位。二五内外卦之人位，三四全卦之人位，而上不与焉，故无民。一曰坤为民，谓无坤也。无位无民，亢象。中四爻皆人位，乾德刚健纯粹，而又得中，故为贤人。皆居上九之下，故曰在下位。阴阳相应，乃为有辅。无辅谓无应。龙阳善动，至于极则不宜动。故曰动而有悔。无位无民无辅，皆从悔时见得。不释用九者，此段独言人事也。

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上七节为第三段，兼释天人两象，却重人道一边，是以天德释人道也。观后添用九一段，便可知有天德在内。下谓下位，潜义，勿用义，皆在矣。时谓可以得为，舍谓未尝得位，言可以有有用而未为时用，不跃不飞而居地上也。勿用者，人已皆不用，故但曰下。舍则已可用而人不之用，故曰舍，又曰时。若潜之勿用，何时可言？行事在朝夕乾惕上见，若非行事，安得如是之忧勤？试即试可乃已之试，非试其德，试其时也。自试即上下无常，进退无恒，是不妄动意。上治者，居高理物，即大人造也。穷言亢，灾言悔也。用九添乾元二字，



便可知乾九之大用悉由元出。而群龙可见，皆元德之既亨，非截然化坤也。天下者，自天以下是万事万物所聚之境，非说<sup>①</sup>人君之天下。据乾而论，则所见之群龙，即乾元之天下，而乾元之用，则所以治此天下也。上治之治，治理也。此治字，治效也。上治字即用九字，此治字即见群龙无首吉之吉字。举万事万物之全体大用，无不受裁，总是极疏乾德。乾之资始，一亨而至保合太和，人之长善，一亨而至贞固干事，皆同也。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此上七节为第四段。又以天德发明爻辞，所释皆上截潜见跃飞之义。十一月时，阳气虽动，犹在地中，故曰潜。建寅之月，阳气出地面，故曰见。天下谓在田，田在地之上，天之下也。文明谓见龙之变化，万物尽昭苏也。与时偕行，三月之时，阳气鼓舞，万物盛长不已，与天运同为不息。过此则离下乾而之上乾，离地分而复于天分，阳将改变，故曰革，此五月阴生候也。位乎天德，万物盛长，天功大成，位之所值，天德称之，此七月候也。位者据而有之，据有天德，言上治所自出也。上治言治，此言所以治也。与时偕极，阳将极尽，此九月候也。极，至也，尽也。物极必返，往则必复，所以有悔。天则者，天之则，即天德，即天心也。方其在元，藏于无迹，杳不可测，及乎其用既亨。由初至上称为群龙，莫非天德所布，此正天则显然呈露处，故曰乃见天则，而必溯始于元也。此见即群龙之见。天则有二义，乾元以不竭为体，以不息为用，天为乾元最初所生，而健行不息实法乾元，故元不可见。而但见天之所则，知其用悉出乾元也。盖人唯见天，而天之所则亦因天而见。故不云天德而云天则，仍是元之不可见耳。如以理论，天则即天心也。乾元一亨，未有万物，先已有天，是天距乾元最近，故能克见天则。亦如不远之复，见天心者

<sup>①</sup> “非说”，库本作“犹言”。

然，见天心即见天则也。此于方亨时直指乾元说，是说敦化之太极，前解是说流行之太极。前天下治也，是见群龙之义。此见天则，是无首之义，须细心体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郑作“情性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此上二节为第五段。又复重申《彖传》，是以天道发明卦辞也。但第一段分释四德，此段合释四德，而著其义之联贯耳。《彖》中元字联乾字，明万物所资悉由元出，以见乾元之大。此将亨字联始字，明亨之所始由元而出，以见亨之所资者大。是欲人从既亨后，探索一元主宰源头，知其不穷不竭，原无止息。其曰用九，曰见群龙，曰无首，曰见天则，皆此始而能通之妙。若至利贞，各正性命，则无首矣。元非始也，是资以托始者也。元譬泉中之水，亨譬腾涌发达之机。因元字蕴含不可言说，特从亨之最初说起，故以为始而亨。元始无不亨之时，故联合元亨，而以为始而亨。亦如卦体之成原于太极，非可言说，特于始成之爻命名为初耳。《周易》全在最精最妙，思议不能到，语言不能说处时一提醒，欲人追维于无始之始，深致其思，所由谓为传道之书。利遂贞正，已在赋予万物各正性命时，故言性情。盖形体有质，成于坤德，性情虚灵，命于乾元，故遂以乾之利贞为性情，而有保合太和之说。要只在乾始方亨，说赋畀之初，才见得乾之利。若说向物边，认作禀受之性情，虽与各正性命有合，然止是物之贞，而非乾之利而贞也。但识利贞中添一而字，便可识相因之义。性，元也；情，元之发也，即亨而利贞者也。万物之性情，由以各正，故遂以元为乾之性，利贞为乾之情，亨不离元，情不离性，故遂兼性情而言之。自来言性，撙入理与气质者皆非。始而亨，已将元亨说作一贯。性情也，又将利贞说作一贯。自天以下，皆乾始之所利，故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美者，嘉善之辞，一元之善，故以为美。下刚健中正，乾德也，正所美之实。纯粹精，赞辞也，正所以美

之也。因一元之善，孔子便嘉之美之，子思所由有率性之谓道，孟子所由说性善也。此一句便全说四德。能始者，元之亨。利天下，则利之贞也，利天下即六位时成之说。不言所利，谓乾之用神而体虚，非有形声可相示也。大矣哉与乾象相同，《彖》自分处赞之，故独赞其元，此自合处赞之，故兼赞四德。然归其能于始，仍与《彖辞》同义。大哉乾乎，乾包四德，则大字亦兼赞四德。刚言体，元之静也。健言用，亨之动也。中者，无过不及，即利也。正，不偏不倚，即贞也。然止独赞一元，以亨利贞皆元之用也。纯粹精三字即美利之美，美此四德者也。纯自四德混合，见其相连无间之美。粹，美也，即善长之美。精者，微妙极至，言其蕴也。六爻发挥，即大明终始，六位时成<sup>①</sup>，兼内外始终言也。内外始终，无有弗达，故曰旁通情也。亨通也，旁通者由中而外，由近而远，曲而尽也，指诸卦爻言也。情即上性情之情，元者性，则亨者情。此上二句赞乾之亨也。六爻言位，六龙则理之寓于气中，而周遍普被于六虚者也。乘六御天，此二句赞利者也。六龙则所操以利之具也。乘者，凭以行也。御，使之行也。时谓爻有上下初末之殊，御天则元之周而利之遍也。不曰御乾而曰御天，天体纯阳，是乾元最初所生，此后万物资始于乾者，有似资始于天，故谓天为乾所御也。自六爻发挥至云行雨施，皆说乾之亨而利，亨则未不利者也。若元则断在亨前，贞则断在利后矣。天下平方是赞贞，即各正性命之义。行施本言天德，非言圣人，而天下平又似言圣人，不知此句与万国咸宁，天下治也，天下文明一例，凡皆象也。言天亦象，言人亦象，言云雨亦象，言万国天下亦象，与人事何涉？而执为圣人乎？此之天下平止是说贞字，止是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已。观下文另提君子，则知此段全说天道。先儒以云行雨施为说亨，时乘六龙为说圣人，今云行雨施反说在时乘六龙下，将以云行雨施为圣人之事乎？何不于《彖》中亦直云圣人之事，犹可与此段之义相符。不知时乘六龙是说元中能亨之理，云行雨施

① “成”，堂本作“乘”。

是方亨之事，所以其义可相连而及。必谓此节是言圣人，则大哉乾乎置于何地？云行雨施必不伦矣。

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下六节为第六段。又重申《象传》，以人道发明爻辞下截。第二段说人道多在位上，此段说人道多在时上。既以成德为行，则不日之间宜可见诸行事。今曰勿用，为其在潜，身隐而未为世用，事功无由而著，其行何由能成？是以君子敛其德而弗用。爻言勿，莫也，禁之也。此言弗，不也，自家不用也。俱从潜处说弗用，故皆说在时上。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学问宽仁皆言中德，聚辨居行皆在中工夫。学资于古，所以增益吾在中之理。问资于人，所以讲明此在中之理，此是致知工夫。宽者中之量，仁者中之德，此是力行工夫。聚则不厌其多，辨则必欲其明，宽仁又本学问来。居者，居此学问，据守而不迁，对行字看。行者，行此学问，对居字看。聚辨居皆所以存于中，行则中之发也。初九提日字，九三说因时，九四单释或字，九五说与时合序，上九说亢之非时，此节聚辨居行<sup>①</sup>均非一时偶然可致。故知此六节全向时上说。

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三居下卦上，四居上卦下，两刚相接，故九四虽居阴位，亦曰重刚。位非二五，故曰不中，即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之说。不在田则德业宜有可见，不在天则又不能以自主，德业可见而不能自主，宜乎危惧而有咎。然九三因时兢惕不已，则德进业修，所以心虽危惧而无咎。重刚即乾乾字。九三有过时之惧，故全在时上说道理。九四有

① “行”，库本作“宽”。

逼上之嫌，故全在位上说时中道理。

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上中字，二五之中也。下中字，本天地说，六爻中间之中也。在人指三，即离群之义。以四居近君之位，非如三为群从之人也。重刚不中，不在天，不在田，不在人，是进而近君，欲有所为者。宜其有咎，然虽进而仍处外卦之下，是不敢骤进而疑惧中存者也。或，即疑惑之惑，谓四心自存疑惧，非从旁人见得，四当心腹之爻故也。易辞本有一字之义，故不连跃渊为解，视为闲文则误矣。疑惧则必审慎，故无咎。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前数节或言天德，或言人道，至此始发天人合一之理，明圣人作《易》之由。《周易》卦爻悉乾元用九所成，而一元资始，必由天位正中而出，乃五适居之，是资始不竭之源所寓，故特发天人合一之秘也。大人即利见之大人，是德位兼隆者。与天合德谓居五，与地合德谓应二。日月合明，变离伏坎，四时合序。变离伏坎，互兑覆巽，四时象备。又因时之转运出于乾也，一元笃生圣人与乾合德，故《周易》之蕴尽归此爻。天地者，阴阳而已。日月，阴阳之体。四时，阴阳之序。鬼神，阴阳之灵。覆载无私之谓德，照临无私之谓明，进退无私之谓序，祸福无私之谓吉凶。合序如因革合宜，寒暖顺节是也。合吉凶如黜陟因乎功过，赏罚应乎生肃是也。先天弗违言其体之合，是溯其原而明受性所由来，因见乾元大用，天人原自不殊。后天奉若言其用之合，是究其流而明参赞所自起，因见大明终始，人工即天工也。弗违见天之合德于圣人，奉天时见圣人之合德于天。但言合德于天者，见日月四时鬼神皆统于天也，而况于人，见征之必信从也。况于鬼神，见质之而无疑也。此等道理，独言于乾五。盖论两体，则上卦为天，而此爻正天德所从出。论一卦则此为人位，而居天



地之间,故遂言天人之合。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王肃本作“其唯愚人乎”,唐陆德明著于《释文》,洪迈述焉)?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亢而有悔,必非不知者所能。知进三句专说亢字,并无悔义。若果有悔,何至不知退与丧亡?圣人句下方是不至有悔之事。进退者身,存亡者位,得丧者物,兼知与不知,正见所知之狭而固也。又见常人执着,必有不知者存也。亢之一位,在卦虽不可少,亢之一候,在人则可预弭,故下言圣人先知之事。消长之理知之既明,不失其正,处之又当,再言圣人者始酌量俦众而归诸圣人,未见非他人所能也。初二称君子,五称大人,上称圣人,因其位也。又见此非<sup>①</sup>全言人道,与前释天德者不同也。

① “非”,库本作“段”。



## 周易函书约注卷二 周易上经二

### 坤

#### ䷁坤下坤上

--之象出于偶，偶者一之两也。故两其一而--之。伏羲四图东西分列者，止于两画，圣人开图为卦，始以一连一断分别阴阳，六画皆断，象其虚而能受，柔而至顺，故坤者顺也。

坤(古作“𡩁”，《归藏易》作“𡩁”)，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虞仲翔、王介甫、吴幼清、俞玉吾、郝楚望、王虚舟<sup>①</sup>皆以“后得主”为句)。

元亨利贞，一字一义，仍与乾同，特贞字上添牝马二字，明坤以翕受顺成为德，重在成终故也。由天地未辟，至万物肇生，止有元亨利贞四字而已。元，乾之始。贞，坤之成也。亨利者，亨元之理，而使至于贞也。由其动而舒散，资始于不竭之原，则以为健运之能。由其静而凝定，成终于各正之贞，则以为顺受之能。其乾坤两字，皆假立名目，故乾之用九专疏元亨，坤之用六止言利贞。马健行，乾象，乾本象龙，因与坤交，不飞于天而行于地，故易龙而称马。《彖》言行地，地坤象，有行地者，则非坤矣。若先迷静镇之体，乌能有行？因贞字在亨利之后，便属既与乾交资生肇见时，故以马而牝者，象阳之已附于阴，为阴所含。又以牝马之行，象阳之不终为阴困，渐次发越，化化生生，充斥地面之象。《彖》以牝马为地类，则马非地可知，且释为行地，静体而上见动机，则资生之义即寓牝马字中。《彖》释坤元，已曰资生，岂至贞成，犹未资生乎？盖牝下著马字，便可知由

<sup>①</sup> “王虚舟”，堂本无。

乾得来。马上添牝字，便可知交坤之乾与健行之乾有分，交乾之坤与静镇之坤有别。且牝非得牡，安能自生？故下文两《象》皆言得。《彖》释牝马，原不曾牵合利贞，牵合利字为句者非。此上七字，坤德已尽，是为主象。其牝马字全说交乾，原兼动静两义。观下文迷得与得丧，皆两象可知。君子至利字为一段，是借人事以象坤之利，故下以利字足之。得朋至贞吉为一段，是借天道以象坤之贞，故下遂以贞字足之。特添安吉二字者，见坤已得乾而至于贞，则无复有他虞，故安吉也。安体也，吉用也，无成代终之象也。人当方去作事，其中事势必难逆料，故先迷。逮于其事既成，各就条理，故为得主。坤无明暗，比于阳明则暗，故曰先迷。是先迷二字，因交乾始见，交乾斯得主矣。得主者，心中有定主也。目非纲不理，纲，目之主也。三纲者，五常之义，故《彖辞》以为得常。人之形成于地，性命于天，形以性为主，臣以君为主，子以父为主，妇以夫为主，是其义也。利象以人事，贞象以天道者。利字顶得主来，说在动用边，安贞顶丧朋来，说在静边，交互以见义也。坤卦不释元亨，以资始之能让于乾，代终故也。坤尚如此，群龙之见安得有首？得朋丧朋与大明终始相对，大明，日也，日之施光，终古不易，承以阴魄，乃别始终。始，朋之得，终，朋之丧也。朋，类也，相资相得之义。谓阴资阳以为明，月资日以为光。若阴与阴，阳与阳，合一不分，安可云类？月之初得日光，始见震象，必在西南，故云西南得朋。逮巽露一阴，至于艮象而几尽，必在东北，故云东北丧朋。先天图始震终艮，《说卦传》出震成艮，《杂卦》震起艮止，皆此义。但知坤之所得，必交于乾，此义自明。

**《象》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此与乾彖不同，乾之卦辞止有四德，故《彖辞》分释四德。坤之卦辞止三段，自至哉至行地无疆九句，是统释坤之四德及牝马字义，为一段。柔顺四句释借人事以象利，为一段。西南六句释借天道以象贞，为一段。至哉段由元说到资生，便将四德释完，为元之一字便包下三德也。坤之静元不可见，而资生皆利贞之事，利贞由坤亨而来，则亨利贞之义已全归此段。然以资生释坤元，止如以万物释乾

元耳。盖坤无别亨，交乾而始亨，其曰承天，曰德合无疆，曰含宏光大，曰行地无疆，皆谓交乾也。首段不必分元亨，盖非元不亨，非亨不知有元，本相因而见也。乾言大，坤言至。至，极也。大，言其所包不可量。至，言其所极不可量，便觉前面有个地头，便是比于乾而后见也。天包地外，天又统地，天之所至，地随而至之，故不克与天并大。乾资始，坤资生，非乾坤各一元也。天地未辟，均出<sup>①</sup>此一元而亨。乾坤阴阳耳，故乾象天而坤象地，其资始则归其能于健运之乾，资生则归其能于翕受之坤。止此一元，乾坤同有之，若元之实际，则思议不能到，语言不能宣矣。然乾坤虽同此元，而坤必得乾，始有资生，故资始资生又各不同。用九节专释元亨，用六节专言利贞，皆是此义。资始者气，资生者形。生者之所生，皆始者之所始，故同一元而又以为承天。才说元便说资生，则亨利贞皆在其中。非如乾之资始单说元字，资始字原不连亨字，故乾之四德可分释，坤之资生在利贞后，一言资生而四德已完，故不待分释。其在卦辞，坤之四德为第一段，故《彖辞》亦释为第一段。自来以至哉三句释元，坤厚四句释亨，亦如乾卦分释，而不知利贞已释在此段了，故有资生之说。顺者，无违之义；承者，受而载之。坤既不能违乾，则乾之四德，坤皆受而载之，故曰乃顺承天，不曰承乾而曰承天，即象而言理也。然曰资生，只是资之以生，不可作已生说，盖此止明一元既亨之坤德耳。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此四句直说资生之义，而亨利贞皆在其中。利即亨之遍，贞即亨之成，故言亨而即言品物，品物固利贞之事，与乾亨言品物同义。坤厚载物，言德非言形也。德即载物之德，含宏光大是也。无疆者，乾也。健运不息，有何疆界？合即合而有助，全由交乾而见。下二无疆皆指地言，因其合德，故亦以地为无疆。含，包含，此交后之坤虚受之义也。宏言蕴蓄之量，所含者无物不有，其静也翕，故曰含宏。光言昭明，乾之色也。大则光之宣著，无远不屈，乾之体也。交

<sup>①</sup> “出”，库本作“由”。

乾而乾为所含，因时呈露，其动也辟，故曰光大。不翕聚则无可发散，故光大又后于含宏，然俱本含字来，不可说已生之后。含又本合字来，天之全体既为所含，则坤之利自在其中。若竟说作光大，则是利之贞，而非亨之利，非资也。资者，有待之辞也。然资生即在其后，故下曰品物咸亨，此万物资之以亨，非坤亨也。如认作坤亨，则利贞尚在其后，何有品物？须知坤之亨只德合处便是。盖坤厚载物是总言坤德，德合句是坤与乾交，即坤之亨。含宏句是既交所蕴，即坤之利。品物句是既交以后，物得所资，以补足资生之义，即坤之贞。

**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此二句当为一节，不连下文）。

上段释四德已完，此补释多牝马二字之义，合上九句为一段。然止言行地无疆，上面不著利字，则利字非连牝马矣。盖利即亨之周遍处，故乾坤两卦皆释于亨中。卦辞以牝马为坤贞，此释牝马而不及贞，为言牝马即言贞也。马，乾象。地，坤象。今谓马为地类，类者，相比有助之称，是坤得交乾之象，可知马非即坤，行地者非地也。因乾故言马，因已交于坤故牝之。总是乾阳善动之性虽已交坤，不能久住坤中，发生呈露之象也。又以见坤非乾施莫由生也。上称无疆者，乾也。因方与乾交，故曰德合。此云无疆者，地也。交坤之后而生机遍布，故有行地之说。无疆谓广远也，广者，体之遍，远者，时之久。

**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

上两无疆相应，释主象四德已完，此两顺字相应为一段。释卦辞象人事以申利字之旨，其兼言利贞，以贞即在利中也。柔，坤体，顺，坤德，柔顺利贞，见非刚健之利贞也，利遂贞成也。凡人行事，其得遂志而有成者，多出于柔顺，太<sup>①</sup>刚则折，逆则多忤，乌能遂而有成？先迷二句本君子来，事体未成，茫昧难分，未有所得，故云失道。独物不可以言顺，阴以顺阳为常道，今既得乾为主，故云后顺得常。坤，妻道也，臣道也。三纲即五常，常即得主之谓。臣以得君为常

① “太”，库本作“大”。



道，妻以得夫为常道，故未得之先，便以为失道。先后字有二义，先迷者坤之静，后顺者坤之动，又有坤不先乾之义，故添出顺字。

**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得朋丧朋与先迷后得同义，乃释卦辞，取象天道，以申贞字之义。类即朋也，朋者，相资有助之称，类亦同等相似之义。西南得朋是从明之未生说到阳生，正阳方交阴，阴初得阳之候，故曰乃与类行。与者，朋之义。与行，则朋之交也。东北丧朋是从明之垂尽说入已尽，是阳既交阴而复乎其位。阴之翕受包固，归于静正，无成代终，故曰乃终有庆。明始之原未有庆，即先迷之旨。终与始对，谓资始在其先也。庆即太和之美，善嘉之德，本非坤有，乃今得而有之，故以为交乾之终。今人以怀妊为有喜，即其义也。安贞二句本乃终来，既交以后，固宜静不宜扰，亦谓安受而享其成，正见其得乾而代终。应地无疆本得丧四句来，见月与地同也。盖月与地同为阴体，月得日之明而舒光，地得天之阳而布化，故以为应地。无疆即广远之义。

**《象》曰：地势（古作“執”）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习坎洊雷，随风兼山，皆上下两象。乾曰天行，坤曰地势。盖天之转运无间断，故言行。地之博厚无上下，故言势。行以气言，故止考之以时。地以形言，故止观于其位。命爻而分初上，逐爻俱兼时位，皆定于乾坤两象。言健不言乾，健，乾德也。言坤不言顺，坤，顺义也。此互文以见义也。地形人事，上下两象也。厚德载物只如云承受得起，有包容涵受之量。

**初六，履霜，坚冰至。**

图中初画之阴仪，自此爻始。六，阴象。初六，一阴象。霜，阴气凝结象。冰，阴气极盛象。在下故言履。阳以神用故舒散，阴以形用故凝聚，有形而凝聚故言坚言积。乾坤初爻象水，天一之生也。舒散，故潜渊象流动之水。凝聚，故霜冰象凝定之水。

**《象》曰：履霜坚冰**（王辅嗣、韩康伯注定真本云“履霜下”无“坚冰”字。《魏志》许芝引此，作“初六履霜”，亦无“坚冰”二字。王昭

素、胡安定皆以为然。《易举正》本之，朱子从之），阴始凝也。驯至其道，至坚冰也。

细玩辞意，止是上句全举爻辞，下则一句释履霜，两句释坚冰耳。驯，顺习也。《文言》中顺字积字皆从此出，见理势之必然。

###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方，坤之本体。直，乾之动。大，乾之体。今言于坤中，交乾得乾故也。故言于坤二，交乾则坤之动矣，故曰六二之动。此后诸爻皆指动变言，特于坤二举其例以概之。直方大皆顺德之自然，非由学习，故曰不习。习，重也，习必重复玩味也。坎有重坎，故言习。此爻变坎，非有重坎，故不习。坎为含胎之坤，故有时用之说，坤二正当其爻，故兼说坎义。利本不习来，坤之顺德也，自致用而见，非利益之利，即不思勉而中道之义。

《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光即含宏光大之光，乾之色也，因爻辞遗光字，故孔子补之。

###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下卦之终，而两卦之中，故曰含，曰成，曰终。含谓静翕，是蕴而藏之于内，即居上下卦中而虚受之象。坤德先迷，何章可言？此居内坤之外，阳德光明，文彩外焕，坤既得而含之，成笃实光辉之爻，故以为含章，明非本有也。坤德代终，故止曰含。含则必将有成，故可贞。可者，未然之辞。王，乾象。从王事，即乃顺承天。无成，不敢居成功也。有终，终其职事也。无成而有终者，代也。居下卦之末故言终，居下卦之上与外乾相接，故言从王事，王事在外者也。或字与乾四同，为人位言也。乾四与下乾接，故在渊，象其未离于地，而又以为非离群。此与外乾接，故言从王。无成即乾惕之旨，有终是尽力到底之义。

《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旧“知”音“智”）。

可贞犹是含时，以时发说既含后事。可者，豫料之辞。盖章本得于乾阳，不能久为坤蓄，故可待时而发，即坎之时用也，时固

健行所历之候也。从者，坤顺也。王事故光大，从王事，故知光大。从者王事，则不敢自有其成，王事而仍以为成，则又曷敢无终？此即无成代终之义。非王事何云光大，不克尽其分义，何由知为光大？

**六四，括囊（“括”，古文作“𦉰”），无咎无誉。**

阴虚能受，囊象。互艮手，在囊上，故曰括。括，结囊口也。坤虚象囊，四柔变刚，居囊之上，结囊口象。坤上兑爻，兑口故含。坤下巽爻，巽绳故结。尚口乃穷，口已括矣，何有咎誉？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括囊者，慎也。无咎者，不害也。

**六五，黄裳元吉。**

黄，土色，土居中，裳在中而顺，坤象。黄从五字出，裳从六字出。元，善也，如云有黄裳之善，故吉，是三义也。《文言》美在其中，正释元字。《左传》“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亦解为三义，如但云大吉，说向占卜便非。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此爻居天位之下，天包地外，乾为衣，覆于外，则在中者为裳，故遂以中顺为裳。文在中与含章相似，皆为中虚能受，交乾而有得也。古天子之裳皆有文饰，乾本文明外见，故在乾则言见。坤则翕受于中，故止言在中。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龙，乾象。战，争象。野，旷远象。皆谓乾也。乾坤之交，爻爻有之，阴阳之际在于初末，至上而言战，盖阴极将反，静极复动故也。非乾与坤争也。止据阴爻之动说出道理，阳固善动，阴而动矣，有似于阴阳之争，故曰战。血，阴类也。天玄而地黄，则色之杂矣，此便从龙战见出。

**《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在爻中者，皆言既交以后翕受在中之事。此则阴之既尽，将欲改变。穷言极尽也，而将反之机在其中矣。

### 用六，利永贞。

用六者，六之用也。六，坤阴之数。与用九对看，天地之间止有阴阳，用九则不用六，用六则不用九，此正参伍错综之妙。参伍者，九六之合也。乾九不用，则三男无由成。坤六不用，则三女无由成。用字不言于他卦，盖谓六子悉出乾坤二用耳。乾具四德，而用九节详释元亨，乾统天而资始者也。坤亦具四德，而用六独言利永贞，坤成终而资生者也。乾象独赞乾元，用九之上特添乾元，乾之重元可知。坤之用六独以永字加贞，坤之重贞可知，万物资生后，何有穷极，故永也。

《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乾象独大一元，此《象》不唯不著元亨字，并不著利字，则坤贞之重可知矣。然贞非自贞，正以成一元资始之功，故曰以大终。以，因也。大，乾也。可知元亨利贞之理，乾坤本非有二。特自其始而施者言，则以为健运所能。自其受而成者言，则以为顺德所能耳。乾重元故大其元，坤重贞故大其终。

《文言》曰（《释文》无此三字）：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咸阳石经》“方”下有“也”字），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

此重申《彖传》，释卦辞未尽之义。其柔顺静方皆坤德，动刚得主承天皆谓交乾也。柔刚，体也。动静，用也。健顺，德也。刚本乾德，动则交乾，与乾合德，故刚。动即变动之动，阴爻之动，变而为阳，即其义也。此一句总下五句之大意，至柔中包有静顺义，动刚中包有得字含字承字义。静与动对，德方言静，是未交乾时。方则居所不移，象其镇静，若圆则流行不息矣。乾施既退，浑然中居，方象，含生敷化，各正不移，方象。故谓方为坤德。得主指动刚时说，谓交乾而有得也。柔不附刚，则委靡而无以自立，坤不得乾，则孤处而无由资生，故乾为坤主。有常即释得主也，乾动直而主施，无常动之理，故以交坤附坤为常道。坤静翕而主受，无常静之理，故以交乾得乾为常道。以五常论，即臣得其君，妻得其夫之义。含万物而化光，本得主来，乾施既退，元中所享之理气为坤所含，此时虽未有万物，

而万物之理已具，故曰含。及夫变化施生，灵蠢动植各各光明昭著，是为化光。用一化字便非静方时矣。因所含皆阳明之大用，故所化遂昭著而不可掩。此皆交乾顺承之事，故下曰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顺则乾之所有皆其有，承则不敢自有，故云代也。坤既顺承，故健行不息者本天道，而坤亦以为时行也。时行者，不疾不徐，即有常也。此段柔字，申牝字及柔顺之义，动刚申马字及行地之义，德方申先迷丧朋之义，有常申得常得主之义，含万物而化光申含宏光大之义，顺承二句申乃顺承天之义，而元亨利贞皆在其中。故乾坤两卦皆止发明元亨利贞之四德。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荀爽本：“顺”如字，臣顺君也。《本义》以为“慎”字之讹）。

此释初六爻义，《伊训》曰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其称说天人感应之机，固已较然不爽。孔子此言几若相似，而最深最密则大不相同。盖天地间固有作善而不降祥，作不善而不降殃者，是偶然之善不善，非其所积也。故下曰非朝夕之故。然亦有积善积不善，而不降祥殃者，是一人之积非一家之积也。固有一人所积之善，不敌众人所积之不善，一人所积之不善，不敌众人所积之皆善，故曰积善积不善之家。然亦有家人之积善不善大略相同，而祥殃犹未判然。语云不在其身，则在其子孙，故曰余庆余殃。此等道理岂不较《伊训》更深乎？下曰非一朝夕之故，便当知其有渐，又曰不早辨，便可知辨之宜早，盖言顺也。为积累之势便而易耳，而当慎之意自在其中。此象言于初爻，则后此相因之势原未可定，故以一顺字惕之。且善之难积甚于恶，用许多防微杜渐工夫，犹难到纯熟地位。恶之易积甚于善，只消几句不妨事，便不可遏矣。《春秋》防微杜渐都在最初，便是圣人遗教之本心。乾言健行，言朝夕，言始终，言时成，皆在迁流上说无形边事。坤言积累，则皆有形边事。然下曰朝夕，曰有渐，亦从时之流衍相形而见，故坤之一卦未有不对乾言义者也。



直其正也(邹志完“正也”作“敬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刘器之改“敬”作“正”。《礼记》曰“直其政也”,则“政”者,“敬”之讹也),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张伦本有“易曰”二字),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此释六二爻义,坎得乾中,中直如矢,人之用矢,内体必正。此爻变坎,故曰直者,言其正也。方有裁割之义,在赋形有定各得其理上说,正立于此,而义加于彼,故君子法之。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上言正,此言敬,故刘器之改敬作正,而邹志完又以上正字改为敬字,不知正未有不敬者,不敬未有能正者也。此段少释大字,故程朱以德不孤句作大字解,然不孤即有邻之义。唯乾称大,今坤之直方上与乾配,则不孤字中便是说大字。坤既与乾元相配,则同德相助,岂不益成广大之势?不疑所行有二解,我之敬义即人心共有之敬义,人不疑我所行,正合不孤之说,疑故习而后利,不疑何假于习?总由坤德自然,不事勉强,则自不疑其所行。此不习无不利之说,前说解无不利处较多,后说解不习处较多,然当本敬义立而德不孤来。盖坤德柔顺,固出自然,亦必善可同人,故自不疑其所行。

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释六三爻义,美出于乾,含在交乾后,含便是弗敢成。从,顺也,从王事便是代终。坤之所终,终乾之所始,故为代。妻与臣皆坤象,故末句止<sup>①</sup>释地道以无成代终,妻与臣莫不然也。在一卦中故言含,在三爻故言终。

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

释六四爻义。天地变化者,下卦地,上卦天,两坤相接,离下之上,正乾道乃革之爻。坤道阴浊,坤上交坤,重阴接至,故闭。蕃谓震巽之爻,亦掩蔽之义,与泰之包荒相同。变化在更易变换处说,闭

<sup>①</sup> “止”,堂本作“此”。

在重坤阴盛处说，三四人位，故曰人。乾象既伏，阳德不亨，故贤人隐。四在乾，取上进近君象。而此以为隐，重阴故也，不可概作近君说。说闭又说隐，所由宜括囊而谨守也。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释六五爻义。黄，中德。中，五位也。通理，言充满盈溢而无所歉也。本爻未变，坤为文，理象。变坎，通象，故《小象》曰文在中也，此句释黄字。正位，正乎中之位。居体句释裳字，裳为中服，覆于衣而顺衣者也。乾阳宣著，以外见为体，坤阴静翕，以中居为体，五适处中顺之体，故以为居体。不知裳为中衣，而但曰下饰，不知五为中位，而但曰尊位，皆非。美在其中，释元也。元字在乾为善长，在亨为嘉，在利为和，后又曰乾始美利，美亦嘉也，皆嘉美此一元之善也。此之所美，由乾来也。黄有中义，裳有顺义，元有善义。《左传》之文固亦解为三义，然其所美，又即此中顺之德，故三义仍止一义。以美赞乾与以美赞坤，同此一元也。其字指五之位言，曰在其中，则非坤本有矣。非本有而有之，故指其所在也。三居卦中，五居上卦之中，三之含言蕴之于内。三，内卦也，其无成代终，皆逆计含后事也。五居外卦，是将发之中，故有色可称，有位可见，有体可言，而又说通说畅说发，此内外卦取象不同之故。畅与发皆通理之妙，畅是理之通于一身者，发是理之通于外见者，皆元善在中之妙。善固美也，畅者畅此美，发者发此美，此美无间于中外，故曰美之至。此段独不释吉字，则知《周易》所重在理而不在占。故以元吉释为大吉者，误也。是未知美在其中，止释元字也。安有美如六五，而尚有不吉者？当知裳象中德，不可言下饰，坤卦象臣，不可言尊位。元善也，故释为美，不可言大吉，则爻义自明。

**阴疑于阳必战**（姚信、蜀才“疑”作“凝”），为其嫌于无阳也（“嫌”，《释文》云郑玄作“谦”。陈士元云“郑作谦”，读如“群”，公嫌之嫌。古书篆作立心，与水相近，读者失之，故作谦。谦，杂也。董、虞、陆作“赚”。荀作“兼”），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

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释上六爻义。阴疑于阳，止据上六纯阴已到极盛无加之地，说静极而动，穷极必变之义。非至此始与乾接，非真有龙战于其野。疑，似也。阴似于阳，阴之极也。战者，动之极也。动为阳性，阴动极则似与阳争，故曰战，又曰故称龙，曰故称则非真龙矣。嫌于无阳而称龙，亦犹治乱而谓为乱也。未离其类故称血，明疑字嫌字之义。此类字与前类行之类不同，类行之类以阳为类，此类字谓血为阴类。曰未离其类，则止是纯阴极盛而动，非有真龙矣。医家有阴证类阳，即此义也。气无形故为阳类，血有形故为阴类。血之色赤；赤，阳之色也，是一血字便已具有阴盛似阳之象。玄，天色。黄，地色。一血而具此二色，故云天地之杂。



## 周易函书约注卷三 周易上经三

### 屯

#### ䷂震下坎上

凡六爻之卦，皆在两卦相重处说道理，然后定此一卦之名，如动于险中是也，然其名义皆由动用之主爻而定。震阳动于积阴之下，故因动而名震。震，动也。坎阳陷于二阴之中，故因陷而名坎。坎，险也。动险既合，故说动险相重之义。如上下卦有两用爻，则于两用爻之来往，相得不相得处说道理。如止一用爻，则以卦中所有之爻，比量于此一用爻而说道理。为此动用之爻，实为各卦之主爻。故孔子之《象》，遂有内外来往上下进退之说，皆为主爻而言，非卦变之说也。乾坤之下首见三男，明乾阳之大用。《序卦》之首六卦皆不离坎，坎者，天一所生。六者，水之成数。坎之为象，乾初交坤，坤得含阳于中，是即含胎之坤，明此后诸卦皆坤母所生，是即坤母之万物耳。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震之德动，其象雷。坎德险陷，其象为云为雨为水。此三画卦也。动险合而为屯，屯难也。乾坤始交，动而遇险，故难。元亨利贞散见于诸卦者尽有，而四德全者绝少，是万物之大始大终也。今屯有之，万物之生由元亨利贞而始，然屯临随革无妄五卦，四德虽全，皆与乾坤不同，其元始之义亦殊。屯，立君分土之始。临，宣猷布化之始。革，鼎新革故之始。无妄，虚中应事之始。随，则为乾坤四德相随而见，故举以明随义。今四德已具，又云勿用有攸往，既言利贞，又云利建侯，何居？事唯创始为难，既亨以后则成矣，故《彖传》释元，遂以难生付始交之下，既交以后，则并合亨利贞三字，而曰大亨

贞而已。因始之难，所以勿用攸往，是待时者也。建侯止一事之利，明利与乾异也。勿往，险在前，互艮止也。利建侯，五居中得正，长子主器也。震一君二民，互坤国，又为众为顺。长子主器承五，建侯象。中互坤艮，止之以地，亦建侯象。

《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郑读“而”作“能”）。

凡刚从用九来，凡柔从用六来。刚谓五初两阳，柔谓上下四阴。诸卦皆乾坤之交，此为《序卦》之始，故曰始交。始者，该六十二卦之辞，非泛言生物之始。难生者，坎阳陷于二阴，震阳又陷于坎中，勿用之爻。动则遇险所以为难，在险能动，所以有大亨贞也。未有生而始生，故以为难，又以为大亨。始者元也，始与乾同，而其难则异矣。动于险中，动于坎下者固动，陷坎中者亦动，谓二刚之用也。二刚本此卦用爻，故全向用爻说道理。诸《彖》中进退往来，指说用爻，莫不皆然。阳称大，故以为大者亨贞，非以大为元也。亨而贞，则利在其中矣。凡卦之元亨，如阴爻为用，则直曰元亨。如阳爻为用，则释为大亨，皆大阳也。此上释四德，雷震雨坎造作也。谓天所造作，亦震动象。时行物生，何非天造？风雨晦明，国家治乱皆然，故以草昧称为天造。震为蕃草，草，蒙茸翳蔚之象。昧，天未明，皆在时上见得。坎水内景，不明于外也。坎月初见震象，亦非大明时，故称草昧。雷雨交作，充塞盈满，日月晦光，岂宜有往？此上释勿用有攸往。天造草昧，纲常未定，正宜立君以治。为中之三阴，顺于上下两阳也。不宁谓不遑宁处，亦震动象。此二句释利建侯。

《彖》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郑、陆作“论”，荀作“伦”）。

云者，雨未下济也。变雷雨言云雷，《彖》言其动，《象》言体也。坎以下济为功，动于上而下济，则曰雷雨解。动于中而未能下，则曰云雷屯。云而又雷，是天道未雨之经纶，便觉得雨之难，故承之曰屯，此非卦名之屯也。君子之于事业，亦必先有许多经纶布置，此即天道人事两象之。如以云雷经纶便为此卦实义，则非矣。经纶借治丝字样，经理其纲，纶理其目也。



初九，磐桓（“磐”一作“盘”，马、郑作“槃”），利居贞，利建侯。

磐，大石，互艮，石象。桓，大柱，檀弓桓楹是也。震木，桓象。横渠谓磐桓为柱石是也。营建本有作之事，打初立基，先正其在下之柱础，必欲其安静坚固，此营建之经纶也。震木<sup>①</sup>，动象。初为难始，又当勿用之爻，又在险中，不宜妄动，故利居贞。盘桓，定居也。建侯，分土定居者也。皆经纶之事。凡皆即象以明卦义，非实义也。

《象》曰：虽磐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储其材，固其基，可知其志欲有所行。正谓阳下居初也。行，志也。不可行，时也。磐桓者，因行以见志也。阳贵阴贱，阳君阴民，互坤在上而顺初阳承于下，故曰贵下贱，又曰得民。阳故称大，以贵下贱而大得民，则居贞建侯皆在其中。此后《小象》有爻辞半隐者，皆此例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郑作“般如”，《说文》作“驪”），匪寇婚媾（一作“葍”。葍，遇也），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遭”音旃）。

屯遭皆欲进难进貌，下动而上止，故屯。下动故遭，遭，颤也。乘马者下动，震阳下动也。互坤为文，斑象，谓备办成列有待而进也。应坎，寇象。相比而非分相干，故亦目为寇。凡爻在上为承，在下为乘，初非正应，动于下而求与己合，故曰匪寇婚媾。婚媾者，相对相配之卦，与邻遇字同义。详见震上及卷首。不字者，不字于初。互艮，不字象。初非己应也。乃字者，乃字于五。坤艮土，成数十，十象。坤之乘承皆阳，一正一不正，一应一非应，故有匪寇婚媾，不字乃字之象。变节故言不字。

《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乘刚谓阳在下。反，复也。天道之变，十年乃复。

六三，即鹿无虞（虞、王：“鹿”作“麓”），惟入于林中（朱爵仪以为“谁”讹。虞曰“惟，徒也”），君子几（郑作“机”），不如舍，往吝。

《本义》作逐鹿无虞，陷入林中。来氏宗虞、王，作麓，山足也。

① 木，库本作“本”。

惟，虞作徒手。煦按：惟，独也。即麓非一人之事，正与无虞相合。三居互艮之足，故称麓。即，近也。虞，虞人。三四人位也。伏巽为人，入山有虞，乃可有获。无正应则无虞，故为独入林中。震之末，行之尽，故为陷入。震阳木，坎藁木，艮木坚多节，故称林。坎伏离明，见几象。舍，艮止象。近险而前有所止，宜舍矣。若往而不舍，必致羞吝。动末止初，与险相接，故有即麓入林象。动终止始，故有几不如舍象。动之终与险相接，故有往吝象。

《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郭京《易举正》：“以从禽”上，今本脱“何”字）。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禽，鸟兽总名。穷，谓下卦之终，震动之尽。《史记》《汉书》：禽，获也。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屯卦三言乘马，皆为震动于下。动故曰马，在下故曰乘。求与往皆谓四，初、四阴阳相应，故亦曰婚媾。卦止二阳，各有正应，故两言之。二比于动，非应也，故寇之。四以动为应，不劳余力，故吉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明者，坎伏离也。卦皆阳求阴，此独阴求阳，故以求而往为明。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六爻唯二、五言屯言贞，五陷而屯，二应五而屯，是卦名由五定也。初、五皆阳，五陷而初动，故利建侯。独归于初，然初微而五得位，故于五有激厉之辞。坎体沾濡，故象膏。坎以下济为功，今阳为二阴所陷，挟而制之，不克下究，故言膏之难。阳大阴小，二为五应，六居二，九居五，皆得其正，故皆称贞。贞，正也，静象也。女子而贞，则得其正，故曰小贞吉。九五而贞，则非其宜，故曰大贞凶。此只以应爻之德与位，形阳德之居五位者，宜振动有为，故以凶字策励之。屯卦三言乘马，皆非自动者也。屯难方殷，非动曷济？故独责备得位之阳。大贞即居中而陷也，与屯膏同义，据时位言耳。凶字由陷字推出。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阳德贵施，今制于二阴，所施不如人意，常觉其难，故以为未光。阳本光大，为阴所陷故也。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说文》“涟”作“漣”）。

下阳微，中阳陷，处穷极之地，非可坦然大作之时。乘马，震之动象。班如，不遽进之象。此据下卦言象也。凡卦至上爻，未有不兼下卦言象者。坎为加忧，为血为水。伏离目，互艮手，掩目流血，泣象。此据上坎言象也。自上动而下，故象泣。

《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动与恒通，而言何可长者，恒伏而处穷极之位也。

## 蒙

䷃ 坎下艮上

艮止在外，坎水在内，水中通而善下，非艮以蒙之，必将一泄而尽。又内陷而外不能行，昏蒙之象，故为蒙。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马作“来求”。“我”，陆作“僮”）。初筮告，再三渎（《说文》作“黷”。崔憬曰“渎，古黷字也”），渎则不告。利贞。

蒙亨，见不终蒙也。蒙同萌，非亨而曷由萌乎？中爻震动，陷而能动，故亨。屯为万物始生，故得其元。蒙在既生后，故得其亨，即坎卦心亨之亨。坎水初出，艮山止之，故为蒙。凡动于内，而外蒙之，使不得达，是因欲亨而后知蒙，亦因蒙然后求亨，故为蒙亨。凡蒙未有不求通者，二刚居中，是能发蒙者。我，二也。童蒙谓五，艮为少男也。崔憬谓告者，五与二应，渎者，三四与二不应也。煦按阳明阴暗，互坤先迷，外卦艮止，迷而止，发蒙象。特不应者，难为发耳。三独乘阳，尤属不敬。凡筮未有不诚敬者，初筮止是诚敬，再三止是不诚敬，总因远近亲疏之异耳。蒙又有蒙蔽之义，阴皆蒙阳，初独在下，为阳所包，故二曰包蒙。蒙与包皆以外裹内为义。初则初筮所成，独为阳包，故初筮告。此卦二为原筮，则初筮指初可知，除二之阳爻不论，三四乃再筮

三筮所成，而皆不相应，故不告也，后说义当。

《象》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

险而止，退困于险，进阻于山，蒙昧不通象。以，用也。用我之亨通，以行时中之教，即愤悱启发也。盖险中能动，则陷而能通，此蒙之所由亨也。童蒙求我，则其心志与我相应，故可教。坎曰维心亨，以刚中，此刚中便是释亨。因坎刚亨于其中，能发其蒙，故初近中刚，为刚所包，遂有发蒙之说。因众阴之蒙，顺附于阳，故坎阳亦遭其蒙蔽。止一亨字，为刚中言耳。初筮告，释曰刚中，明二为卦主，比原筮曰刚中，明五为卦主也。再三渎者，初承阳比阳，故告之。五犹与二相应，三四则乘阳不敬，又不相应，是烦琐渎乱蒙昧之人而已，故不告。互坤先迷，蒙义也。一以告为告五，一以渎蒙为教者之渎，皆非。旧说以问者之渎解再三渎，以渎蒙者作教者之渎，解渎则不告。然细玩辞旨，止是刚中之二，包初应五，与他爻无涉耳。养正二句释利贞，二中正，五亦中正故也。亦见得渎则不告之爻，均非正也。然卦取童蒙，辞取初筮告再三渎之象，亦有少成若天性，老大迄无成之义。盖《周易》止以象告，无理不可通也。据童蒙而论，所争在诚与不诚。据教者而论，所争在养之豫不豫。须兼时位说，不可专指位说。盖刚中之说，即有孚心亨之义，而赤子之孚诚，固未散而不杂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艮泉坎也。不言水言泉，泉者水所自出，据山下言也。山泉皆象也，若山下出泉，果足尽此卦真义，则爻爻皆宜明山下出泉之义矣。真义如在《象辞》外，则象义明矣。盖一阳亨于坎中为阴所蒙，亦如泉水为山所蒙，不能一泻千里，故取蒙象。然阴虽蒙阳，阴固藉阳以亨，山虽蒙泉，泉固由山而出，则出者，泉之亨机也。下蒙字是泉之蒙，非卦名之蒙。亦如地势坤之坤，止取顺义，与健字对言耳。凡《象》中之卦名，莫不皆然。自来认为卦名，

以君子为效法，皆未察象字耳，其将以山下出泉，为君子所法乎？凡《象》中上段皆即物理以象卦德，下段即人事以象卦德也。果行从阳性善动而出，育德从水之滋养万物而出。果行象阳之能亨，育德象阳之能亨而并能发蒙，以亨及群阴。屯之经纶，向谓承屯来，不知屯字止是难义，特足云雷之义耳。若经纶，则因难而求亨者也。解为效法，难固非所愿法，云雷何可法乎？此之蒙字止是不能骤达。若果育，则自修而求通之砥励也。蒙中原无此义，将何法耶？《彖》中取发人之蒙，此言自修，亦不同也。屯五居天位，以天下国家为任，故象经纶。蒙二居地位，是独修为己任者，故象果育。《彖》言教人，亦学海事也。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说”，虞本读如喜悦之“悦”，初发成兑，兑为说。“吝”，《说文》作“遴”）。

此爻独用一发字，可知所发独此爻也。阴非阳不发，九二独言包，凡包皆自外包内，便可知是包初。初为二包，阳德善动，水性下流，故能发初，坎初入于坎陷者，此也。初筮之告，便是此爻之发。阴而居下，蒙之甚者。刑罚立而教化行，用刑正所以发之。变兑为刑人，坎为桎梏，刑具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坎为穿木，互震足，见艮手，用桎梏象。又伏离见震，有噬嗑折狱用刑之象，故丰、旅、贲皆言狱。说即脱字，脱桎梏不用刑人也。变兑为悦，为毁折，坎象毁折，故脱桎梏。虞翻作喜悦。吝者利之反，小疵也。和悦而脱桎梏，安能发蒙？说如字读，谓言至行不至亦可。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坎为法律，不释脱桎梏，便知下句止是反言以足上意。

九二，包蒙吉（郑作“彪”，文也。《石经》、陆作“苞”），纳妇吉，子克家。

蒙卦以二爻为动用之主。包，裹也。凡包皆外包乎内，非阳包阴则阴包阳。若阴与阴、阳与阳，同性同德合一不分，皆不言包。泰、否、姤皆外包内也。包蒙，包初也。故《彖》曰初筮告，而初亦遂言发蒙，即敷教在宽意也。然二阳亦被阴蒙，如师二之在师中，以为



刚中，便兼三四蒙二，二包初两义。凡爻俱兼时位，及承乘应比看之，包蒙据承者言，吉即亨也。纳妇据应言，应五，互坤顺，应而且顺，为得妇道，故吉。克家据本位言，蒙以众阴，有担荷众事象。中男有刚中之贤，又居下位而克任上事也。

**《象》曰：子克家，刚柔接也。**

刚中而上下皆柔，故言接，不专指应也。刚柔接，所贵在中，不亢不抑，得调剂之宜，治家之善道也。克家纳妇皆一义，故不连释，接与际不同，际言时，适然之遭也，接言位，指我之应物说。

**六三，勿用取女（虞作“娶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互坤变巽兑，皆女象。二乾爻，乾兑皆金，震长男，夫象，故称金夫，指二言也。阳性上行，三居震上，二动而干之，是夫以金賂己者。三阴柔不中，正应虽在上，性止而不能相应。三居坤顺之下，有坎水下趋之性，又变为悦动。二阳又动而相比，故有见金夫不有躬之象。屯二本应五，初阳动而干之，故亦有乘马婚媾之象。但屯二中，蒙三不中，屯震木上升，蒙坎水下注，故不字，与不有躬异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顺也。**

震行坤顺，顺化而动，变兑毁折，故行不顺，此归罪于三也。

**六四，困蒙，吝。**

困蒙者，终于蒙昧，不开明也。四上下皆阴，居坤迷之中，远阳无助，又无应比，故可羞。通于未济故困。

**《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阴为虚体，得阳而实，无应无比，故远实，可知《周易》贵阳。

**六五，童蒙吉。**

此即《彖》中童蒙，艮为少男也。柔中居尊，互坤顺，变巽以应二，是专心资刚明之贤者，故吉。

**《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由坤变巽，故曰顺以巽。正远实之反，所以吉。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御”，荀作“卫”）。**

凡阳皆有动义。击者，阳动于外也。二为阴所蒙，故言亨。卦

外而动，非有所蒙，故言击。治蒙贵刚，今刚上而众阴顺伏于下，故曰击蒙。应坎盗，伏离戈兵，艮手持兵，击象。互坤顺，变亦坤顺，顺手而用戈兵，则御寇之利，非寇之利矣。艮止故言御，中有师象，故言击言御。

《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中爻坤，下顺也。变坤，上顺也。坎寇，互坤以上承，下顺也。中爻坤，上顺也。

## 需

### ䷄ 乾下坎上

需，须也，有所待也。人之待养唯食，故又谓食为需。论卦象，水在天上，未下于地，必待阴阳酝酿，然后成雨，需象。论卦德，以健遇险而不遽进，需义也。

需（《归藏》作“潏”，李阳冰作“雨天”，郑玄读“秀”）有孚（古一作“专”），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需，待也，以刚遇险而不遽进，待之义也。孚，信之在中也。五坎内实，阳刚中正，而居尊位，有孚得正之象。互离光象，坎心亨象。屯蒙以阴裹阳，而阳爻中正，所重在亨，故谓屯蒙得坎之亨。需讼皆涵天德，而阳爻中正，故谓需讼得坎之孚。贞，正也。五刚中正，为需之主，正象。大，乾象。川，坎象。坎水在前，乾健临之。乾知险，涉大川象。唯知险，所以能需。又互兑覆巽，坎水而加巽木，亦涉川象。盖有信正之坎，临以知险之乾，中互离明，所由光而能通，而获吉利也。

《象》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郑、虞作“莅乎”）。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险在前，不可轻进，当需时也。知险之乾临之，刚而且健，加以离之明、坎之通，则不冒险以进，而不至于困穷。位天位，释有孚光亨字。坎在乾上，阳居五位，主坎之动用也。正中释贞字，二则言

中，不言正矣。往有功即坎象之往有功，吉在其中矣。

《象》曰：云上于天（王肃作“云在天上”），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阴阳和而后雨泽降，云上于天，是地气已升，将雨之候，待之可也。此本上句来，非卦名之需。饮食养气体，宴乐养心志，有待时以动意。待字却在言外，物理人情莫不如此。虞翻曰：坎水兑口，水流入口，为饮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乾为郊，广大旷远者也。健行而遇险，故宜需。郊未近险，健行处下，故曰需郊。历久不变曰恒，利用恒，安常守静，不变其素以待也。方在需初，虑其不终，故云然。需郊，从遇险来。利用恒，从需来。无咎，从用恒来。雷风为恒，初固震巽之爻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陆无“无咎”二字），未失常也。

难处不犯，即不冒险以进也。未失常，不失需之常道也。

九二，需于沙（郑作“沚”，孟喜作“沙衍”），小有言，终吉。

沙则近水，需沙，渐近险也。渐近于险，虽无患害，已小有言矣。变阴故称小，互兑口，小言象，谓众人见讥也。化离明，变之既济，明哲保身，不为险陷，故终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衍”，古作“羨”，羨音衍），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矣鲜谓衍即水字。《本义》<sup>①</sup>作宽字解，谓以宽居中，不急进也。谨按衍者，水溢也，多也，文之重出者称衍是也。上卦坎，中爻变坎，所变之坎在中，故曰重出之水在中也。水本险义，重出则险甚，故可畏。论全象，此为中爻，论下卦，又居卦中，故称中。重险在中，故宜需。若泥则陷矣，故象致寇。在中与在外相对，则衍字与灾字相对，便含有难犯之义。观小有言上添一虽字，便本衍在中来。以吉终，谓衍退而既济也。

① “本义”，库本作“旧说”。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郑“寇”作“戎”）。**

泥近水，将陷之象，坎为寇，近与坎接。互离戎兵，致寇象。三居健极，才位俱刚而不中，故有此象。敬慎惕若，故不言凶。方与坎接，而以为寇至，水性下趋也。

**《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坎在乾外，故曰灾在外。坎盗而我近之，是致寇自我也。因在外与在中不同，故象盗。敬慎者，乾之惕，离之敬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坎水互离，赤色之水，又近乾之大赤，故象血。血即坎，非见伤也。坎隐伏，又当坎陷之爻，故象穴。出与入对，坎终陷之深，故入，坎初陷之浅，故出。动于爻中则必出，动于爻外则必入。言虽需血，柔得其正，需而不进，故有出穴象。坎本陷而言出，以阴爻两开本有穴象，乃承乘皆阳，又应初阳，动复变阳，故有出穴象。近坎者以为寇，出坎而三爻皆吉。四上有应，五中正也。

**《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承乘阳而所应又阳，阴以顺阳为义，故曰顺以听。坎为耳，听象。听者，听初也。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坎水，酒象。互离，水在火上，酒食象。互兑，食象。在兑口上，未曾入口，需象。凡事容有不当需者，酒食，人待之以养，于此需之，故正而吉。向作已饮食说，亦非需义。贞乃爻德，不是戒词。

**《象》曰：酒食贞吉，以正中<sup>①</sup>也。**

此释贞吉字，《彖》之正中，正指此爻。正中当是中正方叶。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穴谓六，入谓上。穴，需中<sup>②</sup>之阴爻。入，需中之事。四、上皆阴爻，在内变阳，故出。在外穷极，故入。需极将不需，故有陷而入穴

① “正中”，通行本作“中正”。

② “中”，库本作“终”。

象。我为主，应为客。下应之三阳，具健行之性，故不速而来。一卦之末故言终，至健知险可以拯溺，故吉。曷由知其来也？待人而不至，犹将需之，今需之终矣，非其即来乎？因需终而知来，因乾阳性上而知来，因三阳而知为三人，因健行亲上而知为不速，此周公立象法也。敬者，阴顺阳也。终，位也，吉，健而不陷也。变巽故言入。凡卦至上爻，下卦三爻皆应，细观当自知之。

《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不释入穴者，入穴是陷之最深，需之最久，已具上六字中，故不释。三，人位，应上六，故曰人来。五既中正，则当位矣。上不当位，止是不中正，非论阴阳也。本爻之象入穴二字尽之，不速至终吉，因入穴而推出全卦之象也。不当位释入穴。未大失，因不当位，而推出不速客来，敬而终吉之义。《焦氏易林》引不速客来，指为贼盗，然此属坎爻，下又言失，或古传指盗也。

## 讼

### ䷅坎下乾上

讼，争辨也。论象天上运，水下流，其行相违。讼则相违者也。论德上以刚凌下，下以险伺上。据一人言，内险外健。据两人言，此险彼健，险健相持，均欲求胜，必讼之道。

讼，有孚，窒惕（“窒”，马、郑作“咥”。咥，觉悔貌，马读作蹶），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孚，诚实而无诈伪。窒，窒塞而能含忍。惕，戒惧而畏刑罚。皆一阳内陷，通中而自动之象，故下便曰中吉。得半自止，正由孚窒惕故也。得半即归逋之义，不终讼也。二中实，孚象，溺于二阴，窒象。坎加忧，惕象。刚居二，中象。刚虽沉溺有孚见窒，惧而得中象，故吉。中即中正之中，不可以惕中连读，方合卦义。终凶，乾在外之象。五称大人，互离，利见象。互巽木，见坎水，本可涉川，值三刚在上，阳实阴虚，遇巽风，舟重遇风必危，故入渊。入，巽也。渊，坎也。以刚乘险，以实履陷，故不利也。



《象》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健而不险，必不生讼，险而不健，必不能讼。下卦称来，二居柔得中，故能有孚而窒而惕，及中而止。吉者，无讼之吉，非讼之吉也。此释下卦坎陷居中也。终则极而至于成也，此释上卦乾健不已也。乾健故有终，五之元吉，利见者也。故以五为善听之主，此释九五一爻，入巽，渊坎也。阳实而遇坎陷，舟重遇风，故危。此冒险兴讼，陷身之象，通释上下卦也。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天上蟠，水下润，天西转，水东注，故行相违。《易溯》曰：横图乾一坎六，后天配洛，坎一乾六，故曰违行。煦按：一生六成，水数也。而先后天彼此互易，可悟天一生水之理。元公曰：洛书乾与坎连，而乾飞离不飞坎，其气不亲也，故天水为讼，天火为同人。煦按：谋始者，乾知大始，乾始美利也。讼卦得名由内险之二，然上有刚健中正之大人，不可不察。又缘中吉终凶，故欲谋始。始之谋否，终之吉凶系焉，惧其终违故也。天水违行与讼何涉？特取物理相违以象致讼之由。作事谋始与讼何涉？特取人事之不欲相违，以象无讼之由也。卦义原不在此，故曰上下辞皆象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事但言初，则不永可知，如盗言初犯是也。凶事不永，则终吉可知。讼本以言争，今但小有言语辨白，则事之不永可知。讼与比初同是阴爻，讼不永而谓为终吉，比终来有他吉，终来与不永何顿殊耶？亲附者，欲其始终无异，乃由后溯前，知非半途力屈之事，故本有初，知其终来有他吉。相违者原不欲有终，故由前逆后，知但能有初者，必终吉，卦殊故义殊也。小谓六，变兑口，言象。讼六爻俱说时上道理，因卦辞有中吉终凶，故象辞亦言谋始。

《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辨明也。

长即永也，兑口故辨，离明故明。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克，胜也。自下讼上，不克而还，故曰归。逋，逃避也。坎为隐伏，逋象。邑人，坤象，详谦卦。以坎化坤，由动反静，坤称邑，又阖户象。互离又伏离，离居三，三百象，言邑小也。二刚居柔，得下之中，未到极处，又非五敌，故有半事中止象。卦辞中吉，正指此爻。无眚即中吉，坎为眚，变坤故无眚。

《象》曰：不克讼，归逋（《杨易》谓“不克讼归逋”句），窜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郑作“愒”，谓心忧迭迭也。《杨易》谓“掇”下有阙字）。

窜谓不与之讼也。掇，拾取也。义乖势屈，祸患犹拾取也。此言不克讼之故。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旧德，旧日之恶德。怀恨不平，思欲报复，故兴讼。食者，吞声不言之意。互巽覆兑，食象。上应刚强，终讼不回，不免常受侵扰。三阴柔自卑，故有食人旧德，含忍不报象，所由终不己害而吉也。此与坤三同辞，乾坤得类，故言其合而含章，天水相违，故言其相忤而含忍。贞厉与可贞同。贞，柔德也。厉，乾三之德。相得故止曰贞，相违故不免于厉。三故言终。无成者，阴柔也。互巽变巽，或象。互离日，应乾君，王象。王事谓忿争之事，坎终接乾应乾，故为从王事。阴柔有馀，而刚果不足，安能有成？二处中，不终其事则曰无眚。初不永，三食德，皆阴爻，所以终吉。此只在①接乾处说道理，故止曰无成，而不曰有终。

《象》曰：食旧德，从上吉也。

从上者，从上九也。阴以从阳为事，既从则虽有恶德，自必含忍矣。从上与从王事有异，从王事谓接乾也。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不克讼，谓居乾后而独应阴也。复，返也。命，天命。此巽

① “在”，库本作“正”。

爻，故不曰理而曰命。复与小畜同，皆为震爻。即，就也。去其忿争，返就义命也。渝，变也。四变互震，有变动象，故随初亦言渝。渝安贞，变其忿争，安于正也。四居阴变阴，虽离险即健，处乾最后，当在渊之爻，故有退象。亦如三当坤三，故从王事无成。

《象》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不失者，本有而未失也。初下卦始，四上卦始，始事便改图，故初言不永者，谓讼也。此言不失者，常道也。

九五，讼元吉。

乾五变坤五，故同称元吉。坤化乾而有善，乾则刚健中正自有之善。阳健居尊而得中，是听讼得其平者，故善而吉。

《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

中则听不偏，正则断合理。煦按上有讼字，不作听讼说亦可。

上九，或锡鞶带（王肃作“鞶”），终朝三褫之（郑作“三拖”，与褫同，拽也。晁氏曰“如拖绅之拖，徒可切”）。

鞶带，大带，命服之饰。男鞶带，女鞶丝，革为之。或者，设辞也。乾为衣，又为园，带象。乾君居上，变兑口，应爻巽命，锡服象。互离，朝象。应离居下卦之终，终朝象。互巽月窟，月初见，亦朝之终也。乾三言终，谓居下卦之中。变离互巽，此之终朝居上卦之终，与离巽应也。离居三，三象。需上三人，谓下乾三爻，此正需下，转而居上，特在相违卦中，故曰三褫。褫，夺也。坎为盗，变兑毁。褫，夺象。命服岂以赏讼？特设言耳。极言讼不可终也。言设若能胜，至受命服之赏，亦必不能常保，此即终凶之意。

《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纵受亦不足敬，况褫夺随至，其不可终朝明矣。

## 师

䷆坎下坤上

师，众也。地中有水，百川附地，众象。论德则内险外顺，险道

而顺行，师义也。论爻则阳处下中，五阴顺之，统兵象。五柔居上，顺而从阳，人君命将出师象。

师，贞丈人吉（子夏作“大人”，吴幼清从之，陆绩作“圣人”，不若“大人”为得），无咎。

坎险坤顺，坎水坤地，古者寓兵于农，伏至险于大顺，藏不测于至静，师象。贞者，二刚居中得正也。丈人者，老成持重，练达时务者。不得正则无名，不得将则黷而无功，今正而得人，故吉而无咎。

《象》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崔憬：毒，古毒字。毒，音笃，完厚也，从生母。莓音独，从草。《今考》：毒音笃。莓音育。莓，亥妹二音。莓音枚，莓音母，罪切）。

能左右之曰以。众，坤；正，坎也。众正，言为将者。王，言命将者。刚，才也。中，德也。言主爻也。应谓五信任专也。险，坎也，兵危事。顺，坤也，人心服也。才足戡乱，德足服人，故称丈人。崔憬曰：亨，毒也。莓毓育通，若作毒害非。行险而顺，民众顺从，故吉。师本有咎，吉故无咎。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百川之流，故有众象。一刚而顺抚众阴，故有容保象。一阳畜养众阴，与小畜一阴畜众阳同义，故有畜众象。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杨易》：“否”即否卦之“否”，“臧”即“藏”字。晁氏云“否”多作“不”）。

本卦五上为君，其余皆将。律，法也。号令严明，进退攻击，皆有法也。师初故云出，师出故须以律，若不律而不善，则凶。

《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失律，则否臧矣。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师中即刚中，六五中行皆此中也。将不刚则怯，过刚则猛，刚中则恩威并济，故吉而无咎。

**《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师中谓二，天谓王，承天宠，委任专也。锡以物，命以温语，是宠任，非褒功。怀，怀保。怀万邦，即群阴顺服。卦伏同人，上乾王象，下伏离，三象。互巽，锡命象，皆对应爻之象。

**六三，师或舆尸，凶。**

或者，设辞，变巽也。坤坎皆舆象。卢氏曰坤为尸，坎为车，多眚。伏离戈兵，失位乘刚无应，尸在舆上，故凶。以阴居阳，才弱志刚，无应不中，犯非其分，必致大败，此乘刚无援之象。

**《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

不唯无功，且大无功，乾称大，咎归主将也。

**六四，师左次，无咎。**

古人尚右，故右前左后，盖乾先坤后，故右乾而左坤。左次，谓退舍，阴居阴象也。夷四阴曰左股，丰三阳曰右股<sup>①</sup>，可知矣。四居上卦之下，故凡四皆有退象。阳动阴静，位次亦然。三居阳，四居阴，动静不同，故爻辞亦异。度不能进，完师以退，故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知难而退，师之常，恐人以退为怯，故云然。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杨易》以“言”作“之”，非也），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应在田之爻，故言田。坎中阳，上下皆阴，与小畜同，禽象。禽又取擒制之义，鸟兽寇盗，人所擒制也。坎为盗，禽害禾稼，故亦为盗。执者，执获。坤为众，互震，变艮手，众手俱动，执获象。言，声罪致讨也。长子指二，震象，又丈人也。在众尊之曰丈人，在爻象则为长子。弟子指六三，长之次也。六五用师之主，柔顺得中，不为兵端，下应坎盗，故为田有禽象。应敌兴师，利在执言，故无咎。论大象，二固吉爻，论五则二为敌应之爻，且有寇象。故利在搏执，而声其罪也。论命将则二又应五之佳爻，故又有长子帅师之说，易不可

① 股”，库本作“肱”。



为典要也。輿尸，来氏崔后渠取众主之说，谓参谋者议论不一。本义①亦作参以小人之说，果尔则帅师之长子为木偶矣。须知既言无咎，又言凶，原是一爻两象。五居尊位，下爻皆其所统，除左次无咎者不论，而怀邦之吉，輿尸之凶，则判然殊矣。将固人君所命，而得人则吉，不得则凶，故于命将爻中，兼发两义。长子即丈人，能帅师，则刚中顺应之义在其中。弟子次于长子，非丈人矣，故致輿尸之凶。贞谓五中也，阳先阴后，阳刚阴柔，阳胜阴负，故凶。

《象》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中行，谓二刚中而互震也。使不当，归咎于五也。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伏乾为大君，互震伏巽为命，命即开国承家之命。坤，国象。变艮有门阙，家象。功大开国，功小承家，开国原其始，承家要其终。上六师终，论功行赏时也。小人，坎盗也。勿用，震初也。是守成保邦之事，见当任贤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无私曲故曰正，乱邦与怀邦相反。

## 比

### ䷇坤下坎上

比，亲附之卦。水附地而不离，比象。五刚居尊，众阴比附，有一人统驭，万邦景从之象，故为比。

比吉，原筮（干宝本：“比原筮”，原，卜也。《周礼》：三卜，一曰元兆。《杨易》：“原”即原泉、原始之“原”，坎象水原也），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原，再也。《礼》曰未有原是也。比蒙皆言筮，而初与原异。蒙坎刚居内中，内则初之三筮所成。比坎刚居外中，外则再之三筮所成。蒙之包初者唯二，比之亲附者唯五。五在坤师皆称元吉，故此

① “本义”，库本作“旧说”。

亦称元。观不宁二句及《彖辞》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则原筮二字似当指五，然此以原筮指五，而蒙之再三二字，复何所指乎？且后夫之凶亦在上卦，何以为元？一曰原筮指二，谓独与五应。蒙之初筮指初，谓独为二包。元善指五，永贞无咎与后夫之后对举，即因不失其亲之义，指应五言，故蒙与比皆以刚中释之。是皆因刚中之爻，而觉初筮再筮之爻与他爻特异耳。元，善。永，常。贞，正也。既刚而中，吉何待言？刚中之爻正蒙比动用之主爻，此卦体所由定，条教号令所自出。若与诸爻相比，则有能发与不能发，能比与不能比之异，故《彖辞》遂一一分别言之。二固独应五矣，初三与二同为顺体，四既附五，又与二互为坤顺，莫不顺而趋上，故曰不宁方来。上之一爻独在五后，又不相承，故凶。凶与元永贞无咎相反者也。

《彖》曰：比，吉也（“吉也”之“也”，王肃本谓衍文，非也），比，辅也，下顺从也。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凶，其道穷也。

吉，比之吉也，与渐添也字同。辅谓下阴顺从，皆有辅佐之义。一说指四言，谓四独近五，下阴顺四，比于辅者以相比也。据比义而论，唯四为能比五，故文王言比吉，孔子特添辅字，明谓四也。原筮元永贞无咎，谓二也。刚中之五当权得令，四比而辅矣。从辅者又顺以相比，原筮之二又与之相应。四与二均有其吉，皆由不违乎刚中者致然，故总承之曰以刚中也。不宁方来，则初三皆在其中。上谓四居上卦，下谓下卦，后谓末后所成之爻，与原筮初筮，皆论爻也。据五而论，则上独在后，故曰后夫。当上下相应时，上亦宜在应中，不然则何云上下应也？然谓之后夫者，或亦观望而独处后耳。

《彖》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水附地，地顺水，物理之相比也。建万国，九五下临坤地。亲诸侯，五阳下抚群阴，人事之相比也。《彖》则人比我，象与爻皆我比人。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他<sup>①</sup>吉。

① “他”，堂本作“它”。

有孚，诚信也。比者，比于人也。比初贵诚，斯可无咎，又必诚信充实，自初至终，乃有他吉。他吉，谓意外也。二与五应，自内而得贞吉，今初五无应，比二而得吉，故云他吉。亦如损益之五二，切近主爻，故以或益为意外之益。缶者，土器中虚。坤，土中虚象。土德诚信。坎水流坤，初动成屯。屯，盈也，故盈缶。因诚信充盈，故知有终。因在内故称来，初在比中亦亲附之爻，特远五无应，却能比二。比也者，既久而不暂离之义。若使其后有违，安得云比？乃亦有始初观望，势穷力屈，乃始相比，其心不可谓诚。唯自初已然，方知其诚信，所以无咎。若使中路改易，曷云有初？唯自初至终无异，非极诚信者不能，故象以盈缶。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初非五应，但以初诚极至，比二而上顺，故有意外之吉。六以顺阳为美，阴德本实，赤子之心不失最初，故云然。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

内谓内卦，自内而比，不失己亲也。谓二五正应，二又居内，则亲象也。别于初在应外，四疏而外比者也。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当比之时，殊方异俗，尚有盈缶之诚，故自内者为不自失，本相亲也。

六三，比之匪人（王肃本下多一“凶”字）。

三不中正，不能择人而比，与五又无联属，而乘承应皆阴，故为比之匪人。匪，非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

悯之而凶可知矣。

六四，外比之，贞吉。

外谓外卦，外比谓从五，柔爻居柔，比阳得正，吉道也。本卦独九五为贤，二以正应比于内，是亲而不自失者。四以相近比于外，是疏而能从贤者。故皆贞吉。

《象》曰：外比于贤，以从上也。

五阳刚中正，故贤。居尊位，故言上。从谓四之分义当然。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郑本作“毆”），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比之者，比人也。显比，显然光明，听人之比己也。此二字为主象，下皆显比之象。五君位，伏离日，王象。三驱，猎也。离三数，坎马驾坤车，驱象。伏离网罟，互艮手持之，又且覆师，用众逐禽之象。虞翻曰背上六，故舍逆。据三阴，故取顺。不及初，故失前禽。煦按比五即师二也。师五田有禽，谓九二在田，两阴为翼，有禽象。师五动与二应，师二不动不变，禽象不失，故有禽。比五既动，阳变为阴，禽象不见，故失禽。未变者前，已变者后，故曰前禽。三驱，三阴比五而顺也。猎必合众，故于比象之。取者取而舍者舍，得失两无容心，正无私曲而光显之义。坤为邑为众，三四为人位，不诫即顺比之义，私属亦喻上意也。

《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顺，失前禽也（《易举正》：《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顺也”，今本误倒其句）。邑人不诫，上使中也。

不中不正，安得光显？前之三阴互坤为顺，上之后夫背阳为逆。顺谓比，逆谓不比，上使中谓阴之顺，上之五阳使之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阳资始，故乾称首，阴处卦终，又在五阳之后，有背去之象，故曰无首。阴以阳为类，得阳而始有所资，背阳而去，不得所资，又穷极将反，故凶。乾之无首而吉者，乾元既到亨时，万物皆得所资，此亨时之事，非元中之事，故无首吉也。此后诸卦皆以得阳为幸，无首则不得阳，故凶。凡卦之气皆自下而趋上，故初比二，二比三，三比四，四比五，五下四阴又顺以比五，乃上独背五而去又无所比，故《象》称后夫，而爻称无首。首与后对，不能为首，岂不后乎？无首而亦曰比之，谓在比中，五又比于上也。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

爻曰无首，《象》曰无终者。凡物必能有始，然后能有终。无首者，无始也，其在坤卦即丧朋是也。阴不得阳，不能有始，则不得所资，而含胞孕育之无基，代终之理已绝，故曰无所终。荀慈

明曰阳欲无首，阴以大终，阴而无首，不以大终。此言深合易理。盖阳欲无首者，欲其交阴而有所施，然后物得所资，而各有其始，此即用九无首之义。然慈明不释于用九节中，此用九一节所由仅作占卜看过。阴以大终者谓其得资于元，翕而受之，然后能发阳之用，无成而代有终也。阴而无首不能得阳之施，不以大终者既不能得阳之施，则无所翕受，而不能发阳之用，安有代终之理？盖阳欲无首，欲阳之交于阴，阴以大终，欲阴之交于阳。孔子赞元以大，至于用六，曰以大终也，便可知阴之始终于乾矣。故阳欲无首，而阴则必不可以无首。《周易》未经秦火，独赖占卜得以不废，未必非前古圣人，明知后世必有焚坑之祸，故隐其事于占卜，寄其妙于蓍龟，用得传大道于不坠。学者须细心体察，其妙莫详于《函书》，兹特其约之者耳。

## 小畜

### ䷈乾下巽上

小，阴也。畜，止也，养也。乾下巽上，以阴止阳，又一阴居四，五阳皆其所畜，以小畜大，故为小畜。又以阴畜阳，能系而不能固，亦为所畜者小，又畜之未极，阳犹尚往，皆小畜也。然尚往指阴不指阳也。

小畜（敕六切，古本一作“蓄”。《归藏》“小畜”作“毒畜”。陈应城引《韵注》：《归藏》作“育”。《杨易》音旭。郑本：畜，养也）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亨者，互离伏坎，心亨象。一阴而五阳附之，阴阳相得，亦亨象。二五阳刚居中，皆亨象。密云二句正畜小之象。互离伏坎，云象。兑，西象。乾，郊象。泽气蒸天，得坎半体，阴在天上为云，阴居阴故曰密云。巽风见离日为不雨。密云，阴物。西郊，阴方，皆谓四。因畜小故不雨，彖中尚往，与下降对，是阴之方行，非其既盛，故用一自字，以见尚往之为巽初。若雨则升极而降者，故上九穷极将反，乃有既雨之象。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柔得位谓六居四，释小也。上下应向谓五阳应四，释畜也。煦案卦上二阳，体同一卦，不宜言应，当是巽阴得位于上，而乾初健往于上者应之也，故曰下应。因应阴者方始有初，故有密云不雨之象，云固雨之初也。内健则果决，外巽则和顺，又二五刚中可以伸必为之志，故曰志行。健巽、刚中、志行是亨之故。尚同上，天气上而地气下，无雨之时则然。雨则阴升而上交于阳，升之极盛，始降下为雨。今阴虽离地，甫至天位，犹未全交于阳，故曰尚往。上往与下降对。西郊，互兑也。兑居下卦，四阴由兑而升，未至天位，故曰自西郊。明在方升，未到下降，故曰施未行，即未下降耳。风行天上，命未下颁故也。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风行天上，命未下行也。若天下有风，则诰命四方矣。风，巽也。虞翻以乾为德，离为明，伏坤为文，初至四，体夬，为书契。乾离照坤，为懿文德。煦按坤迷非文也，乾二天下文明。文德，乾象也。又大象离，柔来文刚，与贲同故也。懿，美也。乾粹精，巽和顺，皆美德。文德，德之见诸威仪文辞者。畜，聚也，德须畜，文亦须畜。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

初震爻，故言复，对巽阴言也。复有循环往来之义，故唯初爻可言，二之复，牵焉而已。复自道者，阴柔不能自主，故以比阳应阳为美，坤以交乾为得主是也，阳则可自主矣。爻独应四，嫌于徇阴，故以复之一字，离应而著循环之旨，又以为自具之道，明阳得自主耳。何其咎，阳刚独断，本无咎也。

《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

既复而循环不息之义，乃乾道之自然，义即道也。

九二，牵复，吉。

非震爻，何云复？因初为复爻，牵连而及故也。如云牵于初复

而升进耳，宜曰初从巽复，二从初复。巽为绳，两绳相引曰牵。

**《象》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

在中者兼上下爻，明牵复之义。亦者承初之辞，初阳刚正，不徇乎阴，得自具之道而不自失。此亦牵复于初，不自失也。

**九三，舆说辐（古亦作“輶”），夫妻反目。**

辐，轮也。乾为圆，又健行，圆而健行在下，辐象。变兑毁折，脱象。舆去其辐，则不能行。此卦爻爻有行意，故卦辞言亨。乾德上升，巽性善入，曰牵复，曰以邻，曰积载，皆行象。脱辐独象不行，以能畜之四在前，又应既处之爻也。下曰夫妻反目，便知是受制于人，非阳刚本性。大畜之輶与辐不同，輶乃轮旁系木，辅车而行，脱易设亦易，是有待而行，非不行也。虞翻曰豫震为夫，巽为妻，为多白眼，离为目，离火动，上克乾金，反目象。荀爽曰妻乘夫不正。互睽，反目不相视也。三四初时，阴阳比悦，及变兑口舌，巽不果多疑，又夫内妻外，妻乘其夫，三反见制，故反目。盖阳性上进，终不可畜，故小畜止畜得九三一爻。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男外女内，位之正也。今男内女外，妻乘夫，故不能正室。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马云：“血”当作“恤”。晁以道云：古“血”作“恤”），无咎。

大象离，互离伏坎，皆孚象。坎为血，为加忧。血去谓去其体之见伤，惕出谓出其心之见惧，谓坎象隐伏，又据变爻言也。未变伏坎，有血惕，即变成乾，何有血惕？此爻独为卦主，承五应初，又乘承皆阳，协助者多，虽乾金上进克巽木，宜有血惕，然与五阳合体为巽，巽性顺入以容之，阴阳相悦，若可伤而终不至伤，若可惧而终必无惧，故有此象。观《象》曰上合志，便知与上五阳，同为巽体，得五之助，故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五为坎爻，得刚中志行之亨。此伏坎有心亨之义，故曰上合志。若兼上二阳，则上爻不宜言志。且六十四卦中，不应不比者，何能为用爻之助？

九五，有孚挛如（“挛”，陆氏《释文》：力岍切。马云：连也。子夏作“恋如”，云“思”也），富以其邻。

五，坎爻，大象离伏坎，皆孚象。挛，缀缉也，相连固结之义。巽为绳，五变艮手，挛象。富谓四阴，有形可积也。五与四比，挟阴而有之，五之富也。三阳同德称邻，先天图乾巽相比故称邻。富字详具谦卦。邻字详见震上。月窟一阴出于乾，而乾体遂由以终。今巽乾合体，因此一阴能止下乾，故卦名取以小止大之义。能左右之曰以。虞翻曰以，及也。因乾性上升，仰承乎四，四固得而用之，今五挟四成巽体，四固积阴富有之爻，若五资四之富，以及比邻。凡四之所用，五皆得而用之者然也，故曰富以其邻。荀爽曰，五以四阴作财，与下三阳共之，故曰不独富。观此之富以其邻，指四阴畜乾而言，故知四之合志，断指五之一爻。

《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

以此一阴与下三阳共之，故曰不独富。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晁氏曰：卜、京、虞皆作“尚得”），妇贞厉，月几望（讹作“近望”，孟、荀、一行本作“既望”），君子征凶。

畜极变坎，故雨。处，止也。巽性既进而退，巽风吹散其雨，既雨既止之象。尚同上。尚德载，三阳为德，互伏坎，下乾为舆，变坎亦为舆。上变需，与三人同义，皆指下乾。乾为德，德载谓积三阳而载以上往，故曰尚德载。大有大车以载，积中不败相同。载字便兼积义，因此卦所畜本小，故至穷极之爻，而曰德积载，言其多也。与大畜何天衢相似，亦如通卦，言密云不雨，至上而言既雨耳。天下可积而载者，唯文与德，故《象辞》遂兼言文德，便是畜义。此言德，不言文，小畜所重止在德耳。巽妇畜乾夫，以顺为正。今坎成巽坏，失巽顺而为险陷，危厉之道，故始贞而今厉。互离日变坎月，巽伏震互兑，震东兑西，日月相望。煦按望谓乾也，月必至望，始见三阳纯乾之象。几，近也。谓望前之近望者，为兑阴之终，即乾先三之始也。望后之近望者为巽阴之始，即乾后三之终也。此义自具先天图，亦犹夫德积载。三人来全为下乾立象，《易》言几望者三，皆不离兑巽，

归五下兑互巽，五又变兑，阴终而又始，故言几望。孚四上巽下兑，其阴一始一终，故言几望。阴之始终必交于乾，故此卦借月以言乾。三阳故称君子。畜至德载，则所积已重，变坎车，应兑毁，则载之者难，故征凶。亦如讼彖舟重遇风之说，因此卦亦有天水之爻也，变坎为狐疑。

《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坎习积象，坎为狐疑，此是畜之极处，故添积字。当积载之后而言征，坎與巽舟，载重而遇兑毁，安得不疑？

## 履

### ䷉ 兑下乾上

履在下而人所践履者，又礼也。礼以下人，故以履为礼。此卦两体，一柔居下卦为用，故通卦皆取自下奉上之义，而自上乘下之义反轻，非用爻也。天尊于上，泽卑于下，履象。内和外刚，礼严而和，象伏谦。谦用爻亦在下，故曰谦以制礼。杂卦曰履不处也，故爻爻皆有行义。

履虎尾，不咥人，亨。

虎兑象，以柔下刚，则在上者蹈藉乎下，故曰履虎。兑象和悦，三乃末爻，故曰尾。伏谦，谦之下艮，亦曰尾也。所履者和悦柔顺，故不咥人。虽以自上履下为义，而和悦柔顺中便含礼意，《彖辞》所由有以柔履刚，悦应乎乾之说，此与讼初旁通。履虎即小有言，不咥即终吉，皆先后相悬，凶吉异等之象。上履下而下委婉，两无违忤，故亨。

《象》曰：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陆绩作“疾”），光明也（自“刚中正”以下，杨俱改入《文言》）。

柔履刚，即柔下刚也。履即冠履之履，与大象同，如云礼下于人耳。为用爻在下，和悦恭顺乎上也。悦而应乾，有何违忤？故《象辞》有上天下泽辨定之说，为用爻在下耳。因其悦而上应，故乾之乘

藉乎此者，自无危机所由不咥而亨也。因履刚悦应，上得安处其位，故又有刚中正，履帝位不疚之象。向来但作践履说，误也。盖履刚悦应是就兑之悦应，而见仰承之无忤，履虎不咥，是就乾之下蹈，愈见和悦之感也，皆明亨故也。刚中正指五言，五帝位也，即《象辞》上天之义。不疚者悦而在下故也，总为用爻在下也。光明为互离也。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

天尊泽卑，重下泽，不重上天，为用在下卦也。泽安于下，得恭顺事上之道，故谓履即是礼。辨上下以严天泽之分，定民志使安上下之常。然但曰定民志，不及上字，则用柔益明。

**初九，素履，往无咎。**

素，白也，亦为平素，犹常也，即不饰不雕也。阳下居初，未为物迁，故称素履，犹云洁素平常之礼。礼贵善下，在下故往无咎。往，阳德也。此卦阴在乾下，有似乾人之足，故爻皆言行。

**《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无应无比故言独，即比卦应外之说。素谓在下居初。凡物皆始微末盛，始小末大，始清未浊，非中爻，故言愿不言志。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变震足，履象，又为大涂，坦坦象。道本四达，居中而可四达，故言道。居互离之下，故言幽。二，人位，故曰幽人，与归二幽人同。在下得中，故幽人贞吉。二与四同，二坦坦，四愬愬者，二中四不中也。二五皆中，二贞吉，五贞厉者，二刚居柔，五刚居刚也。阳处阴位，得谦而在下之礼，故六爻皆阳处阴位为美。

**《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中德在内，则见内重而外轻，故中不自乱，谓无应而不失中也。爻变则震动于下，艮止于上，而中仍如故，故为不自乱。但曰中，则幽人贞三字，皆释之矣。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互离，目不正，遇兑毁，眇象。伏震足，动于乾人之下，不正，遇兑毁，跛象。侯果曰三兑爻，互见离巽，离目巽股，体俱非正，虽能



视，眇目者也，虽能履，跛足者也。仲虎曰归初跛，不中也。二眇，不正也。此并书之，恶不中且不正也。三人位，正居兑口，乾人之足，动于虎口，啞人象。互离兑，水火相形，巽兑金木相克，亦啞人象。三变，六爻皆乾，以兑悦离文，变而刚猛，武象。三，人位，武人象。阳大阴小，阴变阳，大象。变乾，大君象。乾动而有为，为于大君象。《周易》无闲字，诸解竟说为君，置于字不论，非也。况五君正位于上，一卦中岂有二君，当知此即或从王事之爻，缘经文之事，非纬武者所能。今大君之事，武人竟欲为之，是即眇视跛履，妄作妄为，履虎之象也。盖阴柔之才，本宜守分，乃居刚志刚，变刚应刚，亦妄而已矣。

《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啞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不足者，阴人之才。不当者，柔居刚也。爻以位为志，志刚言妄而不安分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马融作“虩虩”）终吉。

三为用爻，四上乘之，故亦称履尾。愬愬，畏惧貌。四乘柔居柔，而上逼至尊，故以恐惧而致终吉。三才柔暗而志刚猛，故触祸，四才刚猛而志恐惧，故免祸。

《象》曰：愬愬终吉，志行也。

此震爻，变亦互震，故言行。互坎伏离，故言志。志行者，柔顺以事刚决之君，得行其志也。初独行，远君也。四志行，近君也。

九五，夬履贞厉。

夬履，皆乾兑相易，在履而当夬位，所履之卦，又见夬象，故称夬履。夬，决也。慨然以天下为任，主张太过也。《彖》言全象，见其刚中正，故善之。爻专言五，动变成离，则又明燥而愈夬矣。

《象》曰：夬履贞厉，位正当也。

位当而亦云贞厉，伤于所恃也。又下卦悦体，因悦而成夬，故兑之九五，亦云位正当。

上九，视履考祥（郑、陆、晁氏皆作“详”），其旋元吉。

此与在下之用爻相应，离目当履位，故云视履，谓行路而看足下也。考，成也，作稽考亦可。祥，善也。变兑和悦，故言祥。蹶趋冥行，常多蹶蹢，今视其履者，欲成其善也。乾德健行，亢当有悔，将复之爻故言旋。旋，转也，行之圆转也。视履以成其善，故行之周回处，无不善而吉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大即元，庆即吉，乾故称大。此卦亦具天火之象，故言大有。以火照天，何所有之不见？此卦居阴者固佳，应阴者更善。



## 周易函书约注卷四 周易上经四

### 泰

#### ䷊乾下坤上

先天，乾坤正位而始终之。后天，坎离正位而始终之。后天即先天之交，乾坤之二用也。《上经》发乾坤之用，河图先天之妙也。《下经》发坎离之用，洛书后天之旨也。天处地位，地处天位，交象。泰，通也。泰在混沌时，否则天地定位在两仪之候，故泰先而否后。

**泰，小往大来，吉亨。**

小，阴。大，阳。往来，以内外言。卦爻将成，来必在内而始克有初。内爻既成，往必出外而各成卦体。阴外故小往，阳内故大来。先言小往者，阴阳之理流行不息，小者不往，则其位不虚，而其来无地。刚健发越之性既来于内，则万物之资始有基，故吉而亨。亨者，健行之性，不终秘也。其不具四德者，泰在天气既施后，故不言元止言亨，仍未到资生时，故不言利贞。

《象》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杨自“内阳外阴”下改入《文言》，余卦“天地日月四时，圣人万民万物”之类，杨俱改入《文言》）。

天地以气交，上下以心交，阴阳以气言，健顺以德言，此造化之小往大来。君子小人以类言，此人事之小往大来。内外释往来。阴阳健顺，君子小人，释大小，而吉亨已在其中。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财同裁，五阴故称后，道言其用之广大，宜言其用之当然。因天

道流行，而裁为春夏秋冬，因地道广远，而裁为东西南北，皆裁成之，使不过也。春生秋敛，合天之运，高黍下稻，相地之宜，皆辅相之，赞其不及也。左右，经纬错置之义。左法天旋，右法地势，扶植以遂生，辅翼以复性，俾如天地之通泰也。乾坤之后，屯作君，蒙作师，需饮食之，讼刑政以治之，师武以戡乱，比文以附众，至富教全而文德懿，礼教行则泰运成矣。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郑本：“茅”音苗。“汇”，古文作“𣎵”。董遇本作“𣎵”。又傅氏注云：“汇”，古伟字，实当作“𣎵”），**征吉**。

此震爻，中互震，变巽阴木，故象茅，在下故象茹。茹，根也，下动故象拔。三阳同类，流行不息，故象拔茅茹。此与六五归妹皆兼互卦言象也。汇同蜎，以其类多，故借为类字。一曰草木𣎵字貌。言拔动一茅，根茹相连，同类而起。征，震爻也，与四之行同，自下升上，四顺应而不违，进皆得志，故以其类征吉。

**《象》曰：拔茅连茹①，志在外也。**

志由震动而见，外由四应而见。

**九二，包荒**（《石经》：“包荒”“包承”“包羞”俱作“苞”，郑本作“𣎵”，水广也。虞曰大川也。郑玄读为康，云虚也），**用冯河**（冯、凭通），**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来氏以包为包初，以亡为亡初。乌知两物各异，始可言包。若阴与阴、阳与阳，同体不分，何能相包？蒙与姤皆阳包阴也。又必外可包内，内不可包外。内与内何能相包？当知卦爻各有主象，其下物理人事无非释主象而已，详具原爻②。荒者，坤地旷邈之形，又草木附地荒秽之象，若八荒大荒是也。乾阳居中，坤阴外包，九二又属中爻，是生气含蕴于坤中之象，故曰包荒，如云为荒秽者所包耳。此二字主象已完，下面人事物理无非包荒之义。二坎爻，变又互坎，故

① “连茹”，通行本作“征吉”。

② “原爻”，库本作“函书”。

象河。乾健，利涉大川，故象凭。不遐遗，即不我遐弃，遐谓相隔远也。不遐遗，谓五应也。变坎尽处，方为六五，以健升之性，赴必应之爻，故为用冯河不遐遗。健行之性，不能停蓄，故有朋亡得尚之象。尚同上，中行指五，朋本相资得助之称，此则谓三阳相连也。朋亡者，绝类而行也。二变离成乾坏，故朋亡。上者，乾之升性也。通象全言应五，故包荒二字，先即据坤言主象。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略中三句，独以得尚句承之。可知主象之外，止是一义。上面提包荒，下独以得尚自承之，可知下段全是包荒之义。大，乾德。光，变离也。玩光大二字，可知朋亡便具中德无私之义。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杨易》《古易》用“无平不陂”，《程传》从之。今《易》用“无往不复”，《本义》从之。宋衷兼用二句），**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陂，倾邪也。平陂以地形险易言，往复以天气往来言。爻本乾坤相际，故先列乾坤两象，以寓必合之旨。然在乾三，只以无往不复为主象，因与坤接，故先言平陂引起之。下三句皆相接之象，无平不陂，险者由易者相形而见，则地不可以一形拘矣。无往不复，乾德循环不息，则天不可以不迁论矣。乾德上升，天与地接，故云然耳。艰与屯难同义，刚柔始交也。贞，正也，阴阳合德，何邪之有？恤，忧。孚，信也。更革之际，乾惕君子，当有一番震惧，故曰艰贞无咎。然阴阳得类，自必契合，故曰勿用忧恤，其必孚也。坎离，天地中交也，此正天地中交，故皆言孚。互兑变兑，食象。食有形，坤象。饮食自外入腹，所以养内，兑口承坤，故象之。《礼》曰“饮以养阳，食以养阴”，食为阴象明矣。无坎象，故不言饮。勿恤二句即无咎也。其孚言坤之不违，于食有福言乾得坤而有助也。向作泰终否来说，竟以坤卦为不美矣。无坤何由成泰交乎？如使泰中可言否，否不可废乎？泰三便可言否，否三何不言泰乎？甚矣其误也。

**《象》曰：无往不复**（《古易》《释文》用“无平不陂”），**天地际也。**



不举无平句，重主象也。不举艰贞三句，义在无往句中也。诸爻《小象》皆是如此，非略也。上与坤接，故曰天地际，与坎四刚柔际同。三四为内外之交，俱从相接起义，此通例也。

**六四，翩翩**（古作“偏偏”，《释文》作“篇篇”），**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此与三皆天地之际，故各说相际之理。互震变震，有动象。翩翩如需之三人，谓三乾也，此二字为主象。坤有形可积故言富，《系辞》以富有言坤是也。不富者下邻三阳，为翩翩上往者所变，不成坤体。邻，比接之称。阴为阳变，阴之所挟不能自保，揆厥由来，实由邻起，故曰不富以其邻。《小象》失实，即不富也。四已变震，并上二爻皆不成坤，故曰皆失实。富字邻字，详谦卦。皆字谓三阴合德于乾之旨，但变一爻，皆不成坤，观此则阳虚阴实可知。向拘阳实阴虚之说，据此《小象》，亦可云失阳乎？不戒以孚，见不颁戒令而已孚信，明阴阳契合之妙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郭京《举正》作“反实”，《全书》从之）。**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阳妙于神，阴妙于形，故系以富有称坤，今云富实殷实是也。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中互震兑，归妹象。五帝位，震亦称帝，坤本纳乙，坤而下顺，故称帝乙。上柔顺而下从刚阳，所由称以祉元吉。震长兑少，故称妹。五应二，妇人谓嫁曰归，故言归妹。祉，福也。以祉，以此得福也。此全据中互以立象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中，中德也。阴阳交泰，乃其所愿，故二尚五归，一往一来之义。二中行，五中以行愿，正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四与阳心相契，故曰中心愿，下嫁则见诸行事，故曰行愿。

**上六，城复于隍**（子夏作“惶”，姚信作“湟”），**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坤土变艮土，离象中虚外围，故象城隍，城下沟无水称隍，有水

称池。坤既变艮，则为径路门阙果蓏。城上有径路，于门阙又生草木，则城倾圯。复隍象也，穷极将反，故象复。复者，因其本下而言也。无平不陂是由平而陂，谓乾终而接坤。城复于隍是陂而复平，谓坤终而接乾，与无往不复之三应，故亦言复。此四字主象也，下三句则处将复之道也。坤为众，互震变离为戈兵，师象，谓兴兵动众以服之也。变艮止，故言勿用。师，险陂象。勿用，平象，仍是复隍之义。震为笑言，互兑口，告象。兑覆巽，命象。命出于天，乾在下，故言命。坤为邑，自邑告命，由近及远也。贞本坤德，厉与乾悔同义，穷极将反也。吝字不止羞义，阴道收敛，到得穷时亦愈俭嗇不中礼耳。此象止是泰道将终，去阳最远，其志将有不同，惧其强合，故曰勿用师。然同体中有不戒而孚之四，有中以行愿之五，虽不克骤相孚契，犹可藉以传言，故曰自邑告命。然不能强命<sup>①</sup>，而徒以言传，虽所持甚正，嗇亦甚矣，故曰贞吝。

《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杨易》：“乱”，古“治”字。）。

坤本安静，静中之动，故以为乱，与龙战相似。

## 否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俞琰读“不利”句，“君子贞”句）。

否、履、同人、艮四卦之辞，皆连卦名。匪人同比，指小人说，谓非同类也。故下曰不利君子贞，对匪人言耳。匪人得志内据，持正之君子曷利乎？互巽行权，故不利贞，总由阳外而阴内，故下曰大往小来，俭德辟难正为此。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sup>①</sup> “命”，库本作“合”。

阴性静而居内，有盘据象。阳性动而趋外，有散越象，故曰不交。泰言志同，此云无邦，见人志不同，必至离散乱邦也。坤邑，邦象。坤先迷，无象。阳性上达，外往而不顾其下，故无邦。据乾之违坤而立辞，《易》为君子谋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虞作“不可营”）。

圣人立辞，《彖》《象》卦爻皆是一义，自来各说道理皆非。俭德，俭约其德，敛其道德之光也。坤吝嗇，俭象。辟难，辟匪人之祸也。三阳在外，乾为远，互巽而见遁，辟难象。禄谓坤阴有形，凡食货财赋皆象之。不交，从上下分处说道理。不可荣以禄，人不得以禄荣之。坤阴趋上而日进，有欲荣以禄之象。乾阳趋外而日远，有不可荣以禄象。此又兼两体说道理。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泰初震爻变巽，否初巽爻变震，故皆象茅茹。贞者，上有九五刚健之君，三阴牵连，志在乎君。从阳应阳，所由正而得亨。泰言征，乾阳之动用。否言贞，坤阴之静体也。

**《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

泰否茅茹，皆从初字立象，有初则必有继，茹而有汇并及其馀也。志在君者，初在下之义也。坤体卑贱，初又居下，下之所承，故以为君。泰言外，否言君，泰五不若否五刚健中正，故泰则统论上卦而目为外，否则专论九五而称为君。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包承，主象也。泰为交卦，则兼上下而言义。否不交之卦，则包承自是两义。包非亲内之辞，乃外而不内之辞。乾外坤内，乾动坤静，故象包。乾上坤下，乾尊坤卑，故象承，坤之乃顺承天是也。小人吉，大人否亨，皆包承义也。小人得志于内，君子略不之较，故小人吉。君子在外曰远，故否而亨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

不乱群是君子不乱于小人之群，可知否亨全说外乾，全是不交。

不言小人，《易》为君子谋也。不释包承，便知下二句即具包承之义。泰卦爻爻言交，否卦爻爻言不交，爻本于卦也。凡卦辞爻辞，皆有主象，如小人二句即说包承是也。

### 六三，包羞。

处群阴之后，与阳最近，阳外故为阳所包，阳外之而犹亲之，故可羞。此二字爻义已完，不更添一辞，所由知包承亦主象也。其小人二句，特包承中义耳。三阴皆内，三独亲阳，若小人之饰貌以匿君子，君子包之略不介意者也。又若穷凶极恶，敢于犯正，阳独外之，犯而不校者，然二者皆可羞。凡人果相契合，劝善规过，必当明正其辞，若或外之，则是之与非皆含糊混过，故以包为外之之词。

《象》曰：包羞，位不当也。

与二同包，二曰承而此曰羞，与阳近也，故以为位不当。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畴”，郑作“骂”。杨“离”与“罹”通）。

互巽变巽，命象。命由天出，居乾下而见巽命，若命令下沛者然，故言有命。向作济否之志得行，又以不极其刚为无咎。据此解说，上有刚健中正之五，下有奉令承顺之四，又有下沛之恩令，泰交之盛不过如此，顾犹称为不交之否，何耶？当知否是不交之义，凡阳皆具外扬之性，此爻近与阴接，全说亲比无交之义耳。俭德不荣以禄，正为三阳而言，开口先说有命，命由天定者也。便知此爻独以义命自安，故离下而上，离内而外，离坤而乾，绝非众阴混浊，随波逐流者比，故下曰畴离。畴，众也，指下三阴。离违而去之，以命自安，何咎之有？畴离从有命中出，祉从无咎出。如以离作罹字解<sup>①</sup>，则有命二字便有俭德不荣禄之意，有何咎尤？畴离祉者，听众人之安享其福而已不与也，皆违阴之义也。《小象》说志行，即畴离之义。行，震爻也。志由行见，又以爻居否中，与泰中心愿也之爻同也，愿与行，交不交分矣。又因卦有遁象，中互艮止，爻变又为重山，是真有天命俭德辟难而无咎者也。坤阴静镇，乾阳动升，故在内则趋而上交，在

① “解”，库本作“改”。

外则发而散越。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行即辟也，在卦中故言志，唯有行所以能离，不知天命，乌能行而辟乎？凡两卦相接，皆说相接之义，爻相比皆说相比美之义。此爻既与坤接，而却居上卦，即乾四进无咎之义，故言行。五之休便从行来，非志大行之说。唯有在先之行，所以有在中之休。休，行之既倦者也。凡爻难解者，宜证诸《小象》。《小象》难解者，宜证诸爻辞卦辞并及《大象》。又必前后互参，不相违悖，始得真解，读《易》者不可不知。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马、荀作“包桑”）。**

休谓置诸度外也。安于所辟，恒若不知有否，故为休否。处乱世者患在知有乱世，尝欲拨乱反正，故不免小人之忌。休本行来，四居乾初为震爻，故言行。五居乾中，前不为行，后不为倾，故言休。此敛华就实，沉几观变，绝不介意者。因不知有否，此大人之所由得安其位而获吉，即不犯小人之忌也。因二应包承于下，故此置否于度外者，即以为大人之吉。其亡其亡者，心辞也。能休者必有其故，因常有其亡其亡之惧在其心中，故能因否而休，得安其位，而有系于苞桑之固也。人依木息为休，互巽木，五居上，休象。二居巽下，巽柔木，柔象。变离互坎为丛棘，苞象。一说言休又言系，为二应也。唯阴最易干阳，必有系累之惧，乃有危亡之戒，而获所安是惧由系生，安由惧得，盖五之休即二之承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下不为行，上犹未倾，其位中正，既安且固，故为大人之吉。正当谓得中也。然休否其亡之义皆在其中，故不另释。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倾，覆也。否如不终，乌云否亨？故孔子曰否终则倾。穷极必返之爻与复隍同义，向谓否终成泰，非旨也。此革故之说，非鼎新之说也。先否，本卦之体也。后喜，否倾之故也。变兑故喜。

**《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此为上乾之终，故说出天运循环自然之理。

## 同人

### ䷌ 离下乾上

乾坤初辟，有水无火，交泰之后，有火无水，至坎离而上经终。

同人于野（古作“𡔷”），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同人，与人同也。天在上，火炎上，乾为人，与天同，故曰同人。二得位得中，上应九五，其义也。又一阴而五阳皆欲同之，亦同人也。闭户隔绝，曷由能同？若涉之畛域，同亦有限。乾象广大，一阴同之，故曰于野。野则旷远，无私，无畛域，故亨。互巽伏坎，以健而行，故利涉大川。内明外健，主阴中正而有应，故利君子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虞本不作羨文，郭京删此三字），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二柔为主爻，柔处二，故得位得中。应乾谓五，二五皆人位，相应故曰同人。乾体广大，在外故言野。以内同外，故同人于野。巽舟遇风而健行，伏坎为川为通，乾为大，大而能通，故利涉大川。乾行，谓用之健也。主离应乾，则是离体而乾用，故言乾之全体，非论一爻也。向作主乾，又作济险说，非旨。知野为乾，则同人于野，必非乾。知大为乾，则利涉大川，必非乾。文明，离也。以，用也。健虽乾德，说在文明之下，因主离而言用耳。凡卦皆内体外用者也。中正谓二，应谓五，在二故言君子，与九五异也。不先言健，不先言应，而先言文明中正，主阴之辞也。文明以健，则无暗昧柔靡之私，中正而应则无邪僻孤行之患。正，贞也。不言利者，健则能利之故，应则获利之效也。通者，乾之亨也。伏坎为通为志，离在乾下，故曰天下。居乾下而中通，故曰通天下之志。此总释亨利贞三段，以发明能通之理。下君子兼正字在内，又明亨利之故，皆得位得中所致，而归功于贞也。

《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离本乾体，坤阴再索而成离，故后天之离位先天乾位，言不异也。乾之归游入离，离之归游入乾者，此也。火由天出，天火同为一起，又当人位，故曰同人。辨类非同也，然类其族之异，所以致其人之同。辨其物之异，所以合其人之同。《西铭》言分殊，正要知理一耳。张子曰“不有两，则无一”，此旨也。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

变艮为门，于门谓出门外也。门外非野，然门内私而门外公，是略同而未大同者。上无应，故止曰于门。

《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出门，明不内也。止曰出门，为在初也。谁咎者，人之同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卦爻之动，阴阳互变，然阴静阳动，阴无阳有，阴暗阳明，故阴又以得阳为主，主即宗义也。离二之阴索乾而成，其体乾体，其位乾位。凡本支流衍，始克称宗。今坤索乾二，变为阴爻，逮于阴变，又复乾体，阳为阴主，故曰宗。此兼五阳而言。然乾阳开舒，坤阴俭嗇，一阴同五阳，二又变阳，是得主而复乎其位，故曰同人于宗。乃应止九五，亦已狭矣，而俭嗇之性又因开舒之五阳，相形而莫由自掩，故曰同人于宗，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侯果“吝”字断句）。

因同阳而嗇形以著，若有所操以自致者然，非所同之过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伏坎为隐伏，互巽入，伏师，离为戈兵，戎象。巽阴木，莽象。巽又为高，二阴本为坤土，三变互艮，陵象。三在二上，故为升高陵，震二亦同此义。三，离数。兴，发也。伏戎于莽，恐九五之见攻。升高陵，将敌五攘二也。对五言，三在下，故曰伏。对二言，三在上，故曰升。总因五阳皆欲同二，三亦欲同者也。三刚而不中，二本有正应。据理则三①非正应，理不直。据势则五居尊位，势不敌。所以三年之

① “三”，库本作“二”。

久，终不发也。

**《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

三与乾接，故为敌刚，恐人误为攻二也。行即兴也，安行者揆于理势，不急不暴，俟时而动也。此爻变震，有巽艮两象故也。

**九四，乘其墉（郑玄作“庸”），弗克攻吉。**

四与下离接，在上故言乘。离中虚外围，墉象，与解上泰上同义。三四皆争夺，故不言同人。三恶五亲二，有犯上之心，四恶二比三，有凌下之志。四不中正，非应而欲同二，三为二墉，故有乘墉攻二象。然以刚居柔，去二又远，故有自反弗克攻之象。因欲攻而致困，因弗克而弗攻，所以有反则之吉。

**《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义即理也，则即理之法则。困，穷也。爻变巽，为进退不果，故有攻不攻两象。乾四之进退，亦是如此。弗克何以云义？盖二内四外，三为二墉，四乘三欲同二，故曰乘墉。非本然之契合，故断以义而弗克也。弗克即不攻也。弗克而犹乘，所以致困。弗克而归于义，故为困而反则。乘谓在下卦上，反谓在上卦下。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火无定体，离之歌嗟，出涕沱若，中孚之泣歌，与此皆离也。先号咷者，六爻未变，离伏坎为加忧。五之同二，隔于伏戎之三，乘墉之四也。后笑者，爻变互兑，悦也。旅卦由兑悦变小过灾眚之凶，故反此。用大师者，三伏莽，四乘墉，非大师岂能克？本卦伏师，爻变离伏坎，用大师象，故先号咷。克相遇，故后笑。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中直即中正，见隔于三四而致号咷也。然以中正相与，则相同后笑之理皆具矣。克谓克三四，克而遇，故后笑。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国，外郊；郊，外野，皆旷远意。于野言卦之全体，无所不同，故亨。于郊止言外卦之上，谓无可与同，故止无悔。此亢悔之爻也。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无人可同，则无以通天下之志，故象于郊。志未得与通天下之志相反。主爻言宗，阳为阴主，最亲之辞。郊远而不内，是外而疏之之辞。

## 大有

### ䷍乾下离上

大有，所有之大也。火在天上，万物毕照，所照皆其所有。众阳尊趋五柔，诸阳皆五所有，是五阴小而所有大也。

### 大有，元亨。

天地间所有原不可量，莫不资元之亨以有其始，故谓大有为元而亨。元亨独见此卦，正谓离五由乾五一亨而出。乾亨其五，正乾元用九之候，故为元之亨，而不及利贞。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柔尊而上下从之。阳大阴小，所有皆阳，故大有。内体外用，释卦皆先体后用，故此卦先刚健，而同人先文明。上下应，众阳应五也。应天时行，五下应也。内健外明，动与天应，故元亨。

###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火在天上，善恶毕照。遏扬者，明健之用也。休，美也。天命之性有善无恶，遏扬皆顺天休命也。顺天休命即应天时行。命何云休？乾象言天命之性而归诸太和，《文言》明率性之道而始于长善，和而善，故休也。乾始之美利此休，坤五之美在其中亦此休。乌有恶之可言？故遏与扬皆所以顺之。

###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此即同人之上，同曰于郊，同而不同者也，有曰无交害，有而不有者也。同居乾上，故言悔。有居乾下，故言咎。害者，害我之大有也。离为戈兵在前，害象。故睽卦离在前，曰见恶人，夬二变离，亦曰莫夜有戎。今乾金遇离火，故有害。去离远，故无交害，言非应也。三与离交，则小人害矣。匪咎者，人来害我，非

我之咎。若因匪咎处以易心，受害必矣。故唯艰为可以保大有而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无交故无害。

**九二，大车以载**（陆氏《释文》曰：“车”，王肃“刚除切”，子夏、蜀本“车”作“舆”。《杨易》按：后汉时，“车”始有居音），有攸往无咎。

乾为大，为圜。乾德健行，圆转不息，故象舆。坤载物，故亦象舆。第乾舆多说行，乾健行也，此之攸往是也。坤舆多说静止，剥之得舆是也。应阴故象载物，乾上应阴，故象大车以载。

**《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

阳多言积，健行不息为时久也。坤之言积，亦曰非朝夕之故。畜有皆五阳，乾皆在下，故两卦皆言积载。积中者，阳中应阴中也。五之交孚，言应也。乾金离火，宜其败坏。乾而中，则积之于中，故不败。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本义》曰：古“亨”“享”通），小人弗克。

亨，通也，不可作享字说。三与离接，以金遇火，本有通义。然大有主阴，三为四隔，故止曰用亨，犹是愿通之说。此卦诸阳皆为阴有，三独阻四，若小人持兵害之，不克遽通者然，故求通也。盖有之四即同之三。三伏戎，阻也，故皆言弗克。同<sup>①</sup>以上侵下，故曰乘墉，有<sup>②</sup>以下责四，故止曰小人。三变睽，舆掣牛曳，即小人之阻也。因阻求通，故言用。弗克者，因九四之小人，阻而害之，不克遽通，故求通是一义。三在有中，终为五有，故四之小人终不能阻，言必通也是一义。《小象》言害，不及弗克，正以明用亨之故。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因小人害，所由弗克亨而用亨也，亨则小人弗克矣。周公之无害，初远于四也。孔子之小人害，三近于四也。

① “同”，库本作“有”。

② “有”，库本作“同”。

九四，匪其彭（子夏作“旁”，虞作“尪”。四失位尪折足，故尪），无咎。

彭，鼓声，又盛也，言声势之盛也。火动则有声，故象歌泣。震动亦有声，笑言哑哑是也。四变互震为鼓，彭象。大有变大畜，盛象。艮止，匪其彭象，言不极其盛也。四在同人曰伏，曰不兴，曰安行，皆不极之象。一阴而有五阳，四独比阴奉阴，而下据三阳，则五阴之有皆四之有，故盛。变艮止，不极其盛。故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晰也（郑本作“明辨遯也”）。

晰，明貌，离明象。明辨者，辨其所居之地，乃别嫌多惧之地。辨其所遇之时，乃盛极将衰之时，此爻似郭子仪。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孚谓中实，交言应二也。五以诚感，二以诚应，阴阳相得，自然孚契，故曰厥孚交如。若作五阳交一阴，则孚字是言五之中德，明所由成交之故耳。故《小象》谓为信以发志，威五居尊也。离多言如，亦从阴柔见出，若阳刚居五，自然尊严，何待言如？因五体文明，其德中顺，居刚而不用刚，五阳又尊而顺之，故以为威如而获吉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诚能动物，一人之信，足以发上下信从之志。易而无备者，凡人机心深刻，过于防闲，则易生嫌隙。又或纯用其刚，不本中诚，则亦属面从，决不能感发众志，成交如之孚。唯平易而不防备，则以我之诚信感彼之诚信，以我之和易彻彼之周防，故得上下信崇。尊于位而大其有也，此为大有主爻，不可以应二作任贤说，亦不是戒词。若作戒词，便当曰威如则吉，不当曰威如之吉。观威下用如字，岂应全说作威乎？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六五有其大有，上为五所承顺者，则五之有皆其有，五之孚皆其孚，五之顺皆其顺，自然而致，非由人力，故以为自天佑之。夫群阳孚信于五，五又承顺于上，上非贤，曷克致是？所以谓为

尚贤。以上乘五，故云履。履，行也，变震故也。信虽指五，自上而言履信，只如云行信耳。思之为言，明本非顺上者也。因所履而有，故以为思。子瞻曰信顺上贤，皆五之德，上特履之耳，是以不见致福之由。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佑也。**

言皆天助，非人力也。居天位，故言天。又因下乾亦在顺阴之中，故云然。大畜上九，有乾在下，亦曰何天之衢。

## 谦

**䷎ 艮下坤上**

谦者，有而不居也。山高而屈居地下，谦象。止于内而收敛不伐，顺于外而卑以下人，谦义。

谦（《归藏》作“兼”。《杨易》云：子夏作“嗛”。晁氏曰：按篆文无“嗛”字）亨，君子有终（《说苑》引“君子有终吉”。《韩诗》云“能以此终吉者，君子之道”。徐锴云“谦犹嗛也，引《易》之“嗛嗛”即“谦谦”也，可证《大学》“谦”“慊”声义本通”）。

君子谓三，详乾卦。艮得乾终，艮终万物，故有终。乾下交坤，天道下济，故亨。交于三爻，故有终。又山高地下，以高下下，谦象。亨者，嘉会之礼。自贬以尊人，唯艮之坚固，坤之柔顺，乃克有终，故君子之人有终也。终是送得到底之义。

**《象》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亏”，马作“毁”），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福”，京房作“富”），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济，施也。下卦地位，乾三一阳居之，故云下济。三在下卦之外，阳德故光明，本笃实辉光之爻，为其生成万物，化育昭著，不可掩也。大象坎，互坎震，伏离，日月震动，故光明。下济，天亨于地也。上行，地亨于天也。卑而上行，谓以卑顺之道上行，此释谦之亨。日中则昃，月满则亏，损有馀补不足，天道也。流



谓坎象，谦三互坎润下，水流湿，故流谦。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是谓变盈流谦，地道也。地形有险易，故曰变。东注就下，故云流，盈之自即于减。若或害之，谦之日增其美。若或福之，鬼神之道也。满招损，谦受益，人道也。亏益言气，变流言形，害福言功用，好恶言情，总言三才幽明，无不贵谦，以见谦之亨。尊光本下济来，卑不可逾本上行来，全说人事，不专指有功德说。逾，过也。尊光二句，合言谦德。尊是尊人，卑是卑己，不宜分尊卑为两人。有终奉以终身，卒获谦益也，此兼功效言。《本义》以尊卑分上下，以有终作效。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郑、荀、董、蜀本：“裒”作“攄”，取也。《字书》引《易》“掇多益寡”，张揖云“掇，灭也”。“称”，去声）。

裒，取也。艮手，故云裒。震伏巽，似益，故云益。乾不息而日新，故多。坤静止而无加，故寡。乾坤皆物也。乾为施，坎为平。裒益者，称物之宜而平其施，损高增卑以趋于平，皆谦意也。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凡爻前见坎象，或变而前见坎象，多象涉川。互坎见震木，顺以行之故也。互坎见离，亦或象兵戈，第相得则象涉险，不相得则象兵戈。六柔谦德，初卑位，谦德处卑位，谦而又谦。君子之行，故涉险亦可。用涉者，尚未用也，据时位言才耳。

《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牧，养也。初位下，故曰卑以自牧，说自牧便是未用时。

六二，鸣谦，贞吉。

此与小过同，有飞鸟遗音象。中孚伏小过，二曰鹤鸣，上曰翰音登天，豫同小过，故皆曰鸣。鸣者，阳唱而阴和也。鹤鸣，《小象》曰中心愿，此曰中心得，言二与三中心相得，故相唱和而鸣也。震本善鸣，六二之鸣，承阳也。上六之鸣，应阳也。郝解曰二以谷虚鸣，上以雷出地而鸣。

《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鸣字只作和字说，以阴承阳，居中而比心亨之爻，中心相得之象。相得谓阴阳相须相比也。

###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阴静阳动，劳谓勤敏，动象也。坎阳在中，亦为劳卦，大象坎阳居中，故称劳。艮终万物，三处艮终，又为主爻，故同卦辞。先天始震终艮，月象出震终艮。东北丧朋，成终之时。《杂卦》艮止，成终义也。一阳而给五阴之求，故劳。有终谓劳谦到底也。

### 《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阳君阴民，五阴，万民象。坤顺，服象。知其劳，又知其谦，故服。

六四，无不利，撝谦（“撝”，郑读为“宣”。荀爽曰：“撝”，举也，欲举三使居五。《说文》：裂也，从手，为声。焦弱侯曰：通作“麾”，《诗》曰“麾之以肱”，《书》“右秉白旄以麾”，亦通作“撝”，皆谦也）。

撝谦，本六四之谦，来氏谓开列退避而去，说成九三，《本义》<sup>①</sup>谓上承六五，均非爻义。盖爻属坤体，原有顺德，又适居坤下，顺而能卑，与初同德。地德亲下，所乘又劳谦之君子，是其为则，原自不远，因劳谦内而此爻外，内蕴藉而外发舒，故恪遵其美，常觉发挥，更自不同，《小象》故曰不违则也。不违，顺义也。则谓劳谦也。因属外卦，故以发挥说在用边。因说用边，故下三爻言吉，而此独言利。吉则未用者可逆料，利非既用不知也。主爻在三，二四一比一乘，故其辞特异。比三而居下中，故言中心相得之和。乘三而居外下，故言无不利之发挥也。

### 《象》曰：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

卦主一阳，群阴奉之，故谓劳谦之一阳为则。不违，坤顺也。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郭京作“征伐”，王广作“寝”），无不利。

阴有形可积累，故财利富实皆象之。详见小畜与泰，亦详

<sup>①</sup> “本义”，库本作“或且”。

《函书》。乾日新，坤富有，不富者，坤五上下皆阴，本宜言富，只缘五阴皆悉从阳，而其德又顺，乃乘三之四，业奉劳谦之三，益挥扩之，益宣大之。五虽不与三应，而与四同体，亦得因四之挥扩者，从而挥扩之。因四之宣大者，从而宣大之。四三邻，五四亦邻，因类而及，舍己从人，则所以不富者，由人之故，故曰不富以其邻。如云缘邻之故，而遂失本富之实也。邻字详小畜与震。二至上体师，故言侵伐，侵伐者，六五居尊以众正之义也。互坎变坎，变又互离，空围如城邑，迭见兵戈弓矢，故言侵伐。爻与涉川相同，初言间爻，此言变爻也。五柔居尊而顺，因四以纳交于三，故有上句之象。顺以用众，故又有侵伐之象。不自用而顺以用之，故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服”音“迫”，《诗》《骚》皆与侧叶，此象与得则叶，豫彖、观彖与不忒叶）。

阴皆顺阳，何有不服？只就居尊众顺，言其可以如此，以见无不服耳。与三之服字相应，唯不服者征之，亦愈见五之顺三，而不富以邻之义皆在矣。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郑、荀、马、陆无“邑”字）。

邑国，坤土也。凡《易》中或互或变，但见坤土多言邑国。此爻变上下两阳，如城郭也。体师象，互震行，谦终应三，与劳谦相和，故曰鸣谦。四近三，业已挥扩其谦，五尚因邻而及三，上处谦终，虽应而远，间于坤邑之四五两爻，志不遽得。欲伸其志，非用众行师，历邑国而征之，不可也。总因欲和于三，故不惮费此曲折。若谓与三相争，是争也，非谦也。

**《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来氏谓上与二皆鸣谦，二中心得，上志未得者，二贞吉，上止利用行师也。据此则比亲应疏矣，何以同为鸣谦？观上曰志未得，下即曰可用行师，则行师云者，如云用众以求得其志耳。因用众故说征，切不可作相争说。

## 豫

### ䷏坤下震上

阳潜地中，动而出地，奋发其声，通畅和乐，内顺外动，其由也。

豫（郑玄作“逸”），利建侯行师（《杨易》：“豫”从象从牙，南方兽名，左旁之牙垂地，爱缓步而多疑）。

郑玄曰坤顺震动，顺性而动，莫不得其所，故谓之逸。震为诸侯，长子主器，建侯象。坤为众，为邦国，互坎险，一阳统众阴，行师象。初至五象比，故利建侯。三至上象师，故利行师。屯有震无坤，止言建侯。谦有坤无震，止言行师。豫有震坤，故兼言之。

《彖》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京作“贷”）。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四为主爻，五阴应之。刚志大行，震故言行，互坎故言志。四，心腹之爻，当心顺动，故言豫。豫顺以动，则保合之太和，发为中节之和，天地生生之理，不过如是，故曰天地如之。天之动而不息，自左而旋，顺也。地顺承天，故同天。人而顺动则无阻无拂，而建侯行师无不利矣。建侯以兴利，行师以除害，利兴害除，民所由逸乐也。天地，坤伏乾也。日月，互坎伏离也。互艮伏兑，坎离震兑，故言四时。又兑为刑，坎为法律，乾为清，坤为民为顺。天地以顺动，一元之太和流行不息也。圣人以顺动，长善之至德发为参赞也。不过者，充其分而无所溢。不忒者，循其途而无所歧。日月周天皆不过，寒暑肃温皆不忒也。不言礼乐，独言刑罚，刑罚弼教之具，惧其伤和，故以清字发顺动之妙，是刑措，非不滥不黷也。顺动说在豫中，便全是成周太和，故下云万民服。若刑驱势禁，非顺非豫矣。然未说动先说顺，便该有豫道，所由能刑清而民服，故下补说时义，便是说豫先之豫。时义者，豫时所具之义，谓顺动也。时由动见，义由顺出。时义大，欲人知义蕴之深。时用大，欲人知所用之殊也。

《象》曰：雷出地奋（郑作“需”），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京：“殷”作“隐”，“荐”或作“饔”作“薦”），以配祖考（“配”，汉书作“享”）。

雷出地奋，和之至也。先王作乐既象其声，又象其义。殷，盛。荐，进也。互坎为律，阳为德，五阴崇一阳，崇德象。震，帝象。互艮门阙，坎为隐伏，宗庙祖宗之象。德即文德武功。阳复地下，自震始。天为物始，万物本天，故有郊。祖为人始，人本祖，故有庙，冬至祀天于园丘而配以祖，季秋祀上帝于明堂，而配以考。

初六，鸣豫，凶。

爻应大得，何以致凶？正从相形见出，所由曰鸣豫凶也。鸣豫者，和其豫也。盖四尊初卑，四贵初贱，才柔而处阳应阳，是因四相形，不克自主，强欲效颦者也。无奈位卑分贱，势不相抗，力不相敌，所以志穷而凶。应震，变震决躁，善鸣象，此与谦上同鸣。鸣谦而未得者，上也。鸣豫而志穷凶者，下也。

《象》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

应坎故言志，艮坎在前，有蹇象，故凶。中孚鹤鸣子和，曰中心愿。谦二鸣谦，曰中心得。此心相孚者，谦上鸣谦曰志未得，此鸣豫曰志穷凶，此志不相孚者。相孚曰心，不相孚曰志。

六二，介于石（古“介”作“𠄎”，磨𠄎也，马融作“𠄎”），不终日，贞吉。

物分两间者曰介。二变刚，分坤为两也。互艮，石象。介于石言操守坚确，不可移易。二变互离日，不终日，不溺于豫，见几而作，不待日终也。此即谦五，隔四求合于三，不富而以其邻者。在豫则初应、三承、五乘，而此独隔三，无应与，无承乘，处互艮之下而得中，是独守中持正者，故有介石象。三居下卦之终，此犹在互离之初，故言不终日。总是众溺于豫，己独不为转移耳。道理全在中字，故《小象》有中正之说。因动互离明，故孔子有见几之说。《系传》上交不谄，言三承而此不承；下交不渎，言初应而此不应。则此爻之居中守正可知。凡守之定必由于知之明，能中则知明守定，而正且吉矣。

《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中正止解贞字，而全象皆在其中。

六三，盱豫（子夏作“紆”，京房作“污”，姚信作“盱”，引《诗》“盱日始旦”，震为旭也），悔，迟有悔。

盱，张目上视也。互伏离，目象。三与卦主相比，幸其权势足凭，视四之豫乐而自纵所欲也。盱与介反，亲疏之别。迟与不终日反，远近之别。盱即震矍意。坤终而接豫主，变巽多白眼，故为惊顾上视之象。然震起也，又居外，无下系之意。互坎狐疑，变巽不果，故有悔象。互艮变艮，动而止，亦悔象。迟有悔者，豫易溺人，坤性迟钝，故欲速改也。爻在小过曰弗过防之，从或戕之，此曰迟有悔，皆欲其不极而知止也。此与六二并《彖辞》，及小过之三，皆取早豫之义，不专取豫乐也。因震性动而出外，此处内卦之终，坤柔而居四后。盱豫悔者，观人之先而力不赴，故悔。迟有悔者，坤性迟钝，观己之后而悔也。《象》曰位不当，则三四相接，迟速先后可知矣。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当也。

卦辞建侯行师，非有豫乐义也。《彖》之顺动，虽云豫乐，然豫备亦在其中。若事必临时手忙脚乱，曷能顺动？动言行，顺言豫也。爻处坤终，震动先出于外，故观人观我皆有悔。位不当者，初终相接，内外先后相形，震动艮止相反也。需上不当，由五之中正形出，此由二之中正及四之外动形出也。

九四，由豫（马融作“犹豫”，疑也），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古“簪”作“贷”，一作“穀”。京、蜀作“搢”，宗也。马作“臧”，荀作“宗”，虞作“戢”，陆希声作“捷”，李鼎祚曰旧读作“攢”，连聚于一也）。

四为豫主，群阴附之。卦名为豫，实由四始，故曰由豫，兼六爻言也。阳称大，五阴附阳，悉为阳得，故为大者有得，此解由豫之故。爻通小畜，以小畜大，既见卦名，以大得小，止名为豫，全说大得之效，故于当爻，特抉其由而补成卦之义。勿疑者，互坎狐疑，中爻艮止，疑而止，故勿疑。朋盍簪者，盍同合，簪有管摄之义，乾多称朋，又阴以得阳为朋，今众阴所朋之阳，合众阴而得之，如簪束发，不致



散漫，此又大有得之象。朋，阳大之象。盍簪，有得之象。爻乃坤四所变，故与坤四旁通，坤下阴虚，有似于囊，四动变阳，居囊上口，总下三阴有似于结括囊口，故曰括囊。坤亦象老妇，豫四一阳横于坤上，有似束发之簪，故曰盍簪。乃坤言结，此言簪者，坤以柔变刚，结则柔而刚者，此以刚爻自动，簪固刚物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坎言志，即勿疑，震言行，大行即朋盍簪也。因大有得，故志大行一串说下。爻本全吉，说作戒辞者误。

**六五，贞疾，恒，不死。**

中故言贞。四，心腹之爻，憧憧往来者也。今震动于下，不获所安，如人有心腹之疾者，故言贞疾。震伏巽故言恒，常也。初事暂非恒，末将穷非恒，恒即贞也，由中见出也。既云贞疾，又云恒，则不死自在其中，不然，乌可言恒？总是居中之爻，无奈动爻摇撼耳。见五当豫时，以柔居尊，沉溺于豫，震刚摇于其下，众阴悉为四有，是心腹之疾，求静不能，驱除不能者也。幸处得其中，犹克虚存其位，故有恒不死之象。

**《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乘刚则为刚所逼，得中则犹有虚位。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阴性幽暗，又应先迷之坤，又处豫极，为昏冥于豫之象。成者，上极而卦终也。然震体善动，变刚成离，动则变易，照以离明，前之冥冥，必将昭昭，故又为其事虽成，然乐极哀生，不免悔心之萌，而改革之象，能如是则能补过，故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

豫极当改，言未可长溺于豫而不返，便该成有渝三字在中。

## 周易函书约注卷五 周易上经五

### 随

䷐震下兑上

少女随长男，此动彼悦，刚而下柔，皆随义。

随，元亨利贞，无咎

随谓随时，四德所由致随之道，随人必具四德，始无咎。人随我必具四德，始足致人之随。第元亨利贞各有其时，元为资始时，亨为嘉会时，利为和义时，贞为干固时。随元而元，随亨而亨，始无咎。通指立身行己应事接物说，正孔子之时中。

《象》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陆氏、郭京谓“亨”下脱“利”字）。而天下随时（王肃本作“随之”，虞本“时”如字），随时之义大矣哉（蜀本：“得时而天下随之”，故曰“随时之义”。王肃本作“随之时义”）。

乾刚坤柔，男刚女柔。内为来，外为往。内为下，外为上。震男下而兑女上，初阳下而二三两阴上，是为刚来下柔。兑主上柔，震主下刚。上穷不取，取震，故刚来下柔，动震说兑也。人能随时而动，与物无忤，方克大亨贞而无咎。刚来句，随卦之本体也。动说，随之用也。天下随时，时中之化也。动悦大亨贞无咎，言人能随时，便克具有四德，便克有时中之化，故曰随时之义大也。豫之时，先几之哲，非徒豫乐也。随之时，因应之宜，非徒人已相随也。故皆曰时义大。

《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嚮同向。晦，昏暮也。宴，安。休，息也。雷二月出地，八月入地，随时潜见，故为随。泽即地也。泽中有雷，将潜矣，故云向晦宴息。互巽入，艮为止，入而止，息象。震在入止下，泽中有雷象，有昼

有夜，时也。有出有人，有作有息，随时也。雷在地上，则作乐荐帝。在地中，则闭关。泽中有雷，则宴息。皆法天以随时也。

**初九，官有渝**（蜀本“官”作“馆”），**贞吉，出门交，有功。**

随与比同，比论相比，此则初随二，二随三之类也。大象则震前兑后，男前女后，初阳前而末阴后，故为随。官，主也。长子主器，官象。渝，震动象，谓变随二也。讼四变互震，亦曰渝。豫外震亦曰渝。互艮，门象，节初户二门，同初言门，近也。言郊言野，远也。乾坤之上同上是也。贞吉，从正而吉也。此五字为本义。出门交，有功，则象以人事也。有功与无咎同，故交字宜绝句。初变随二，二近初，故止曰出门交。然交乃门外之事，人患孤陋寡俦，果出门交而所从又正，安得不吉？卦以初阳为主，初阳震动，曰官有渝，便不执所主，随时变易，所从得中正之二，故为得贞而吉。出门交是不私之义，即官有渝。有功，比无咎更深，即贞吉，此以人事解上段也。然但曰出门，非如郊野之远，故知为随中正之二。

**《象》曰：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

从正吉，即贞吉，谓二中正也。不失即有功，震象得朋之爻也。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互巽绳艮手，系象。三阴称小子，初阳称丈夫，二中正而随三，三阴不正，初阳得正，故有系小子失丈夫之象。不言凶咎者，二中正，所随之时，不能兼与也。兼言系失，正发随字之义，凡言系者，必在上者也。兼言失者，以有艮象也。震得也，艮失也。

**《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

弗兼与，正随义也。既有所随，安能复顾其后？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丈夫谓四，小子谓二。互巽近利市，故随有求得。艮象丧朋，故失。震象得朋，故得。利居贞，为三阴也。阴有形，故象以富实。此震兑相接之交，阴得随阳，与得朋同象，故言得。

**《象》曰：系丈夫，志舍下也。**

系丈夫者，随也。舍下，谓失小子。以舍下明系字，而有求之义

在其中,得失之义亦在其中。

####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随有随人随己不同,诸爻皆以上系言随人,此以有获言人随己,以三四为内外相接之爻,务言相接之义。卦以雷随泽而得名,但云上随,不克及下,何云随乎?二三之失,为下言也。三阴有形,宜称富实。今四得随己,故三言得而此言获。二三有舍有失,此独有获。震性动而上趋,泽性流而下润也。贞凶者,居多惧之地而随五,挟近君之势,据厚实以自雄,故虽正亦凶。然阳性刚明,与五同德,孚以信,守以道,烛以明,有何咎哉?有字,在字,以字,皆有功夫。变坎,孚象。震大涂,道象。变坎伏离,明象。互艮光辉,亦明象。上曰凶而下曰何咎,言非其罪也。

《象》曰: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杨易》谓“明”上脱“以”字)。

义凶,谓有凶之理,此贞非谓中,谓随五也。有孚在道明功,谓有孚在道,皆明之功也。孔子归功于明,为以字也。明则知心不可欺,而内竭其诚,明则知事不可苟,而外合于道,故无咎。

#### 九五,孚于嘉,吉。

孚嘉,五随上也。上为兑主,乃嘉遁之爻,爻之美者,故上有拘系之词。《本义》谓应二,阴阳中正是信于善也。观二五爻辞独不言随,则言应亦可。二三上三阴言系,阴附于阳之义。四五两阳言孚,阳见信于阴之义也。然卦气上升,唯上随者为随时,孚于上趋之阴,所以嘉而获吉。孚于随我之阴,所以贞而亦凶,四五变坎,故言孚。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四下系而孚,虽阴阳相须之正义,亦凶。五上随而孚,得阳德亨嘉之正理,故吉。位正中,言不下系也。谓有上随之美,无下系之累也。若论应则以中应中。开诚布公,故孚于嘉而吉。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本义》作“亨”“享”同)。

系字与二三同,维亦系也,言固结不可解也。应艮伏艮手为拘,

巽为绳。变乾，王象，指五言。兑，西象。伏艮，山象。艮非本象，故言通于西山。上见五维系之极，则必归山，故五之王通于西山以求之。《小象》曰上穷也，穷则必变，而伏者将出，故遂言蛊之伏象。随伏蛊，蛊不事王侯，原有归山之象。

《象》曰：拘系之，上穷也。

穷则必变，故言伏象。

## 蛊

### ䷑ 巽下艮上

蛊物久敝坏而蛊生，《本义》曰坏极而有事。论德上止而不动，下巽而无违，彼此因循委靡，故蛊。论象上山下风，互兑从木，落实取材，有事之象，故诸爻皆言干。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蛊，敝坏之名，坏则不善不通，何以谓为元亨？元，始也。亨，通也。盖当敝坏时，必须从新整顿，然后能得其通也。利涉大川即振作鼓舞，不辞艰险，是元亨之由。先甲二句，又从天道循环说必能元亨之理，欲人鼓舞奋兴以治蛊也。元亨本象也。利涉句借人事以明更始之故，先甲后甲借天道而言好还之理。阴阳二者在天道则象明暗，在国家则象治乱，在人则象君子小人，故圣人贵阳而贱阴。此卦内巽阴生，外艮阴盛，阴生则乾消，阴盛则乾尽。又艮巽两主爻，艮阳穷外而垂尽，巽阴入内而方兴。又上艮下巽，中互兑，三阴之卦全见盛阳之乾，均足相干，故圣人惧之。因取先甲后甲，明阴阳之往复，欲人无自诿也。阴阳之义配日月，悬象著明莫大于日月，乃日则常明，而月则有盈亏，阳饶阴乏故也。今月至晦后生明，三日震象出庚，八日兑象见丁，相望则乾象满甲。甲，东方。乾象至此而盛满也。今言甲不言乾，且但言甲之先后，谓阴足干阳，深惧夫始甲终甲者也。三日即三爻，借岁令而言爻理也。一卦六爻，故有先三后三。先三者，先甲三日之前。互兑，阴尽而甲成也。后三者，后甲三日之后，下巽阳尽而阴生也。先兑阴终，后

巽阴始，总征于甲方，即先天图左兑右巽是也。孔子所由曰终则有始，天行也。十七阴生，巽象见辛。廿三阴盛，艮象见丙。廿七明尽，全晦于乙。皆天行也。渐亦巽艮合体，乃巽阴退而艮阳进，又互不见兑，故不与蛊同论。巽之言庚，伏震也，故周公文词与蛊卦相同。易卦之阴阳与天同运。日月，天地流转自然之阴阳也。欲明《周易》必须逐卦逐爻，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悉无异理，然后可耳。

《象》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外主爻，艮刚上。内主爻，巽柔下。下曰巽而止，则非言卦变，非彼此互换也。止是圣人教人观象之法，明乾坤二用，以审择主爻耳。盖诸卦皆具乾坤之体，其特异之爻，则往来动用者，故择为主爻。此卦刚穷极而上止，柔卑巽而下入，上止则傲然不屑，必至于惰，下巽则媚悦取容，必流于谄，故曰巽而止，蛊也。既蛊矣，何为元亨？何由天下治乎？盖造物之与人事，穷则必变，乱终治始，天道之常，惰极复振，人为之节，故必须往而有事，从头整顿一番，所由能得其亨而天下治也。观亨上用一元字，便知是从新振作矣。此与屯难元亨相似，故屯有经纶之说。此亦有利涉及振育之象。利涉大川，如云不可以艰险而遂阻耳。下文先甲后甲终则有始，特借天行以明之。言天而及行，便知阴阳迭运，无往而不还，终而不始之理，但须人为整顿之。正以鼓其必往之气，仍与利涉同旨，故元亨以下之辞皆所以明元亨也。大川喻蛊也，涉大川喻治蛊，天行之说，为委靡废弛者激励之耳。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振民育德即明德新民，与屯之经纶相似，由卦象涉川出也。蛊之有事原非卦象本有，特以事当败坏，必须振作，亦如涉川，不能无事耳。山下有风与振育何涉？盖山象其止而蛊，风巽于下，象其落实取材而往有事也。此蛊字即事字。又山止于上，有育德象，风行于下，有振民象。君子观此有新民之事，则非巽之柔弱。有育德之



事，则非艮之止息矣。一曰振取风木之声，育取山土之养。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以巽顺之阴，承艮止之阳，动变乾父，故曰干父。干，木身也。互震木，见巽木，故言干。木逢兑金，治木成材，亦干象。干父即涉川有事之说。纘绪承先，子之事也。初阴居阳，才柔志刚，故能干父之蛊，克盖前愆。考亦可以无咎，然其事已蛊，不免危厉，如不以易心处之，则终得吉矣。通卦以上为父，其下皆子也。然干裕不同，父母不同者何？二刚居柔，处内卦之中，上应六五，故称干母。四居艮<sup>①</sup>初，与巽柔相应，重阴不振，若宽缓不经意者，故曰裕。余详《函书》。下卦为子，故处下之阴阳，皆曰干。上卦为父，上止而下顺也。处上之阴乃有干裕，若阳而处上，则为不事王侯。巽顺而入，有动作之象，艮上而止，有安静之象，故上下取象不同。

**《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

在下故言承，变乾故言考。意承者，因事以察其心也。与《系辞》衰世之意同，是圣人用心如此。上爻之志，因不事言也。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二居内卦，中位而处柔，又上应五柔，故曰干母。然艮性止，五位柔。止则惰，柔则暗，当家事败坏时，乘以刚阳中直之性，直遂干之，则难入而伤恩。唯当巽顺相承，不可坚贞，故戒之。

**《象》曰：干母之蛊，得中道也。**

得中道谓干母之蛊。得中道是不过，不可贞亦即不过也。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三阳居下卦，干父蛊者，然过刚不中，与艮阴相接，柔暗而惰，诚难措置，故小有悔。然巽体得位，又是为父干蛊，故无大咎。小，承阴也，大，阳也。悔者，乾上之位。无咎，乾三之德也。

**《象》曰：干父之蛊，终无咎也。**

阳德巽体，而上干父事，故无咎。

① “艮”，堂本、库本皆作“止”。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裕，宽缓怠弛意，干之略不加意者。往谓往治其蛊，与往有事同，特往有事，是鼓舞奋兴。往见吝，是滞塞不前耳，为阴居阴也。互震，又易下而上，故言往；易顺而止，故言吝。吝，阴性也。

《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三刚失之过，悔者渐趋于吉，故终无咎。四柔失之不及，吝者渐趋于凶，故往未得。宽缓以作事，安冀有得？未得即见吝也。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用誉者，资人之力用之也。二多誉，其德阳明，光辉外著，故以为誉。誉详旅上。卦唯二五有应，二刚明，互兑口承五故也。五居乾父正位，亦干父事者，以阴柔怠止之性，得刚明大中之德。以相资助，是能资人之德，干父蛊者也。艮止巽顺，变止为顺，故言用。

《象》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

承以德，谓二以德承五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事，奉事之事。下事，乃事体。上五两爻，论家事则上为父，五为母，余为众子。论国事则五君，下四爻为用事之臣，上为不事之臣，上言王侯可知。上为艮主，全无子道，故云然。艮止，不事象。变坤伏乾，王侯象。巽为高，艮为山，高尚象。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有所作为故言事，今无事可言，故言志，可则谓起顽立懦也。

**临****䷒ 兑下坤上**

进而凌逼于物为临。卦配十二月，二阳浸长以逼阴，故为临。天下逼近相临者，唯地与水。序卦临者大也，即浸长也。临肖震，震为侯，故以有国临民为象。观肖艮，艮为广阙，故以享神宾王为象。观临遁壮俱论阳爻，《周易》贵阳，《易》为君子谋也。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凡阳皆由乾元而亨，故谓用九为见群龙。顾一阳之复，四德不全，而二阳之临乃全具者。复初一阳方生，见亨则不见元，无首之旨也。又亨必由元出，正要人逆推到未亨以前，克见天心正是说元。又勿用之爻，勿用则利贞无由可见，临则阳亨而浸长矣。欲人知阳所由来，故探本而推之于元。欲人知阳德流行不息，故又究极将来，而推到利贞之后。凡欲使人知有作之阳为可贵耳。健行善动，有浸长之理。内悦外顺，有必达之势。则究竟可知，故四德全也。下言八月有凶，虽由悦顺推出，止是说循环之理，见此为流行之四德，非敦化资始之四德也。八月者，临为建丑之月，由此浸长，至于三阳四阳，相循迭运，及至建酉之月，则八越月矣。阴生至四，卦已为观，其观卦所来之阳，即临卦前往之阳。其观卦今来侵阳之阴，即临卦前往受侵之阴。而相竭相报，则各有盛衰消息存焉。故从前浸长之阳，今消而为外往之阳，从前为阳所临之阴，今生而为盛长之阴，以盛阴凌衰阳，则二阳将不能自存，故至于八月有凶，报反消息之理势然也。三建虽曰不同，而建子建丑之月，总论夏时，则不易也，观《豳风》可知。卦有兑象，兑为秋。酉，正秋也。兑口衔土，故曰有凶。天地之理止于三极，内外之卦止于六爻，天地之与卦爻均此阴阳也。郝解曰：月主阴，日主阳。《豳风》七月五月言阴也，一之日二之日言阳也。《野同录》曰：少阴数八，月西出，临主兑，故曰八月。少阳数七，日东出，复主震，故曰七日。程迥曰：阳极于九，少阴生于八，阴之义配月，阴极于六，少阳复于七，阳之义配日。

《彖》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刚谓二阳，兑为泽，泽水自下而上，故其势浸长。此以卦象释卦名也。说兑顺坤也。内说则阳进不迫，外顺则阴从不逆，此以卦德释之也。刚中谓二，应谓五，五主犹应，则四阴可知。刚中则所处者当，应则有助，此以两体释之也。彼此和说而应，则非恃强暴之势矣，总言临有此善也。刚浸长而说，大亨也。刚中应柔中，以正也。

此释四德也。天道者，见天道之化育，俱由阳德发舒而出。消不久者，言阴阳报反之机也。

**《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教，劳来匡直也。思，至诚发于心也。无穷，教不倦也。容，包含遍覆。保，各得其所也。泽卑地高，相临象。震为言，兑口讲习，学聚问辨。教，思象。民，坤象。容保者，坤之含宏。无穷者，乾阳之进。无疆者，坤阴之体，刚浸长故也。无穷，与兑泽同其渊深。无疆，与坤土同其博大。是以阳临阴，不可说以上临下，亦如损是损刚益柔，不可说损民益君也。唯阴乐附阳，斯阳得而有之，故唯初二两爻曰咸，上四阴爻则曰甘，曰至，曰知，曰敦矣。

**初九，咸临，贞吉。**

卦虽以阳临阴，各爻皆有临义。初二，阳临阴也。上三爻，上临下也。咸，感也，以阳下阴，若男下女，又皆也同也。阴阳相须，故彼此相感皆同。初二皆阳，故称咸。以阳临阴，故正而吉。

**《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阴阳相须而应，故曰正。此震爻中互震，故言行。变则互坎，故言志。初潜位卑，尚未大行，故言志行。五在外，则直言行矣。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初以阳居阳，刚而不中，故但曰贞吉。二以阳居阴，刚而得中，故无不利。利者，行无阻也。四阴唯二所适，初间二，故不言利。

**《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本义》曰“未详”。胡安定、晁景迂、冯厚斋皆曰“未”字羨，未达爻义也）。

未顺命兼三五言。此卦论爻，则五为卦主，论用则三为兑主。二若承之应之，斯为顺矣。今阳强阴弱，又居初二，得浸长之势，故变主二刚。乃二刚居中，尤得其正，不似初刚，犹间于二，故独主二刚。以三五较之，因变用爻为主之例，故曰未顺命。顺谓坤，未顺命谓互震伏巽，止明刚而得中耳。师二互震，亦言命，取伏也。上临下为顺，以二阳临上阴，故未顺。以阳性上行，有侵阴之象也。若便顺命，则为相承而不得为临矣。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甘临者，甘心于人也。三本为卦主，今二刚浸长，得中而位正，承之于下，三德既柔，失位无应，又系悦体，阴以资阳为美，见二之承奉而心悦，不能自主，遂甘心焉，故为甘临。三之甘与二之未顺，皆为主爻言也。凡利皆无阻之说，甘心为人所临，则不利可知。利本阴象，阴变阳是不利也。乾三惕若，互震恐惧，忧象。能忧则改，所以无咎。兑口衔坤，土爰稼穡，稼穡作甘，以口而衔稼穡，甘象。节五变临，亦曰甘节。

《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

阴柔居三失位，又逼近浸长之二阳，故曰位不当，据未变言也。既忧之咎不长，惕若而无咎也，据已变言也。

**六四，至临，无咎。**

易兑为坤，居顺体之下，与能临之悦体相接，则临之者将至矣，故云至临，谓方至于坤也。

《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或作“当位实也”）。

初阳居阳，此阴居阴。曰位当者，与悦体相接而临者也，是不应不比之词。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徐作“智临”），吉。**

论位则上临下，论体则阳临阴，唯知者始能通达权变，故唯居中得正有应之五可言知临，是明目达聪不自用而任人者。临有逼近义，知能应之二必将行其中以应之，此人君之大义，故曰宜，又曰行中。五君位，阳称大，变坎为通，知象。坤五黄中通理，亦变坎也。一作以阴顺阳为行中，然阴无能行之理，五亦无下行之理。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初震爻故曰行，五中二应亦中，二互震，故亦曰行中，谓二之以中道行也。在临卦中凡能行者，皆阳耳。故甘临至临知临，皆宜本二阳说。

**上六，敦临吉，无咎。**

敦，厚也。坤土，变艮土，厚象。上与初二虽非正应，然志在二

阳，尊而应卑，高而顺下，敦厚之至，吉而无咎者也。

《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内指内卦，谓二阳也。曰志，明非正应也。

## 观

### ䷓坤下巽上

阴质厚于内，阳德明于外，有象以示人，而为人所观仰也。风行地上，遍触万类，周观之象。二阳居尊，为下阴所观，仰观之义。通卦卦名观，大观，中正以观，风行地上观，去声，自上观示乎下也。馀平声，自下观上也。临观或与或求，故兼上下两义。

观，盥而不荐（或作“饌”。李作“饌”。王肃作“盥而观薦”），有孚颙若。

观者，有以中正示人，而为人所仰也。四阴观仰五，五以中正示之，便是两义。盥，将祭而洁手<sup>①</sup>也。荐，奉酒食以祭也。颙若，尊敬貌，一曰头端直貌。《本义》以有孚句指在上者可观仰说，来氏本马融，指人皆信之说。煦按孚字皆因人而见，须兼上下说。盥而不荐，上之诚信也。有孚颙若，下之诚信也。《彖辞》中正而示，下观而化，便是两义。卦象重艮，艮为宗庙，外明内幽者也。祀神者必先有诚敬中存，即阴实于内之象，而祭祀之诚又唯未灌为真，故遂言盥而不荐。有孚颙若虽说观者，然所孚则不荐之诚敬也。盖阴阳相得，始可言孚。此卦阴内阳外，阴下阳上，阳上则有下照之德，阴下则有上附之情，故言孚。远为童观，近为观国，观以所见为美也。王逵曰天气通于目，上动下静。地气通于口，上静下动。观，巽风动而坤土静，故曰观。颐，艮山静而震雷动，故曰颐。

《象》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释文》无“以”字），而天下服矣。

① “手”，库本作“斋”。



阳大阴小，阴下阳上，故曰大观在上。顺则于理无乖，巽则于情无拂。五居大观之位，具顺巽之德，以所居之中正，观示天下之不中不正，然后下观而化，咸信而仰之，有孚颙若也。盥而不荐，神感也。有孚颙若，神应也。寓于目而无待于言，非神而若是乎？四时不忒，天之神于观示也。神道设教，圣人之神于观示也，此以上观下者也。天下服，则下观而化矣。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风行地上，有历览周遍象。君子之德风，故有观示义。省方即巡狩，观民风即陈诗纳价。设教因方，即修其教不易其宜也。坤为方，阴为民，巽以申命，故省方观民设教。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卦以观示为义，五为主也。爻以观瞻为义，皆观五也。艮少男，童象，初阳亦童象。二居阴则象女。蛊二以阳居阴，亦为干母。阴小人，阳君子，本卦阴取小民，阳取君子。初六失位处下，去五最远，不能观五中正之德辉，犹童子识见不能及远，谓所观之不广大也，小人则宜，故无咎。君子则当上观，君子如此，故吝。吝者，阴柔俭嗇之性也。卦全肖艮，人生于寅，艮寅同位，故取为人正。爻曰人，曰女，曰我，曰生，曰宾，曰君子，皆人也。

**《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

小人之道，为居初处下，远阳无应，不能观国之光也。

**六二，闚观（古亦作“窥”），利女贞。**

窥观，门内窃视也。曰利女贞，则丈夫非所利矣。互艮，门象。坤为万物所出，又有阖辟之义，亦门象。变坎隐伏，伏离目，目在门内隐伏处，窥观象，见所观之不光明也。

**《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

童观不广大，窥观不光明，既云利女，又曰可丑，为丈夫言也。

**六三，观我生进退。**

我生，有指我之所行者，有指上爻者，有指四者，有指为平生者，有指为人之神明者，均非爻旨。盖人生于寅，此卦肖艮，故全象人。

人必有所由以生，故此卦三言生，人生于阴阳者也。阴阳之运又迭相为生，阴由阳生，阳由阴生，故两阳言生而此亦言生也。三阴所生，巽体两阳也。坤必交乾，然后资生，故谓阳为我生。阳在巽，为进退不果。五为卦主，三进则为比五之四，三退则为应五之二，是位虽不应不比，而进之退之皆可也。故论位则非进非退，有定者也。论行则可进可退，无定者也。此爻全说在行上，故象曰未失道也。果知阴阳迭生，则谓五阳为我生者亦可，为生我者亦可。总欲发以阴观阳，以阳观阴，应感相契之义耳。童观太近，窥观在门，进退在道，观国之光，则入帝阍而近君矣。

**《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

道犹路也，在进退上见出，即阴阳相生之正道。进则比，退则应，故曰未失。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五以中正为观，六四最近，则大君之道德，达为邦国之辉光，咸得目击其盛，故为观光。阳德大明，艮有辉光，光象。坤，国象。五，王象。以四承五，宾王象。离暗而明，离家而国，故利用仕进以行道，而为王者所宾礼也。宾主宾兴皆宾也。观卦利近，二应中正，止曰窥观，不利远可知。

**《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

尚同上，坤国，五王艮光。尚则离内之外，宾则阴阳接也。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阳称君子，言当观我之所生，则上之所示者何如，下之所化者又何如？果无愧君子，始可无咎。三之我生，是我资以生者。此之我生，是我所生者，谓众阴也。盖立君以养民，故以坤众为我所生，君子二字便包有中正观示之义。

**《象》曰：观我生，观民也。**

以上临下，以阳照阴，故有观民之象。民，坤象。观其下观而化，则上之观示可知，故曰观民。三之进退，五之观民，皆以自考也。四阴皆民，姤四与初远亦曰远民。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凡阴皆阳所生，与五同德，故亦同占。五曰我生，近也，亲之也。上曰其生，远也，疏之也，俨若旁观云耳。其字即我字。

《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

变坎水持平，故言平。平，均也。未平，言与五均有其生，不与五同可观之位，故虽有志下同于五，终不克与五齐量而观，故五据为我生，而上则外之以为其生。但曰志，则非有观示之行可知矣。

## 噬嗑

䷔震下离上

噬，啮也。嗑，合也。颐中有物间之，啮而后合也。上下两阳而中虚，颐口象。九四一阳间于其中，必啮而后合，噬嗑象。

噬嗑亨，利用狱。

事不亨通，以有间也，去其间则亨通矣，故噬而后嗑，此概言也。用狱则噬嗑之一事，互坎法律，又为刑狱，狱象。互艮手，用狱象。治狱之道唯威与明，又柔而得中乃可贵。卦见震威离明，下动上明，虽不当位，利用狱也。

《彖》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

颐中有物，三阴也。阴有形而无成，得阳而始有，照以阳明之色也。故颐不言有物，而此卦言有物，中阳故也。巽彖之有无亦此义。物在颐中，隔其上下，因噬而合，乃得其亨，为阳以神用，能入阴中而浑合之也。阳动阴静，阳无形阴有形，故上下阳象颐。阴有形象物，阳动其中则象齿。有谓阳为物，三阴为齿者，非也。谓震动为齿，则又止以上阳为颐，而下阳非颐矣。亦未明中字之义，如以中阳为阻隔之物，则又不知上阴下阴之分，始云间。中有阳以动之，始云合也。并不解阳德善动，非贵阳之义也。如以三阴为齿，是在颐卦止有空齿，何得释为养义？阴阳各有其德，故详辨于此。震刚离柔分居内外，通卦三刚俱为柔分，故曰刚柔分。雷动象，电

明象，雷震动于下，电明照于上，合以成文，故曰章。雷震电耀，威明相济，故利用狱。动不如雷，乌能断？明不如电，乌能察？得中谓上，谓外卦，行谓往也。凡卦之气皆自下上行，周流不息，故言行。来氏之综则倒也，而非行也。此卦内主初而外主五，初勿用之爻，外五当权得令，故专主五。柔而居五，故位不当。折狱之道威明并用，要在得中，亦莫妙于分合。盖辞异则难合，必取其同者以察其异，将必有异中之同。辞同则难分，必取其异者以察其同，将必有同中之异。不分不可知，不合亦不可知也。唯阴象物，故二象肤，三五象肉，皆所噬之物也。四刚象齿，则象金肺之刚物矣。象物故不言利，象齿故言利。

《象》曰：雷电（蔡邕、《石经》及李鼎祚本皆作“电雷”，程朱从之），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

雷电不必倒用，如雷在地中，泽上有地，天在山中，皆先说下卦也。如谓明先敕后，然蛊之振育，固先巽后艮，临之教思容保，固先兑后坤也。大约先说之卦必阳卦，不然则阳爻所在也。临之阳在泽，先说泽是也。此卦震主阳而离主阴，故先说雷。人之目上动以合下，人之颐下动以合上，此为噬嗑，故先说动卦。本文先说雷，后说电，成卦之序原是如此。下文先说明，后说敕者，因说君子在行事一边，此先知后行之义也。罚者，一时所用之法。法者，平日所定之罚。辨轻重，象离明。正国法，象雷威。总期得中，不流于姑息，不伤于苛刻也。噬嗑丰皆火雷，大象皆言狱，重明断也。其悔贲无敢折狱，旅无留狱，皆反贞卦。贲离藏则不明，旅内止则无断也。

初九，履校灭趾（陆作“止”），无咎。

校，足械。履者，以校加足，如纳履也。互坎为桎梏，校象。震为足，趾象。变坤不见，震足，减趾象。无咎，因刑而惩创之也。不行有三象，灭趾自不得行，是一象。制之以校，使不得行，是一象。由震变坤，改而不行，是一象。皆无咎之义。无咎，为在初也。初则未至于再，故知能改。上之恶积罪大，穷极之爻也，子言不行不明者。震行而艮止之，离明而坎陷之，所以异也。

**《象》曰：履校，灭趾，不行也。**

不行之义为震言也，已详爻中。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

来氏曰肤者，肉外皮也，凡卦中次序相近者言肤。剥之肤，艮而易噬，爻变兑口，噬象。二居中乃治狱之人。初在二外为肤，故《杂卦》曰噬嗑食也，为噬言也。互艮为鼻，变则互离，不见艮鼻，故灭鼻。煦按此据听讼者论，则灭鼻为易噬象，二中正故无咎。然谓听讼而至灭鼻，当亦牵强，据所听者论，则灭鼻与灭趾灭耳相同，皆获罪之象。乘刚故灭鼻，中正故无咎，作两象亦可。上下两爻，噬物者也。中四爻，所噬之物也。作所听者说为当。九四独刚，故以肉之连骨者象之。三五附骨，故象肉。此在肉外，故象肤。肤字亦出先天八卦，详《函书》<sup>①</sup>。

**《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

刚谓初，人刚则性直无隐。听断乘刚，则据中正之理而断之也易。受断乘刚，则中正直遂，亦易获罪，直遂非恶也，故无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腊音昔，腊肉与干肉皆谓火干之肉。离火在前，三又变离，上火下火，安得不干？来氏曰《易》中言遇者，皆雷与火也。煦按来氏真好学深思者矣，然夬同人亦言遇矣，独置而不论，谓非雷火也，岂通论乎？遇也者，先天八卦，缝中所成流行之十六卦也。以在先天图本来相比，今复得会为一卦，如远客他乡，忽遇故乡之戚友，故得言遇。因在八卦缝中，顺之逆之，得十六卦，故予遂命为缝卦，如噬嗑离震遇也。三变离互兑，则离震遇，兑离遇，丰震离遇也。四变坤则震坤遇，夬兑乾遇也。三变兑互巽，则兑乾遇，乾巽遇，睽离兑遇也。二变震则震离遇，离兑遇。四变震，互艮坤，则坤艮遇，震坤遇，离兑遇。上变震则震离遇。同人本非缝卦，而中互巽，则巽乾遇。五变离，互兑巽，则兑乾遇，离兑遇。小过本非缝卦，二变互乾兑，则乾巽

<sup>①</sup> “详函书”，堂本无。

遇，兑乾遇。四化坤则震坤遇，坤艮遇，互巽化坎，则巽坎遇，坎艮遇。上化离互兑，则震离遇，离兑遇。困本非缝卦，孔子曰井通而困相遇也，盖下坎水，上互巽，则巽坎遇，上兑金，中互离，则离兑遇。此言遇之概也。邵子乾遇巽，孔子姤遇，皆谓缝卦，非直雷火两卦得言遇也。毒，厚也。师古曰久也。腊，肉之陈久味厚者也，言噬干肉而遇陈久厚味之肉也。互坎曰毒，故师亦言毒。三阴柔不中正，居刚比刚应刚，是治狱而遇多年陈久深厚之事难于断理，故小吝，然于义固无咎也。《本义》<sup>①</sup>谓治人而人不服，如作所听者论，则遇毒当与灭趾同类，亦是两象。

**《象》曰：遇毒，位不当也。**

位不当，居刚承刚应刚，又雷火相接也。作听讼说，则遇毒为噬者言，难噬也。作所听者说，噬则难于陈词，遇毒则获罪也。

**九四，噬干肺（子夏传作“脯”，荀、董同），得金矢，利艰贞，吉。**

肺，干肉之有骨者。离为乾卦，六五亦同此象。三四居卦中，乃狱情之难服者，故皆象以坚物。此正颐中之刚，象齿之爻也。乾为金，金象。互坎中阳直，矢象。若六五变乾有金象，无矢象，故止曰得黄金。得金矢，本爻之刚直。得黄金，以柔变刚也。四刚居柔，故以艰贞之利归之，而谓为吉。五柔变刚，故以贞厉归之，而止称无咎。两得字皆由坤卦得朋而出，四阳而上下皆坤，五柔而变纯乾故也。利艰贞与贞厉，方始有戒之之意。艰谓坎陷，贞谓以阳居阴不正也。艰以心言，正以事言。陆绩曰失位用刚，物亦不服。然噬肺虽复艰难，终得伸其刚直，此以艰字承噬肺，而以贞字承得金，其解最确，特少利字耳。据听讼论，则治狱而遇刚直之人，利于艰而正始吉。据所听者论，则是以阳居阴，位不中正又属坎爻，外若明顺而心实阴险，刚直不回者也。要必利于艰贞，乃始吉耳。得金矢得黄金，皆当与遇毒灭趾同看，若专说听讼，当如金刚矢直，则下文利艰贞岂不重说戒辞？

<sup>①</sup> “本义”，库本作“旧说”。



且四本刚直，又何待重说乎？

《象》曰：利艰贞吉（《石经》作“大吉”），未光也。

离本光明，互艮亦光，互坎掩离，变坤迷，皆未光，处非位也。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黄，中也。金，刚也。坤五，黄象。变乾，金象。噬干肉亦非易，特易于干肺。得黄金，犹云治不服而能用中用刚以胜之也，方有得字义。此贞字与四不同，四贞字说在艰下，欲其艰而贞，始利也。五位居中，贞其自有，故言厉始无咎，谓其居刚乘刚变刚也。若以所听者论，则亦果于用刚者，故唯贞厉始无咎也。

《象》曰：贞厉无咎，得当也。

以阴处阳，乘刚变刚，凡事或有不当，故必如此，乃得当也。

上九，何校灭耳（“何”，古作“荷”），凶。

何，负也，谓在颈也。互坎为桎梏，初曰屨，足爻也。上曰负，角爻也。坎为耳痛，灭耳象。离为戈兵，中爻艮手，手持戈兵加耳，亦灭耳象。上处卦终，是恶极罪大，怙终<sup>①</sup>不悛者，故凶。《易茎》曰六爻皆治狱者，若谓初上受刑，则以灭趾为无咎，不通矣。

《象》曰：何校灭耳，聪不明也（《杨易》以“聪”即古“听”字）。

聪听也，上九未变，离上坎下，故听之明。变则有坎无离，故听之不明。坎为耳，故言听。困坎有言不信，夬四变坎，闻言不信，皆同。听之不明故凶，此为好察而自用者戒。

## 贲

䷖ 离下艮上

贲，饰也，山者百物草木所聚，下有火，则其草木皆被光彩也。又内离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为贲。

贲亨，小利有攸往（郭京作“不利”，今本误作“小”）。

乾坤相交，阴间阳，阳包阴，故亨。又艮山地文在上，离日天文

① “怙终”，库本作“忙然”。

在下，二文相饰以成贲，犹人君以刚柔仁义之道饰成其德也。刚柔杂，仁义合，然后嘉会礼通，故亨。卦互震坎，艮止于上，坎险于下，虽欲震动，不利大行，小有所之则可矣。

《象》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王加“刚柔交错”四字，《易举正》同），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举正》：“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脱“刚柔交错”一句）。

柔来文刚，谓离二之柔自外来，分乾体为二也。刚上之刚谓上九，文柔之柔谓四五，分刚上而文柔，谓艮上一阳自乾用分出，饰坤迷之体，使光明也，此谓下主柔上主刚耳。凡卦皆以乾坤为体，及二用往来上下，始论动用之刚柔，故言分也。内而离明烛物，动罔<sup>①</sup>不臧，故亨。外而艮止，则内能知，外不能行，故止小利有攸往。互震，往象。动而陷，陷而止，乌能大遂？下离互震坎，离日坎月，震动于上，错行代明，故曰天文。此上宜添刚柔交错四字，盖日月运转，即天行之不息也。文明谓离，止谓艮，在人者灿然有礼以相接，截然有分以相守，故曰人文。互震春，伏兑秋，坎冬离夏，时之变也，故观天文以察时变。化者变而为新，成者久而成俗，重明丽止故化成，离火故化，艮止故成。

《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火贲于山下，明于内而不克外焕，故为贲。贲非文也，即闭塞之意，是能知不能行，小利有攸往之义也。凡文皆炳然外焕者，今内之明止于照山，而外艮又止之，使不克外焕，故外三爻因火而见者，一曰贲如皤如，白马翰如，皤亦白也。一曰束帛戔戔吝，一曰白贲，皆非光彩外焕，五色陆离也。下照以火，白焉而已，孔子得贲，愀然有忧色，诚惧文贲于内而莫克大通也。明庶政即小利有攸往，内明之用也。折狱斩然独断，非大明不可。无敢者，艮止也，仍是小利之旨。

① “罔”，库本作“往”。

初九，贲其趾（古一作“止”），舍车而徒（郑、张本作“舍舆”）。

初足爻，互震坎，震趾坎车，变艮，止而又止，舍象。贲，饰也，因文黻于内，故须饰也。初在下，故曰贲趾。初比二应四，比二则从乎坎车，应四则从乎震足，是舍比从应之象。乘车者，车在下，今在上，不可乘，故贲趾而舍车。

《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

车在上，初在下，本无可乘，故归之于义。

六二，贲其须。

侯果曰：三至上象颐，二在颐下，须象，二与三皆无应，若能承三，与之同德，必可相与而兴起也。来氏本之，谓二变互兑口，口旁之文唯须，故象须。煦按：须，待也，又相得之谓，离为附丽也。火用薪传，中薪而火始四达，因火之丽于薪，遂觉薪之丽于火，此火薪之相须也。同二言宗，与此同义。离以一阴丽于两刚，非相得而成文乎？阳性上升，三互震动，今既与阳相须，故遂得与阳俱兴，主阴资阳之义也。

《象》曰：贲其须，与上兴也。

与从兴，起也，震动故兴，若以为艮，则止而不能兴矣。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

离文外焕，故贲。坎水滋润，故濡。离之外阳，居二阴之间，左右先后，比己皆阴，盖得其贲而润泽者也。附己之二，在下而须之固。遏己之艮，在上而止之坚。又当坎陷之爻，故欲长贞其位，而不及行象，得位故吉也。

《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

陵即丘陵之陵，艮象也。之，往也。三应艮止，不往而之于邱陵，得位故可长贞。陵又侮也，既不妄行，孰得而侮之？

六四，贲如皤如（郑、陆作“蟠”，荀作“波”，董音“槃”），白马翰如（“翰”一作“寒”），匪寇婚媾。

皤，白也，又年老白首之称。四变互巽，白象。贲而又皤，是贲而白质多者。贲以文饰为义，今白质多，是抱文德而终老不试者。

白马翰如，则栖栖皇皇之心也。互震为马足，为的颡。马白足，颡白巛，皆白文也。翰如，如飞翰之疾也。互坎为亟心之马，为寇盗，为狐疑。婚媾谓初，寇盗谓坎，言非寇盗，则婚媾可成，皆不试用之象。凡婚媾皆先天相对，相配者也。四变则先天艮兑相配，后天震兑相配，详见震卦。此与屯二同，其马皆指震，屯二应五，此应初，皆婚媾也。屯二为震之初阳所干，无坎象，故止言不字，此亦为互震之初阳所干，而三又互坎，故遂言寇，此皆逼于位也，故《小象》曰当位疑也。

《象》曰：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也。

以阴居阴而应阳，故当位。逼于震坎之阳，亦位也。坎盗震动故疑，居阴守正，故终无过尤。

六五，贲于丘园（陆德明引黄颖作“世于邱园”），束帛戔戔（子夏作“残残”），吝，终吉。

艮为山，山下为陵，半山为邱。五，半山，故称邱。颐二应五，故曰邱。颐涣互艮，故曰有邱。艮震两阳含二阴，园象。艮果蓏，震林木，亦园象。震木山邱，则园之饰也。贲卦六爻皆文，而不甚大文之象。虞翻曰六五失正，动而成巽，巽为帛为绳，故束帛。以艮手断巽，故戔戔。失位无应，故吝。变而得正，故终吉。荀爽曰艮山震林，失其正位，在山林之间。贲饰邱林，为园圃，隐士象。五王位，履中蹈和，尊道之君也。故曰贲于邱园。束帛戔戔，君臣失正，故吝。能以中和饰上成功，故终吉而有喜。此以贲邱园指隐士，束帛指君，吝兼君臣，终吉又指臣，亦是一爻两象，与噬嗑两象同。《本义》谓敦本尚实得贲之道，故象贲于邱园。阴性吝嗇，故象戔戔。戔戔，浅小也。人而如此，虽可羞吝，然礼奢宁俭，故得终吉。此以柔中立象，为市朝繁华，邱园朴素，亦不贲之贲。来氏以隐士指上九，引蛊随为说，则邱而不园矣。郝解曰贲五象邱园，谦五象侵伐，未尝定以五为君也。泰二象君，谦三为主，未尝定以君居五也。煦按凡卦先论主爻，然后兼及余爻，凡爻先论本位，然后兼及应比。此之邱园，震艮中虚也。爻变互离有光彩，故言贲。饰于邱园，谓隐士也。一束之

帛而戈戈，阴爻吝嗇象。终吉者，隐士遂其志而有喜，人君用得其地而有喜也。坤阴两拆，束象。戈同残，伤也。艮伏兑为毁折，戈戈象。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伏兑悦，故有喜，凡言喜庆，皆阳爻，此爻犹在贲中，说不得贲道将终，变离光明，说不得文反于质，戈戈只文之俭嗇者耳。

**上九，白贲，无咎。**

贲，文也。白，质也。上居贲极，物极则反，有色复于无色，故有白贲之象。文胜而反于质，无咎之道。

**《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

上居贲极，处无位之地，可以得行其志。正如山林隐逸，理乱不闻，而守贞抱素，唯志所欲。来氏指为受聘之贤，非也。贲之为贲，由艮起也。上三爻唯四有应，故虽婚媾而仍有皤白之象，五则有戈戈之吝，上则直以为白贲，皆不文之文。



## 周易函书约注卷六 周易上经六

### 剥

䷖ 坤下艮上

剥，落也。九月，万物剥落时也。一阳覆五阴，阴盛阳孤，势将剥落而尽。郝解曰剥者，杀牲解体之名，故爻象为床。床，几案也，因有肤鱼果核陈设之象。

剥，不利有攸往。

阴盛阳衰，小人壮而君子伏。又内坤外艮，有顺时而止义，故不可有所往。易言不利往，皆东北艮象，万物成终之地，正丧朋时。故蹇有艮象，曰不利东北，其曰利西南，与艮反也。解有震无艮，则止言利西南，西南得朋故利。今剥有艮，故不利往。若复初见震，则朋来矣。易中阴阳来往止是一义。

《彖》曰：剥，剥也（郭京作“剥”。剥，落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此卦诸解俱以五阴剥阳为说，皆未明剥义也。不知剥字止说在上一阳耳，若谓以阴剥阳，五阴之力何怯于垂尽之一阳？今固堂堂正位于上，果何爻之剥乎？剥之最近莫如五，犹曰贯鱼以宫人宠。近犹如此，疏远可知。当知剥之为义，从阴阳之隐显而见也。阴阳之理流行于天地之间，往复不穷，此盛则彼衰，此显则彼隐，故前曰阴变阳，而后曰消息盈虚，天行也。阴变阳者，阴阳原有迭见之理。今五阴既盛，则是初之阴变去初阳而为姤，二之阴变去二阳而为遁，以次渐长，变去五阳，仅存一阳孤立于上，几几垂尽，有似果熟枝头，将次剥落，故以剥落象之。从阳之自剥为言，见非无为之阴所能，因溯其前而以为阴变阳，不以为阴剥阳也。小人浸长，其势方张，自不



宜往。内顺外止，顺时而止，而谓为观象，即观此小人浸长之象，所以不利有攸往。消者方亏，虚则消之尽，息者方生，盈则息之盛，四字虽兼阴阳往复说，却全为阳谋，复，阳息。姤，阳消。乾，阳盛。坤，阳虚是也。此正阳消将虚之候，故遂说天行，因此卦自乾变来故也。观象云者，卦自观来，有观之象。又物当九月，阳德收功，落实取材，必有可观。又当知观象之后，说出天行，明指得朋丧朋，阴阳往复而言。《周易》之理无非发明阴阳消息微盛盈虚，天行垂象，在人观之而已。蛊之终始亦曰天行，巽之初终，恒之终始，莫非往复之旨，而初终尤不可不察，凡皆观象之说也。宜曰顺止显于外曰观象，顺动涵于中曰见心。煦按以顺动说见心，最合易理，即率性之谓道也。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春夏百昌蕃茂，见物不见山。九月万物剥落，止见山附于地，故云剥。高附于卑，贵附于贱，下不厚则不安，故厚其下，始安其宅也，然指在下说亦可。厚下，坤也。艮为门阙，覆于上有似于宅。此卦主阳，在上而不得位，故称上，若泰五称后者然。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荀爽“蔑”作“灭”。无“凶”字）。

剥由乾来，今以阴爻逐位变之，初之阴变去初阳者也。其象剥床者，震巽为木，主皆在下，木而在下，故象床。初足爻，故象床足。二在初上，则以辨象床面矣。坤以载物，床以安人，其义同也。一阳覆五阴，有宅象，庐象，床象。蔑，灭也。阳而居初，本为正位，今为阴所变而蔑之，故以为灭贞，阴而灭阳，不得所资，故凶。

**《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

灭下即蔑贞，指乾之初阳也。

**六二，剥床以辨（古作“分”），蔑贞凶。**

二之阴，变去乾二者也。乾二中正，故亦曰蔑贞。孔仲达曰辨谓床之下，足之上，分辨处也。郑玄曰足上称辨。辨，分也，谓可屈伸处也。崔憬曰在第足之间，是床桯也。程子曰床之干。煦按足在床下，辨，床之面也，即平也。《尚书》平章平秩，《史记》作便，《索隐》曰《今文尚书》作辨，可知平辨通声，古原通用。

**《象》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

阴阳比应通称为与，与则其情相亲，故三以应上而无咎。二之无与，则直肆其凶暴，故蔑贞凶也。

**六三，剥之，无咎**（陆无“之”字）。

三阴乃变三阳者，故亦言剥。然初二凶，四近灾，而此独无咎。三有应与，得阳援故也。故《小象》曰失上下也。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失上下谓不与初二四相同，即得阳有应之说。阴以得阳为资。初二四比阴应阴，若小人之朋党既固，剥阳而据其位，全无阳助，故凶而近灾。今应爻得阳，故以为失上下之阴。

**六四，剥床以肤**（京房本作“簠”，谓祭器），凶。

此爻变去乾四。初，足。二，辨。三，床之上。四居上体，乃床上人之肤。王肃曰：坤象床，艮象人，剥床而及人肤，为害滋深，故凶。

**《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

言祸及其身而不可免。坤为灾，与下卦接也。肤字详噬嗑。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以阴变去阳爻，将必有报反之虞，唯有应有比，得阳之助者不然，故一无咎一无不利，且此爻又有承阳之义。变巽象鱼，详见中孚。巽绳艮手，故贯鱼。鱼之联贯相次以序，五阴分列象之。五，君位，阴故象后。上承孤阳，故象君。以，后以之也。艮为宫室，鱼阴物，宫人众妾，乃阴之美而承顺于阳者。伏兑少女，变巽长女，下坤互坤皆老妇宫人象。宠者，阴阳相得之义。顺而止之，正在此爻。以顺而止，则必无违忤，故无不利。利，阴象，得阳始有之，故观四近阳，亦言利。

**《象》曰：以宫人宠，终无尤也。**

以阴变阳，宜乎有尤。今顺而止，以阴承阳，得阳之助，故无尤。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京作“德”，董作“德车”），小人剥庐。

乾阳悉为阴变，此爻独存于上，故有硕果不食象，不食即谓不变不剥也。艮为果蓏。硕，大也，阳称大，又为圜，大而圆，果象。伏兑为口，本能食，兑伏，不食象。乾为君子，上阳是也。下坤，上变亦坤。坤为民，为小人，又为大舆。坤为舆，皆载物者也。据君子而论，则下承以坤舆，故曰君子得舆，是据阳之视阴而为象也。又曰小人剥庐者，艮阳上覆，下阴旁列，有似于庐，庐为人所覆庇，坤阴之赖以覆者，独此一阳。今上变为坤，灭却艮象，不成为庐，则下坤何所覆乎？是据阴之视阳而为象也。上句就未变说，下句就已变说，故不同。硕果即上九二字，爻之主象也，为阳言也，下二句即在硕果二字中。

《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民与舆皆谓坤，指下卦也。庐谓艮阳也。得舆则承之者顺，故为民所载。剥庐则失所覆，故终不可用。

## 复

### ䷗震下坤上

《周易》贵阳。复，阳之复也。古文从𠄎，天与日月同度也，变楷而失其义矣。自五月阴生，其阳就消直至十月，六阴盛而乾阳尽矣。然乾道健行不息，穷上返下，故十一月一阳来复于内，故名复。剥复皆不离坤者，以先天图乾阳终始于坤也。剥丧朋，复得朋，故卦辞曰朋来无咎。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京房作“崩来”）。反复其道（古一作“反覆”），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复亨，阳之通也。阴静阳动，阴无为，阳有为，以静正闭塞之阴，而阳复其下，其势难遏，故曰亨。内动外顺，亨义也。复也者，未尝竟绝之称，言往来也，故曰出入无疾。复亨已了卦义，其下皆在复亨字中。出入指阳，言其长而盈，盈而消，皆已过者也。入谓阳复，指见在也。无疾，循序有渐也。又阳生阴杀，疾谓坤也。阳来则阴去，故无疾。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是其义也。无疾即亨字，朋来即得

朋，震象西南得朋，据坤之视阳而言。自内出外为往，自外入内为来，谓坤体而乾来者，此言交也。谓本无而今有，若自内生出者然，此言生也。《彖辞》见天地之心是也，皆来字义也。无咎亦亨也，生生之机从阳复而始，有何咎？反复即出入也，言阳之循环而未尝绝也。道犹径路，大化之舒敛，外出而复归于中，天地之心即径路也。又阳德健运，既出而返，迁转不息，道如是也。七日来复者，阳之出，自姤至坤，凡六日，至复则七日矣。阳德故言日，蛊言阴终阴始则象月矣。临言八月，亦谓所历之阴也。七少阳数，八少阴数也。此上皆复亨之理，利有攸往，始言人事，皆谓亨也。

《彖》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刚反言成卦之体，刚长言复卦之用。自五月阴生成姤，初位亦已无阳，直至子月，阳刚复来其下，故云刚反。若从震阳，更历临兑而至乾，便为刚长，自下而上为往，故曰利有攸往，反溯于复前，长推于复后也。动震顺坤，行亦震也。动而以顺行，发无疾无咎之旨，明刚反之亨。反而复者，阳也，故云朋来。阴阳相得，故动而顺。此上释动顺之理，以见刚反之亨。天行释反复二句，又以循环不息，释必反之故。天地之心即未发之大中，若由此而发，则渐远矣。唯一阳初生于太极，始克见之，故云然也。邵子目为天根，第心言肆应不穷，根言生生不息耳。天根之说独不及地，以阳复地中。贵阳，故独言阳也。又因先天图象天之纯乾，由此而生，故以为天之根。此兼地言之，雷复地中也。动，震性。雷，震声。见，阳之明也。

《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在地中，一阳初复，万物含生未发，当上下安静以养微阳，即潜龙勿用也。闭关即安静意。不行句，下安静也。不省句，上安静也。震大涂，坤为众，民众行于大涂，商旅象。初为来处，阴爻两列，有阳横亘于大涂之来处，闭关象。阖户为坤，亦闭关象。阳君不居五居初，潜龙爻也。巽后伏初，故曰后。今隐而伏，故不省方。上曰

先王，下曰后者，凡阳皆乾之用九，震为初用，故溯成震之始，称乾为先王，见震初之微也，称后谓震由伏巽来也。不知阳用于乾，见本于伏，均非爻旨。虞翻多论伏象，非无据也。或曰至日谓巡狩而反，今考史书，先王至日亦曾有不行不省之事乎？故知此皆圣人身心中事，于此特露一斑。故《彖》言见天地之心，而此云不行不省，学者当细心讨论。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祇”音“支”，适也。王肃作“禔”，云“安也”。《九家易》作“多”，音“支”。又作“𡗗”，与“多”同），元吉。

祇，至也，抵也。一阳初生为复主，居事初，其失不远，故有不远于善，无至于悔象，元吉之道也。元，始也。此为见心之初爻，故云始吉。元字诸卦不轻言，非其始之者也，作大善解亦可。在卦言亨，是正复之时。在当爻言元，溯见心之事也。不远据中言也，由此外出，则渐推渐远，故因不远而溯其元也。此圣人传心传道之爻，故《小象》以为修身，而《系辞》又复提之。盖生人之性本有未发之中，立天下之大本，无亏损，无去来，凡有差别皆动后之事，愈动愈远，愈远愈纷，终至差别，不可究极，所由曰习相远也。震本动爻，动又在初，因其出于天心，故称不远，若人之方离而即回转者然。圣人与天为一，有何远近，学者不然，故孔子曰回也三月不违，又曰其庶乎，皆不远之义。日月至焉，则屡动屡违，远可知矣。其以仁教颜子，亦曰复礼。大抵人非圣贤，悉具食色嗜欲之性，逐渐支离远去，皆未能向立命之初留心打点，使于方动欲动时，一触便转，几于不远之复，亦有何难。盖势已极盛，皆难猝然消灭，唯初起未盛，一排拨之，便已复旧。若远而始悔，无能为矣。

《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

性为身主，情动则远，敛情归性，大本立而达道行，故曰修身。

六二，休复，吉

休，息也。居中而不前不后，故称休，是休息以待复者。又因初动于下，此适居中，故相形而见为休。初为不远，二较初已远矣。然天运无往而不复之理，二虽远初，才位皆柔，而所处中正，故于此休

以俟之，虽远而亦复也。譬若两人同行，一出门即返，是不远复也。一已出门，待后者不至而亦返也。初阳有升性，初既不远而即复，二乘初之动，因其复而始复，如有待者然耳。故曰以下仁也，是仍未大远也，特比初稍后耳。休否亦取中立之义。

**《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仁为长善，谓初之见心元吉者也。二爻中居，本有静象，因不远复之仁人动于下而上撼之，因亦翻然而复，如有待而复者然也，故云以下仁也。下以位言，非亲下之说。不远者，最速者也。休复者，稍缓者也。

**六三，频复**（古作“路面嘖复”，郑玄作“卑”，当是“颞蹙”之“颞”），**厉无咎。**

频，数也。三处两卦间，以阴居阳，不中不正，又处动极，上接静坤，载动载静，复而又复，频复象，与频巽同，频复则频失矣。厉，危也。频失故危，频复则能改过，故无咎。乾惕之位，故厉。

**《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

虽频而能改过，揆之于义，故无咎。

**六四，中行独复。**

初居内卦，出于天心，故曰中。四变震，故言行。独应初，故言独。初之复在心，故曰悔。四之复在事，故曰行，此内上之分也。又四居三极中，位在五阴中，皆中也。初不远，颜子也。休则稍远而有待，曾子也。频复，日月至焉者，游夏也。四则行之既远，毅然独复，孔子之门人皆是也，故《象》曰以从道也。道则在外而见诸行者也。

**《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

初曰修身，二曰仁，四曰道，仁与道皆修身之事，特仁在心而道在事耳。比者内而近，故曰下仁。应者外而远，故曰从道。

**六五，敦复，无悔。**

外坤又互坤，坤厚载物，故曰敦复。执德坚，信道笃，不辞难，不以久暂而加厌，故曰无悔，全在行事上说。无祇悔者，未到悔时。无悔者，不以繁难而加厌耳。中德居尊，故有此象。



《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

考，证也。不远之天心，是自然之中德。五处外中，是亦有中德者。特其中在外，较诸不远之天心，只是能以中德自相考鉴耳。初为复主，下仁而成休，比也。从道而成独，应也，皆资初也。五以中德自考，无资于初，故曰自。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郑“灾”作“载”），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迷复，迷而不知复也。坤本先迷，今居上极，则迷甚矣。灾眚即凶也，凶犹有遭际，灾眚则自身之凶也。用师以下，灾眚之甚，凶之大者也。以，及也。师败及其君，有倾危之忧也。坤为众，变艮大象离，为戈兵。众动兵戈，又龙战之爻，行师象。变艮无坤，失众象。坤为国，伏乾君，坤阴灭之，国君凶象。十，土之成数。不克征，不能雪耻也。初不远，上十年，言远也。阳刚善动而复，故止于七日。坤阴性静而止，故十年不克征也。以临八月较之，则本卦五爻，变卦五爻，言至剥也。

《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反亦复也，复所当复，则曰复。复非所复则曰反复，至上极不成为复，故言反。坤之反为乾君，又当龙战之爻，故曰反君道。将使坤变为乾，指夬言也。至夬之无号，则以其国及十年不克，皆在中矣。初不远是念之方萌，最速者也。休复稍远，然犹近初，故仁字亦说心内。频复亦在心上打点，皆内卦也。四外则曰行，敦则行之厚者也。上用师则大有所为，全不自反，贸然以行者也。

## 无妄

### ䷘震下乾上

元子曰：剥复，艮震交地，无妄大畜交天。复，贤学。无妄，圣学。《易溯》曰无妄诚也，大畜诚而明也。性以动显，学以止畜。《史记》作无所期望。盖主震木而遇乾金，天命不佑，不吉之占也。

无妄（《史记》作“无望”，康成、子雍皆云“妄”犹“望”），元亨利

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至诚也。动而健行，唯动以天，始能有此四德。匪正，妄动者也。有眚则无四德。程子曰“动以天为无妄，动以人欲则妄”。《周易》立教，性与天道俱在其中，仅作占卜论，非矣。震木乾金，妄动而上行，必受其克，故不利有攸往。凡言利者，皆得朋之震。言不利者，皆丧朋之艮。此卦有震而互艮，故前曰利贞，而后曰不利。

《彖》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举正》作“愈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释文》作“佑”，马作“右”），行矣哉。

刚谓震阳，来谓居初。自外来者，二三两阴本坤之静体居内，乾用其九一交于初，则为自外来矣。外来者对居内之静坤言也。卦以震刚为主，圣人教人观象以择主爻，故有为主于内之说。凡一卦三画，其两画相同者皆静体也。其往来上下之爻称为主爻，动用故也。诸《彖》之往来上下皆言动用之主爻，不可不察，详具首卷。先曰动，后曰健，从主爻说起，故先内后外。动谓震，健谓乾，便是主内之辞。刚中而应，又若主外者，凡纯乾纯坤之在外卦，虽内有动用之爻，亦多主五，君主之位也，详见《函书》。应也者，谓健动之震往而应也。刚中而应，则中无阻挠，故能大亨以正，而有乾之四德。天之命，指应五者而言，然不归诸刚中之五而归之于天，谓全乾也。乾为天，互巽为命，上见纯乾，又系初动而应天，故言天命，此上释元亨利贞之故。匪正有眚，又是不利攸往之故。卦由巽变，至乾四而尽灭巽木，为主之震又动遇乾金，往则不利，自然之理。此卦之成性者，内震也。本出各正之天命，至诚无妄，故以四德归之。至发而为情，则千差百错，已非无妄之真，故有匪正不利之说。此卦止二五有应，而为主之初。与所应之四，均非正故也。人生所行，千差百错，俱由情发，已非保合之真，故曰无妄之往何之矣。盖往则非其中存者也。来震往乾，故曰天命不佑。复曰行矣哉，归咎于往也。威行之卦，故占者不吉。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万物之生，在天之下，故曰天下。又皆天命所赋，故曰天下雷

行。行，震德，雷，震声。雷行者，动机之遍著也。天德本至诚无妄，其赋物亦然，故曰物与无妄。震阳得诸最初，故称先王。先王谓乾，与复豫噬嗑同义，溯阳之所自来也。茂，盛也，谓所育极盛也。天随时而生物，先王亦对时而育物也。育者，教养是也。

**初九，无妄，往吉。**

初无系应，震动之性上往，阴必不拒，又况动之以天，故往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阴不我拒，往则成坎，故曰得志。得，震象。志，坎象。

**六二，不耕获（陆云：或依注作“不耕而获”，下亦然），不菑畲（《礼记》此下有“凶”字），则利有攸往。**

二在地上为田，震位东，春耕时也。震为木，二三阴土，以木临土，上入下动，有益之耒耨，耕象。震反生为禾稼，互艮手，获象。有益耕象，而无坤田，故不耕不菑。肖离，火焚牛耕，故为菑畲。菑，一岁田，畲，三岁田。古之言富者皆取必于农田，孔子之言富非如后世，以金宝异物之积为富也。农田之利，必耕而始有获，必菑而始有畲，不耕则不获，不菑则不畲，自然之势也。然蓄积既厚，则系累必深，故农田之子无远志。今既无系累，则必利有攸往。上下象原是一义，故用则字一转，阴爻原无动象，因震中初阳撼之于下，故为丧其所有，趋前而进之象。若将上下分为二义，并说作戒辞皆非。《本义》作无所为于前，无所冀于后。来氏谓不方耕而即望其获，不方菑而即望其畲，均非爻旨。

**《象》曰：不耕获，未富也（《举正》作“求富也”，《杨易》以为未然）。**

《易》中言富皆阴爻，阴有形可积累，坤之言积是也。如小畜、泰、谦、无妄、家人皆言富，唯家人四阴得位，本可言富，乃秉承皆阳，而所应又阳，又无动爻撼之，故得自有其富，而曰富家大吉。其余皆言不富者，非在震中，则必互震，震之二阴合体为震，皆因初阳动于下以撼之，己之所有无能自固，故震卦有于邻之说，而泰四谦五畜五皆曰以其邻也。泰四本可言富，因系阴阳相

接之际，阳性上行，四爻有比有应，而互见震象，有动而撼之者，则不能有其所有，而变易其性，故曰不富以其邻，为比故也。谦五阴爻，本可言富，乃谦之诸阴皆欲附阳，四先得而据之，又以拗谦大辟其路。坤五以顺德附四而互震，因四而纳交于阳，而震阳撼之于下，故曰不富以其邻也，亦比故也。畜五非阴爻，则本爻不可言富，然畜卦诸阳皆欲附阴，五独据而有之，又无撼动之者，则四之有皆五之有，故曰富以其邻，亦比故也。然小畜之阳皆欲附阴，而五上与四同成巽体，故《小象》曰不独富，则并上阳亦得而有其阴矣。无妄二阴本可言富，乃比阳应阳，震爻动撼于下，不克自有其有，故曰未富。仍与谦泰同义，皆因阳而震动者也。未富二字，不耕二句在中，利有攸往亦在其中。

###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变离为牛，坤阴亦为牛，互巽为桑为绳，艮为鼻，绳在牛鼻，止桑下，系牛象。震，行象。三，人位，在大涂，行人象。坤为邑，邑人象。震得朋，故言得。处动极，互艮丧朋，又伏坎盗，故言失。邑人指六三也。无妄之灾四字，为此爻主象，此妄字作望字解，灾即无所望之祸也。盖系牛于桑，为行人得去，邑人乃受其灾祸。行人之得与未富同义，盖谓震撼于下，而丧其自有者耳。灾即不利之说，既丧而不可复得，复何望乎？爻处动极，又与外乾相接，当变革之际。金来害木，故有此象。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解见爻中。

### 九四，可贞，无咎。

天德本自无妄，而此居乾初，则无妄可知，故可居贞而无咎。二之言利，虽不能自持，而有比有应，故言利。此则无应，可自主而无咎者。二不言无妄，失其自有者，别无可望，故唯行之利。此则纯真自主而无望者，故皆不言无妄。

《象》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

下三爻或象往，或丧其所持，皆动也。此在乾初，故云固有。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变互坎，为心病，疾象。巽草震木，艮石，药象。覆兑，悦象。刚中有应之爻，故云有喜。其曰无妄之疾，盖以妄为疾也。若有妄疾，非药何治？居天德之中，纯动以天而不杂以人，是无此妄疾，故不烦用药。有应故有喜也，若更用药反杂以妄，故曰不可试。妄之为言，皆发而后见，天德居中，故有无妄勿药之象。试字在用边说，与赤子爱敬相同，正圣人传心之法。

《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凡妄皆自外得，故克己之教，说在视听言动边，即此试字。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应震行象，九非妄也。时位穷极，不可行耳。崔憬曰居无妄之终，有妄者也。妄而应之，上下非正，穷而反妄，故为灾。

《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

此爻妄字又作望字解。居外而处穷极，虽行亦何望乎？与亢龙同，故《小象》亦同。初为卦主，以阳居阳，得正者也，故吉。二以柔居中，有应有比，得正者也，故利。五以阳居中而有应，天德纯全，得正者也，故有喜。四居乾初，是未雕未凿者，故可贞无咎。三以阴处阳，居动极丧朋之位，故为邑人之灾。上处卦终以阳居阴，故直言眚。匪正有眚，即指此爻。

**大畜****䷙乾下艮上**

大，阳也。乾下艮上，所畜力大，非如巽阴之小，止众阳之多也，有畜止畜养畜聚三义。畜聚，蕴蓄也，即在养字义中。取止义，则谓阴止阳，故曰小。取养义，则谓阳养阴，故曰大。

大畜（《归藏》作“大毒”，古一作“蓄”），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乾至利贞而四德终，艮得乾终，故艮乾合体，止曰利贞。互兑口，外近五君，不家食象。大象离伏坎，水火之合，故象饮食。乾知

险，互震木，涉川象。贞正道，即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也。道大行，故吉。利涉大川，大有所为以济险也。坤国变艮家，以国从家，故有不食于家而食于国之象。

《象》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康成、公明以“其德”属下句，元子从之），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乎天也。

刚健，乾象。笃实，艮象。大象离，又艮阳外焕，故言辉光。日新，日者，天之运；新者，外焕之光也。笃实谓两阴也，刚健内之存主，笃实外之践履，辉光则德之发越。日新又新，所由积小高大以成其德也。刚上谓艮刚在上，尚则尊奉之，言主爻也。五君乾亦君，有六五尊上阳之说，有下乾尊艮阳之说，皆可。贤指内刚健而外文明，又有辉光日新者也，上，进也，此自下奉上言也。止健与养贤同义，健即贤，止即畜，此自上视下言也。特止健言德，养贤言卦象耳。尚贤则用人以正，止健则禁暴以正，故曰大正，此释利贞之义。《集解》谓乾为贤，艮为宫阙，贤人居于阙下，为不家食。由以下奉上，则有尚贤不家食象。由自上及下，则有止健养贤象。乾德易以知险，抱蕴蓄之美，有乾健之力，故能应天而济天下之险。兑口上含六五，不家食象。六五承以兑口，养贤象。四至上，象颐，故曰养。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无物不包，今在山中，则山之蕴蓄大矣。向秀曰天为大器，山则极止，能止大器，故为大畜。君子谓乾。震足，行象。兑口，言象。多识，即大畜也，有颐养象，故以畜其德。乾在万物先，故前。震行故往。此畜取畜聚义。

初九，有厉，利已。

乾三阳为艮所畜，内卦受畜，以自止为义。论阴阳则若君子受畜于小人。外卦能畜，以止人为义。论上下则若在位之禁止强暴。厉谓不相援而反相挤<sup>①</sup>也。已，止也。初刚则志在必进，然为四所

① “挤”，堂本作“济”。



畜，故往则有危，止则不取祸也。

《象》曰：有厉利已，不犯灾也。

灾即厉也，止而不行，何灾可犯？

九二，舆说辐（古作“輶说辐”，“说”音“脱”）。

乾运转不息，又为圜，舆象。坤为舆，乾之伏也。第乾舆言行与不行，坤舆止言载耳。輶与辐异。辐，车轮之辂，三十条也。輶，车上伏兔，以承轮者。舆行赖輶，脱则止而不行。互兑毁，脱輶象。小畜脱辐，车轮散，不堪行也。盖为阴所止，所脱者重，久住之计。大畜脱輶，盖暂脱其輶，所脱者微，暂止而旋起也。二为五畜，以有中德，能自止而不进之象。

《象》曰：舆说辐，中无尤也。

唯有中德，则识时势，不躁进，自无妄动之尤。

九三，良马逐（郑玄、姚信作“逐之”），利艰贞，曰闲舆卫（郑玄作“日闲”），利有攸往。

震马前，乾马后，逐象。两马相逐，遇艮止，不得驰上，利艰贞象。乾舆象，大象离，中虚外围，卫象。闲舆卫，又利艰贞之象。曰闲舆卫，俟之也。初二皆为阴畜，观童牛豮豕可知。唯三无应，故不受止，又互震行，故利往。然犹利艰贞者，惕若之爻也。《考工》车六等，戈人受戟矛轸，皆卫也。天子十二闲，邦国六闲，卿大夫四闲，闲以序辨，亦以习名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与阳同德故合志，见非阴爻，故不为所畜。然止言志合，谓非应也。故有利艰贞俟之之象。

六四，童牛之牯（《广仓》作“牯”，《说文》作“僮牛之告”，九家亦作“告”，陆绩云“牯”当作“角”），元吉。

童，未角之称。牯者，横木置角端以防触，楅衡是也。爻变离为牛，伏坤亦牛，乾为首。角者，二阴在乾上也。大壮互乾，见二阴，亦象角。艮手互震木，手持木而施之角，牯象。艮体居上，四当外初。畜，初者也。艮少男，初应初，童牛象。初刚势微，止于未角，如止恶

未形,用力少而成功多,大善而吉之道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四当兑口,喜象。上不劳于禁制,下不伤于刑诛,故可喜。

**六五,豮豕之牙(郑读为“互”),吉(“豮”音“焚”)。**

大象离,变互离伏坎,豕象。豮,犝(音介)也,腾也,乃走豕也。互震性动,豕象。牙者,《埤雅》云以杙系豕也,与犝同例。变巽绳,系象。震巽木,杙象。牛马豕,皆人所畜,故大畜并言之。煦按牙,齿也,止物以自养者也。凡二五中阴皆取静象,五为辅颊舌口之爻,今在于中,故象牙。与牙相应之二,则所养之物也,此爻取养义,故《小象》曰有庆。若系豕于杙,何庆可言?四取《彖》中止健之义,五取《彖》中养贤之义。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喜庆皆谓乾,四五能止之,则四五能有之矣。五君位,畜者大,故曰庆。凡言庆者皆有位,一人有庆是也。喜止一身,庆及天下。四具养贤之善,贤才德成,故有喜。五兼止健之能,小人安分,故有庆。

**上九,何天之衢(梁武帝作“荷”,《灵光赋》亦用“荷”,盖古“何”即“荷”),亨。**

畜阳者,阴也。上亦阳爻,在阴外不为阴畜,故有何天衢之象。上天位,四达为衢,互震大涂,在震上,天衢象。乾天艮终,终在天上矣。以为天衢,何行不可?通达无滞,道大行之象。此正不家食,涉大川之义。来氏一担挑起天衢之说,未当。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不家食,涉大川,无往而非亨,故道大行。道字即衢字。四五就应爻上见,故有止义。上就蕴蓄上见,故有畜极而通之义。此处方曰行,则前五爻之不行可知。賁须之待也,阴也。前五爻之不行,亦阴也。则阴之为体可知。

## 颐

### ䷚震下艮上

颐，口旁也。上下二阳，中含四阴，外实内虚，上止下动，口象。口食物以自养，故取养义。潜老曰四偏卦而肖坎离，中互乾坤，则二老六子俱用之卦，中孚小过肖坎离而用六子。不具二老，故收下经。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震，动象。伏兑，口象。人之颐下动上止，胎生者，目上皆动，卵生者，目下皆动，皆物性也。此卦内二阴同初阳成动体，外二阴同上阳成止体。止卦无动，动卦无止。故二三之阴养于初阳，与动合体也。四五之阴养于上阳，与止合体也。故止动合卦，而不取应爻，各得其正，斯吉。止动既不同德，又不相应，而合体为颐，故彼此相观。初之观朵颐，四之虎视，皆观也。因两不相资，故但有观义。止体观动体之所养，动体观止体之所养，此观人之所养，其正不正可知也。大象离明，故言观。自求口实，谓人之观我。其自求以养者，贤愚贪廉皆可辨也，故贵正乃吉也。阴阳之义，阳无阴有，阳虚阴实，阳动阴静，阳气阴形。坤以形用，静止有常，阳以神用，周流不息。口实者，口谓外阳之包括，实谓四阴之充斥，故言口实。不言口虚，若口果虚，奚所凭而谓为养，奚所凭以观养乎？不知从前何故执阳实阴虚之说，内太实而不虚，则无运动之能，故止象颐而称口实。噬嗑中多一阳则有运动之能，故象齿而又以为有也。

《彖》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

来氏曰观其所养，观其所以养人之道，正不正指上下二阳。观其自养，观其求口实以自养之，正不正指中间四阴。天地圣人皆推广养义，故曰养之时大矣哉。见得天地圣人所养，公而不私，则天地圣人所养之正也。不及自养者，公而不私，即天地圣人之自养也。郑玄曰观其养贤与不肖也。颐中有物曰口实，中互二坤，坤载万物，人所食之物皆存焉。观其求可食之物，则贪廉之情可别。《程传》固

有所本，来氏亦出于此。

**《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帝出乎震，万物得养而生。成言乎艮，万物得养而成。慎言语，养德也。节饮食，养体也。言语饮食，动象。慎节，止象。又慎由动出，节由止出。言语饮食，伏兑也。兑为艮止所掩，故曰慎节。亦犹复卦伏姤，巽为震掩，便曰后不省方。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京房作“揣颐”），凶。**

此卦唯初四三上有应，而体性各殊，故彼此互观也。四本应初，其体则止，故虽有逐逐之欲而但为眈眈之视。初告之曰，尔何勿舍尔灵龟之静而养息，观二三之养于我而一朵其颐，盖动者之矜辞也。灵龟以食息为养，常静者也。动而好矜，全无涵养，在下位卑，宜静不静，彼虎视者在上，故凶。人之颐皆下动，故称朵，肖离目，观象。离象龟，故损益皆言龟。郝解以灵龟指上九，教四舍灵龟，观我朵颐，最合爻义。盖阴阳本自相须，而阳体善动，故能养阴。止体之二阴资于上，动体之二阴资于初，正也。然阴阳不必同体，亦各有应与存焉。止缘动止殊德，故不贵应。今教之舍同体而从应，则妄动而有矜情矣。《本义》谓我四而尔初，未察朵颐唯动体在下，始可言耳。当知舍尔八字只是在下之动象耳。在下宜静，又当养时，尤宜主静故也。今必以我为四，然则凶亦为四之凶乎？

**《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

初教四舍止而学动，四之不舍，固不足贵。初但自矜朵颐之养，亦不足贵。阳贵阴贱，今动而变阴，饮食人贱故也。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子夏作“弗经”），征凶。**

颠，倒也，谓宜求养于在下之初。经，常也。拂经，谓不可拘应与之常也。艮，邱象，谓应五也。于邱征凶，往应五则凶也。爻有颠颐拂颐四字，诸解均未得旨。凡颠皆指初阳，二比四应，故皆曰颠。二之征凶，经而不颠也。四之颠吉，止者不能养而动者能养也。卦以应与为经，爻以各养于同体为颐。养于同体，正也。故六三拂颐而致凶，是但知求应，不知养于同体也。因有应与之常经，故六五拂

经而获吉，是资养道于同类，而不拘应与也。不求养而求应以为养，则直以为拂颐，不知应而得类以为养，则不妨于拂经。三合乎经而拂乎颐，故曰拂颐。四合乎颐而拂乎经，故不曰拂颐。二曰征凶，三曰贞凶，皆不贵应也。二之拂经与五无应而比初也。若之邱颐，则从应而凶。邱，艮象，亦积坤之象。三之贞凶，既不比初，应爻异体，不能相养也。五之拂经贞吉，与二无应，与上比也。总皆言卦体之成，非二三之阴比于初阳，则不成动体。非四五之阴比于上阳，则不成止体也。动者不止，止者不动，故爻各异象。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类也。

行，震象。类谓同体之阳。行失类，谓求应不求同体也。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拂颐者，违拂同体相养之道，谓与初无比与，而与艮阳为正应也。贞，正也。即经字上虽正应，非其同体，不能相养，则拂乎养道，故致凶。十年，坤之成数。勿用，不得用其养也。养义贵静，口容止，故下三爻养于动者皆凶。动则爻虽不应，亦从应以起义。上三爻养于止者皆吉，止则养于比者固吉，养于应者亦无咎。动则有似于饗飧，止则有似于灵龟也。钱国端曰，颐以两实经四虚，大过以两虚辅四实，颐二以颠初为颐，大过之二以得初为生稊，为女妻，以俱与五无应而去上为远。颐五以从上为吉，大过之五以得上为生华，为士夫，以俱与二无应而去初为远。颐过之三皆凶，颐三动极，上无以止。过三躁极，上无以辅。颐过之四皆吉，颐四止体，为能制初之动。过四悦体，为能行初之巽。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震大涂，道象。大悖，即拂颐。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子夏作“攸攸”，苏材音“迪”，《汉书》作“洳”，荀爽作“悠”，刘瓛作“𪔐”，云远也，说云：𪔐，音式六切），无咎。

颠颐，与上同体而下应初也，为求初以自养也。颠字有倒义，亦有不安义。二处初上，此处震上，故皆云颠。此如屯卦，二在初上，

四上居震上，故皆言乘。凡养贵静，故下卦凶而上卦吉，动静殊也。颠既有动义，何以为吉？盖人之食物，其颐上止下动，此得食之象，故吉。兑为虎，艮伏兑，虎伏于山者也。大象伏坎，初当潜位，故象龟。龟水物，虎之欲食，必不轻动，故言视。龟自养于内者，四不养于上而养于初。虎求养于外者，与上不应不比也。三与初无应比，故亦言贞凶。四变离，视象。四应初，故初亦有观我之说。眈眈，视近志远貌。虎行垂首下视地。初，地位也。逐逐，欲之继也。逐逐之义即在眈眈内，皆颠颐象也。无咎即吉也。一曰卦辞本有自养养贤二义，今《象》曰上施光，若人君求贤以养德，岂惮烦哉？虎下视则其光自上而施，此正合颠颐之旨。

**《象》曰：颠颐之吉，上施光也。**

视物者必目光所注，今自上视下，故曰上施光，艮有光辉也。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二本五应，今不相应，故皆言拂经。言非相应之常，则二取比初，五取比上矣。居谓静守也，贞谓居中求养于同体之上也。吉者，恩自己出，又可养人也。居，艮象。涉，震象。伏大过之坎，大川象。利涉必乾刚，而五体阴柔，又以互<sup>①</sup>卦之坤掩伏卦之坎，故不可涉，不可涉即居贞。三之贞往以求应，在动处说。此之贞近而比上，在静处说，故特添居字。

**《象》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

互坤顺，变巽亦顺，言顺从上以养人也。正曰饮食言语不可益，颐之损益皆为拂经。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由与由豫同，豫四一阳而众阴附之，阳大故云大有得。颐上一阳，众阴赖之以养，此名颐之由也。《小象》曰大有庆，贵上阳之有为也。阳刚覆冒于上，天下之养皆从此出，故必厉而后吉。厉者，惕若亢悔之爻也。颐之两阳皆可养人，而初不言由，无位在下，勿用之爻

① “互”，库本作“正”。



也。上则下五爻皆所统矣，知此可分两主而择一主。

**《象》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

天下被泽而各得其养，故大有庆。盖所养者之庆，皆君上之庆，故以其有归诸阳爻，即取由之义。

## 大过

**䷛ 巽下兑上**

大者，阳也，阳过乎阴也。泽本润木，今泽上于巽，灭没其木，则大过矣。四阳之卦亦多，由其居中相聚而盛，故名然。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桡”，乃教切）。

屋脊木曰栋，以承椽瓦者。木曲曰桡，本末弱而栋不正，故桡。大象坎中直，栋象。椽垂桡而下曰宇。两阴上下，象坎陷。及矫揉，桡象，兑毁亦桡象。本弱则无所承，末弱则无所附，而所过者大，故为栋桡。然阳虽过而二五得中，内巽外悦，有可行之道，故利往而得亨。桡者卦象，利往而亨者卦德。

**《象》曰：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弱”一作“溺”）。**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大过之时，大矣哉。**

大者过，阳多于阴也。本，初。末，上。弱，阴柔也。本末皆从木，下加一画阳，根株回暖，故为本，上加一画阳，枝叶向荣，故为末。刚过，四阳也。中，二五内外之中，三四卦体之中也。巽而悦行，内巽而外行以悦也。体质本刚毅，足以奋发有为，乃又用中而不过乎刚，德性本巽顺，足以深入义理，乃又行之以和，不拂乎人情，故利有攸往，乃亨。大过之时，见人于大过之时，行大过之事，无其时不可过，有其时无其才德，亦不可过也。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兑上巽下，大象坎，故泽灭木。木近水者唯杨，水盛则木灭，二五枯杨是也。不惧兼穷达言，天下非之而不顾。无闷，举世不见知而不悔。中互乾也。此非有大过人学问，义理见得明，大过人操守，脚跟立得定者不能。巽则能遁，悦则无闷。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藉，承也，四刚在上也。巽，柔木，又为白。白，茅象。无咎者，敬慎不败也。柔居巽下，上承乎刚，而此又居初，虽当大过之时，是慎而又慎，未至大过者。亦如物不错诸地而有所藉，可谓慎矣。乃又藉之以茅，且用夫白，则至洁者也。慎之大过，故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阴柔居巽下也。

**九二，枯杨生稊（郑作“萑”，萑木更生，谓山榆之实。虞氏曰：稊，稚也），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二五近本末之弱。杨，弱木也。枯，老也。大过，时者也。三四乾刚，则象栋矣。杨无根而反生，喜植泽边。稊，蘖也，下之根生也。二得阴在下，故言稊。华，上之枝生也。五得阴在上，故言华。根生则生生不息，故止曰过以相与。枝生则无生意，故曰何可久。下巽伏长男，故象老夫，再娶之夫也。应兑少女，故象女妻，未嫁之女也。上兑伏少男，故象士夫，未娶之男也。应巽长女，故称老妇，已嫁之妇也。因二五变咸恒，故象夫妇，乾为老阳，比柔而见，故二五皆象枯。

**《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阳方大过，得少阴以相与，则刚柔相济，过而不过，可以成生育之功，故无不利。

**九三，栋桡凶。**

中直者栋，因变坎，三四皆言栋。因巽二五皆言杨，文王栋桡本末之弱，周公栋桡，上应之弱，栋本在上，茅虽可藉，三无比与，上应既弱，必将下倾，故栋桡。巽木上极，兑泽淹之，一变而巽隐，止见坎水，故凶。司马光曰，大过刚已过矣，止可济之以柔，不可济之以刚，故大过之阳以居阴为吉，得位非美也。

**《象》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

应爻得助，斯为有辅，今在下虽有所承，却不相应。辅者在上而弱，故不可为有辅，若四之隆，则曰不桡乎下，应初也。

####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

隆，高起也。栋本在上，下藉有力，方为有辅。上应弱，则无以立于上，故三凶。下应稳，则有以隆于上，故四吉。乾健而有藉，故隆。兑毁故有它，因此悦彼巽，又见兑毁，故以有它之吝戒之，与孚初同义。有它吝者，见当倚初为重，欲其舍己从人也。既得初藉之力，又岂可以应柔为有它乎？

《象》曰：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不桡即隆也，初藉为应，故不桡乎下，即有辅之说。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举正》作“夕夫”），无咎无誉。

应巽而居上，故象华，应泽而居下，故象稊。老夫士夫，诸解未确。来氏取伏象固佳，不知皆互乾也。乾上称老夫，乾下称老妇，上下，阴阳之位，夫妇，阴阳之象也。得者，巽伏震也。女妻谓应兑，士夫亦谓乾也。二五不言栋而言杨，健于中故象栋。杨而枯，非栋之任也。

《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何可久言终散漫，亦可丑即无誉，非配合也，体姤淫女故也。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

变乾在上，故言顶。兑泽而至极处，过涉象。又适在首，灭顶象。初过乎慎，故不凶而无咎，上过乎济，故有凶而无咎。冒险而过涉，又当变革之位，故凶。过涉只勇于有为，非恶也，故无咎。

《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欲济非不美之心，故不可咎。

## 坎

### ䷜坎下坎上

《全书》曰：坎离，乾坤之交。既未，坎离之交。乾坤未交前，坎离为日月之体，乾坤既交后，坎离为男女之用，故以终上经而开下经。左忠毅曰：坎先天居西，后天居北，水外阴中阳，乾根也。离先天居东，后天居南，火外阳中阴，坤根也。日月者，先天之水火。水

火者，后天之日月。李子思曰：坎中实为诚，离中虚为明，离阴中含明为日，日阳而阴神也。坎阳中受明为月，月阴而阳神也。郝解曰：颐大过坎离，生死昼夜之象也。颐似离，离中互大过，大过似坎，坎中互颐，流下则平，故坎五不盈，炎上则忧，故离五嗟若。坎初上凶，水外暗也。离初上吉，火外明也。阳敛则阴在外，阳开则阴在内，阖辟而已矣。《淇澳》曰：鲲鹏表坎离也。孙巨源曰：北鱼南鸟，即是水火，鹏运而鲲不运，用阳而不用阴也。鲲化鹏而不复者，变至阴为纯阳也。总是以坎填离。煦按坎离，乾坤之交也。坎含胎之坤，离既虚之乾也。万物俱生于乾坤之交，故后天大用全归坎离。二用之后，坎所由独言时用也。坎言用，离不言用，离特已虚之乾耳，故其大用全归于坎。谓鲲鹏为坎离，亦未当。北溟，坎也。鲲，水中之动机，即中阳也。其鹏则一阳之大用，即根阴之说，因其用全归坎，故坎独言用。习，重也，非一之称也。坎即坑坎，四阴之土在外。坑，坎象。束一阳于中，而阳虚善动，坎中之水也。上坎下坎，故称重险。邓绮曰：习从二月加日，讹为羽耳。煦按习从二月即重坎也，又二月即坎外二阴，日则中阳，即月上所得之阳光也。又日则终古如一，而升阳之月，与升阴之月，如两月然，故二之。又坎象阳奇故日一，阴偶故月二，因月与地同为一偶之阴，同受日光故也。坎既两形，上坎之流注如是，下坎之流注亦复如是，有似于学习上坎者然，故特加习字，为两形可辨耳，不言习离者，二火相合，止为一光。两灯同室，亦无二照。坎阴以形用，故形可形见。离阳以神用，故神与神合也。

习坎（《归藏》作“箴”，刘瓛作“𩇛”，本或作“埴”，郭京加“坎”于“习”上）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中实，孚象。维，系也，即陷义。阳为阴裹而不可动，阴附于阳而不可离也。心，中也，谓中阳也，人之虚灵惟心。善动之阳陷入阴中，至虚至灵，故亦曰心。其亨则虚灵也。坎离之爻，言心言志言孚，以乾坤中交，一中实一中虚也。中虚则具肆应不穷之妙，中实则有生不息之机，故言孚。互震故言行，善动之阳在中也。尚同上，因人知水性就下，而不知能上，故指其可上言之。曰有上，则有不上

者矣。不上者，坎之恒体。有上者，刚中之性也。坎卦全言水性，阳性趋上，不能久为阴蓄，故有能上之理。《彖》曰刚中，孟子曰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皆能上之义。水之能行能流能注，能穿地而为泉，能出山巅而为瀑，能蒸为云而凝为雨，皆此阳也。山巅不为上乎？云雨不为上乎？人之生也，心阳肾阴，阴不得阳，则无以发水之用，故曰有孚维心亨也。烹饪之水，非由火气，何以成功？功成而用著，故既曰有功，又曰时用。坎阳由乾来，月光因日见，故坎又象月，水之为性，消息盈虚，均无迹可求，无自性也。故分一为万而无分迹，合万为一而无合迹，达人观之，可以悟性，此心学之旨，天人合一之真机，子在川上，自当别有妙会。

《彖》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险不可升也（虞作“天岩”），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习重，坎险也，两坎故云重险。凡《彖》俱系解释卦辞，此处直提水字，则释卦辞为人事谬矣。信，孚也，水流二句释有孚，不失谓固有，即有字也。水流、不盈、行险分三段看，不失其信总承之。流，善动之阳性也。不盈，流而未充一坎也。行险，则已充一坎，再至一坎也。未有水而不流者，则流之不失信也。未有一流而即盈者，则不盈之不失信也。未有既盈此坎，而不前赴者，则行险之不失信也。因互震艮两象，故有止而复行之义，此三者皆本重险说。水流自出泉时说，不盈自未平一坎说，行险自既平一坎说，以刚中释维心亨三字。心即天地之心，谓二五也。刚即所陷之阳，阳性开舒发散，无间断，无屈挠。今刚而在中，故心亨。卦辞言心，即人心以象水，非言人事也。人心虚灵不昧，虚，体也，灵，用也。灵而不虚，碍于实也，终必不灵。虚而不灵，遁于无也，究亦非虚。坎阳得于乾中，虚而善动，是虚灵之合，故象心。此句言本，行有尚言用也。观后《文言》时用，则大本具而达道行也。唯刚中故行有尚，唯行有尚故往有功。阳性刚中不屈，必无久陷之理，行即往，尚即上也。趋下之水赴海止矣。乃土脉贯注，流而为泉，高而为瀑，蒸而为云，澍而为雨，万物之



生藉以滋润,故以有上为有功。天地王公是尽推三极之理,以见其时用大也。坎本乾坤合体,坤孕乾胎,上二爻天位,九五陷之,天险也。下二爻地位,九二陷之,地险也。中二爻人位,二五周于上下,为防卫之城郭,故象王公设险。坤含乾胎,此后资生,悉由坎始,故二用之后,坎言时用,仍是乾坤之用也。天一生水,诂不然乎?时即不失信也,海之潮汐应月亏盈可见矣。四阴,坤土,地象。坤中虚,国象。中乾,天象。坎,川象。互震,设象。互艮,邱陵象。艮止,守象。

《象》曰:水洊至(京作“臻”,于作“荐”,《尔雅》作“薦”),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洊,再至也,与两作。洊雷、兼山、随风、丽泽,皆取重义,洊至则恒久而不已。常德行,习教事,即学不厌诲不倦也。阴而得阳,互见震象,故言德行。因上下有相习之体,故言教。常、习皆洊象。常,恒也。恒卦大象坎,故言恒。卦象蒙,蒙以养正,故曰教事。盖阴阳之初气,即为水火,火或有时而潜,水则常流,故曰常。坎卦,心学也,不常习而求心亨,未之有也。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

窞者,坎中之坎,深入者也。水本下,而又居卦下,坎本陷而又入于窞,陷中之陷,不可复出,故凶。

《象》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

阳刚心亨,有出险之道,阴柔居重险之下,失出险之道矣。道在用边说,行尚斯有功,就下之性又复居下,无功故失道。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

止于有险,非如入坎陷之甚,动于险中,故有险。中互得朋之爻,阳大阴小,又无应而但比两阴,故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正当险中,故未出。求小得,而云未出中者,盖小得之说谓二阴附阳之固,即有险之说,故爻辞上下句止一义。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古文作“检且沈”,九家“枕”作“沾”),



入于坎窞，勿用。

之，往也。内外两坎，此爻相接，则来往皆坎矣。互震，木横于内，而艮止不动，枕象。险且枕，言往则前遇乎险，来则后枕乎坎也。此如负且乘，皆说两卦相接之理。初居二坎最下，此居上坎最下，故皆言坎窞。初言凶，此但言勿用，终无所用也。凡上坎流入下坎，必越束水之堤，故有枕象。既越其堤，而下注必深，故亦有窞象。

《象》曰：来之坎坎，终无功也。

行有尚，乃有功，此下注之水，而又入坎陷，故终无功。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陆绩作“诱”），终无咎。

变互离巽，巽木离中虚，樽象。坎水在离上，酒象。震，竹。簋，竹器，簋象。缶，瓦器，土成于火，乐器之最质素者，艮土变离，故象之。在墙曰牖，在屋曰囱，所以通室之明者。坎水内景，变离则明，今自内而明于外，故借牖，言通明也。樽酒，酒约也。贰同二，簋二，肴约也。用缶，所乐之具约也。故承之曰纳约，象所用者无多耳。牖为通明之地，刚中之亨象也。言人情相契，但有可藉之具，原不在多，皆能自达其情，故曰自牖。如云礼薄而情自可通，观一自字便是不劳余力，此因两坎相接，此坎既流入彼坎，则两坎通矣。水性刚中，何资人力。求其相通之由，原不在大，水刚土柔，渐引渐阔，故蚁穴可溃堤也。因借人之无藉于盛礼，而情自可通者象之。《象》故曰刚柔际也。柔即易溃之阴土，刚则心亨之水性，际谓相通，从相接见出也。因可通而通之，非穿凿非勉强，何咎之有？互艮故言终。

《象》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

刚谓阳，柔谓阴，刚者水，柔者土也。既以樽酒簋贰为句，则必非樽酒簋句，曾有摘下句之首一字，入上句之末而成句者乎？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祗”，《说文》、京房作“提”，郑玄云“当作坻”，小邱也），无咎。

祗依郑注，小渚也。不盈，尚有坎也，既平则将盈而出险矣。不盈现在之辞，既平逆料之辞。煦按无咎紧跟既平来，既平紧跟不盈来，爻辞原是一义，安可逆料其无咎？盖水从无能盈之理，平焉止

矣，今曰不盈，又曰既平，象五刚可以出险，而犹未出险，指其刚而中正者言也。此在习坎卦中，居上坎而得中，阳具有为之才，五当有为之位，乃适值其平，则可以行上有功，今犹在中，未能大有所为，故曰中未大，与求小得同义。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虞本作“中未光大也”）。

中即刚中之中，阳本称大，未大者，未出险也。

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子夏“寘”作“湜”，刘瓛作“示”，姚信作“实”，郑玄作“置用”），三岁不得，凶。

系，缚也，陷象也。三股曰徽，二股曰纆，皆索名。变巽为绳，为长也。寘，置也，囚禁之意。巽入，坎狱也。坎为丛棘，狱以棘刺围墙也。徽纆缚之，囚于丛棘，至三岁之久而不得出。阴柔无位无才，当重险相继，穷极难反，何能出险，故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

道者，四通八达，即用以济险之具，有孚心亨而刚中是也。然唯在中者可言，故二曰得中道，而初与上皆失道。

## 离

### ☲离下离上

离，丽也，明也。丽者一阴而附于上下两阳，明者中虚而外阳附之也。坎水内景，内可鉴物，阳内也。外形浊，阴外也。离火外景，外可照物，阳外也。体内暗，阴内也。《集解》曰：奇离成偶，偶丽成离，火无自性，虚乃生明，故火一星，离为千炬，遇物皆焚，人一心，离为万应，随感皆通。虚能离也，离者两之分，丽者两之合，火息于空，光丽于薪，神潜于寂，知寓乎物。离薪为火，妖火也。离物为明，邪慧也。

離（古一作“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乾元既亨，虚而成离，已无元矣，故止言利贞之亨。其加利贞于亨上，言亨之成也。牝牛指中阴，即中正之义，畜则上下两阳也。坤为牛为牝，二五坤阴，各畜于上下之阳，故曰畜牝牛。凡阳包阴者，

皆称畜。大畜小畜颐取畜义，皆是也。利贞谓二五阴正也，畜牝牛吉犹云守中正而不失，斯吉耳。即上利贞亨之旨。

《象》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说文》、王肃作“地”），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古本作“明以丽乎中正故亨，重明以丽乎正，乃利贞”）。是以畜牝牛吉也（《杨易》以《离·彖》为《文言》错简，而改云“离，丽也”，接“重明以丽乎正”，添“乃利贞”三字，又以“日月”十二字入《文言》）。

丽，附丽也。上下两阳出于乾，故谓日月丽天。中阴出于坤，故谓百谷草木丽土。此上泛释离义。重明者，上明下明，四阳也。丽正谓二五中阴，此方言人事。重明丽正，谓阳之丽阴，柔丽中正，谓阴之丽阳，利贞即在亨中，故言亨不及利贞也。阴阳相须，故亨。上以明而正者为照，下以明而正者为继，故可以化成天下。是以二字即承利贞亨说，可知上下文是一义。因利正而后亨，故宜守此中正而不失也。离为日，伏坎月，故言日月。互巽故言百谷草木。离火巽木兑金，故言化成。

《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水性流下，难乎上也，故言出险。出险者，上行之功也。火性炎上，难乎下也，故言继明照于四方。继明，下施之妙也。明照者，大人之德。继明照者，大人之化。离南坎北，巽东兑西，故言四方。潜老曰六十四唯离称大人，与乾二五相应。煦按离出于乾，故同称大人，作与息对，全说在用边。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

履，行也，亦取下义，震爻故象行。错，交错，言杂也。变艮路，交错象。然者，火之始也。凡火初然，必措材于下而杂陈之。火性炎上，曰履错然者，象在下而见纷扰之象，唯敬斯可无咎。万物不逾五行，惟火之一行能与四行相入，故可燠水，可焚木，可镕金，可合土，始不能慎，则星星之火便可焚山，能慎则烹饪镕铸陶埴之功，皆资于火，故曰无咎。《周易》本格物之书，坎言水德，离言火德，非人事也。若论人事，则人之所行，岂能一致？

**《象》曰：履错之敬，以辟咎也。**

所行纷错，则易于致咎，敬以辟之，何咎之有？

**六二，黄离，元吉。**

坤为黄中，离二，坤用也。黄离言黄丽于中，即柔丽乎中正也。乾坤之交得中为贵，今善动之乾体，得静正者主之于中，而外用其明，故元字不称于诸卦，而说于离中，元固乾德静含敦化时也。

**《象》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

大化之元，实由中出，而此爻得之，道谓乾元之大用也。

**九三，日昃之离**（《说文》作“日厝”，《释文》作“吴”），**不鼓缶而歌**（郑作“击缶”），**则大耋之嗟**（京作“大经”，蜀才作“咥”），**凶**（古文及郑、薛、晁氏无“凶”字）。

荀爽曰，初日出，二日中，三日昃。变震声，鼓象。离中虚为大腹，缶象。缶烧土之器，坤离合也。互兑歌嗟象。火必有声，得巽风，开兑口故也。八十曰耋，卦画奇偶合八也。鼓歌，乐也，嗟忧也。忧乐相反，不能同见，故芝兰无臭，鲍魏无馨。然乐可常，忧不可常，不乐而忧，故凶而不可久也。三处重离之间，前明尽而后明继，乾三终日之爻，故言日昃。初火始，二火盛，三火终矣。火终将无所丽，故系以大耋之嗟。上终而有获者，是烹饪镕铸之功成也。丽之为义，自来未甚分晰，今观火用薪传之说，无薪则必无火，奚所丽乎？一火之终，必已无薪。

**《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

如云火光既微，则薪将垂尽，鼓缶而歌，达人所以齐化也。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突，灶突，离中虚，突象。突如其来如者，突有中虚之义，又有忽然之义，以火继火也。薪本无火，今忽有之，故为突。来如者，火性善动而无定体，故拟议其象，非如两坎有形可指也。坎性润下，三位下坎之上，与上坎相接，故曰来，自上来也。火性炎上，四位上离之下，与下离相接，故曰来，自下来也。来而下，则坎必有陷，来而上，则必有死弃者矣。下火既尽，上火嗣兴。《象辞》继字，正谓此爻。

盖后火既然，则前火必成灰而死弃也。死灰不除，则灶突不灵，故言弃。离之三四，刚居阴内，与坎初上柔居刚外同凶。内景外景异也。朱启昆曰，突字从穴从犬，穴离象，变艮为犬，犬从穴出，突然象。

《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下火继以上火，何所容乎？以离入坎，故死如。灰捐故弃如。

六五，出涕沱若（古一作“沱若”，荀作“池若”，古作“𦵏”，当是“𦵏”字），戚嗟若（子夏“戚”作“嗛”，《集韵》作“俄”，荀“嗟”作“差”），吉。

沱，涕貌。离目伏坎水，涕沱象，加忧戚象。互兑口，嗟象。出涕沱若，忧惧之征于色也。戚嗟若，忧惧之发于声也。阳附阴而为丽，火之光明以薪为体，二五之阴皆薪体也，竹木得火必有汁液，金铁悉可成汁，水亦蒸而成气，沱若象。竹木得火，亦或有声，要唯在上者有之，戚嗟若象。其吉则火用大行也，比之于人，则处大中之位，而能忧惧者，故曰离王公也。

《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郑作“丽王公”）。

此象全由位出，盖王公之位，非骄豫纵逸者所能。今忧惧如此，恍若不有王公者然，故遂以离王公为六五之吉，总是中阴丽于两阳，非以上九为王之公也。或因沱若有忧惧之形，遂谓二正故吉，五不正故忧，非柔丽中正之旨。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元子“匪”作“报”），无咎。

离日，王象，指五也。用者，王用，上九也。离以二五为主爻，而火之光华皆薪之大用所行。此居上离之外，当一卦之终，正火功之成，故言王用，主五言也。离变震，戈兵震动，出征象。五中虚似邦，故曰正邦。有嘉与有庆有喜有得同，唯阳爻可言，阳有阴无也。有嘉之下皆可嘉之事，谓大功成也。兑毁故折，首谓上爻，折首即屈服之义，歼厥渠魁，威之震也。丑，类也。获匪其丑，获不及丑类，即胁从罔治，刑不滥也。据象而论，火性最烈，土金水木无不可入，无有不屈服者，故称折首。至易生而熟，易分而合，易方而圆，易柔而刚，

皆与始性不同,故曰获匪其丑也。火功既成,此后不复用火,故言获。无咎者,火以外用为功,而功之有也惟薪是丽,殆于功成,火仍无迹,是其所有皆在中之有,故无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离有城郭象,重离,众邦象。正唯中爻可言,今归于上九者,为王之用而言也。





## 周易函书约注卷七 周易下经一

### 咸

#### ䷞ 艮下兑上

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义，男女皆感也。相感最深莫若少男少女，又悦极而止，皆感义也。上经首乾坤，天地定位也。下经首咸恒，山泽通气，雷风相薄也。故山泽雷风合，其既未则水火不相射也。元公曰：乾咸宁，坤咸亨，乾恒易，坤恒简，乾坤之咸恒也。咸化生，恒化成，咸恒之乾坤也。蔡伯静曰：乾坤气化，咸恒形化，形化即气化也。卦辞系女者四见，咸家姤渐，而咸居其首。女不壮，男不躁，阴阳和平，山泽关睢，可以和风气矣。煦按《上经》首乾坤，天地絪縕，故气化。《下经》首咸，山泽有形故形化，咸家姤渐，皆在《下经》，言男女构精故也。位出于坤，咸全论位，时出于乾，恒全论时。《上经》乾前坤后，溯始于元，言定位也。《下经》位前时后，藏乾于坤，盖言交也。定位，体也。交，其用也。八卦之理无过阴阳形气，《上经》言天道，天地之道气先而形后，故始乾坤之气，而终坎离之形。《下经》言人事，人物之理形存而气运其中，故始山泽之形，而终既未之气。论序则山泽形而雷风气，论象则以坤包乾，亦形包气也。

咸，亨利贞，取女（古“取”亦作“娶”）吉。

嘉会礼通，和顺于义，干事能正，有此三德，止而相悦，娶之则吉，又三艮主，六兑主，男女皆正，故亨利贞吉。山泽形也，而始于气。气之元，则乾坤所有，故不称元。又感则情之已动，故止言亨，其利贞则亨中事也。感，人也。六爻皆应，故象人身。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

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感必有应,无应何由称感,内外阴阳相应故也。诸卦之成皆乾刚用九,坤柔用六,故皆以往来上下者为动用之主爻。今兑柔上而艮刚下,故云柔上刚下。二气,山泽也。唯其感而应,故能相与,谓山泽通气也。止而说,其情专,男下女,其礼恭,故得亨而利而贞,而取女吉也。天地以交感而化生,则天地之情可见。圣人以感人心而致和平,则天下之情可见。天下者,圣人之万物也,故下遂言万物。天在地中,阳在阴中,感人心之象也。坎言心而此亦言心,大象坎也。寂然不动者性,感而遂通者情。《上经》乾坤具敦化之元,故全言性命之事,《下经》咸恒为乾元既亨,故止由亨说出利贞,而孔子遂以为见情。

**《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阴虚在外,天在地中,虚之能受可知。又阳神而阴质,阳虚而阴实,论形则惟能受者为虚耳。坤位六虚,正是此义。

**初六,咸其拇**(子夏作“蹠”,荀作“母”,晁氏曰“母,古文也”)。

《蒙引》曰:是感物,不是为物所感,因九五不能感物,上六感人以言而知之。煦按感应相与之辞,则感字便兼有感应两义。若但说感物,不是为物所感,倘感而不应,安云咸乎?当知拇只云感之最浅耳,人我皆有之,拇岂人之所感?只以人身上下之位,以象所感之浅深耳。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谓应四也,初位在下,四亦下也。

**六二,咸其腓**(荀作“肥”,郑注“腓,肠也”),凶,居吉。

腓,足肚也。离拇升腓,渐进于上,感已不浅。然腓之位,上系股而下从足,从股则静,从足则动,妄动则必致凶。若居则不妄动,故吉凶异也。互巽变巽为进退,且性入,上体兑悦,情悦性入,易致妄动。而阴爻适中居则尚为艮止,故吉。初二皆阴,阴皆从阳,故有不能自主之象。盖拇与腓,皆从足而动者,故一为志在外,一以为居

吉。卦既名咸，当以九四心位为主，其动其静皆从心而感也，故四有憧憧往来之系。九三犹止曰随，而孔子《系辞》特摘九四而发屈伸之义，屈伸即动静也。

**《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阴爻见巽，故言顺。不害者，不害其感也。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互巽变巽为股，股本静体，今以为感，则动矣。见艮手，故称执。三本阳爻，宜有上往之性，今处艮之终，为艮之主，与二阴合而成止。体居兑下，又处互乾下，乾为人，以艮止之性，当乾初勿用之位，处止极悦来之时，又下比柔静之两阴，彼皆应阳，而此独应阴，是不欲奋往，而但执随人之见以往者，故吝。观《小象》以执随为所执下，而不更释往吝，则可知下之为言，谓二阴在下，艮在兑下，初居乾下矣。《本义》以为随二。崔憬谓二随于己，执意向之。虞翻以股随二字皆指二。此皆人随于己，非《小象》随人之说，均非感义。须知随之为言，只是以先者让人，而己宁后耳。故《象》既曰不处，而又曰所执下，皆是因往而见，往字连执随说，吝字即独后之故，谓与阳德不称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咸股二字为主象，执随往吝皆在其中。不释往吝者，不处即往也。大象坎，故言志。随人者，艮随兑。三随二阳，皆往也。艮阳在兑下，三处二阳下，故曰所执下。因艮故言居言处，不处蒙二之辞，故二曰居，而此曰亦不处。见二之阴固宜居，而三之阳德刚明，便宜奋往，不宜执在随人，而自处卑下也。咸有速义，便从此爻见出。谦三阳处地下，故名谦。遁三阳处天下，故名遁。艮止之性然也，故释于主爻。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京房作“憧”，云迟也。陆作“憧憧”），朋从尔思。**

此为心爻，诸感皆由此起，故不言咸。互虚灵善动之乾，爻适居中，又得其应，故正而吉。以阳居阴，离止而互健，宜悔。乾德居

中，不厉不亢，故悔亡。憧憧，往来貌，四变互见坎离，来之坎坎，突如其来如，又居相接之位，故言往来，象心之不宁也。阳性善动，又居悦体，故必贞，然后能吉而悔亡。与蹇旁通，故亦言往来。三阳牵连，故曰朋，与泰豫复同。朋亡朋盍朋来，皆自阴视阳而言，此爻应阴故也。损五益二则据应阳而言，皆自西南得朋来。本爻应初，所思宜止于初，然往则比五，来则比三，既互三五而成乾，则五所思之二，三所思之上，皆在四往来中，是五之与三皆因能思之心，以有其感应，故以为朋从尔思。凡三阳相比，多以牵连为义，健行不息之义也。尔者自初视四之称。思者四位股上脢下，乃心也。心之官则思，而百体从令，故四兼三五而称朋，而三五亦兼四而言思。观此爻之朋，则三为随四可知。三止体，有委靡之意，故曰执。此悦体，又当心爻，故曰思。三之随，不自奋发也。此之从，务私而不公也。

**《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不正而感则有害，正则光明正大，无有感之害也。害即悔而不吉，未即无也。若往来憧扰于心，则所感不专，又岂能光大？变坎故言心，变离言光，乾故言大。未光大者，论比则牵于同类，论应则牵于阴私。不释朋从句，即在憧憧中也。此卦全说心之大用，全是省察之说，故《彖辞》曰见情。凡心之用贵能正，又贵专一，故《系辞》曰何思何虑，利用安身，精义入神，皆善藏而不妄者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脢音梅，背肉，在心后，与心相背者也。心贵定静，不贵纷扰。卦既名咸，爻爻皆有感义，因二五居中镇静，又为悦体，与上阴比而相得，所应又是止体，感与不感若相背然，故曰咸脢，是比亲应缓之象。然感于无用之地，故但止于悔亡。而《小象》亦以为志末，末指上六，谓上在五后，犹脢在心后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末谓上，大过之本末是也。二乃艮体，止而不动。上乃悦体，又处悦极，则九五之心志，唯在此末而不在二矣。

上六，咸其辅颊舌（孟喜作“侠舌”，虞、荀“辅”作“酺”）。

辅，口辅，近牙之皮肤，与牙相依，所以辅相颊舌，故曰辅。颊，面旁也。辅内颊外，舌动则辅应而颊从之，三者相须，皆用以言者，见感人以言而实不至也。兑为口，故象之。

《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滕”，《九家》作“乘”，郑、虞作“媵”，送也，谓从嫁之女”。兑为“媵”，徐作“腾”，古“腾”本文）。

滕，张口骋辞貌。口说岂能感人？

## 恒

### ䷟ 巽下震上

恒，久也，常也。男动于外，女顺于内，人理之常，故曰恒。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阴阳之理循环不息，常道也。今叠见两始，则不息可知，故名恒。阴阳阻塞如不相通，则不可常，必有咎病。今恒矣，故知其亨而无咎。叠运者，阴阳之正。今亨矣，故以为利而贞，利则无阻之说，得正而无阻，故利有攸往，而恒久不息也。两利字皆亨义，贞常义，攸往，久义，皆恒之妙也。在人事则利贞，谓利静，攸往谓利动也。阴女在内，阳男在外，皆为正。女静于内，男动于外，恒也。今女静于内，故利正。男动于外，故利往。

《象》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荀谓下“恒”字衍），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荀移“天地之道”二句于此）。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始而又始，其久可知，恒字从心从日，立心如一日，其久可知。刚上谓震阳往外，柔下谓巽阴居初。自始之摩荡论，则言二气之交。自卦之成体论，则言动用之主爻，非卦变卦综也。诸卦之往来上下，内外进退，皆是如此，详具二用图解。雷风相薄乃阴阳之始气，而上下阴阳莫不相应，故曰相与，此即天气以释恒义。巽顺震

动，刚柔又皆相应，则诸事无忤，悉见亨通，此就人事以释恒义，不必指定男女。刚上柔下，内巽外动，刚柔又皆相应，此便是可恒之道。恒亨无咎利贞，又是全举卦辞，下恒字非衍也，其恒道之可亨而无咎病，能利而有成者，久于其道故也。若非久于其道，必有阻塞间断，咎且不免，何能利而有成？此亦以人事释卦辞，非论男女也，岂有不贞则不利之说？以下总承道来，分天道人道而推广言之，见恒道之妙也。道以不竭为体，不息为用，天道人道皆然。卦象乾在坤中，有交泰象，阴阳上下迭运，故能恒久不已。利有攸往释为终则有始，兼天人之理言也。卦止震巽两始，兹添出终字，非阴终则阳无由始，非阳终则阴无由始，故补说终字，见得卦具两始，有阴阳循环贞下起元之义，故能恒久不已，与蛊之终始同。蛊则专言阴，与巽之初终同，巽则专言阳，此则兼言阴阳之迭运为两始也。大象坎月，伏离日，中互乾，天也，阳也，明也。乾又健运不息，日月得天之阳明，自能贞明而不息，故得天以久照。坎冬离夏震春，中互兑秋，故言四时。变化指四时之万物，故言久成。万物之生非久不成，非四时之变不久故也。四时自为变化，止是春秋迭运，四时变化万物，则自无而有为变，自有而无为化也。久成者，成不一成，若曰久而后成，则止一成矣，不可谓之久其成。盖无物不成，无时不成，恒久如斯也。总见日月四时天地，皆具此恒道。久于其道，仁渐义摩也。化成，风行俗美也。要见得化成，必资久道，照者万物，成者万物，天下即圣人之万物，故曰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不曰观其恒观其感，而曰观其所恒所感，是推进源头一层。故此二卦独重亨字，以阴阳之亨悉出乾元，故推亨前之由来。恒卦又补说道字者情者，性之发也，发则为达道，故遂曰道。四书中道字，莫不说在用边。

**《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风交相为用，万古不易之理，恒象也。巽性入而在内，震性动而出外，各得其位，不易方之象。不易，然后能久于其道。

初六，浚恒（郑作“濬恒”），贞凶，无攸利。



浚，深也，即浚井之浚。生于巽性之人，初与四应，而所居卑下，有刻入深求之象。凡事各得其分位，不亢不抑，乃始帖然。今刻意求深，既属不可，况在始事之初乎。贞者，四为正应，所求非不正也。凶者，一静入，一动往，骤而求深，必不相契，何所利乎。《周易》之理包罗万象，来氏全论夫妇，谓下三爻言妻，上三爻言夫，未当。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始，初也。深者，初之位，阴之性，巽之人也。求者，有应之词。

**九二，悔亡。**

互乾而居初，非三上之亢悔，且又能久于其中，故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可久之事，中焉止矣。悔在有作有为上见，刚而失位乃始有之，要必历久始见。今曰悔亡，则以其久于中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郑作“咸承”，非），贞吝。**

阳德正位，又居乾中，故称德。不恒者，内外相接之际，事将改革也，亦犹恒极称振恒耳，与咸四憧憧之义同。来氏因羞字与吝字同义，故说作其妇改节，致有羞饌之馈，以避其义之重耳。不知吝字止是窒塞之义，还作羞辱为是。第承羞二字亦由爻出，三本性刚，承我之二既刚，我承之四又刚，振恒之六又以动体应之于外，则是前后左右之不正者。不一其人，与咸四之朋同义，故或之。乃已处内卦之极，当变革之地，健性善动，不能如二之久中，则不恒而致羞，虽居位得正，然亦吝矣。益上亦言勿恒，亦风雷合卦也。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承者阳，而承我者又阳，三又具巽入之性，健而善动，不能如二之久中，故上下均致其羞，无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

震为大涂，此为震主，动而应于地下，故象田，与师解同。师五应二亦地位也，解二之阳则本为地位。本卦与师，其大象皆同小过，

故皆曰禽。师卦应阳，阳动故有，本卦应阴，阴静故无，皆阳有阴无之义，况巽阴本为伏象乎。应巽而动，是不安其位者，故虽为时既久，终以非位而无禽也。田无禽如云田猎于无禽之地耳。应爻巽阴，伏而深入，与井初同，故皆曰无禽。三处频复之位，以阳居阳，是得其位不得其时者，故曰不恒。四当变革之交，则历久可知，然应巽而动，以阳处阴<sup>①</sup>，是得其时不得其位者，故曰久非其位。恒卦全说时义，故特揭位字补之。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猎于无禽之地，非其位矣，虽久何益。

**六五，恒其德，贞（《史记》作“侦”）妇人吉，夫子凶。**

五恒于其中，其德正矣。但妇人柔顺守正，顺从于夫，是其所宜。夫子制义，用刚用柔，各适其宜，若止以柔顺为常，因人成事，岂所宜哉？变兑少女，妇人象。他爻柔中变刚中者皆美，而此不美者被恒字累也。

**《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从一，从夫也，而终言恒道也。从妇者，从妇人柔顺之道也。此因居中镇静，故以刚断之义提醒之。

**上六，振恒（虞、张本皆作“震恒”，《说文》作“撻恒”），凶。**

振，奋也，举也，谓振动其恒，既久纷更之象也。恒本常道，岂宜振动。凶者，不唯不能成事，反足僨事也。阴柔不能固守，恒极则反常，震终则过动，故凶。浚恒者，入而在下，巽性也。振恒者，动而在上，震性也。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在上谓恒极必变，既为振恒，适足败事，不唯无功，而且大无功，为有位得为者僨也。

<sup>①</sup> “阴”，库本作“阳”。

## 遁

### ䷗ 艮下乾上

遁，退避也。六月之卦，二阴生于下，小人渐盛，君子退而避之，故名遁。不曰退而曰遁，退止退后，遁则兼避祸之义也。山虽高，其性止。乾德健往而上升，俨若避去者也。

遯（一作“遂”，又作“遁”）亨，小利贞。

其祸既避，故亨。是阳德上趋，得遂其志之象。小谓阴也，阴生至二，其势浸长故小者利而有成，不可大有为也。

《彖》曰：遁亨，遁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小利贞，浸而长也。遁之时义大矣哉。

遁而亨，言遁然后可得亨也。五刚中正，应二柔之中正，故可因时而有行。有艮象，故言时行，艮象时止时行是也。诸卦有艮象者，亦多言时行，盖既见止象，当亦必有行时。然既曰时行，便有许多谨慎之心，便包得小利贞在内。盖二阴浸长，将必害正，若昧于时势，则不能远引，唯有明哲保身，又能见机，始能避患，故叹其时义之大。《易》中大矣哉有二义，有赞美其所系之大者，革豫是也；有称叹其所处之难者，大过遁是也。将来必至于否，故犹可遁，而系以小利贞。

《象》曰：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天喻君子，山比小人，遁虽逃隐，有远去之义。凡爻皆内近而外远，故初二多言门户，而上言郊野。内亲外疏，观泰否可知。恶谓声色俱厉，绝之已甚也。严谓以礼律身，凜然不可犯也。不恶者待彼之礼，严者守己之节。远小人，艮止象。不恶而严，乾刚象。

初六，遁尾厉，勿用有攸往。

艮阳在后，故象尾。避难当在前，今在后，故厉。往与灾难会，故勿用有攸往，如云不必有所作为耳。处下非可为之时，五爻在前而初独后，有似迟钝不欲遁去者，故云然。既在遁中，诸爻皆有遁义，不必曰阴柔小人，不用有攸往也。

**《象》曰：遁尾之厉，不往何灾也。**

晦迹韬光，有何灾咎？阴爻而居潜位故也。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音升脱）。**

黄与牛，坤爻居中之象，半离亦牛象。莫之胜说，言不能解脱也，与坚刚之乾相应。巽绳，艮为手，为止，故有此象，是必遁之心极坚者也。革者，互见乾巽也，详噬嗑肤字下。遁卦诸爻皆有遁义，故初阴亦称遁尾，此爻独不言遁，盖遁心极坚而未有遁迹者也。二应嘉遁之五，则遁心可知，然阴柔居中，得位而比三，三艮止之主爻，居中静象也。柔则无断，止则未行，故三言系，谓与二阴合体为止耳。二言执，谓与上阳合体为止也。系与执皆阴阳相资之义，因在止卦中，故遂有固结不解之象。应五则有必遁之志，比三则有羁留之情。向谓阴爻未遁者，非也。又或以干阳为说，干阳宜莫如二，何无一言及之？故谓阴为小人亦非，剥五亦同此义。

**《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

坚固其必遁之志也。言志者，在中坎离之爻也。

**九三，系遁（《订诂》作“繫”），有疾厉，畜臣妾吉。**

巽绳艮手，系象。畜亦艮象，艮为阍寺臣象。巽长女，妾象。系者与二阴合体成止，阴阳相依，上下各成一卦，颐之颠拂可知矣。阳爻在外，皆有远飏之义。此犹在内，又属止爻，虽居阴外，实则比阴，不免眷恋之私，故为系遁。疾谓为阴所累。厉，危也，蒙疾而言，隐忍徇私故危。畜，养也，止也。山天而曰大畜，四阳畜中阴也。天山而亦称畜，四阳外而二阴内，内亦中也。畜臣妾谓下覆二阴，疾与畜皆系字中义，疾自阴之侵阳而言，畜自阳之覆阴而言。盖非有容忍之德，易至贾祸，又以阴柔尚无能为故也。钱国端曰：姤二包有鱼，遁三畜臣妾，否四畴离祉，观五观我生，剥上得舆，皆明待小人之道。煦按：泰否蒙姤皆言包，与畜同义。

**《象》曰：系遁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惫者，为疾所劳也。乾称大，不可大事系累于阴，不能如乾之有为也。畜臣妾对下二阴言，不可大事对上乾言。

**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好”，去声。“否”，方有切）。

好，爱也。离，止而健。离内而外，阳性上升，飘然远引，有似于好。心爻故言好，君子得遂其志，故吉。小人之心不然，指应爻遁尾之厉也。

《象》曰：君子好遁，小人否也。

阳德在外，故好遁。阴柔在内，故不然。

**九五，嘉遁，贞吉。**

嘉，美也。居中得正，无过不及。不前不后，是遁得其正而安于所寓，可嘉之遁也。好者犹未得位，此得其位，故吉。

《象》曰：嘉遁贞吉，以正志也。

志谓坎离之中爻，正谓中也。唯得正，故其遁可嘉，而因以获吉。既得其正，则无所容其好矣。不可因二之固志，遂以为嘉二，亦不得概以九五为君，剥五夷五可以观矣。

**上九，肥遁**（用修云：古“肥”作“𦵏”，或作“蜚”。《九师道训》：遁而能飞，吉孰大焉。张方平赋：欲飞遁以保名。曹子建：七启飞遁离俗。金陵摄山碑：缅怀飞遁，证知古通），**无不利。**

肥者，疾惫之反。遯字从豚，故初言尾，上言肥。肥者，志得意满，即睥<sup>①</sup>面盎背，心广体胖也。遁为淑身之事，故象止言肥。无不利言身事，非言用世也。通卦四阳，三系而有疾厉，四好五嘉，皆属有心，皆有应也。上无系应，安之若素，无所疑，正谓心上不费打点也。

《象》曰：肥遁无不利，无所疑也。

三疑于比，四五疑于应，安得不费心斟酌。上刚果阳明，则自无所疑，居外而去阴远，又无所用其疑，今无应无系，故得逍遥物外，安之若素。王弼曰小人浸长，难在于内，亨在于外，与临相对者也。临刚长则柔危，遁柔长则刚遁也。遁以远时为吉，不系为美，故上则肥遁，初则有厉，初近而上远也。

① “睥”，堂本作“粹”。

## 大壮

䷡乾下震上

大谓阳，四阳盛长，故谓大者壮，二月之卦也。

大壮，利贞。

阳德有作有为，今进而无阻，自应利而有所成，然才力时势，既已进而盛大，又必利于正乃可也。阴之进不正，则小人必凌君子，故遁言小者利正。阳之进不正，则君子不胜小人，故大壮言大者利正。与遁相覆，故辞同而小大分。阳生子而盛午，故天下治。地气自北而南，阴生午而盛子，故天下乱。天气自南而北，陈搏见太祖，而知天下自此太平。邵子闻鹃，而曰南人将入相，皆考验于天地之气也。元同曰：壮阳至四始壮，道心微也。姤阴方初已壮，人心危也。煦按凡阳皆由乾元用九而出，其用也则其亨也。亨而达外乃克有成，始属利贞一边，故复临泰阳长于内皆言亨，大壮始达于外则言利贞。

《彖》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杨易》以“大壮”二字衍文，下疑有阙文）。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大者壮，阳长过中也。泰阳长而未盛，夬已盛而将衰，皆非壮也。人三十称壮可知矣。乾刚震动，刚则不屈，动则有为，故名壮。大者正，大谓阳。正者，乾之动直。不释利字，即在壮字中也。阳明则正，阴浊则邪，故以为大者正。大者壮，以气言壮之体也。大者正，以理言运壮之道也。大谓覆载之量不狭小，正谓造化之公无私曲，故谓为见天地之情。凡卦爻皆不离阴阳，故直言天地。复之见心言于内初，壮之见情言于外初。内为敦化之体，外为川流之用，故复但言亨，壮但言利贞，而皆不及元。乾坤言未发之中，是赋畀之事，故实疏元之亨。咸恒言已发之和，是所性之动，故止言利之贞。咸恒大壮皆曰可见者，此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震足，履象，今在天上，而履正大之乾，故为非礼弗履。雷在天上大壮，此因生物之德，外舒极盛而见其壮也。君子非礼弗履，此因



刚健正大之德，光明昭著而见其壮也。

**初九，壮于趾（古作“止”），征凶有孚。**

肖兑为羊，羊喜触斗，震足在下，趾象，趾因羊而言也。初阳具刚健之性，应震动之爻，故象壮趾，是乘时妄作，恃势妄为而壮进者也，故往而获凶。乃征凶而又以为有孚，《小象》且以为孚穷。征者，阳德之善动也。凶者，健动而无应也。孚者，乾德之纯粹也。有孚者，是自信所孚之多也。孚穷者，我以为孚而人不之信也。因所孚之多，故壮趾。因孚穷，故征凶。壮趾有孚，即东奔西投之说。诸解皆未得旨。夫在大壮卦中，何爻可无壮义？此与泰之连茹相同，彼有应，故连茹而征吉，此无应，故有孚而征凶。

**《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

果其能孚，一往而获吉，何须壮趾？唯自信所孚之多，故不止于一往，而至于壮趾。孚穷者，无应之象。故知有孚为自信所孚之多。

**九二，贞吉。**

阳刚具能为之才，中则无过不及，故得正而吉。大壮过刚，二四皆以柔济，故贞吉。此等爻象，皆不宜说不正则不吉。

**《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

以中谓居中也。上经贞吉十三，下经贞吉十二，宜参看。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羸”，王肃作“縲”，郑、虞作縲，蜀才作“累”，张作“藁”）。**

羸，力为切。罔，无也，言不用也。唯小人则用壮，君子以义理为勇，以非礼勿履为大壮，故不用壮。苟其用壮，虽正亦厉。阳居阳位故曰贞。厉者，乾惕之爻也。触藩，用壮象。羸角，厉象。全作两可之辞，《易》为君子谋也。因此在健动相接之际，爻将变革，故欲其善动耳。大象兑，互兑变兑皆羊象。乾壮兑羊，故称羝。羝，牡羊。羸，病也。震为竹苇，爻变离目，织竹苇成离目，藩象。五阴两开，羊角也。阳以资阴为美，今隔四阳，故为触藩羸角，易去难返之象。

**《象》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易》为君子谋，今为两端之说，教君子之非礼弗履也。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一作“辐”）。

正吉而悔亡，全吉象也。决，破也。藩决不羸，承三而言。盖三兼四为象，四亦兼三为象，相接之爻也。三前有四，犹有藩焉。四前二阴，则藩决而可前进。震大涂，兑附决，藩决象。輹，车轮之中干。车之败常在折輹，輹壮则车强。乾为舆，故壮。壮于大舆之輹，言尚往而可前进，即藩决不羸也，全在行处说。乾为舆，震所承载也。藩决下皆贞吉悔亡之象。《易溯》曰：大壮之四为輹，輹在轮舆中，故壮。大畜初上为輹，輹在轮舆外，故脱。他爻言壮不言大，此独言之，成卦主也。

《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尚同上，谓外卦也。藩决，见阴也。不羸，壮也。往，震也，尚，乾也。此为主爻，壮进之义正在于此，止是健遇阴柔，无所阻滞耳。

六五，丧羊于易（《举正》作“丧牛”，陆绩作“场”，郑为“佼易”），无悔。

易即场，田畔地也。震大涂，易<sup>①</sup>象。羊性外柔内刚，卦象重兑。今象场之震一变，而重兑之象不见，故丧羊于易。此卦之壮全在阳爻，五上皆柔，则不壮矣。故五不言壮，而以为丧羊。五当尚往之爻，阴柔居中，故仅得无悔。

《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

柔而居中，位宜当矣。乃尚往之阳在下，而五当其冲，故不当。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遂，进也，伏巽，故言进退。触者，中互兑羊，震动于下也。不能遂，卦终动极也。不能退，壮往者在下，而承壮往之势也。艰对应言，乾三之惕也，谓处之艰难而不忽慢也。无攸利者，无可庸其壮动也。艰则吉，教以处壮吉之道也。五已丧羊，此为全卦之终，故爻止应三，亦兼言全卦。而复言羊，三刚极，上动极，故触藩同象。此爻之病全在动极，凡用刚过甚者，每困于柔，禽之制在气，此阴阳相制

① “易”，库本作“场”。

之理也。凡设机以陷禽兽者，一蹈其机，愈动则愈困，唯不动则庶或免耳，故曰艰则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王肃作“祥”，《杨易》宗之）。艰则吉，咎不长也。

详谓慎密而详审也。壮终动极，不能审德度势，而详审以处也。详则能艰，艰则能详，而不能退遂之咎，自不长矣。《卦略》曰：未有违谦越礼，能全其壮者，故阳爻皆以处阴位为美。用壮处谦，壮乃全也。用壮处壮，则触藩矣。



## 周易函书约注卷八 周易下经二

### 晋

#### ䷢坤下离上

晋明夷,《易溯》分治乱,《象正》分仁智。方智曰:晋昼则明夷为夜,人因地而有昼夜也,天岂有昼夜乎?晋古作晉,子生日益不同,故从二子日长。《说文》作晉,日出万物进。徐锴曰:至,到也。日以二至而用明之度,地上见矣。二陆二至也。昼夜卯酉之明晦,亦二至也。晋,进也,以日出地上,前进而明也。不言进而言晋者,进止有前进之义,晋则有进而光明之义。

晋(本作“晉”,孟喜作“齐”,用修作“跻”,亦进也。王弼、《举正》此下皆有“亨”字),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郑本“接”读作“捷”,胜也。“蕃庶”作“蕃”,遮禽也)。

康侯,安国之侯,坤德顺静之象。锡,赐也。伏乾互坎,马象。互艮覆震,蕃象。坤,众庶象。昼日,离象,离数三,互艮手,接象。坤爻皆所礼接,三接象。日,君象。坤,臣象,坤为国。坤瞻离日,日照坤土,有诸侯朝享,天子礼接象。蕃庶,见其恩之隆。三接,见其礼之频。《易溯》曰:屯豫之侯取震,晋取坤,有土有民也。

《象》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此下《杨易》亦依郭京、俞琰,谓宜有“亨”字)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

明离,顺坤也。离在乾上下,皆言火,至阳非离所能敌也。夜之分,非无日光,而天暗如故,则是日之明止能及地,不能及天。离在坤上下,皆曰明,由先迷之体而形见也。然地之丽乎大明,亦可见矣。柔进而上行,谓五柔上行得位,为动用之主也。六子之用皆

出乾坤，乾体静镇于此，坤用其六，来一爻之，则主柔。坤体静镇于此，乾用其九，来一爻之，则主刚。主其所少也，若两爻相抗，乌能为主？主爻者，动用之一爻也。凡《彖》中内外往来，上下进退，皆言动用之主爻。此卦下坤，三阴相抗，上离二阳相抗，皆莫适为主，故独主上卦之一柔。柔本位下，刚本位上，晋柔居天位之正中，故曰柔进而上行。明出句自上卦论也，顺丽句自下卦论也，柔进句自主爻论也。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出地上，何物不被其照临。自昭明德，何物不被其休光。

初六，晋如，摧如（郑作“南山崔崔”之“崔”），贞吉，罔孚，裕无咎。

全从初而位下立象，顺丽大明，与四为应，有晋象矣。乃仍处卑下，故言晋如。上虽有援，此独在下，有摧象矣。然实居晋初，故言摧如。如也者，未晋未摧之象也。若以崔巍为说，亦是因己之卑下，而益觉四之崇高，其义原不相悖。贞吉者，柔而处下，顺以待时，承上晋如言也。罔孚者，卑而处下，犹未能进，若不见信者然，承上摧如言也。裕无咎又本上文，言所以处贞吉罔孚之道，谓居下而未进，则宜宽裕以处之，始无咎。凡咎皆业经任事，有作有为上见出，故《小象》曰未受命。

**《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足爻故言行，未进未摧故曰独行正，正即贞。地德含宏，而更处其后，故裕而无咎。未受命，潜也。艮手，故言受。

六二，晋如愁如（“愁”，郑作子小切，变色貌），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互坎加忧，为心病愁象。上进涉险，故愁如。二虽中正，五阴柔，二愁其不断，四邪僻，二愁其见阻，故愁。贞吉者，中正之德，上与五同，久必获进也。受福以下则言吉也。介，大也。王母，六五

也。离日，王象。五亦王象。离中女，母象。应六五大明之君<sup>①</sup>，因其顺丽而任之，加以宠禄，锡马蕃庶正谓此也。

**《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坤德居二，故曰中正。

**六三，众允，悔亡。**

上比于阳，下阴顺以从己。顺而丽乎大明，正在此爻，故曰众允。坤为众，信属土，故称允。初罔孚，未允也。二愁如，犹恐未允也。三顺而丽之，则允矣。处下卦之末，伏乾而当亢厉之位，宜若有悔，然上丽乎阳，而下阴皆顺，故以为众允悔亡。集曰初二贞，反之身也。三众允，征之民也。

**《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

有坎象，故言志。上卦大明<sup>②</sup>，上行者，上顺丽乎大明也。

**九四，晋如鼫鼠（子夏作“硕鼠”），贞厉。**

鼫同硕，大也。阳大阴小，此阳爻，故为大鼠。诗硕鼠刺贪也。互艮变艮，鼠象。鼠昼伏夜行，盖不敢见日而畏人者。离为日，晋昼也。今坤土而见坎穴，坎为隐伏，又在日下，不中不正，下据三阴，故有贪而畏人之象，虽贞亦危厉矣。

**《象》曰：鼫鼠贞厉，位不当也。**

不中不正，近君而下阻三阴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孟、马、郑、虞、王皆作“矢得”，王、马曰“离为矢”，荀谓“离者，射也”，虞谓“矢，古誓字”，《注疏》以为笔误，《杨易》皆不然），往吉，无不利。**

悔亡者，中以行正也，此二字为主象。失得即悔亡，悔亡故勿忧。互坎加忧，恤象。变不成坎，故勿忧。凡人有失则悔，失而得故悔亡而勿忧。来氏曰失得二字皆出于离，谓火无定体，倏然而活，倏然而灭，得失其常也。因举诸卦以为证。言之原原委委，可谓好学

① “之君”，库本无。

② “上卦大明”，库本作“大明外卦”。



深思者矣。然剥卦亦言得舆，何离之有？不知失得之义悉出于坤，即得朋丧朋之故。以坤之动必见震艮两象，震得也，艮失也，详具原卦。易卦与天运同体，率言阴阳往来，既有往来，何无得失？往吉无不利，著顺丽之美也。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

阴变阳，乾为庆，有庆即吉无不利。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角，刚而在上者。晋角，谓欲进而前无地也。即上九二字，此主象也。维，系也。比阴应阴变阴，系恋阴私，皆不光明之事。故孔子《小象》，凡阳比于阴，皆以为未光。又离火外光，今不成离，故未光。离为戈兵，坤为众，变震。众动戈兵，伐邑象。坤故称邑，离火外围亦邑象。今离象变去，不成外围，故曰伐邑，伐邑即同人伏戎于莽也。上爻言一卦之全体，此正动而顺之象也。唯动而顺，故征伐虽危事，亦可吉而无咎。第邑虽可伐，威行而明失，虽贞亦吝矣。

**《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

道未光者，由离变震也。顺而丽明者，今顺而丽动，故维用伐邑，而未光也。阳称道，震大涂，亦道也。道者在外之作用，与乾道变化说在亨后相似。此句止释维用伐邑者，全从变震立象也。不释厉吉无咎贞吝者，征伐本危事，伐私邑虽吉无咎，而亦厉且吝也。荀爽曰：阳虽在上，动入冥豫，故道未光。《时论》曰：火归天，水归地者也。上经五卦为水天需，先天所起也。下经五卦为火地晋，后天所继也。故坤游需，乾游晋，伏对轮也。火天大有，火地晋，归转轮也。火地晋，地火明夷，旋转轮也。离曰继明，乾曰大明，乾离同位也。乾曰大明，晋亦曰大明，天地同继此日也。

## 明夷

**䷣ 离下坤上**

夷，伤也，日出上则明，日入地中，斯明伤矣。

**明夷，利艰贞。**

明为阳德，今入地中，坤迷故明伤。他卦言利贞，此独利艰贞，盖圣人君子虽不可不正，却费许多艰难委曲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杨易》以“内文明”十五字，移入“晦其明也”之下。“箕子”，蜀才作“其子”。俞氏以“其子”即“箕子”，周公不敢显言。岂知“其”古作“元”，后人加“竹”耳。郑、荀、向“以”俱作“似”）。

乾为大明，离出于乾，故为继明。离代乾而宣化，日代天而为明，故离象日。日明于昼，暗于夜，是日入地中，阳为阴掩也。离文明在内，坤柔顺在外，此卦德也。蒙，被也。大难谓坤，坤体先迷，伤明者也。言具此卦德，被此大难也。《易》象包括最广，以卦德言，则文明柔顺一象也。以人所处之时言，则内明外暗为明伤，一象也。以致用言，有此卦德，故内不失己，外得免祸，又一象也。三象固不相妨。晦其明，自人之用《易》言，即藏而不露也。正志者，不失其正，五为坎离之爻也。正志即晦明中事，内难释艰，正志释贞，大难关天下之难，内难一家之难也。明伤于下卦，故称内难，而遂以五为箕子。艰贞独系箕子者，内难更亲切，其晦明之心更难于文王也。《野同录》曰，初见几，伯夷太公也。二离主承坤，文王也。三明极当暗交，与上敌，武王也。四居暗下承明之际，应初比三，归周之微子也。五居坤中，承暗主，箕子之艰贞也。上位尊而暗极，纣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坤为众，众字指得广，若文王箕子之于纣，皆在其内。用晦而明，即晦其明之说。晦者，欲人终不知其明也，而明者自心则不可晦也，晦明便是自心之明。晋明著于外，故自昭明德，此修己之道也。明夷明伤于内，故用晦而明，此治人之道也。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离为雉，鸟象。中阴身，两阳翼，变艮，与小过同象，亦翼也。明

夷于飞，伤于其飞也。鸟飞，以翼上升者也。伤则必垂，今在下而变动，故以为伤而垂。然此在夷初，但曰垂翼，犹非伤之重者。此二句为主象，下则释以人事也。行与往，飞象。不食有言，垂翼象，此足爻，变则互震涂艮径，故曰行曰往。三日不食，离数三，又为日，三日象。离中虚为大腹，变艮则兑口伏，不食象。于行，本爻之动也。攸往连下，指所适之主人，言应也。因互见艮之止，坤之晦，坎之险也。变艮伏兑口，不食有言象。互震声，亦言象。

《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

时当明夷，义合如此，与攸往有言，皆主象之象，故不另释。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子夏作“睇于左股”。“睇”，旁视貌。京作“睇”，马、王作“左般”，姚作“右槃”），用拯，马壮吉（《说文》、子夏“拯”作“拊”）。

夷左股，虽伤而未切，未至上体也。去暗君，虽不如初之远，可以言行，然与上无应，亦不为近，故象足上之股。互震伏巽，股象。爻变互兑覆巽，亦股象。明夷象人身，足股腹首是也。股居下而在后，故曰左。《易》中言左皆后字，详师卦。左取相背义，今言相左是也。相背则幽暗不明，二为阴爻，又处下中，故取后而相背之义。拯，救也。变乾，健则壮矣，乾为良马，故曰马壮。言用健壮之马，速以拯之，斯吉。宜曰坎马曰壮，非老非少则壮矣。二外臣曰左股，四内臣曰左腹，夷股犹浅，故用拯救。羸里，夷左股也。用泰颠闾夭，拯马也。得专征伐，则吉矣。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

顺谓外柔顺。则，法则也。言外虽柔顺，而内实文明，有法则也。故用拯马壮，因二中正故也。一说当救不救，非顺也。救而不速，失其机会，便不得法，非有则也。救之且速，是见机明决，顺而有则，故吉。顺谓阴爻在内，与上坤同体，故言则。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离居南，南狩，狩于南也。南者，乾阳之君位，而暗阴居之。三与之应，故称南狩，谓此阳上往摧阴也。晋成公伐郑，楚子救郑，晋

占遇复，曰南国蹇，解为南行摧阴。先天图北内而南外，卦象法之，亦下内而上外，与此南狩同义。此为坎爻，坎爻动变，并离象亦不见，故也。离互震，戈兵，震动，故言狩。又互坎，离南坎北，坎主冬。狩者，岁终田猎之名，故称南狩。不言征言狩，讳之也。大首，元恶也。上爻称首，言应也。伏乾故言大首，谓在上居天位也。获者，震爻也，一阳而上下之阴附之也。疾贞连看，与复之无疾同义，有复象也。自暗复明，当以渐次，不可猝然取正也。二阴爻虑其过柔，故策之，曰用拯马壮。三阳爻虑其过刚，故抑之，曰不可疾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初说行，故言义。二居中，故言则，即天则之则，变乾而见复象也。凡人处事，心中先有准则，乃始无误。三互坎，故言志。志者，心之所之。三居下卦之外，其明外见，故心可众著也。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爻象微子，乃纣同姓，是腹心之臣。坤为腹，与上同体，而在卦中，故言腹，变互巽，入象。左腹者，古人尚右，故右前而左后。师四左次，今言左迁，天之左旋，皆谓向者前，背者后也。四五与上同体，皆属亲臣。五近则前，四远则后，故言左。坤先迷，腹中乃黑暗之地，处坤最下故也。四当心位，获者震象，明夷之心，纣之心也。坤为户，门庭象。震动，出门庭象，谓遁去也。初异姓，故言行，四亲臣，故不曰行曰出。于者，于于安行貌。坤顺而足动，故安行。

**《象》曰：入于左腹，获心意也。**

此由明入暗之象，人之心意最不易知，入腹而后得之。入者巽，获者震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蜀才作“其子”，“其”即“箕”，赵宾作“芟滋”），利贞。**

五近暗君，居至暗之地，有柔中之德。晦其明而正其志，所以佯狂受辱。凡五皆君位，此特加箕子，明非君也。上曰登天，明上为君也。三上相应，三曰得大首，指君言也。君能覆冒天下，下五爻皆所统也。三明极，武王也。上暗极，纣也。五柔中，箕子也。故君之一

位，论位亦论德。

《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明不可息，言明可晦，不可息，以其在内不露，故为箕子之贞。

上六，不明晦（《举正》作“至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不明指伤人言，晦指自伤言。最远于阳故不明，处坤阴先迷之极故晦，此主象也。他爻皆受伤者，故皆言夷。此则暗所自出，匪特伤人，并且自伤，故但言不明晦而不及夷也。登天，日出地上也。入地，日在地下也。登天者，上之位。入地者，六之阴。穷上而暗极，与日俱伤矣。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照四国以位言，日出地上，能照四国，亦如人君居高位，得伤人之势也。失则以德言，见君当视民如伤，乃今伤人，失君之则矣。失则即晦也。明见于外而失本于中，二之顺则为外明虽伤，而中德自若，则明之本原如故。今坤阴居上，外本无明而又鲜中德，是明之本原全无，故以为晦而失则。凡言则皆在中之事也。故爻辞不明指外著者言，晦主内藏者言，是内外俱伤也。

## 家人

### ䷤ 离下巽上

一家之人，巽以长女处四，离以中女处二，二四皆得八卦正位。又五阳二阴，内外各得其正，皆家人之义也。订曰外疏之也，故二女有二心。内戚之也，故一家如一心。

家人，利女贞。

马融曰：家人以女为奥主，长中二女，二四各得其正，故特曰利女贞。来氏曰：言占者，利于先正其内，以占者言，非女之自贞也。盖女贞乃家人之本，女正则外无不正矣。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圣人观卦象以立名，则卦中实义即名而具。如卦名家人，则全言家人之事。然家人亦象也，故诸卦皆无第一层实义，所可言者第二层象义耳。物理人事皆象也，此卦既名家人，专言人事可矣。若误认为占卜，而概言人事则非。男女正位，谓阴女得二之正位，阳男得五之正位也。二五相应，凡卦中阴阳皆分之卑而听命于二五者，故称严君。严非严厉，乃尊无二上之意。父母者，二五也。父子兄弟夫妇，诸解各异其说。煦按《周易》止言阴阳，阴阳皆以得位为正。《彖辞》止言男女正耳，原不必穿凿分疏。初上两阳，家也。五正位于外，即严君，父也。女正位于内，内主亦严君，即母也。以次相承，凡阳爻皆子也，上者兄而下者弟也。初三五，夫之位正也，二四，妇之位正也，故曰父父云云也。天下定，无过凡事各得其理，凡物各安其位，与家无异也。此即亲亲长长而天下平之义。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火炽则炎上而风生，是自内达外之义。风化之本自家始，家之本又自身始。言行，一身之事，正家之本，风化之原也。有物则言不虚，有常则行不怠。巽覆兑口，而照以离火，巽伏震行，而照以离火，故既象言行，又皆言有也。言行，君子之枢机。有物有恒，则其自也。火丽木而外著，其光之象也。

**初九，闲有家，悔亡。**

闲，防也，阌也，从门从木，木设于门，所以防闲也。初为门庭之爻，应以巽木，故取防义。变艮为门为止，亦门阌止防义。闲谓上下二刚，域中爻于内，闲家之道唯在始初。谚云教子婴孩，教妇初来是也。离明阳刚，处有家之始。离明则有先见豫防之明，阳刚则有整肃威如之吉，故能防闲家人，各得其正而有家。有家者，有物有恒之妙有也。

**《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

志未变谓初也。初而闲之，其后可无悔矣。有家者，初有家也。

**六二，无攸遂（杨震传作“由遂”），在中馈，贞吉。**

遂，专成也。阌外之事，无所专成，阴爻顺静之象，乘承应皆阳



故也。中即内卦之中。馈，饷也。互坎，饮食象。馈食，内事，故曰中馈。有顺静之德，而事不专成，所职唯在中馈，故正而吉。宜曰鼎火烹饪于外，曰享帝养贤。家人火烹饪于内，曰在中馈。《彖》利女贞唯六二之中正当之。蒙五变巽，事师之道。渐四体巽，事君之道。家人应巽，事夫之道。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

顺从而卑巽乎五也。《小象》言顺巽者三，蒙五互坤为顺，变爻为巽。渐四变乾，伏坤为顺，未变为巽。家人亦变乾伏坤为顺，应爻为巽。然皆阴爻，故皆自具顺义。

**九三，家人嗃嗃（荀爽作“确确”，刘向作“焯焯”，如火之严炽也），悔厉吉，妇子嘻嘻（张揖作“嬉嬉”，陆绩作“喜喜”），终吝。**

此爻独称家人，三当一卦之中，介于二阴，有夫道焉。盖一卦之主，故嗃嗃而有严厉之声。《本义》以刚处刚而不中，过刚者也，故有嗃嗃严厉之象。如此则虽有悔厉而吉矣，嘻嘻，嗃嗃之反，吝道也。谓一于慈惠，笑乐无节，此反言以见意也。来氏以嘻嘻为妇子欢声，作过严之弊，故解《小象》之节为竹节，欲威爱兼济，不使过也。此解虽切九字，未当。一说以嗃嗃作所治之人说，谓众口嗷嗷也。此以家人与妇子同类亦可。严厉者，阳刚之本德，嘻嘻者，承乘之阴爻也。观吝字指阴爻可知，悔厉与终皆乾三惕若之象。三当变革之际，故两发其象，听人自择。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过严虽或伤恩，然未失治家之道，故吉。若妇子嘻嘻，是无礼法而失治家之节，故吝。观失与不失，则本爻作反正说为当。

**六四，富家大吉。**

阳主义，阴主利。义具于心，无形可执，其象阳虚。利聚于财，有厚实可据，其象阴凝。故《易》言富言实言财言积，皆阴也。小畜之富，承乘皆阴也，故说出邻字。阴爻而言不富，为本可言富，或承乘有阳而为阳所凌，如泰四妄二是也。此四本阴，而上下阴阳皆顺，无有相干。变易其性者，安得不富？爻为巽主，必不可变，巽近利市

三倍，富象，变又互巽亦富象。《礼运》曰：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肥即富也，因本卦六爻皆得位而吉也。若使孝悌不立，仁义不修，金玉满堂亦何益哉？观《小象》顺在位可知，不专指财利言也。一曰巽入而阴嗇，故言富。

**《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

以柔顺之德居四之位，为上卦主爻，故曰顺在位。位即《彖》正位之位。二之贞吉曰顺，四之大吉曰顺，妇道尽矣。

**九五，王假有家（“假”音格），勿恤吉。**

假同格，正也。即正家而天下定之爻也。阳夫居阳，正也。其下阴阳各安其位，家之正也。阳君居五，正也。其阴阳各安其位，则天下之定也。天下者，王者之家，唯正而后能有之，故曰王假有家。内而型寡妻，外而卿大夫，罔不率俾，有家象也。王而假正以有其家，何忧恤之有？互坎，忧象。出坎外，故勿恤。初有家，家道之始。五有家，家道之成。故初曰闲，及五则直曰假而有矣。假字，陆绩作大字解犹可。子瞻作至字解，则虚矣。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五二刚柔相应，四五刚柔相比，以下阴阳，无不相比。五爱二之柔顺中正，不亢而有以及下，二爱五之刚健中正，不悖而有以承上。其余阴阳无不相顺相比，故交相爱。全是至性流通，所谓太和元气在成周宇宙间也。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有孚，变坎也。威如，阳刚居上也。中四爻为家，初上闲家者也。有孚非一人之孚也。礼胜则离，故须诚信，乐胜则流，故须严威。终吉，久长获吉也。居上则为家主，在卦终则有家也久。故特言久长获吉之道。论位则初为近而上为远，论时则初为暂而上为久。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反身之谓指有孚，见非徒威也。盖必有物有恒，正伦理，笃恩义，悉本于诚信，俨然人望而畏之，自具不威之威。

## 睽

## ䷥兑下离上

睽从目，目少睛也。目主见，故爻辞见恶人，见舆曳，见豕，皆言见。睽，乖异也。火炎上，泽润下，二体相违，睽义也。中少二女同居，其志不同，睽义也。

**睽，小事吉。**

五柔为卦主，故称小。主柔而应刚，故不可大事，而小事犹有吉道也。元公曰二女同居，二阴合卦皆然。然巽兑合为孚过，离巽合为家人鼎，离兑合为睽革，木乐火而金畏火也。煦按睽字，原从合字形出，不合不知睽也。然天下无终睽之理，故睽终必合，艮之言行亦此义。

《彖》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

论物理则火上泽下，其性睽矣。论人事则二女同居，皆欲各有所行，其志睽矣。既睽而小事犹吉者，盖因内有和说之德，外又察乎事理，有其德矣。柔进而上行，以居于五有其位矣。居上中而下应二刚，是已既有德而辅相有人，有其辅矣。故虽不可大事，而小事犹吉，此与家人二柔皆为主爻。家人二柔得位，故二四同取之。此卦二柔皆不得位，故取得中之五，以为柔进而上行，与晋同也。然三柔居内卦之上，亦应刚者也。阴阳相资，始为得类。二女同阴，所以为睽。既睽矣，又以为其事同，其志通，其事类者，专论二五相应之爻，即小事吉之义也。天地异形而交感则同，男女异体而志气则通，万物异质而类聚群分，则无不各得其类，此皆自睽中言合义也。睽卦本无合象，止有二五相应之象，因天下极和同之事，必由睽来。而极睽隔之事，又必由合来。今睽而有应，故遂于《彖辞》发睽而能同之用。乾坤二用后，坎言时用者，坎为用九之中交，坤含乾胎，万物之生由此托始，则用归于坎，是后天代先天之义。睽

蹇亦言时用，是先天八卦流行之气，前后相续，缝中所成十六卦中之二卦，流行则其用见矣，故亦言用。流行便具不息之体，故亦得考之以时而言时，流行则睽与合见矣，故又能总上三句之义。以五行论，金畏火克，其先岂不相睽？然金得火而熔，终必有合，而大用出焉，故言时用。

**《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来氏曰同者理，异者事，天下无不同之理，而有不同之事。异其事而同其理，所以同其异。如禹稷颜回同道，而出处异是也，此本同末异之说。宜曰《彖传》睽中之合，化睽之方也。《象传》同中之异，不苟同之学也。郝解曰乐同而八音异，乃叶。食同而五味异，乃调。煦按凡卦莫不有自具之德，睽之为异，非不美也，故君子法其异，而不苟同。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上无应与，宜其有悔，阳刚得正，故悔亡。虞翻曰应爻坎马，无应故丧马。一说坎为亟心之马，马亟心，丧去象。煦按震本为马，动而化坎，故丧马。逐亦震行之象，勿逐谓化去也。自复，复初之本象。勿逐自复，不追逐而自还也。兑为悦体，震二变兑，既二变兑，皆言勿逐。七日得，与此同义。但此为初爻，故不言得言复。小畜初阳亦震爻，故言复自道，盖马所以行也。睽独无应，则不能行，是丧其马矣，勿逐亦不行也。自复，初阳之动，坎阻于前也，悔亡二字为主象。下分二段，一以物理象爻德，一以人事象爻德。丧马言未化之前，睽而无应。勿逐自复，言化去之后，睽而合也。恶人亦言未化之前，见之无咎亦言既化能合之故也。坎为盗，恶人象。离持戈兵，亦恶人象。离为目，见象。大有初九曰无交害，二曰小人害，小人指离也。一曰不以恶人而拒绝之，作接见之见说。

**《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

《象辞》专释见恶人，则知丧马自复之物理，与见恶人之人事，非有两义，皆先睽后合之旨。辟咎即无咎，无咎故悔亡。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遇字详噬嗑。兑离，先天图中亲比之卦也。《周易》卦爻无非发

先天图中流行之妙，主谓五为正应，离为日，主象。离中虚，两阳在外，巷象。变艮伏艮为径路，变震为大涂，大涂而藏径路，亦巷象。见当睽时，君臣相求，不必拘堂庑<sup>①</sup>之常分，必委曲相求，始得会通，乃为无咎。于门于庭于野犹有避也，巷则无所避矣，此必遇必合之象，为正应言也。若非正应，不以乖离为嫌，亦不必委曲求合矣，总因所应柔弱故耳。睽卦中水火相避，爻爻皆自具睽义，故诸爻皆言睽而复合之象，不然不名睽矣。亦如复卦，爻爻皆言复也。来氏以诸臣遇光武为象。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来氏曰离为戈兵，互离亦戈兵，兑毁折，互坎陷，见君臣相遇于巷，岂不失道？然当睽时，前后俱有戈兵，中原坎陷，主又柔弱，中原坎陷，国势毁折，正危迫之秋，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既为正应，委曲相求，故周公许其无咎，孔子以为未失道。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子夏作“契”，《说文》作“𨔵”，牛角仰也。郑玄作“掣”，牛角皆踊曰掣。荀爽作“𨔵”。徐铉曰“当从契省乃得”。音尺制切），其人天且劓（“天”，杨桓作“𨔵”，古文“𨔵”字，夹物而去之也。即音髡。“劓”，《说文》作“劓”，王肃作“𨔵”，胡安定谓当作“而”，《纂言》从之，非也），无初有终。

离目，见象，又牛象。变乾，舆象。互坎，亦舆象，曳象。兑伏艮手，挽象。曳，拖引也。掣，挽也。阴居两阳之中，与介石负乘相似。时际睽违，虽有正应，前遇险阻，不能骤合，不免前引后拖，盖有应则前为之引，有累则后为之拖也。其人天谓三上也。三阴，人位。上阳，天位也。三、上本为正应，天且劓者，天居最上，物所仰承者也。自三视上故曰天，口上为鼻，伏艮亦为鼻，居口上，见干戈遇兑毁，故曰劓。天且劓，犹云其人仰承于上，遭此险阻而致此伤也。一说居兑上口，不足于阳，以天相形，若其固有者然也。煦按舆曳牛掣，主象也，其下又即人事以象之。天者，有应之象。劓者，伤而见阻之

<sup>①</sup> “庑”，堂本、库本俱作“廉”。

象。无初，初之睽。有终，终之合也。金火相接，前后两阳比之极固，而中多险阻，故为此象。动化成乾，故言有终，与巽之言有相似，皆谓阳明可见也。

**《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

比阳而值坎险，故位不当。始难骤合，故曰无初。阴阳相须又为正应，故以有终为刚之遇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煦曰：“孤”当为“狐”）。

睽孤，《本义》<sup>①</sup>谓无应，然上九有应而亦曰孤矣。来氏谓左右皆阴柔之小人，故孤立而无助，此说近之。盖上亦乘阴应阴者也。谨按孤当作狐，盖狐性善疑，此为坎爻上九阻于坎，亦曰孤，坎为狐疑故也。故既未济遂称狐，今观既遇而孚，则先之狐疑可知。元，大也，善也。夫，人也。谓大善之人，非谓初也。交孚句谓与初同德相信，然阳无应阳之理，盖谓乘承皆阴，阴阳相资得助也，凡孚皆说入坎爻是也。况五为离主，而当尊位，三为兑主，此爻一乘一承，故以为遇元夫。况既曰睽孤，又以为孚，岂论应哉？厉者，危心以处之，在坎故也。宜曰合言两爻曰睽，单论一爻曰孤。因睽卦全说相违，故不必有应，但获同德，亦遂目为元夫，而谓为交孚，求不孤而已矣，两阳故危厉。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坎志震行，二阳同德，相与济睽之志行也。盖济睽本为四志，今两阴主顺于上下，其交既孚，则睽可合而疑可释，故无咎。煦按得两主之助，阴阳合德而相信，又与五比合，又是坎震之爻，故曰志行。行谓比于五，志行者，犹未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王弼曰：非位，悔也，有应故悔亡，厥宗谓二。虞翻曰：动而之乾，乾为主，主，宗也。来氏宗字详同人六二，噬肤详噬嗑六二。二兑为口，五阴应之，噬肤象，言易合也。九二遇主，主，尊之也。六五

<sup>①</sup> “本义”，库本作“旧说”。



厥宗，宗，亲之也。臣尊其君，君亲其臣，自足济天下之睽。往何咎，快词也。

《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

庆，吉善也。得正变乾，故往无咎而有庆。王弼以易合为有庆，来氏以济睽为有庆。一曰君臣合德有为，乃有福庆于天下。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马、郑、王、翟皆作“壶”。离，大腹曰壶，矢韞也。虞曰：兑口离腹，坎酒在中之应，历险以与兑，故后脱之壶，一作壶），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孤当作狐，狐疑，坎象。睽而求应，中阻于坎，不免先疑。来氏谓四左右皆阴，以人而孤也。上多猜疑，自孤也。见者，上自见也。负，背也。涂，泥也。离目，见象。坎，豕象，水象。豕背有水，负涂象。坎为车，为隐伏，载鬼象。坎为弓，中直为矢，又为狐疑，张弓说弓，狐疑不定象。坎为寇，阴阳相应，变震归妹，婚媾象。婚媾者，先后天图相配之卦也。未变则互坎离，先后天图皆相配。上变则后天震兑相配，详具震卦。坎，雨象。雨则阴阳和，坎泽解也。吉者，睽而合也。三与上为正应，制于乘承二阳，上以阳刚处明终睽极之地，往与应合，而中爻阻坎，不免狐疑。始疑为豕，又疑为鬼，方张弓射之，又疑非鬼而脱其弓，既乃知为六三之应，非寇也。藉睽极而反<sup>①</sup>，与三成婚媾矣。遇雨，坎体解散，疑亡。睽而合矣，故吉。此逢卦<sup>②</sup>之一，故爻多言遇。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人情有疑则睽，疑释则睽而得合，故吉。卦名睽而诸爻言合，天下无终睽之事。阴阳往复，物极必反，自然之理。元同曰：初四睽于品，二五睽于地，三上睽于意见。元公曰：疑情之积，常起于情之相悦，而好用其明。

① “睽极而反”，库本作“正应而上”。

② “合矣，故吉。此逢卦”，库本作“得合由不一而致”。

## 蹇

### ䷦ 艮下坎上

蹇，难也。坎险艮止，见险而止，足不能进，行之难也，故为蹇难。方智曰文序屯蒙至蹇解，中隔三十六卦，蹇解环至屯蒙，中隔二十四卦，此阳四九阴四六也。老阴老阳之策主变，故相沿以阳九阴六为难限。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王弼据后天图，谓艮山险而坤地顺，后儒从之。来氏亦据后天图，谓坎险艮止皆在东北，故不利。西南无之，故利。虞翻曰坤西南卦，五在坤中，坎为月，月生西南，故利西南。往得中，谓西南得朋也。不利东北，其道穷者，谓三也。艮，东北之卦，月消于艮，丧乙灭癸，故不利东北。其道穷者，则是东北丧朋矣。又曰坎月生西南而终东北，震象出庚，兑象见丁，乾象盈甲，巽象退辛，艮象消丙，坤象穷乙，丧灭于癸，终则复始，以生万物，其用大矣。离为见，大人谓五，二得位应五。五多功，故利见大人往有功也。五当位正邦，故贞吉。唯虞说为能发明卦旨，字字切当，独惜虞翻所著不见《全书》耳。须知爻中阴阳与天同运，原是活的。阴阳之体，阴静而阳动，然阳气往来阴中，有初有终，有深有浅，而月受日光亦有初有终，有深有浅，此其象也，而实非象也。日月即天地间来往运动，可见之阴阳，代天而宣化者，故后天之坎离遂代先天之乾坤，坎月离日也。乾象之大明言日，坤象之得丧言月也。坎艮合蹇，坎得乾中而正位于五，是坤之西南得朋也。故利西南本非坤有，而今在其中，故为得，得故利。东北艮也，月之阳明至此而尽，故以为道穷，即丧朋也。丧则有何利乎？此卦上坎得阳于中，与西南得朋之震同义，故利西南得朋矣。而复见丧朋之艮，故不利东北。卦本无震而亦曰西南，止取坎象得阳之义，又因东北之艮而反之，非取坤顺也。《易》爻凡言利言得者皆震，凡言不利言失者皆艮，皆本坤象来。既曰不利东北，又曰利见大人贞吉者，卦气之行先内而后外，

先艮而后坎，故既因艮之道穷而言不利，又以利见大人特著往而得中之理，为上坎言也。贞谓居中得正也，五刚健中正，有大人象，故既称利见，又言贞吉，以艮遇坎。东北丧朋，故蹇。自下而往，出艮则见九五之大人，故利。亦犹丧朋一转，便为得朋，故大人之利见，仍是西南之利耳。

《彖》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杨易》以上七字移入《文言》）。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荀、陆作“正国”）。蹇之时用大矣哉。

卦中前后有二义，论时则下卦在前，上卦在后，比之后夫凶是也。论位则向者在前，背者在后，此之险在前是也。坎险艮止，坎在艮前故也。此据象言名蹇之故，见险能止，以人事言也。中互离坎，离为见，坎为知，凡卦中言止必兼言行，止由行见也，故既以能止为知。又以为往得中、往有功也，往有二义，往得中谓一刚往而居五，此自下而上往，观象而择主爻者也。往有功谓由此而前往，据人事言也。此卦据下象论，则有见险能止之象，据上象论，则有得中有功之象。人在蹇中若止而不动，何由得出？若不顾其险不险，率情以往，亦终无由济。故止而后往，往而得中，然后能有功，即定静安虑而后能得之义。得中，坎五也。往得中，则离乎艮矣。离东北则必往西南，故以利西南为往得中。东北则阳尽而丧朋，故为道穷，此上据象言也。利见大人，据人而言所往之事也。大人，五也，见离也。利即西南之利。人在蹇中，利动不利静，故以利见大人为往有功。卦辞贞指五中言，故以为当位贞吉。卦中阴阳皆当其位，邦所由正，不过事事得其条理，故曰正邦。渐卦阴阳当位，故《彖辞》亦同。阴阳之理终始相循，险可使平，丧可使得，故曰时用大也。此为先天缝卦，全说流行之义，故与睽坎同言用也。意曰屯动于险，每利居贞蹇止于险，每言利往动以贞止，止以善动，岂二道乎？宜曰蒙贞坎，则中晦昧而蒙。蹇贞艮，则中光明而知。需险在前，乾恒易知，故不陷。蹇险在前，艮笃实光辉，故能止。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上有水，必反而就下，反身之象。不盈之性上居于山，有馀则去之，修德象。艮其背，故言反身。坎常德行，故言修。

**初六，往蹇来誉。**

往来，进退也。蹇字从足，此为足爻。艮覆震，亦为足。因足象为止象所覆，故既言往又言来。往谓坎上，来谓艮下也。五爻独不言往，盖诸爻所往即五爻所来，非来于下卦之来也。初既无位，六又阴柔，故有往则冒蹇，来则有誉之象。誉详旅上，即见险而止，知哉之誉，变离故也。与遁初不往何灾，皆艮也。《彖》以得中有功归之于往，而爻皆往蹇。《彖》言通卦，爻论一爻。《象》曰宜待，非终不往矣。

**《象》曰：往蹇来誉，宜待也**（郑本“待”下有“时”字）。

待者，待时之可进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王，五。臣，二也。外坎王蹇，互坎臣蹇，因两坎，故言两蹇。人臣有代终之责，则王蹇皆臣蹇矣。两蹇交集，鞠躬尽瘁，自其常分，有何过尤？六二艮体，不获其身，故言匪躬，不有其身也。

**《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

但知致身，成败利钝，俱非所论，有何过尤？初以不往为有誉，二以匪躬为无尤，有位无位之别也。

**九三，往蹇来反**（郭京据王弼本作“来正”）。

艮其背，不获其身，故云来反，即反身修德之反。因其附阴成止，故以比二为就二。三资二之中顺，二资三之刚健，可成济蹇之功矣。往蹇，接四也。来反，艮止也。

**《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内谓内卦之二，阴乐从阳，故喜之。《本义》谓反就二阴，谓与初二成止也。

**六四，往蹇来连。**

连于艮阳也。三之喜，内之兄弟，喜其己之有助。四之连，外之

朋友，资其人之有才。来反，退也。来连，将以进也。变咸故咸亦言往来，三四相接之义也。

**《象》曰：往蹇来连，当位实也。**

凡言阳实阴虚，即乾连坤断之义，以《象》言也。论理则阳以气用，周流不息故虚。阴以质用，块然不灵故实。凡爻兼言应比，毕竟先主本爻，六四以阴居阴，故称当位。比三而顺以承五，人臣之义。实谓阴，明当位之为六耳。阴体过实，无拨乱之才，故必有资于人，此正来连之义。此爻只言比阳，故全举阴柔之象，不可以实字说作九三，然以解卦负乘考之，即谓两阳亦可。

**九五，大蹇朋来。**

大蹇谓九五所陷之阳。此阳由乾而来，入于坤中，乃西南得朋之爻，故云朋来，据坤之视乾而言也。此卦阴阳各当其位，九而居五，有位有德，可以济蹇。凡爻或比或应，无不仰赖之。匪躬之二应而来，来反之三亦与俱来，来连之四比而来，所连之三亦与俱来，同德之三既来，而应三之上亦与俱来，故为大蹇朋来。来指众人之趋附言，与下卦之来不同。自本爻言则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自诸爻言则利见大人，往有功也。

**《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

中兼九五两义，位居上卦之中，德备刚健中正之美也。节，制也。言此德此位足以联属也。人心唯中，故能肆应不穷。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硕，大也，阳称大。来硕指应，谓就三也。不言大言硕，避之也。亦如观卦以其字易我字耳。卦以坎陷为蹇，此爻独在坎外，所应者，审时能止之三亦在坎外，资其阳之力，故此独能与三共济而获吉也。利见大人，五比于下而无所逆也。五在蹇中，思来济蹇之朋。今上与之比，又得来硕之三，具阳刚济蹇之才，资其协力，故克有见大人之利而往有功也。

**《象》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

内对外卦而言，谓三也，非谓五也。贵对下贱而言，谓五也。

## 解

### ䷧坎下震上

蹇之济蹇，慎动审时之三。解之能解，动而有行之四。皆此一阳，圣人连覆卦而序之，非无故也。解从刀判牛角，会意。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蹇有艮无震，不利东北，所以为蹇。若使震见艮隐，是西南得朋时，故利西南，此指将来说。往得中，往有功，皆谓震行也。解卦有震无艮，故止曰利西南，指现在言也。震象在外，更无外之可往，其震行唯来复耳，故既曰利西南，而又曰来复吉。盖蹇之得中在外，须往而后得。此之得中在内，是来而得中，故《彖》曰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来字亦震动之义。蹇卦内存欲尽之微阳，其去震稍远，故必往而后吉。解卦外见初长之阳，后来进盛，尚未可量，故利西南。然曰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者，谓动静皆吉，见与蹇之动吉而静不吉者殊也。外震何云无往？谓震虽在外，毕竟非止，故既曰无所往，而又曰其来复，言不已之动耳。震主亦复初之爻，故遂言来复。攸往者，动也。夙吉者，中离为日，先天居东，日出东方，故云早也。夙字与复卦七日字相对，复震方内来，解震已外往，故不待七日，唯早为吉也。《周易》之坎离皆言阴阳，不可不察。

《彖》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杨易》以下“解”为衍文）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马、郑、陆作“甲宅”。“皮”曰“甲”，“根”曰“宅”。宅，居也。《音谱》作“乇”）。解之时大矣哉。

坎险震动，坎内震外，动而出居险外，得免于险，故名解。震本坤体，乾来交坤，利西南而释为得众者。坤得乾则得朋，乾得坤则得众，此为主阳言也。震动于外故称往，非如蹇卦之往，因艮而言将来也。得中虽坎象，却本来复说，为震性善动，今已在外，则前无可往，故先说无所往，后说来复，皆行象也。来复而曰得中，因下卦是坎非



震，所以别于复初也。夙也者，震得乾初，在万物之最先也。天地解者，阴阳和而后雨泽降也。凡亢暘皆阳之偏结，阴不得入而和之。阴霾皆阴之偏结，阳不得入而和之。此外或阴多阳少，或阳多阴少，均不雨。若使阳之偏结，和之以阴，阴之偏结，和之以阳，则结斯解矣。故曰天地解而雷雨作。此卦上雷下雨，中互离日，雷动雨润日暄，而百果草木皆甲坼矣。百果草木，震象。震甲巽乙，震故言甲。甲，萌甲。坼，开坼也。五上两开，故言坼。解之时将至，天地发生长养，由此而始，故曰大。解言时不言用者，乾坤二用，元之方亨也。坎之重险，睽之乖违，蹇之出险，皆言时用，皆说将然，须用而后见也。其难已解，用已外见，非解难之时，故不言用。义尽于解之名，更无幽隐，故亦不言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京作“尤罪”）。**

坎为罪，为狱，震动而出，故曰赦宥。无心失理为过，有心作恶为罪。赦宥者，解万民之难也，解缓即此义。

**初六，无咎。**

难既解矣，柔而居下，得刚明者为之应比，无咎之道。

**《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

六柔而应阳比阳，故为刚柔之际。坎四刚柔之际，亦此义。阴阳相资，原天地间不易之理，故论其义而以为无咎。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在田之爻故曰田，坎为狐，又为弓矢。互离伏离，其数三，又为戈兵。戈兵震动，田象。坎二本黄中通理之位，变坤故称黄。狐，媚物，阴柔附阳之象。故未济亦称狐。坎得乾中，乾动而直，故象矢。狐媚，小人象。中直，君子象。与六五同也。获三狐，象应比之三阴。得黄矢，中直也。贞吉者，中而得正，有应，故吉。

**《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

居中而得正，故曰得中道。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杨易》谓“贞吝”下当有“无咎”字）。**

坎为舆，三在上，乘象。又为盗，寇象。负者，小人之事。舆者，君子之器。盖三负四乘二，四不中正而居外下，故象小人，凡民卑贱之称也。二得中，故称君子。论位非论德也。解卦得名，为有二四两阳，三乃一负一乘，故有此象。《周易》贵阳，担负非乘舆者所宜，乘舆而为凡民卑贱之事，故于三遂目为小人。震动于上，故言上慢。坎险于下，故言下暴。又因盗与所乘者同爻，若盗据之者然，故取象为夺。贞谓坎阳，如云所乘者虽得正，亦吝也。吝，本爻之阴也。噬嗑以耳上有物为荷，此以耳上有物为负。贲初以坎下为徒，此以坎上为乘。家人嘻嘻，两象也。此亦两象也。

《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本文作“寇”），又谁咎也。

但曰可丑，则知小人止贱称耳。谁咎言非人之咎，即致字也。同人谁咎，言人谁有咎我者。节又谁咎，言无能归咎于人也。

九四，解而拇（苟作“母”），朋至斯孚。

震为足，拇在足下，三居震下，故象拇，《本义》<sup>①</sup>以为解初。刚柔之际，义无咎者，本为正应，岂所宜解？若负乘之小人，则宜解矣。拇在足下，亦不宜远，言初爻。夫初以比二为无咎，三以乘二为君子之器，二四两阳，又且同德，则朋指二可知矣。然为负乘之小人所隔，故必解去其拇，始见同德相济之美。他爻不言朋，此独言朋，西南得朋之爻也。卦辞西南之利正在此爻，因其处柔非位，故须得朋斯济。凡合体之卦，上卦亦具下卦之性，下卦亦具上卦之情，故坎在诸卦皆言陷，而在解则不言陷，震动故也。诸卦类然，不可不知。夫卦既名解，二阳各为卦主，则能解者端在二阳，然阴以资阳为美，故其附阳也甚固。初曰刚柔之际，固于二矣。三曰负乘，固于二四矣。四欲与二同德相济，非解去三阴，曷由使朋至而孚也？孚者，坎德。阴虽附阳为美，阳必解阴，始能有为。

《象》曰：解而拇，未当位也。

① “本义”，库本作“旧说”。

以阳居阴，虑其才柔，下有负我之小人，其位不当，故须解也。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维，系也。坎卦言维言孚，此卦有坎，故亦言维言孚。《本义》<sup>①</sup>谓解去三阴，以小人之退为验，夫孚字从无作验字之解。来氏以阴指宦官宫妾外戚，谓五比四应二，皆阳刚之君子，若使此心能维系之，则同类之阴，自能孚信，故有解而吉。煦按：二说均非爻旨，且三阴与五非应非比，有何关切？观随之系小子，系丈夫，皆自下而系于上之称，上六乃从维之。维则自上而系于下之称。坎之言维，亦谓中阳陷于阴，若系于上阴者然也。此之维于君子，当专指九四一爻，五既比四，如云九四阳刚之君子，维系于我者。资其才可以解难，故吉。虽在小人，亦当信之，以下与坎相应，故言孚。孚，信也。坎虽正应，可言寇盗，独不可言小人乎？有孚于小人，如云正应亦当见谅，是从比不从应之象耳。君子专指九四，正与利西南之旨相合。予前解引复见天心，诚谓此卦二四两爻，虽各为主于卦中，观利西南一语，则通卦当专主九四一爻，盖二陷而四动，解之为义专由动见故也。震之动爻在下，故遂以九四为君子，又况雷奋而上，坎润而下，几同离兑之睽，则但资亲比之力，无所望于正应，止求见信于正应，亦其宜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有解，震之主爻，小人退，坎水就下也，若震动则上往矣。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墉”，徐作“城”），获之，无不利。**

上，高而无位，公也。隼，祝鸠，鸢属，鸷鸟，害物者也。震为鹄，变离为雉，鸟象。坎为弓，居下，自下射上之象。震伏巽，高象。高墉者，王宫之墙。变离，外围中空，近于五君，高墉象，故泰上亦曰城。二地位，故曰田。狐则地之走者。上，天位，故曰高，隼则天之飞者。害物之隼栖于王宫高墉之上，则如城狐社鼠，有所凭依，不敢轻射矣。本卦四阴，其下三阴或应阳比阳，而上阴独后，不系于阳，

<sup>①</sup> “本义”，库本作“旧说”。

又处最上，故象隼。坤，土也。五六皆坤，而上特最高，故称高墉。今曰高墉之上，则隼指上六无疑。观解悖之说，岂不为上之无应无比乎？坎虽象矢，与上无应。四，公位，又互坎，故曰公用射，则射者四也，正是主四之义。况阳性善动，由四而进，亦如不速之客三人来耳。若依《蒙引》指三，则是公立于高墉之上而射隼，非射隼于高墉之上矣。止是四阳善动，由此而进，则上阴终为所变耳，非有隐深之旨。又上六本迷复之爻，故言悖。阳来于四，一变而成震，则悖解矣，故以射隼归之于公。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此卦主阳，上与阳无比无应，宁非悖逆？卦气自下而上，在中者皆有乘承。上爻如无应比，则唯有离背而已。穷极将反，亦背象。悖而射之，所以解也。《系辞》之藏即坎险也。器指坎之中阳，形如矢直者，待时而动谓震也。下坎有藏器之象，上震有动象，人不可以妄动，故曰待时。此亦上爻总论全象，一变震而迷复之爻亦变，故为解悖。



## 周易函书约注卷九 周易下经三

### 损

#### ䷨兑下艮上

损，减也，非伤也。损去下卦上画之阳，益上卦上画之阴。损乾之君，益坤之民也。又泽深山高，深则有损象，高则有益象。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蜀才作“二轨可用亨”，《说文》作“𩰫”）。

艮山兑泽互坤，泽深而在地下，有损象。山高而在地上，有益象。坤实于中，故言孚。大象离伏坎，亦孚也。互震故利往。兑口震足，互坤腹而实，簋象。簋从竹，震象。艮为门阙，帝出乎震，门阙而帝出，用享象。旧解但作戒辞，以为剥民奉君，非也。凡爻辞皆直言爻德，如使有孚元吉，可说不孚则不吉，然则辞之凶者，亦可云不如此则不凶乎？易卦全吉者唯谦损家人耳，损以俭取俭用获吉者也。若认作剥民奉君，不知为俭取于下，损乾君而益坤民<sup>①</sup>，则必与二簋用享之旨相悖，亦并未解《彖辞》言时之义矣。有孚十二字皆正言减省取下之吉，有孚二字为主象，下文皆有孚之吉耳。有孚者深信其薄取之意，为爱我也。维正之供，万世常经，今减于常时，人君而自爱其民，故获有元吉无咎可贞之美。而利有攸往二簋以下，即祀神以验之，亦即上文之象。二簋，损象，言薄也。可用享，有孚之象，而元吉等义皆在可字中。见薄取于民者，即薄用于神，神必见信，神且见信而况民乎？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举其大者而小者可知。据理而论，即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故人皆信之，而君德之崇高亦

<sup>①</sup> “乾君而益坤民”，库本作“国用以益下民”。

由此增益矣。若果剥民，必致厚取，厚取必当厚用，顾以为薄于祀神，亦云可也，不自相戾乎？

《象》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损下益上谓损乾益坤，即下文损刚益柔也。乾损一以上行，乃忽添其道二字，盖谓损益乃人君乘时大经济，不可无道以处之。此道非下所能有，必得权乘势，然后可行，故曰其道上行。正以卦象，损在下之乾阳，上行而益在上之坤，故曰上行，全是乾君用事，君在上者也。乾阳故称道，损字之下有孚之上，特加而字，便知下十二字皆由损来，明谓人君用此薄取之道，自能见信云云也。其下总叙全辞，更连曷之用为一段，不另分别注疏，则曷之用二句应与上文同是一义。盖上言薄取，自能信诸人而获吉，下言薄用亦当信诸神耳。时兼常变言，常时祀神原非二簋可享。在损卦而言时，则必万不得已非常时也。若在常时以下奉上，亦万古之常经，名分之当然，何待损乎？今特言有时，则必非常行之事，必非平常之时可知，《周礼》荒政当由此象出也。二簋应有时，见最不宜减之事，值此宜减之时，自不得不因时减损。损刚益柔即损下益上，惧人不知损下为损乾君，故曰其道上行，则非在下者所能。观其特标刚柔二字，刚乾柔坤，乾君坤民也，是即损君益民之说。可知损益二卦所言上下，不分君民者，所损皆乾刚，所益皆坤柔也。乃益不言损刚，而损言损刚，为人知益之损上为损君，而不知损之损下亦为损君，故特标出刚字。刚阳施而坤阴受，阴阳之大义也。论位则上君下民，论理则阳君阴民。刚而在下，本非君位，故不曰损君，而曰损刚。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是统论其理。见人君奉道治民，必当因时。观《大象》说出惩窒，岂不说减损一边道理，顾谓为剥民乎？虞翻曰中互震春兑秋，故言时。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惩”，郑、陆作“徵”，音止，清也。蜀本作“证”。“窒”，郑、刘作“愆”，止也，孟作“恡”，陆作“瘠”。“欲”，孟作“浴”，一作“慾”）。



不曰泽上有山，而曰山下有泽，山有俯临之义，泽无反润之理，明指恩泽下降而言。若非俭取于民，何由泽之下乎？既曰惩窒，则必非重征暴敛，穷奢极欲而剥民者矣。来氏谓损泽益山，是未察损刚与有时之义也。且山已高矣，何待益？泽已深矣，何待损？如但执上下而言，不察刚柔君民之义，则兑柔矣，何为损刚？山刚矣，何为益柔？今曰惩窒，则非自奉之私。中爻坤土，下据乾为兑悦，故惩忿。悦，忿之反也。乾三上据坤，成艮止，故窒欲。窒，止之义也。

初九，已事，遄往（“已”，一作“以”。虞作“祀事”，坤为事。“祀”，旧作“已”也。荀作“颛往”），无咎，酌损之。

下三爻皆自损者，上二爻皆受益者。本卦损刚益柔，则初当益四。已事，把当自己事做也。旧说已音以，止也，谓自辍所为而速往，皆损己以益人也。然损刚益柔有时，不可贸然以往，必斟酌以损之乃可。悦动，遄象。变坎，酌象。此居损初，即首事者为之既豫，惧其过当，故曰酌损之。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马作“上合”）。

尚同上，指四也。变坎故言志，阴阳正应故易合。四欲损疾，而初遄往，合其志矣。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震为征，兑毁折，征而毁折，上应止爻，故征凶。象离伏坎故言志。九二刚中，志在自守，不肯妄进，故利在贞。不守刚中之德而有所往，则凶。凶者由兑悦变震动，以悦而动，以容悦其上，流为不中不正，故凶。弗损者，弗损其刚中之德，即贞也，即不往也。益即利也。

《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德以中为美，志定则守定，守定故以不损为益。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行，震象。坤，众象，故称友。乾为人，三即卦之三爻，得友即得朋。三人行而损一人，谓一阳既上，下止二阳，其一阳损而为阴也。一人行而得其友，谓一阳上而一阴下，兑爻虽阴，却得阳以为应也。

此爻与上，乃损卦中往来动用之主爻，损卦得名，正在此爻。三人行则损一人，是说方成卦时，乾坤相合摩荡之妙。一人行则得其友，是已成损卦时，说相应之妙。卦见震艮两象，损益即得丧，人与友即朋也。此之言行，即如诸《彖》言往来上下，为动用之主爻言耳。盖谓即下乾而论，止九三变去一爻，而馀爻不变，故曰损一人。《周易》贵阳之有为，故止论阳爻。若兼论动用之两主，不独阳上得阴以为友，即阴下亦得阳以为友，故曰得其友。旧因两而致一，遂谓初二两阳相与，四五两阴相与，不知两之一字原兼阴阳，故有天地男女之说，其细缊构精，则皆谓阴阳两而致一也。张子曰“不有两，则无一”是也。观损益二卦所损所益，全说阳爻，则《周易》贵阳可知。

**《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

一人行，得友而成两，则阴阳配合而专一，若三则杂乱而疑矣。《易》之言应，两而止矣。绎曰目两以视一而明，足两以布一而行。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离伏坎，四变互坎，坎为心病，疾象。四初相应，四赖初刚，益己而损疾，则初之应乎四也。四既获初遄往之益，亦能使遄往者有喜，此四之应乎初也，皆《系传》两而致一之妙也。兑为悦体，故有喜。阴阳相得，何咎之有？一曰有喜，即谓损疾。盖应四而使疾损，故初之遄往者有喜。

**《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

四得初以损疾，故可喜。初能损己益四，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大象离，龟象。坤土，故言十。爻比上阳，坤以阳为朋也。两龟为一朋，十朋之龟，大宝也。或者，不期而至也。此爻柔顺中正，得二阳以为应，虽可得益，然用一或字，则不专指应也。本卦原以损三益上得名，而此爻最与上近，是得益最亲最多者，故曰或益之。龟固外阳者也，观《小象》自上佑也可知矣。因在应外，更逾于两而致一之说。故用一或字，益四往益初六，则亲被其益，唯二最多，故其辞同。弗违者，盖言比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徐作“佑”）。

卦本坤体，得益以阳而成艮，然得益者止四五，而五更比上，故曰自上祐。与大有天祐，旅上逮同，皆以中阴而乘阳也。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二弗损益之，益上也。上弗损益之，自益也。居损之极，独受其益，又损极将反，不待损而自益也。不待损而自益，无伤于人，何咎之有？正而吉之道也。利有攸往，与悦应而见震也。五止益以十朋，此曰得臣无家，明此为主爻，即君爻也。益初亦为益主，得告公从者为应，即此得臣也。艮象庐，故曰家。艮家变坤臣，故曰得臣无家。师上由坤变艮，曰承家，家象见也。此由艮变坤曰无家，家象隐也。无家即公尔忘私，谓应之损也。

《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不待损而自益，其志大得可知。大谓阳，得志谓三阴，顺承而有应，与比五泰三同，皆谓阴顺阳也。

## 益

### ䷩震下巽上

以上卦乾初之阳，益下卦坤初之阴，故名益。损益之上下皆论阳爻，阳动而有为也。益从水，在器皿而益，后加水作溢耳。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下动而上巽，雷动风行，有何阻滞？故利往。震巽皆木，大象离中虚，木而中虚，舟象，故利涉大川。利往，处常。利涉，济变也。观于损下为损，益下为益，则下之不宜损可知，谓剥民者当乎？

《象》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损上乾而为巽，益下坤而为震。民，坤象，无疆亦坤象。艮伏兑，悦象。阴以得阳为说，此益在民也。自上下下，由朝廷遍及之象

也。乾为大明，以乾照坤，其道大光。乾称大，大象。离互艮<sup>①</sup>，故光。道者，君所奉以损益者也，此言益在君也。损之损刚，谓为益上，亦此义也。损益皆损乾益坤，特益处常而损处变，故损曰有时，则有时不然矣。益曰日进无疆，则不可以时限矣。益本损上，而君仍获益，所以名益。五本中正，二又应以中正，是君得其臣，故利有攸往。大象离伏坎，大川象。行，震象。震巽，木也。上风下木而中虚，仗水而行，故云木道乃行。动则奋往，巽则顺入，故日进而不可以时限，无疆而不可以地限也。日谓离，进谓巽，无疆谓坤，学问如是，君之恩泽亦如是，此二句言人事之益。天施者，乾阳来初而为震。地生者，坤阴上四而为巽。乾施则天道下济而资始，坤升则地道上行而资生。所以品物咸亨，而其益无方。此二句言天道之益，宜损宜益各有时，故与时偕行。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风雷之势交相助益，风雷阴阳之始，见善有过皆自初几言也。善迁者，复初之几。改过者，巽入之能。皆益道也。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侯果曰“大作，谓耕植也”）。

大作，厚事也，如迁国之类是也。阳称大，震为作。元吉无咎者，复初之爻，美辞非戒辞也。若云其所大作，必至大善，乃始无咎，则大吉之吉究何所指，又必何如之吉乃始无咎也。正因此为初六，是下民卑贱之象。今得上乾益而为震，实为震主。阳刚震动，大作之利何待言乎？《象》曰下不厚事，特添下字于上，止<sup>②</sup>因位卑，本非厚事之位，而震动有为，却由益下而来，实为震主。益卦之益全在此爻，恐其不知大作之利，故策之。况与坤之初阴相比，已不若四之近君可以有为，故特以下字明之。虞翻以耕播取诸益者为大作。集曰下民愚贱，彼不能自厚于所事，非阳刚自上来，大作而为之所，下何赖焉？此解亦得益下之义。

① “艮”，库本作“根”。

② “止”，库本作“正”。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下谓坤初，位卑柔顺，何能厚事？益以刚明震动之阳，又为益主，正宜有为，不可安于常分，此与损三益上同义。但彼为损卦，则说在阴爻。此为益卦，则说在阳爻。皆损益之主爻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亨（一曰“亨”即“享”字）①于帝，吉。**

二本应五，然益之得名，实因初阳由乾益坤。因为益主，乃二独乘而比之，故曰或益之，谓出应外也。初坤获乾阳之益，此独比而最亲，故弗克违。永贞吉者，阴居阴位而得中也。王谓五，以阴应阳，得中而顺以承之，故为王用。帝谓震初，亨通也。既顺承而应五，又得益于初阳，若王用之以通于帝者然也。王用者，有应也。亨帝者，或益之也。前三句以物理言爻德，享帝句以人事言，为前三句之象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自外来谓所乘之阳来自外乾，下益坤初，二独得而比之，见出于正应之外也，即爻②辞王用之义。诸卦皆以乾坤为体，其动用为主之爻，莫非自外来者。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王肃作“用桓圭”）。**

凶事与损四之疾同，互坤变坎也，复得初阳则无疾矣。此爻变坎，动极而陷，又处穷极多凶之地，与损上之阴相比，故称凶事，谓艰难险阻利害忧患之所聚也。人当此时，困心衡虑，可以动心忍性，增益不能，则虽凶事，实所以益之，故既以为益矣，而又以为无咎。有孚中行者，言当诚信为主，以行其中道，此教以处凶事之道也。告公者，不敢自专，坤顺故也。此卦下主初阳，上主四阴，三去初远，而比近四阴。四，公位也。用圭，即诚也，有孚之象也。见得资六四之自

① “一曰‘亨’即‘享’字”，库本无。

② “爻”，库本作“卦”。

损,亦因以获初阳之益也。圭,合信者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单释凶事一句,可知下文皆一义矣。固有,明与或益者殊也。二有外来之益,故曰或益之。三守固有之益,故曰益之。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行即损三之行,中行谓自初而上于四,与三人行损一人同义。告公从,即得友之义。初阳本居四之公位,今为益下而之初,俨若商于四而四告之者,故曰公从。因益之主爻实在初四,故为此象。迁国即在公从二字中,与损卦得友之行同义,非有他义也。三四在一卦之中,故曰中。三之行,震也。四之行,应震也。从者,巽坤之顺也。中行告公从,若四以中行之道告乾四,而乾四遂从之也。可知益卦专主初四,而四又主初也。互坤,国象。四当内外往来之交,又得乾四下益之位,故有迁象。五六皆阳而坤阴顺比,故又有从象依象。此正损三,与得臣无家相应之爻,故有告公从象。告公则不自用不自专矣。

**《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

坤巽皆顺,阴柔非有为之才,故但曰志,告公义自在其中。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坎离中正之爻,故曰孚曰心。以乾益坤天道无妄,五适居中,则惠心之诚可知。巽为命,艮伏兑为口,皆告问象,故三四五皆言告。艮止掩兑,勿问象。豫四之勿疑,互坎逢艮也。三之告,坤顺也。四之告,下益之乾初为卦主也。五之勿问,君之中德,出于诚然也。今益下而下顺承之,是下民诚信,皆以我德为之惠矣,所以元吉。然曰我德,则非止财利之益矣。

**《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阴爻不克自主,皆曰告公。四巽主而亦曰告,为卦重益下,而四居震初下益之位,故告而曰公。又以为从,重阳之有为也。九居五则有益下之权,居中则怀益下之心。此心诚然,何待问乎?乃震四下益为初,实行也,故曰行。九五居中,无迹可见,故既曰惠心,又以



为所惠者我德，又以为大得志，若公之能益，为五所驱使耳。四益志而此大得志者，四之益下是告公从，犹然资人以益也。曰益志，则非我之行矣。五大得志是益下之志，出于自心，故以为我德，又以为大得志，见顺而承者悉被其惠，匪他人之德也。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穷极将反，又系上损之爻，故曰莫益。盖益下之乾为初，故利用大作。五居尊位，凡有所益，皆其驱使，故曰惠心，又曰得志。上亦乾爻，既不下益，则无能益之行。又不居中，则无益人之心，故莫益。互艮手，变坎盗，大象离，为戈兵，盗持戈兵，与动极之爻相应，击象。蒙上之击亦艮爻而大象离也。击者，德不下益，而人多侮耳。或者，外来之词，作求益不已说，与勿恒左矣。勿恒，即穷极将反也。来氏谓损之言时，非常道也。益之日进无疆，所贵在恒，不恒则不能益而不已，故凶。勿恒者，巽进退不果也。

《象》曰：莫益之，偏辞也（虞、卢、孟、侯俱作“遍辞”，周布也）。或击之，自外来也。

益下者乾，上无益下之行，又鲜居中之志，故曰偏辞，见未得益人之正道也。或者谓出意外，与六二同，但分吉凶耳。偏作周布说，亦属<sup>①</sup>有理。

## 夬

**䷪ 乾下兑上**

夬，决也，阳决阴也。三月之卦，五阳盛长，一阴将消，决象。水在天上，势必及下，亦决象。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阴居上极，王象。伏艮门阙，庭象。乾实称孚，兑为口，号象。阴居亢悔之位，厉象。乾伏坤邑，兑口，告象。利有攸往，壮阳升进之象。扬于王庭，阴爻居上，志得意满象。旧说以孚号为正名其罪，

<sup>①</sup> “属”，库本作“似”。

与即戎何异？来氏以孚号为呼三而与之孚。众阳同志决阴，安得止谓呼三？当知孚者，乾阳自具之德。一阴据势崇高，扬扬王庭，众阳在下而上奉一阴，故宜志得意满也。《彖》曰柔乘五刚，不曰刚承一柔，则向解作号而扬于王庭，期与众君子同力合德，未尽厥旨，观夬而和可知矣。夬，乾德，和，兑也。利有攸往，乾德也。煦按此与剥上同主上爻，剥之硕果得舆，为一阳临下众阴，即此之扬庭孚号也。此谓一阴骄下众阳，即剥之硕果得舆也。孚者，阴阳相契之理也。剥之剥庐谓处穷极之位，将变去而为阴。此之有厉谓处穷极之位，将决去而为阳。告自邑，不利即戎者，乾阳上升有至健之性，阴爻俭嗇无远大之器，唯与同体之二阳悦而受之。同体故曰自邑，兑故曰告，悦故曰不利即戎也。利有攸往，乾德也。当与剥卦参看，详具《函书》。然细玩《周易》卦爻，全以贵阳为义，则夬与剥不必同论，亦其义分当尔。且所贵在阳，贵其有为者耳。故剥上之阳则以仅存为义，而非诸阴之所能剥，阴柔静而无为者也。夬上之阴则群阳上进而夬之，阳流行不息，升进不已而有所为者也。故诸阳之在爻，无论应与不应皆以决阴为义，此又不可不知者也。

《彖》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

乾刚进，兑柔退，故曰刚决柔。乾健兑说，德也。决，健之用。和，说之用也。在事上见，卦止一阴，本宜主阴，因处穷极将返之地，故言决柔，俨若主阳者。亦如益五，得中得位，因以德惠归之者然也。阳德动而有所为，故《周易》贵阳。论位则居上者胜，论理则壮进者强。《易》不书刚承柔，而书柔乘刚，志变也。以下决上，厉矣。号而孚，其危乃光，乾德大明也。告自邑，不利即戎，内结诸同人，不待外用其威武，盖阳性健行而上往，则孤阴自然退去，何待攻发哉？故曰所尚乃穷。尚谓阳，穷谓阴也。刚长乃终，即所尚乃穷。复曰刚长，夬彖刚长乃终，爻曰终有凶，为阴言也。煦按有厉而其危乃光，皆取兑象，上爻说和是也。告自邑不利即戎，为兑上言也，故曰所尚

乃穷。利有攸往，为乾言也，故曰刚长乃终。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水泽高出天上，必将下究。夬当三月，正季春布德行惠时。天君象，禄泽象，德则泽之施也。居，施之反也，艮伏故也。

**初九，壮于前趾（苟作“止”），往不胜，为咎。**

卦由大壮升至五阳，故与九三皆言壮。初震爻，足象。阳前阴后，阳故言前，谓往决也。初，始事之爻，故曰前。变巽决躁，故曰壮于前趾，又曰往也。前趾只言始事，往则究其终也，非重也。居下无应，恃强躁进，故有此象。不胜者，未与阴遇，与应阳均力故也。凡咎皆背理者也，以阳决阴，非背于理，但不量力，不能胜耳，故止以不胜为咎。毛伯玉曰：胜在往前，兵法也，必往之道也。往不胜为咎，远虑也，所以戒其善往也。

**《象》曰：不胜而往，咎也。**

不胜则不必往，往斯为咎。往者震，不胜者与应同刚，与上无涉也。

**九二，惕号（翟元、荀爽作“锡号”），莫夜有戎（郑本：“莫”如字，无也。无夜，非一夜也），勿恤。**

变离伏坎加忧，惕象。上见兑口，变巽为命，皆号象。变离日，在泽下，莫夜象。离戈兵，伏坎盗，莫夜有戎象。二不言夬，且有外侵之虞，居中故也。中居则无前往之义。复休复，否休否，皆中居也。二唯一号字，有决阴之意，然亦徒存其志耳。莫夜，幽暗象。有戎，患害象，即隐忧之说。言惕又言勿恤者，惕号为本爻主象，下象以人事，皆惕号所寓之义。言能忧惕呼号以自戒备，则思虑周，而党与众虽有隐微不测之祸，亦可无患。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得中则不恃其刚，而能惕号。不忘戒备，故有戎勿恤。

**九三，壮于頄（音逵，郑作“頄”，夹面也。蜀才作“仇”），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頄，面颧。三居下乾之末，上应兑口，颧近口，口柔而颧刚，故象颧。壮于頄，言应阴也。剥三以阴应阳则善，此以阳应阴故凶。君

子，乾三也。夬夬，决之又决，去夫情累，决之不疑也。与乾乾坎坎同，皆上下相接之际也。壮颇有凶，据应而言。君子夬夬，乾阳本德也。此上为主象，下则象以人事。独行遇雨若濡，六字一义，谓应阴也。他爻不与阴应，而此爻应之，故云独行。兑为泽，雨象。遇言应也。乾阳应兑，则为雨所濡矣，此即壮颇之凶象。愠者，乾三之惕厉也。见君子偶与小人相值，毕竟自心有许多不快。比诸乾德粹精，常若濡者，故云然也。无咎亦乾三所本有，此又君子夬夬之象，此与壮三皆有不中之失，又有乾刚得正之美，故兼二义。

《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以终无咎释夬夬，便可知有愠无咎，即君子夬夬之义。遗却有愠者，凡人之行于外而有失者为过，自人责之则为尤，自心觉之斯为咎，故无咎二字即从有愠出也，夬夬即有愠之事。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古一作“趑趄”。马、郑同。古又作“恣睢”，或作“欧阻”），牵羊悔亡，闻言不信（“臀”，徒登切。“次”，七私切。“且”，七馀切）。

人腹中之物皆出于臀。变坎为沟渎，臀象。《易》中言臀皆坎也，观姤三困初可知。乾与兑先天相比，故称肤。变坎不比，故无肤，说详噬嗑。坎臀兑毁，亦无肤。次且，与趑趄同，行不进也。唯臀无肤，故行不进。足爻而当兑毁坎陷也。兑覆巽伏艮，巽绳艮手，牵象。壮三之羊，中爻兑也。六五丧羊，兑变乾也。夬羊亦谓兑。兑主阴，谓上六也。卦以决阴为义，只因此爻已离下乾，而与兑主会为一卦。壮阳本有决阴之势，却成悦体，又在兑后，犹未至于用决，故为牵羊之象。牵者，羊性护前，让而先之，而牵制其后。往逸则绳约之，欲止则鞭策之。阳顺之而阴制之，此驾驭之法也。悔亡者，无逸去之悔也。兑口为言，变坎为耳痛，变坎则情险性健，乃傲物也。故闻言不信，是则无肤次且者。变坎而值兑毁，离健阳而当说体，本爻之时位也。牵羊悔亡对主爻而言，与壮三触藩同义。牵之虽可制羊，己亦因有所牵，而不得自遂，其行次且之义亦在其中。悔亡云者，离乾而为悦，惧其和于阴，今既牵矣，故悔可亡也。闻言不信与

上两象同义，为变坎而当兑毁耳，全是决而不决之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杨易》谓“聪，古听字”）。

震足而值兑毁坎陷，故位不当。聪，听也，谓听之不能明其理也。爻变坎离，离在坎下，变坎，聪象。坎水淹离火，不明象。

九五，苋陆夬夬（古一作“莞”），中行无咎。

荀作两物，曰苋菜，曰商陆。孟喜，苋，山羊。《说文》山羊细角。项氏谓陆为羊行之路。集曰苋，藜也，即今灰苋。按苋陆，今马齿苋也。质柔而曝之难干，是感阴气多者。苋生于三月，故三月之卦象之。亦如姤取瓜象，五月所生也。地之高平曰陆。上六阴柔，乃在九五之上，非所宜生而生，故取高平之陆而生苋者以象之。全是位尊比阴，而又居中之象。诸爻皆远阴，此独同体而近，则染阴深矣。比近则惧其夬之不勇，故以夬夬励之，亦如三之应阴而励以君子也。凡中皆不前不后，静而居处之象。居中则惧其不勇，故策之，而又以为行无咎也。夬阴在上，则夬者不可不和，故又曰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夬阴则宜前进，所贵在行。今犹中处，上为一阴所蒙，故未光，若行则无咎矣。

上六，无号，终有凶。

夬终穷极，三应夬夬，则应我者不可号。五比夬夬，则扬于王庭不可号。党类既尽，孤立无与，故终必有凶。

《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终必为阳所决，不可长居其位也。

煦《函书》既成后，屡经更定，而剥夬两卦，终疑非《周易》本旨。盖缘先儒解释剥卦，咸谓众阴剥上一阳，果尔则五之一爻比阳而近，宜剥莫如此爻，何有为贯鱼以宫人宠之词也？其不剥上也明矣。六三有应，而曰失上下，见此爻得上阳之助，深资其力，则与二四之不应不比者绝不相侔，故爻词以为无咎，仍是止剥三阳，非剥上也。其它爻与上无比无应，而皆言剥者，止是各剥本位之伏阳，非剥上也。



若非上阳独存，竟成纯坤，安得云剥？当知天地之理，无过阴阳动静升降消长而已。《易卦》与天地合德，其阴阳之升降莫不如是。剥由乾来，阴长之卦也。夬由坤来，阳升之卦也。阴阳之理，阳刚而阴柔，其定体也。阳君而阴民，其定分也。阳外而阴内，其定位也。阳上而阴下，其定性也。阳动而阴静，阳明而阴暗，阳升而阴降，阳贵而阴贱，其定理也。剥之为剥，初剥初阳，二剥二阳者也。故初二四与上无比无应，而皆得言剥，各剥其本位之阳也。与上相应者，偏得其助，故以为失上下。五与上比，则阴阳得类。故词系以宫人宠，明阴之承顺乎阳，而阳之不我拒也。上阳而五阴，阳君也。阴而居五，故象之为后。阴静而中处，上见庐舍之艮，故象之为宫。夬之为夬，亦初夬初阴，二夬二阴者也。阳德彰明，本宜外见，故剥于初二四皆言剥，而夬不言夬者，阳得其位也。其剥之三五皆能得阳以为助，故其词若有幸焉。至夬之三五，而皆云夬夬，何也？其一夬，则各夬本位之阴也。三之重夬与上应而夬上也，五之重夬与上比而夬上也。剥之三五不剥上，而夬之三五偏欲夬上者，阴顺而止者也，阳健行而不止者也。又以见贵阳贱阴之义也。剥取杀牲解体之名，三言剥床，即杀牲之器也。剥也者，自外而揭去之称也。阳本宜外，今揭而去之，若杀牲者揭去皮肤，而止存脂肉者然也，故名剥。夬，决也。决也者，向下而深入之词也。夬由坤来，阴本宜在下，今阳复其位而据之，若决阴而深入之者然也，故名夬。剥之五，夬之上，皆阴也。剥五中而不外，故象宫。上本尊位，一阴蹲踞于众君子之上，故象王庭。明此为阳君之位，非阴所宜有，不主阴之义也。阴宜静伏，今居上而显，故以为扬。上居穷极将返之地，众阳之升性必不能止，所以有无号之凶。夬之上阴终必为阳所夬，故其词危。剥之上阳必不为阴所剥，故曰硕果不食。硕大果实皆言阳，不食则言存也。其曰君子得舆，谓上阳据下五阴，坤为舆也。上处穷极将返之地，而阳之进退实得自由，故下曰小人剥庐，虽指变后说，若阳之自退云耳。予于《函书》，盖五十余年于兹矣。其《约注》，雍正七年八月亦已刊成，至



冬月<sup>①</sup>对正讹字，始悟夬剥两卦其所以相同，与所以不相同之故，乃始释然。圣人韦编三绝，厥有由哉。<sup>②</sup>

## 姤

### ䷫ 巽下乾上

姤，遇也，五月之卦，阴与阳遇也。此缝卦之一，故孔子亦言遇。

姤（古作“遘”，郑玄同。冯椅、王洙改作“姤”），女壮，勿用取女（《释文》作“娶”，无“女”字，《彖》同）。

女，巽。壮，乾也。一阴而遇五阳，勿用取女，以其德不贞，决不能从一而终。夫一阴亦微矣，而圣人云然，防其渐也。然阳至四乃壮，理念微也。阴初即壮，欲念危也。壮，长也。六子莫长于震巽，乃雷必壮于天上，风必壮于天下。盖雷愈高则愈威，风愈低则愈猛，故冬风必低。

《彖》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郭京作“女壮，勿用取女”，谓脱“女壮”字），不可与长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

巽遇乾刚，一阴而遇五刚，皆遇也。取妻非朝夕之事，故曰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不可与长，言以柔遇刚，必不能自主，而其德不贞，不能从一而终也。卦辞女壮，在乾巽合体上取义。不可与长，在以柔遇刚上取义。刚阳柔阴，刚天柔地，品物二句即天地而说相遇之理，中正二句即人事而说相遇之理，皆即象而推广之也。天地交泰有时，而品物咸章，则遇后之妙也。刚不尽遇中正，而天下大行，则遇中正之妙也。咸章与坤之咸亨同义，第亨字说方生，章字说既生而盛耳。九五中正，九二得中，以五遇二，君臣各正其位，同心一德，故能使其道大行，而化行俗美也。天时人事遇之各有其时，故曰时之义大也。此姤字只作遇字说。

① “冬月”，库本作“十二月十三日”。

② 此节位置两本略有不同，此据堂本。

一说以时命之适然为时义之大，则是以遇为无可奈何之事，岂圣人立教之旨？

《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命”，鲁恭传作“令”。“诰”，郑、王作“诒”，正也）。

女壮一象，遇一象，施命一象，皆主巽阴，兼上卦而言。巽主阴，故称后。乾为君，又主施。巽为命，诰象。命，令也。诰，告也。风行天下，无物不遇，姤象。后施命于天下，与民亦相遇也。

初六，系于金柅（子夏作“铉”，苍颉作“柅”，晁以道曰：苍颉作“柅”，王肃作“柅”，蜀才作“尼”，《杨易》作“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古作“蹢躅”，一作“掷躅”，一作“蹢”，李茂卿作“彳予”，“柅”音“拟”。“蹢”音“的”。“躅”，直六切）。

此爻皆阴系于阳，相得之象。凡在下而附于上则为系，随之二三是也。凡阴附于阳者必固，故此曰系，而遁二曰执。马季常谓柅在车，以金为之，所以止轮，后人从之。谓一阴始生，静正则吉，往进则凶，故以二义戒小人。因以羸豕句作不能系说。谓蹢躅为进，此主教君子言也。荀爽曰柅，络丝簠之柄也。来氏从之，谓簠孔用金，巽为木，柅象。又为绳，系象。变乾，金象，言系之固也。贞吉者，言系于金柅，前无所往，则正而吉。若前有所往，必至他姤，则见凶矣。因巽进退而躁，故且系且往。又以蹢躅为不肯前进，则非贞吉之旨。宋衷曰，羸大索，所以系豕也。巽为股，又为进退，股而进退，则蹢躅也。初本应四，为二所据，不得从应，故不安。体巽为风，动摇之貌，此以羸豕句作虽系而不安之象。三说当以宋衷为正。凡阴皆有资于阳，其有善不善，则因卦而异，不可概以君子小人言也。此爻应四比二，四为正应，宜其系之极固，今既为二所据，故四曰无鱼。阴柔无为，适比于二，为二所据，故二遂有鱼。然四正二不正，故教之以系于四，如金柅之固，乃正而吉。若往而之二，则立见其凶。蹢躅者，往来不安之象。此句见阴之无为，虽系而不能自主，兼贞与往之两义而象之。见小豕之与大豕，虽相孚信，不能暂离，却常跳跃而不安，此与屯初同义。屯二与五为正应，屯二之婚媾，即此之系也。屯

二比初，其寇盗不字，即此之往见凶也。然屯初比阳，阳具有为之才，故十年乃字，终必合也。姤二以阳据阴，阴实无为，又居初不正，虽系正应而为二所据，将必摇动，不能自固，故有有鱼无鱼之分。《小象》所由曰柔道牵也，则唯以系而不往为正耳，若往则凶矣。巽木遇乾金，亦往而见凶象。

**《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不曰为刚所牵，而曰柔道牵，病在柔也。故教之以守正，而又戒之以勿往，孚字便是牵字之故，总为阴柔不能自主耳。但释金柅句，不释羸豕句，可知上下文原是一义。

**九二，包有鱼**（“包”，古作“庖”，苟作“胞”，虞作“苞”），**无咎，不利宾。**

物在内而外裹之为包。初为内，上为外，蒙泰皆然。鱼阴物又美，巽象，剥变巽曰鱼，井巽曰鲋，皆以巽为少女，取象于阴物之美者，言二缠绵包裹初阴，犹包鱼也。自二阳以后，诸阳皆以得阴为美，特亲则有而疏则无耳。阴阳相遇，刚柔相得，何咎之有？有也者，阴之实也。宾谓众人，自主人身外，皆宾也，诸阳之概辞也。不利宾即下有鱼之说。

**《象》曰：包有鱼，义不及宾也。**

初为二包，则二为主。他阳安得而有之，定分故言义。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变坎故言臀，乾与兑巽皆相亲，故夬姤皆言肤。夬兑变坎，姤巽变坎，皆不亲，故皆无肤。次且者，巽伏震足而逢坎陷也。卦止一阴，唯二得而有之，故此言无肤。肤在外者也，与无鱼同，皆不与阴接之象。次且，亦阴柔在下之象，既无所遇，则无阴邪之伤，故虽危厉而无大咎。厉者，乾三之位也。筌曰坐则臀在下，故困系初，行则臀在中，故夬姤系三四。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阴以附阳为美，当遇之时，初与四应，二实比之，虽有系应之诚，而不克自由，皆阴柔之故，故曰柔道牵。三与初，不应不比，阴之孚

信,不为我牵,故不免于其行次且也。

**九四,包无鱼(王弼、郭京作“失鱼”),起凶。**

三不言包而四言包,四为正应,本宜有鱼者。二既有之,三且未牵,四虽宜有而亦无矣。若据正应之理,起与二争,则必凶。起凶犹起衅,乾之初也。

**《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

以阴为民,对乾君言也。远民即无鱼,中隔二三,故曰远。

**九五,以杞包瓜(子夏作“匏瓜”),含章,有陨自天。**

杞,枸杞,杞与瓜皆五月所有。乾为圆,瓜果象。此爻之包,外卦包内卦也。瓜之美在中,而外为肤。初在内卦之中,为巽二所包,二阳圆于外,故象瓜之肤。然五阳又包于巽外,故象包瓜。杞者,应巽木也。以杞包瓜,言虽包而仍不与瓜实近也,是尚隔一层之说。含章者藏其章美,即以杞包瓜之义。爻变离,有文明之象,故言章。巽为命,乾为天,有陨自天,谓此爻居天之尊位,其下皆其所包,故虽与初不应不比,若巽命自天降下者也。自天对初之极下而言,言远而疏,大而普耳,故以杞包瓜,与含章之义皆在其中。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

专释含章,不释包瓜,则含章以下皆与包瓜同象可知。中则无所不包,中正见二五之相应,而二中所包之美皆不能与五无涉,虽释含章而包瓜在其中矣。巽为命,阴为民,不舍命即念念不忘斯民。见五与初阴非无涉耳,只因五贵而初贱,阳尊而阴卑,乃上阳系念于下阴,故有有陨自天之象。命字本天字来,在天则为天命,在人则为命令。复初曰天心,言其肆应不穷,是阳之用也。姤初曰命,言其变化各正,是阴之用也。志由中发者也,姤卦主阴,五阳皆欲包之,然为二所据,正应犹且无鱼。故五之陨自天,志不舍,皆自阳之包阴而言,未有初阴应五之旨。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刚而在上故象角,刚上无位,不遇乎初,故有此象,吝道也。然

无阴邪之伤，亦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

高亢在上而绝物无与，穷于所遇，宜有吝也。夬之趾角，兑羊也。此之臀肤角，虽自夬来，亦变兑也。

## 萃

䷬坤下兑上

萃，聚也。水润其地，万物群聚而生也。又上悦下顺，五刚中应二柔中，萃之由也。萃古作𦰩，米古卒字，小篆改米作萃。《说文》：从草，卒声。卒，衣之成也。《子虚赋》：翕呬萃蔡。《吴都赋》：櫛蠹森萃。

萃亨（马、郑、陆无“亨”字），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互见巽艮，木在宫阙上，庙象。大象坎为隐伏，鬼神象。坎豕兑羊坤牛，大牲象。巽木克坤牛，兑毁折，杀牲象。卦有观象，故盥荐同义。萃则必亨，不亨何由得萃？亨非衍也。萃亨即卦德，以其义尽于此也。假同格，人必凝聚精神，然后可昭格鬼神，此验于幽，为萃亨之象。利见大人，亨利贞，此验于明，为萃亨之象。大人指中正之五，总由内顺而外悦，则人心极和，故获有亨利贞也。上亨字，卦德之亨。下亨字，见大人之亨。利贞，因正而利也。以上皆萃亨之事。大牲因精诚之聚<sup>①</sup>而有，此本假庙句来。利有攸往，本大人句来，皆推原未萃之先，以发萃亨之义。盖假庙见大人，止释亨义，而用牲利往，补释萃义也。

《象》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古作“故亨也”）。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利见大人亨（郭京有“利贞”字），聚以正也（荀“聚”作“取”）。用大牲吉（荀作“利贞，用大牲吉”，五以正聚阳，故曰“利贞”），利有攸往，顺天命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① “聚”，库本作“象”。

地上有泽，水得所聚矣。坤顺兑说，内顺乎外，外悦乎内，彼此之情，聚而通也。五以刚中下交，二以柔中上应，上下之情聚而通也。故聚之聚，当依古作亨字。盖聚字之义，解见卦名。顺悦二句正说亨义耳。致孝享者，尽志以致孝，尽物以致享也。尽志尽物，聚义也。致孝致享，斯感通矣。利见大人单提亨字，而释曰聚以正，可知聚正便是利贞。利贞全是说亨矣。天命者，人物之大始，赋性之本体，发而为情之根柢也。因上文顺说刚中，事神感人，全在性情凝聚流通上说，故此遂从源头说出天命，又特加一顺字，与《中庸》率字同义，全是推所性之真，故下遂说出见情。因性发为情，千岐百径，总属支流，唯到所性之真，是人物从出源头，能于此处凝而聚之，方能致一，孔子所由曰性相近也。不知《周易》为言性之书，然则用牲利往，亦寻常事耳，何遂有天命可言？若但作时命之说，则下文见情岂非无根。用牲，物也。而所以用牲，有聚而通者，不可不察。此即问禘不知，本天本祖之道。利往，事也。而所以利往，有聚而通者，不可不察。此即塞吾体，帅吾性，物与民胞之妙也，皆聚亨奥义也。故下疏之曰顺天命，而又以为见天地万物之情。所聚本天命说，即由用牲利往而推上一层也。坤为顺，巽为命，阳居天位，得中而坤顺于下，故曰顺天命。天地万物之情本同一原，特含而未发，则不可见，若或发而为妄为邪，则又从欲而靡，非顺天命而出也。唯顺天命而出，凝聚于至诚无妄之中，则鬼神同此天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大而天地。阳施阴受，乾始坤生，亦此聚，亦此情也。散为万物，形交气感，声应气求，亦此聚，亦此情也。诂不昭然可见哉？徐子与曰天地万物，高下散殊，咸<sup>①</sup>则见其情之通，恒则见其情之久，壮则见其情之正，萃则见其情之同。

《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除”，一作“错”，又作“治”，苟作“虑”）。

① “咸”，库本作“感”。



泽在天上，恩泽也，故以施禄及下。泽在地上，川泽也，水之所聚，故象萃。除者，修治备具也。戒，备也。虞，度也。谓备之以防不可虞度也。水洁清之物，原具涤除之义，水聚则随水而聚者，不尽洁清，亦当涤除也。卦辞彖辞是说能聚之故，在源头上说。此说既聚以后，在人事上说。源头则说性说情，此时无甚差别，故曰聚而亨，人事则在发而为情之后，不无差别，故曰戒备。众聚必争，故君子除而备之。大象坎，伏离，坎为寇盗，为弓弧，离为弓矢甲冑，巽绳艮手，有除治戎器之象。戒备，隐存养省察之旨。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传民作“渥”，郑、陆、蜀本作“屋”），为笑，勿恤，往无咎。

大象坎称孚，与四正应，相孚信也。不终者，初也。但云初，故知不终，比初有孚盈缶，由后而溯前，故知始终之不二。萃初不终，由前而逆后，若初犯之说。讼初之不永，亦同此义。下曰若号一握，皆未然之计耳。互巽进退，坤为终，变震不成为坤，有孚不终之象。坤为迷，乱象。为众，萃象。与坤阴迷乱者丛聚，故曰乃乱乃萃。兑口，号象。初为一数，与互艮相应，握象。兑为说，变震笑言，笑象。大象坎，为加忧，恤象。初变不成坎，又互艮止，忧止，勿恤象。不终而乱，是与群阴萃聚时，爻未变也。若号以下是与正应相聚时，爻已变也。若，如也，言必须如此。先号后笑，谓由坤变震，故下曰往也。正应相萃，阴阳相得，何咎之有？

《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

志者，心之所之，即情也。凡人之行皆由心之动始，其萃于此而始，其乱于此而始，皆定于初几，故于初爻发之。《彖辞》说天命，又说顺，止是动之初几。此与坤迷同体，故言志乱。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蜀才作“跃”，刘瓛作“爚”）。

引，开弓也。大象坎，又变坎，坎为弓，引象。凡人射物必专心于物，当物之中，不左不右，方得命中。二中应五中，故取此象。中爻艮手，故初曰握，二曰引。此爻下乘初而上系三，牵引上下以萃于五，故言引则吉无咎也。吉谓得萃于五，无咎谓阴阳得类，此上

为主象。孚谓孚五。利用禴，言薄祭亦可交神，此与五相聚，吉而无咎之象。特补出孚字，以明吉无咎之故耳。坎隐伏，又见艮阙，与观之盥荐同义，故言用禴，此孚五之象也。禴，薄也，夏祭名，爻变成离也。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孚用之妙全在引吉无咎中，故不释用禴，初曰志乱，中之已变者也。二曰未变，志之不乱者也。未变即孚也。从中字看出，萃卦全在念头方动时说道理，故《象》言顺天命。初言志而此言未变。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爻变成咸，咸三亦往吝也。但咸以君子随小人，故可羞。此以阴随阳，故仅小吝。坎加忧，应賁咨之兑口，嗟象。萃如嗟如者，未萃之先，与群阴聚也，亦如初之不终乃乱，二之引然也。萃非所萃，何利之有？往无咎，谓比四顺阳，故象言上巽。阴阳得类，何咎之有？然非正应，故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兑阳在上，故曰上巽。无应故取比。

**九四，大吉，无咎。**

与随四随有获同。就时位上说，不就理上说。六爻初乱，二引，三嗟，五有悔，六涕洟，惟四不中不正，居多惧之地，独与阴接，三阴顺之，自然相萃，不劳心力，故大吉。说体而众顺，则自心无咎，人亦必无咎之者矣。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

既曰大吉，又曰无咎者，以此居多惧之位，而九阳居之，本应有咎。今位之不当，而获此大吉，故特以无咎明之。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三阴顺而萃四，五虽居尊不与阴接，是萃而但有其位者。阳刚中正，无愧大君之宜，故可无咎。然阴与四接，而此实隔四，故又有匪孚未能即萃之象。又言若未见信于人，必至有悔，又当修其元善永长贞固之德，不可徒恃有位之权势，而使匪孚者终至于孚，则既有

其位，又感以德，匪孚之悔庶可亡也。萃之为义，阳爻皆可言之，只为远阴，故有匪孚以下之象不可以为分萃。《小象》曰志未光，岂不为徒有位而无德乎？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坎故言志，伏离，明德幽坎中，故未光。与屯五夬五同义，皆兑变震也。盖阴阳相说相比，此未光也。又变震为情动性顺，此未光也。变豫和乐，此未光也。阳与阴聚又说又动，又顺又和乐，安得志之光明？如此则有位无德，言此欲其修德免悔也。观上亦欲下阴之顺，而独据于五，故《小象》以为志未平，与此同义。

上六，赍咨涕洟（虞、李“咨”作“资”），无咎（“赍”音“咨”，又将啼切。“洟”音“夷”，又音剃）。

赍，持也，遗也，持以遗之也。坤为财，巽为进，互艮手，持遗象。谓因财物而致孝享也。爻谓以忧愁涕泪之状，赍之以告于神明也。兑口，咨象。又为泽，涕洟象。自鼻出曰涕，自口出曰洟。艮鼻离目，体大过，死象，故云然。阴处萃终，无位无德无应，求萃不得，可惧甚矣。诚能忧危之甚，深惧以图存。至于赍咨涕洟，则危者可平，得安位而免祸，可无咎矣。水润泽其地，万物群聚而生，乃天地生物不测之道，故六爻皆无咎。

**《象》曰：赍咨涕洟，未安上也。**

不安上者，不以在上之位为安。因顺而萃者，皆在下也。

## 升

### ䷭巽下坤上

木生土中，长而益高，升象。巽进坤顺而无阻，升义也。

升（郑玄作“昇”）元亨，用见大人（古或作“利”），勿恤，南征吉。

升，进而上也。此进彼顺，德之升也。木生地中，势之升也，故大亨。见大人南征，即升也。勿恤与吉，即元亨也，通主仕进说。用见者，因六五之用而见之，与六四用字同。大象坎，恤象。入而顺，故勿恤。南征者，来氏、《易溯》《野同录》俱以由巽转坤为南

行，谓后天图二卦皆南也。然有升义，无吉义矣。须知吉字即在南征字中。阴阳之理无过进退，卦爻之气又皆自下而上，凡卦下内而上外，内北而外南，今内巽进而外坤顺，故南征吉。《左传》论复卦以为南行摧阴，是其义也。巽阴始，坤阴盛，阴位定于北，其征也。必南行就阳，阴质本降，既已南征，故谓为升。何况中互震兑，震一阳出庚，兑二阳见丁，再转则为南乾盛满之候，阳气进盛，故吉。用者因阳而见，阳有为也，见大人即人事以释之，南征则论理也。《易》中据互卦而论爻者，睽蹇互坎言时用，泰五互雷泽言归妹，萃三互巽言上巽也。

**《象》曰：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

柔以时升三句，皆升而元亨之义。巽卦主柔故为柔卦，以时升谓巽之上也。在下则未升之时，故曰以时升。指为综卦则是降而非升，谓自解三升四，亦非主柔之义。或指六五，则六五已上，非以时之谓也。巽而顺据二体言，刚中而应据二五言，皆所以大亨者也。有庆即勿恤也。志行者，大象坎，中爻震也。谓九二之志大行，皆升义也。南征即上进也，故释为志行。筮曰萃刚中在上，其势必萃，升刚中在下，其势必升，故萃以五为大人，升以二为大人。用见者，六五也。上见下，非虚心下士不能，故曰用见。揆曰勿恤者，虑巽柔不果，故掖而进之，即三之无疑也。庆即二之喜，志行即六五<sup>①</sup>大得志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王肃作“慎德”，姚作“得”，徐作“以成高大”）。

坤为顺，为积，为小。巽为高。坤，顺之德，即含宏光大，品物咸亨也。坤土生物，积渐而升，由小而大，故君子法其顺德。

**初六，允升**（《说文》作“𡗗升”），大吉。

允，信也，土德也。初与上卦皆阴土故也。与二阳同德而进，其升进之志合矣。与坤阴同德，亦与顺受之志合，故大吉。

<sup>①</sup> “六五”，库本作“五六”。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虽与四无应，而却与坤顺同德，大畜之三与上同阳，故曰上合志。此与四同阴，故亦曰上合志。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与萃二同辞，皆刚中有应也。以诚实感，则应以虚中。以虚中感，则应以诚实故也。变坎故言孚，变见坎艮故言祭祀。有应而升故无咎。不言升者，刚中而应，不待言升也。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有喜者，喜其得升也。诚信之至，君必信任之。中爻兑悦，喜象。

九三，升虚邑。

坤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虚，绿荷包饭趣虚人，即此虚也。邑则无所不纳，故言虚。阴爻两开亦虚象。坤具含宏之德，顺受之能，阳性上行，由三而升，如虚邑然，故有此象。

《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阳虽升性，前有所阻，则不能无疑。爻变坎，疑象。然却在其后，故曰无疑，坤顺于上，虚以受之故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一曰“亨”即“享”字），吉，无咎。

伏乾为王，变震帝，亦王象。王谓五，物两为岐。坤土两拆象，随兑为西，故曰西山。此两拆故曰岐山。亨，通也，与公用亨于天子，王用亨于西山二亨字同，即用见大人之用。言王欲用九二，乃用四通岐山以求之。盖下三爻皆升进之贤，上三爻皆用贤之人，非此一用则初无由允，二无由孚，三无由升矣。四居内外相接之间，动与三接。三艮爻，而比三之二，与三同德，俨若承五之四，通于岐山，故归功于王用，人臣无专主之义也。若但目为享祀，与升卦何涉？四爻皆言升，而二五独言用，五君二臣，升之最切者也。上顺以求之，下巽而进之，相应如此，故吉而无咎。四为顺体，上奉五而下比三，故为此象。贤非王所尽知，得虚公之臣，用之以通于不一之山，求贤之道自合如是。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

如云顺以求贤之事。下比巽人之贤，上藉王之我用<sup>①</sup>，则顺以求贤之事也。因此辞说在用边，故孔子说出事字。

**六五，贞吉，升阶。**

五正虚公用贤之王，刚中而应者也。贞者，位之正也。吉者求贤得贤，国之大庆也。升阶指诸贤得所升也。论应虽专指九二，论大公之心，则巽体皆升进之贤。阶，阶级。巽为高，坤为积土，震为升，五位非臣所宜升，故但曰升阶，如言陛下也。

**《象》曰：贞吉升阶，大得志也。**

大得志即彖辞有庆志行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冥同冥豫，谓升而不知止也。坤为迷，迷极，冥象。不息之贞，天理也。言此不已之心，但可施之于不息之正理则利，他非所利也。冥豫动体，故教之以渝。冥升顺体，故教之以贞。揆曰乾坤至萃、升而终，后此乾坤不复见经矣。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富有之谓大业，谓坤也。坤阴有形可积，故言富。此爻穷极将反，变而从乾，故添在上二字，而以为消不富也。有形者，消而不富。无形者，原无可消，不息之利自不待言。

① “我用”，库本作“用我”。





## 周易函书约注卷十 周易下经四

### 困

#### ䷮坎下兑上

困，穷也。泽水下漏，枯竭无水，困义也。订曰杂传以通与遇对举，则遇为相抵之象。煦按通亦是着力字，犹去滞去壅之说，非如亨通之通，无阻者也。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困亨二字旧合解，谓身虽困而道亨。夫身之困矣，道乌能亨？亨贞旧亦连解，谓处困能亨，则得其正。说作戒词，皆于理解未透。夫元亨利贞，固一字一义也。观《彖辞》困而不失其所，亨，则亨字一义矣。又曰贞大人吉，则贞字又一义矣。夫唯不亨，然后名困。今日困亨，谓困而求亨也。阴阳迭运，循环不息，若使天人气数镇常滞塞不通，何由名《易》？睽之言同言通，艮之言行，皆此义也。此卦坎陷于内，其困可知。而兑说于外，其中不至大伤，则犹有可亨之理。今困而求亨，其唯守正，又是大人，乃为吉耳。贞谓二五得中，大人阳德，谓二五刚也，故下曰以刚中也。上言不失其所，便指刚中之二五，下言君子，便指阳刚之大人，可知亨非自然之亨，乃言处困之道，合如此耳。无咎即刚中，盖身既困矣，宜为咎之所集，今刚而中，故无咎。兑口言象，坎水而塞其下流，坎为耳痛，有言不信之象，见处坎之险，不可尚兑之口也。盖兑口在外，处穷极之地，非困时所宜，故曰尚口乃穷也。

《彖》曰：困，刚掩也（马作“掩”，虞作“弇”）。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郎颉传引此无“亨”字）。其唯君子乎（《杨易》改此句入《文言》，难免割裂矣）？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

此卦二主，内刚中正而外柔穷亢，故并主刚爻。然坎刚为兑柔所掩，得中之刚俱为柔掩，故名困。险内而说外，险性说情，故云险以说。困，则险之故。不失其所，则说之能，此其所以亨也。所字指刚中。贞，正也，中也。大人有阳德者，刚之谓也。刚而中则能不失其所，故亨。困则宜乎有咎，刚中而不失其所，自无咎。兑口，言也。不信，坎之耳痛也。兑口在上，处穷极之地，故曰尚口乃穷，此明不主兑柔之义。

**《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泽水下漏而上枯，故困。致命遂志，皆不失其所之事。命者，志之原。志者，命之发。致命者，穷理尽性，推至于极而达天也。虽有杀身成仁之义，然尽有不必杀身而仁可成者矣。遂志者，孔颜之乐，为不厌海不倦也。身之困矣，天下事皆无能为。可为者，身心性命中之事耳。致命者，坎阳之陷于中。遂志者，兑说之见于外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陆德明作“朱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

臀，坎象。人之体行则趾在下，坐则臀在下，今在困初，故象臀。困本滞塞不通，故不象行而象坐。株，根株，上互巽也。初在坎下，故象木根。柔则无才，时地皆不可为，故其困如此。卦辞本以柔掩刚，至逐爻而论，则皆有困义。坎隐伏，谷象。初阴在下，尤暗之甚者，故象幽。不覿本幽谷来，言至三岁，目无所见，象幽甚也。互离掩于坎水，离数三也。首句言困，下二句言暗。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郭京无下“幽”字）。**

言幽又言不明，幽暗之甚，无复通明振拔之期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郑作“朱紱”），利用亨祀，征凶无咎（《本义》“亨”作“享”）。**

《易》中言酒者皆坎，言食者皆兑，故震互坎，言酒食。未济与坎皆言酒，需互兑兼言酒食。困于酒食，厌饫苦恼之意。泽水下漏，爻没坎中，是为酒食所苦而受其困者。凡人不遇，愤急难舒，多纵恣于酒食。东坡谪黄州称为酒食地狱，即其象也。既不克有为，则征凶可知。不可作艰于酒食，如颜子箪瓢之说。君子之志仅在温饱乎？

酒食之困在人心腹，阳陷阴中之象。亦不可作得所欲之多。盖醉饱失宜，乃困后之病。此为贞大人吉，刚中之爻，下言朱紱方来，将可有为，自不应作如此解。互离，朱象。巽绳，紱象。坎北离南，离在二前，泽水方漏，故曰方来。盖向明垂裳之爻也。朱紱者，组绶用朱也。《本义》作蔽膝，谓取行来之义。方来者，其德升闻，上所举用也。坎隐伏有人鬼象，故言享祀。利用享祀，诚而有应，即坎之有孚心亨也。征凶见所处之时位，不宜妄动，然刚而得中，故于义为无咎。首句言现在之位，方来言向后之时，用享祀，勉以输诚征凶，勉以守静，与五同德。曰有庆，曰受福，正所云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朱紱，君紱也，指五言。赤紱，臣紱也，指二言。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

爻之时位，止困于酒食一句。方来句，未然之事。享祀征凶，皆因现在之时而言，故止释首句。中即刚中，有庆即朱紱方来。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兑刚卤，伏艮石在前，坚而不纳，困石象。坎为丛棘，蒺藜有刺，同体在后，不可依倚，据蒺藜象。坎为宫，巽为入，离目变乾，入宫不见象。中男少女，夫妻之义，乃坎中兑中，是阳非阴，入宫不见妻象。虞以应上为妻，三柔不中不正，与应同阴，欲推四以上进，而坚不可动，则前困者无情。欲倚二以为安，而锐不可依，则后据者有刺。上柔不能相应，如入宫不见其妻者然也。是则室家且不能保，将丧亡矣，其凶可知。三变大过，棺槨具焉，故《大传》言死亡。

**《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

二刚在下，故曰乘。不祥者，死期将至也。

**九四，来徐徐（子夏作“荼荼”，翟子、元同、王肃作“余余”），困于金车（古作“舆”），吝有终。**

徐徐言来之缓也。四刚初柔，四本足以拯初，而其来甚缓，以四困于金车也。兑金变坎车，金车象。坎险故困，往而取应，复历坎险，亦困也。凡困皆本爻，谓初困于下非也。观《小象》曰志在下，则徐徐之来，指四可知。徐徐，巽进退不果象。四刚不能援贤拔滞，徒

为人困，岂不为吝？然邪不胜正，得相与之阳，合力以济，徐不终徐，困不终困，与正应合而有终矣，言终变艮也。

**《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

谓之徐徐，初困而望拯之迫也。四既来矣，故以为其志在下。不当位对刚中之五言也。志既在初，故虽处不当位，不能速济，然得刚中之大人，同德相比，两刚合力冒难涉之险，用以拯初，则邪不胜正，故能拯困而有终也。

**九五，剿刖**（荀、王、陆作“𪔐𪔐”，郑玄云当作“倪仇”。《说文》“刖”作“劓”，晁氏作“梏机”，即“𪔐𪔐”。《考异》曰应作“𪔐𪔐”），困于赤绂（郑本：朱深为赤），乃徐有说，利用祭祀（一作“享祀”，“说”音悦）。

兑伏艮，鼻象。截鼻曰剿，去足曰刖。兑为毁折，伏艮为阍寺刑人。互离戈兵，变震动，上下体俱刑伤，剿刖象。赤绂，臣绂也。互离巽与二同。二为五之远臣，困而待拯，而三掩之。四为五之近臣，不当位而待拯，而三比之。是五所应比，皆为三困，而五亦因以困矣，故曰困于赤绂。剿刖，困象。然五实刚中贞吉，故又有徐有说。利用，祭祀之象。兑为说，见久必有说，不终困也。五四皆阳，而皆曰徐。解难贵速，兑为说体，必至迂缓也。利用祭祀，又徐有说之由，盖谓诚信孚于近臣，久必藉其力以获福。五为君爻，剿刖则上下交责之象。困赤绂，则剿刖之故，求贤难也。徐有说，久而获助也。利用祭祀，徐说之由，诚求之象也，即《彖》所谓亨，故《小象》曰受福。

**《象》曰：剿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上下受伤，故志未得。坎爻应坎，故言志。中直即刚中贞吉也。

**上六，困于葛藟**（古作“藟”），于臲臲（《说文》作“𪔐𪔐”），曰动悔（晁氏云“曰”字疑衍，或错简也），有悔征吉（“𪔐”音臬。“臲”，五骨切）。

艮为山，为径路，为果蓏，蔓生曰蓏。应坎陷，为丛棘，为蒺藜，

皆葛藟象。第蒺藜伏于地下，故坎在下者象之。葛藟缘木而上，故在上应坎者象之。且巽柔木，应巽而高出其上，故象葛藟。葛藟，缠束之物，是静时不得动之象。艱危，危动不安也，是动时不得少定之象。曰者，兑口也，心语也。曰动悔，是静时之悬揣，觉动则必有悔也。有悔者是动后之悔，悔从前之不动也。观下紧接征吉二字，《小象》曰吉行，可知贵动矣。此为困极将变之爻，故为此两象。

《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

柔处困极，才弱时穷，不若五之刚中，故曰未当，指位言也。明知动则必悔，乃宁有其悔，不甘穆处，斯能获行之吉。因其以柔应柔，居位不当，故策之。

## 井

### ䷯巽下坎上

坎上巽下，巽木也，入也。木入于下，而水出于上，故为井。伯益始作井，一曰黄帝创百物始作井。立邑相泉，市井<sup>①</sup>乡井，皆取象焉。田取四分之象，井取八一之象，四井为邑。煦按兑巽，皆具半坎之形，兑阳动于下故漏，巽阳动于上故上，升卦亦此义。升上无阳则以二阳之升为义，此上有坎，则以上水为义，可以观阳德矣。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郑玄作“藁”，蜀作“累”），凶（“汔”，许讫切。“繙”音橘。“羸”，律悲切）。

来矣鲜曰井综困，改邑不改井者，巽为市邑，在困为兑，在井为巽，则改为邑矣。若井则无丧无得，上下皆井而不改也。在井坎往于上，在困坎来于下，刚居于中，往来不改，故曰往来井井。来氏言综，唯此卦最当，然止是一覆之义，固不必巧立综名。《易溯》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刚指五，由全震四变得升，五变得井。升之坤爻原称虚邑，升变井而坤邑改，故曰改邑。此后大过随再变，而井之

① “井”，库本无。

中爻不变。中阳为井泉，故曰不改。一说井体有常而不迁，邑可改而之他，而井不可改。可迁改则有丧得，无迁改则无丧得。而往者来者皆井其井，井之用也。煦按无丧无得，即随汲随盈，不少欠缺不见增长之义。因艮为丧朋，震为得朋，今中爻有兑而无艮，故无丧。下卦有巽而无震，故无得。卦见坎月而震艮俱伏，故云然耳。希夷有索之义最妙，唯坤始有得朋丧朋两象。试观坤上乾下，则互见得朋之震，故为泰。乾上坤下，则互见丧朋之艮，故为否。自坤以下，凡言利言得者皆震，言不利言丧失者皆艮，悉由坤象出也。若坎则上往下来皆坎，故无丧得。此上发明利养刚中之义已完。往来以下俱本无丧得来，见利养之功。羸瓶之凶，皆人之用于井，非井德之本然，亦愈见井之无丧得也。往来井井，往来者人也。利养之功唯人得之，而井则何得？故孔子释为利养。井又随取随盈，繻井羸瓶，人不得其利养耳，而井则何丧？故孔子释为不穷。繻，井索，巽为绳，繻象。离中虚，瓶象。羸，弱也。力弱不胜其瓶，坠落于井也。虞翻曰汔几也，巽繻，离瓶，互兑毁折，故羸其瓶。一曰羸，败也，巽木见兑毁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下当接“改邑不改井”二句）。井养而不穷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虞本补“无丧无得”三句）。汔至，亦未繻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古文作“巽乎水而上水，井，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无丧无得，往来井井，井养而不穷也”。郭京、徐氏、王昭素“改邑不改井”下，有“无丧无得，往来井井”八字）。

此当依古为正。孔子《小象》每有省文，至于《彖传》从未轻删文王卦辞也。巽水谓阴下为巽，上水谓阳上为坎。木入水出，井象。因巽有木入二义，所以有辘轳桔槔之说。然观羸瓶三字，则古者取水不尽用木，盖取木义少，入义多也。以刚中，在困既兼五而言刚中，在井亦宜兼二以言刚中。谓刚则不懦，为能坚久，中则不过，为得可久之道，故能卓然自立，终不改易，此正发利养不穷之源头。无丧无得，往来井井，井养而不穷也三句，应补入刚中之上，盖必往来



井井，方始见得利养不穷，而利养不穷又即寓有无丧无得之义。夫利养之功归于人，则井无得，其出不穷，未有欠缺，则井无丧，所由曰往来井井，井养而不穷也。汔至而未有功，见功之有无归于人，则井之利养而无得可知。羸瓶而致凶，见所丧亦归于人，则井之无丧可知。羸瓶之凶即本未有功而言，孔子三句虽分释，仍一义也。集曰先天巽即后天坤方，后天坎即先天坤方，环为四时。劳齐役，三合也。穿土中而得水上木，皆天一阳之用也。煦按先后天说最合易理，因坎巽在先后天俱与坤易，故穿地可以得井。因坤有得丧之分，故坎巽相合之卦，遂言得丧。因后天一图灭坤而为坎，故曰改邑不改井。三合之说亦极自然，看卦爻者不可拘执一义。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木上有水，浸润上行，木得所养矣。木之枝叶花实，皆缘水气上行而生，每朝花叶皆见垂珠，水气随阳上升可知，劳民劝相，全是养民之事。劳民以君养民，又劝之使自相周恤，彼此互养也。坎为劳卦，巽以申命，有劝义焉。元公曰：风行水上为涣，风行水下为井。则井泉之逆上，亦地风所吹乎？五德用事，水木相通，故当闭藏时，则木气入于水下而井为温。及发生时，木气出于井上而水为溢。木气出入，唯井可见。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坤居井下，阴浊近水之土，故象泥。兑口故言食。今覆巽而在兑口之下，兑口同阴，不应不食象。坎象小过，故言禽。师五有禽，坤<sup>①</sup>变坎也。比五失禽，坎变坤也。上坎下巽，巽深入，禽高飞远翥，安能深入？故恒井二卦皆无禽。食，用也。井以得水易汲为善，以上出为功，故初则不食，二则漏，三则求王明，四则修井，唯五六则易于汲取，故五六独善。初居下，则水不上出而无功，故为不食。不食则无井旁汲水之余沥，禽亦莫之顾矣。崔憬曰：禽，古擒字，获也，无禽言无获也。辅嗣以最下无应为无禽，又曰井虚而泉实。则未知坎

① “坤”，库本作“坎”。

以中阳为泉，阳虚乃克流通善运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

居下则无上出之功，为时所弃，所以禽莫之顾。

九二，井谷射鲋（苟作“取鲋”），瓮敝漏（郑作“瓮敝”）。

此爻象泉，下阴两开，谷象。变艮，二在艮下，亦谷象。坎弓在上，射象。巽为鱼，鲋象。鲋小鱼，鱼阴物，初阴在下，故象鱼。井道上出，今上无应而下比初，则是谷水下注，唯及于鱼。故曰井谷射鲋，言止能下及小物耳。瓮敝漏，取水下注不汲之义，言无与于人也。互离瓮象，兑毁敝象，下阴有坼，漏象，上水下入，亦漏象。上句谓仅能浸润于小物，下句谓功不上行。

《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释文》作“无与之也”，徐作“则莫之与也”）。

二虽刚中象泉，然上无应与为之汲引，所以仅能下及。

九三，井渫不食（《史记》“渫”作“泄”，今《石经》作“渫”），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卦中三阳为泉，三阴为井。渫者，治井而清洁，亦有泉者也。爻变震，灭兑口，不食象。我，三自谓也。变坎加忧，恻象。互离，明象。王指五，三五互离，王明象。以阳居阳，本可济物，奈未离乎下，虽与上为应，上柔不能汲引。无以成利物之功，故有井渫不食。见者为我心恻之象，然三阳清洁，固可用汲之泉，幸与用汲之五，互为离明，果得明于知人之王，举而用之，则上有功于王，下有功于民，而施者受者并受其福矣。淘而清之曰渫。巽白，洁象。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行恻，行道之人亦恻也。由兑变震，故因不食而言行。五非正应，因互离而及，故言求。求者，非应而别于应也。

六四，井甃，无咎（“甃”，侧救切）。

甃，砌井也。坤阴为土，互离，离火烧土为瓦，故曰井甃。初为泥，三之渫，渫其泥也。二射鲋，四之甃，甃其谷也。既渫且修，井日新矣。寒泉之来，井养其有穷乎。井道以阳为泉，阴虽得正，终无及

物之功，故言井甃。井甃则可以蓄泉而待汲，何咎之有？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修井，蓄泉以待用，故无咎。三渫四甃，皆人事，故言于人位。

九五，井冽，寒泉食。

冽，甘美也。变坤为甘，以阳居阳，下应巽白为洁。寒泉，泉之美者。食对下不食言，即井养不穷也。盖泉以寒冽为美，井以得食为功。五在兑口上，食象。乾为寒。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阳刚而得中正，下应巽木，功足以及人，故曰食。

上六，井收（荀作“井甃”，俞琰作“汲”），勿幕（干宝作“罔幕”），有孚，元吉（“幕”音莫）。

虞翻曰偶画在上，有辘轳双柱对立之象。旋坎轮以收巽绳，故为井收。来矣鲜曰，收，成也。物成于秋，故曰秋收。井收者，井已成矣，即《小象》大成之成。幕，覆井具，坎阴在上，偶画开而不掩，勿幕象。孚，信也，习坎有孚。《彖》曰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皆自不穷处见其信也。取之不穷，给之亦不穷，若要结而出于至诚者然。元吉即从勿幕有孚见其泽及人，井养不穷之功也。集曰井鼎四以下不言吉，五上吉，易贵用也。他卦上为穷极，井鼎大成，故元吉在上。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大成，井养之功大成也。盖寒泉虽可食，使掩其口，则人不得食。或不孚信，有时而竭，则泽不及人，何能大成？元吉以泽所及言，大成以功所就言。始末揭上下字，见井之用在上，以上出为功者也。

## 革

䷰ 离下兑上

革，变也。泽上火下，火燃则水涸，水决则火灭。又中少二女同居，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为革。

革，己<sup>①</sup>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此卦两阴为主，上阴穷亢，故专主离阴。全言火土之用，己日乃孚，言至成土之日，始孚契也。据事而论，则是到安静无为时，乃始有成。矣鲜曰己音纪，十干之名，信也。五性，仁义礼智信，唯信属土，不言戊而言己。离兑皆阴卦，故言阴土。日，离也。泽火相聚，彼此相克，必至成土，乃始孚合。亦如人之相忌相克者，其始岂能遽合？必至彼此相信，然后合志同心，变易其相忌相克之旧。其中全是太和，故克如乾而有其四德不至有悔也。乾卦美利天下，乃成始之妙，革卦尽易故常，是成终之事，亦将有其始矣。故能含有四德，与乾之蕴蓄相同。《易卦》止据象言理，在人之旁通四达耳。此卦止论金火之义，五行唯火最烈，故于五行皆能相入，其于水木皆能化之使无，故无革旧可言。唯至于金，止能合散而为聚，毁方而为圆，镕刚而为柔，是金之体质虽在，而从前之形貌已更，故云革。所以然者，以金火皆怀土性<sup>②</sup>也。万物生于土死于土，此河图之五十所由归中，而艮卦之所由成终而成始也。死于土则革矣，生于土所以有元亨利贞悔亡之美。洛书金火易位，以其中有坤土也。月令于金火之间置中央土，十干于丙丁庚辛之间置戊己土。以金火之性，唯土始合，离火烧兑金断烈，续之以土，是其义也。乃孚与坎孚相对，坎之中阳得于乾，其最灵最妙唯此一阳，故称有孚，而又曰心亨。此阳自乾九用来，后此无穷之用皆由此始，故曰革时大。离之中阴得于坤土，坤静而无为，以成终为德，故革不言用而止言有孚，是作事之既成也。既成则归于镇静，而更新之机已含于中，因其尚非鼎新时，故不言用。此坎与革所由同言时也。悔亡即从乃字见出，因革故之难，费过许多攻苦，宜若有悔，今既孚而成终，故悔可亡。是悔者未到己日之事。悔亡即乃孚之日，故曰革之时大也。

① “己”，通行本作“巳”。

② “性”，库本作“信”。

《彖》曰：革，水火相息（《说文》作“熄”），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白虎通》作“民”），革之时大矣哉。

火燃则水干，水决则火灭，相灭则非故，而革义存矣。然息亦有生息之义，为其中有土，故有己日乃孚之说。离兑之阴皆土也，兑得土以御火，则火不灭金，而兑得所生。火得土以御水，则泽不灭火，而火遂所生。相生则非故，而革义又存矣，此即物理以为革象。革卦伏蒙。蒙，生之始。革，旧之终也。蒙艮为居，坎为志，二女虽同居，而离火志上，兑水志下，故不相得，此即人事以为革象。己有音以者，谓已革之日，人乃孚信，亦与成土之后乃始孚合。同是一义，第作已成后说，则据理遗象而未有实据，作成土说，则据象言理而确有可证，孚字不落空耳。信字虽释孚字，而己字亦在其中。文明，离也。说，兑也。大亨以正，即元亨利贞。文明则能审乎革之理，和说则能顺乎革之情，此据二体释元亨利贞也。革而不当，虽革必悔，今大亨以正则革而当矣，故悔可亡。天地以下又推广言之，以见革之时大也。互乾伏坤地，四时之季，皆以土终，故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此言造化也，汤武句言人事也。卦互乾巽，乾天巽顺，故曰顺乎天。爻别阴阳，始为相应，初四俱阳非应矣。五上天位，而二三应之，故曰顺天。三人位，二内卦之人位而五上应之，故曰应人。顺与应皆从方革时说孚信之义，造化与人事皆待孚而革，故曰革之时大。睽革二卦皆属离兑，睽违则辞著相同相通之义。革坚固附着，则辞著相息不相得之义。《周易》之所由为变易也。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泽中有火谓火在泽中，譬如以火镕金，逮于火入金中，而金形已非其故。又如以火热水，火气入水而水性已非其故。所以为革。又泽本注水，今其中有火，则非注水之旧，所以为革。治历明时，重明时边，治历正所以明时也。离为日，伏坎为月，蒙艮为星，故言历言

时。治者，革中之经纶。四时变易乃革之大者，时即赞大之时，故革之一卦全说时上道理。

###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

坤为牛。黄，中也。离得坤黄中之爻，故曰黄牛，指二言。卦以离火革兑金，下三爻主革者，故初二三皆言革，上三爻受革，故四言改，五六言变。离之主爻，而乾阳上下附之，所以有火用薪传之说。离薪则火无自立之理，因其附于六二，故遂以为巩于六二。巩，固也。非两阳附于六二，安得成离？位卑无应，则无能为矣，故《小象》明不可有为之说。变艮止，故不言革。

《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不曰无为，但曰不可为。阳刚之爻无位无应，又艮止也。

### 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离为日，阴土，己象。二为卦主，故辞与卦同。此爻变夬，性健情悦，故易革。己日即孚字，论时则必孚而后成革，论卦主则必先孚乃能有所革。阴土在中，其孚可知，正与不可有为相反。故下遂言征吉无咎，谓孚而有应也。己日句仍是即物理以明之，教之以不可骤。征吉无咎方言人事，为阴爻居中，惧其中懈，教之以不可怠。

《象》曰：己日革之，行有嘉也。

行即征，嘉即吉也，变乾故言嘉。

###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比近泽水，动则相息，故征凶。贞即不征，然犹以为厉者，乾三惕若之爻也。革言，革之议论也。应兑口，言象。就，成也。商度其革之利害可否，至再至三，而议论始定也。因上文征凶贞厉，故慎重之。三就，离居三也。因在二卦往来之交，上与阴应，互巽进退不果故也。有孚即就也，不孚不可为就。仲翔曰将革而谋为言，革而行则为命。三议革而后孚，四既孚而后革。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何之云者，谓有孚而就也。然止是逆料之辞，本革言说。

###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改命者，到此已革也。离交于兑，改夏之命令于秋，故不言革而言改。革去故时，改新命时也。四当往来变易之际，此正革而当者，故悔亡。盖此是改时，非革时，所以止言悔亡而不言革。有孚，变离而见坎象也。论人事则上孚五，下孚民也，然止是离兑相契耳。互巽变坎，故言改命。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变坎故言志，谓九四之志，见信于人也。

**九五，大人虎变**（“变”或作“辨”，云别也，非也），未占有孚。

阳刚中正而居尊位，互乾爻，故称大人。兑伏艮为虎，兑位西方，亦为白虎。五变互兑，又为虎，故曰大人虎变。变者仲夏希革，仲秋毛毡，非旧观之谓也。在大人则自新新民，移风易俗，改朔易服，顺天应人也。乾革之五皆称大人，揖让者见其德，故称龙。征诛者见其威，故称虎。三四之孚，水火相交之际，必因孚而成革，五之有孚在未革之先。四海徯后之心，未占而已有孚也。盖下三爻皆方革之事，上三爻说改命之事，故云然。溯曰革伏蒙，蒙初筮，革未占，人情贤梦卜之意。

**《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易俗移风，改朔易服，焕乎有文，顿改旧观也。应离故文明。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革命之时，鼓刀之叟佐命兴周，屠狗贩缯皆开国承家，列土封爵，此豹变也。盖九五既虎变而为天子，上六即豹变而为公侯。豹亦虎类，特虎大豹小，此阳大阴小之故。阴爻亦象小人，小人指百姓。兑为口，乾为首，口在首上，故象面。革面言旧日之面从乎君者，亦革也。盖以力服人者，面从者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征凶者，圣作物睹，别有所往，则为梗化之顽民，而凶矣。必能守改革之命，斯正而吉。乘阳失正故征凶，得位有应故居贞吉。一说君子亦指在下者，一说征凶指革命者。谓革命之事原非得已，不可过为纷更，即既安之，勿扰之也。盖爻之吉凶，皆论本爻，不可推开与本爻无干。后说稍胜。

《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炳则昭若日星，蔚则止言其盛，冠裳文物，气象一新是也。应离故文炳，应巽故文蔚。君谓五，以阴变乾，故曰顺以从君。兑悦则顺，应巽亦顺，即中心悦而诚服也。

## 鼎

### ䷱巽下离上

鼎者，烹饪之器，其卦初偶下峙为足，二三四阳为腹，五偶中虚为耳，上阳横亘为铉。中互乾兑，以乾金承兑泽，有似鼎实。足以承，腹以实，耳以行，铉以举，鼎象。又巽木入离火而致烹饪，鼎之用也。

### 鼎，元吉亨。

《本义》曰吉衍文，谓彖传中是以元亨，不言吉也。然革言元亨利贞，彖止曰大亨以正，萃言亨利贞，彖止曰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皆无利字。盖元亨四者，卦德也，则不可略。吉利字占也，则不妨于略。吉非衍也，占也。有变化万物之能，故称元。有利养万物之德，故称吉。达诸天下而必不可无，故言亨。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亨”，普庚切。“饪”，入甚切。《说文》作“孰饪”，马作“亨饪”）。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郭京《易举正》无“而大亨”三字），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杨谓中脱“吉”字，或有然也，谓“圣人亨”下是《文言》，则非）。

下木上火，互见兑乾。乾金兑泽，金而含水，爨以木火，烹饪象。巽入，烹煮也。饪，熟食。象者，鼎之体，烹饪鼎之用。烹饪之用无过祭祀宾客。祭祀之大者，无过上帝。宾客之重者，无过圣贤。享上帝贵诚，用饌而已，故止曰亨。享圣贤贵丰，饗殄牢醴，皆须极盛，故曰大亨。离为目，伏坎为耳，故兼言耳目。坎爻曰聪不明也，明亦兼言目也。柔进者离为柔卦，为主中柔也。巽顺者木火相依，聪明者火得水之生气也。上行得中而应刚，言主爻也。卦主二柔，而巽

柔不主者，初微也。内巽外明有其德，上行得中有其位，应乎刚有其辅，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火生于木，却在木上而不能离木。在木上则位正于上，此上行得中有应之义，故曰正位。火不能离木而别为火，有似凝成坚定于木，此火以木为命之义，故曰凝命。曰上便具正位之义，曰上有便具凝命之义。若论人事，正凝二字仍有工夫。矣鲜曰正对偏倚言，凝对散漫言。命，天命。凝命者，天命凝承坚固，国家安于磐石，所谓协于上下以承天休也。鼎譬之位，命譬之实。鼎之器正，然后可凝其所受之实。君之位正，然后可凝其所受之命。鼎综革，故革亦言命。煦按言命者皆巽，革互巽故也。《野同录》曰：井鼎皆以生气为命，井木上有水，津液自木出，鼎木上有火，英华自木生也。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或以“否”作“杏”，音透，非也），得妾以其子，无咎。**

在下伏震足，趾象。长女位卑居下，妾象。震长子，子象。凡言伏象者皆本象所无，以其子非已有子，豫透之词也。鼎为宝器，主器莫若长子，故言子。颠趾，倒其趾也。凡洗鼎出垢，必倒其趾，以足加于上，因足动，故象颠。否者，鼎中之污秽，当卦之初，鼎尚未实，其旧有否恶之积，颠而出之，斯为利矣。得妾，颠趾出否，犹言颠趾，为出否也。得妾，为子也，妾卑于妻，得妾而以其子，是因败以为功，因秽以致洁，因贱以致贵之义，是则否之出也。虽若鄙褻，然利在其后，有何咎？集曰初弱巽跛，颠趾象。初应鼎口，出否象。互大过，颠象。颐之颠与大过反对也。白沙曰爻见二阴，五贵初贱，妾象。

**《象》曰：鼎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从贵也。**

未悖，未悖于理也。言颠趾于鼎上，虽若上下倒置，然初未有实而洗之，岂为悖理？贵对贱言，否则贱矣。以从贵者，言欲以贵重之物相从而实诸鼎，不得不出其否贱以致洁，从贵即利字之义。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鼎既洗矣，乃实物于中。实，五之阴也。鼎口之上，五阴应之，如实物于鼎，故曰有实。从前俱曰阳实阴虚，至当位实也，则说不去矣。来矣鲜与本义<sup>①</sup>俱以初之阴柔为疾，初与二比，则非不我能即之义，二五阴阳相得，亦不可以仇讐言之。仇，匹也，全由火能焚木起义。盖离火为用，原属外阳，应五则在中之阴质，是火之所以为命者。鼎实初具，火用方兴，生火之物，方自顾不暇，故曰匹我者有疾也。是应则为匹，克则为仇耳。火之炊物，必无一蹴遽熟之理，驯而致之，乃可有成。故以不我能即为吉，又因此爻与离火相去尚隔九三故也。

《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

慎所之，往应五也。颠趾者，动也。此爻居中安静，故但欲其我即，则二之慎往可知。见曰仇，五也。中互兑金，金为木仇。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三变离坎，坎为耳，革，变也。中互兑离，正当相交之爻，故言革坎为耳痛。耳，革象。三未变，伏震行，变坎陷，则不能行，行塞象。离文明为雉，坎为膏，中互兑，三变不成兑口，不食象。变则内外皆坎，方雨象。鼎以耳行，三以木极，上应火极，又当变革之位，则鼎中腾沸，并耳亦炽热变革，不可举移，故其行塞。雨，水也。亏，损也。悔者，鼎不可举，则雉膏之美不得食，不免于悔。方雨亏悔者，言耳革不食，唯救以水耳。方雨则亏损其腾沸炽热之势，而不至悔也，化重坎故也。终吉者，鼎可移，美可食也。筮曰下体有足无耳，故耳革。上体有耳无足，故足折。

《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

木火烹饪，适中方为得宜。太过故失宜，爻无应，不必言应。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马作“粥”），其形渥（郑、虞作“刑剭”，元载传引之），凶。**

① “与本义”，库本作“本旧注”。

四变互震足，遇兑毁，故折足。鼎实近耳，满矣。今震动，覆象。餗，美糝，鼎实也。鼎以享帝养贤，非自私也，故曰公餗，又四亦公侯之位。渥，沾濡也，言鼎覆而沾濡美糝，故为形渥。晁氏引《周礼》剕诛之说，作形剕，谓重刑不必也。居大臣之位其任重矣。不中正而下应阴柔，则委任非人，不胜其任，卒至覆败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信，信任也。大臣见用于君，率以康事宁人自期许，今乃用人不当，至败乃公事，则向日之期许为何如也？见失信于君，必至形渥也。此以信为大臣之自相期许，以四应初阴，为用人不当，此解为正。一曰所用之人，将餗覆之，则所信任者为如何也？一曰向决必覆之理，而人不信，今如何也？二说姑存之。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

五阴两坼，又伏坎，故为耳。黄中，坤色。五坤阴得中，黄耳象。铉，贯耳之物。未变为坤，故曰黄。既变为乾，故曰金。耳受铉以举鼎，铉贯耳以行鼎，原不相离，故并言之。动而得正故曰利贞。五有中德故其色黄，比刚应刚变刚，故其质金。是执中居尊，已足凝命，而又能任贤，有鼎黄耳贯以金铉之象，此所由利而贞也。利言其及物，贞言中德也。然享帝养贤，皆在此爻。

**《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

二曰有实，外之也。见非其有而有之，言应也。此曰中以为实，中五之位，阴实之质，此亦以实字说在阴爻。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铉在鼎上，上居鼎极，故象铉。苟以变震为玉，不知金玉皆乾也。特自阴而变，则象金质之重浊，本为阳爻，则象玉光之外焕。《参同契》谓阴金阳玉，亦本于此。玉本不可为铉，与金车同义，言象而已。鼎之为器，承鼎在足，实鼎在腹，行鼎在耳，举鼎在铉，鼎至于用铉，则厥功成矣。功成可以养人，故大吉无不利。子瞻曰在炎不灼者，玉也。

**《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

刚柔节谓与五阴相接，此刚五柔即贯耳举鼎之说。若论全象，

即水火均调,变生为熟也。五之金铉藉上力也,此之刚柔节即下比五阴。水火既济,不烦再用火,言功之成也。耳革者比刚乘刚,故革。此比阴故节。

## 震

### ䷲震下震上

震,动也。坤本静体,一阳始生于下,则不静而动矣。因动故象雷。雷者,阳气之动也。因其始生,故象长子。

震(《归藏》作“釐”),亨,震来虩虩(音兕,荀作“愬愬”),笑言哑哑(音厄,以恶亚。厄、噩,古同转也。《全书》从古文,无此二句),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乾动坤静,一阳来于坤中,此正乾元方动之机,故元后曰亨。亨与塞反。塞者,静体。亨者,动机。果能变动,自当易塞而亨,故震自有亨理。亨不言于他卦,而言于震,震初得乾亨也。虩虩,惊动貌。虩本壁虎,其捕蝇,恒惊顾而不安,故象之。哑哑,笑声也。虩虩,初动之形。哑哑,初动之声。凡静皆寂,物静则声随之而寂。笑言者,伏互兑口,有喜悦言语之象。虩虩震也,哑哑亨也,此常也。震惊百里,不丧匕鬯,变也。然止实上二句,以见震之亨耳。坤为邑,阳自外来为主于坤,君主百里之象。出帝之长子,故为君。有谓一阳二阴之策数为百里,不知艮坎皆一阳二阴也。西南得朋故不丧,互艮手执之,亦不丧。互艮为宫阙,坎为隐伏,为丛棘,故象匕。匕以棘为之,长三尺。未祭则烹牢于镬,将祭则以匕出之。升于俎上,坎为水,故象鬯。鬯以秬黍酒和鬱鬯,以灌地降神也。匕鬯,亨具也。不丧从震而又震见出,到得不丧匕鬯,方见得震之亨。

《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全书》亦略此四句,煦按此初象之错简也)。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举正》有“不丧匕鬯”,《程传》宗之,范谔昌坠简亦同)。出(古文无此字),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

当如《举正》补不丧匕鬯四字。震本惊动,乃曰亨者。凡人寂无



所感，则此心潜匿，莫由自达。故蒙昧之人忽然触之而动，则达者机也，故为震亨。亨字即震字。天下事唯心无所惧，故不免多惧。今既震惧，便是转移之机，那得不亨？恐者，惧也。生全出于忧患，自足以致福也。凡福庆之来，多见震惧之形。盖大反其故常，必先见异耳。笑言，动象也。后者，震得初阳，正克见天心时，由此而进，则后矣，谓震惊恐惧后也。论象则九四当之。坎为法则，即乾之天则，为克见天心也。在人事则中节之和，率性之真，由太和各正而来，故云天则。论理则震之初阳当之。惊者，卒然遇之而动于外。惧者，惕然畏之而变其中。远外卦，迹内卦。惧者，己之独知。惊者，连类而及，皆动象。出者，长子继世而出也。坤本无阳而最初见此，若打初出现者然。艮宫阙，坎隐伏，故言宗庙社稷。言事几来于仓卒，如雷之震，远迹惊惧，人易失其常度。乃能处之从容，诚敬自守，不丧匕鬯，则是不惧由于能惧，岂不可以负荷天下重器而为祭主乎？此震之所由亨也。《周易》本言性之书，泛解何当？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洊，再也。凡人之心偶然一动，终复何益。唯动而又动，故恐惧修省。卦主两阳，而初为内主。惧者，在中之事，故但言恐惧而不及震惊，细玩象辞，则震之一卦岂不全是身心性命事中事。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古作“笑语”），吉。**

卦有两阳，而初为最先，是在中之爻，故与卦同辞，明卦主也。加一后字，则四阳亦止是亨中事矣。论象则内惧而外惊，论爻则初四皆阳，乃震之所以为震者。二三五上，阴也，乃为阳所震者。初乃成卦之主，又处震初，故其占如此。

**《象》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解见卦辞。若非前后相形，必无则之可言。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古“亿”作“噫”），跻于九陵（古“跻”作“跻”），勿逐，七日得。**

当震动时，比初九之刚，故震来猛厉也。亿，虞翻作惜词。程子曰度也，谓度不能当也。矣鲜曰大也，引六五《小象》大无丧为证。

煦按当从古作噫，叹词也，惊词也。此震惊之声，正《彖辞》笑言之义。盖卦主二阳，阳，动爻也，惧爻也，其余惊爻也。二比初之动，五比四之动，是动之最先觉者，故皆有此惊叹之声。若上隔五，则以为邻矣。贝，介虫，变离龟蚌，刚物也。初阳象震足，跻象。艮山，陵象。阳，九象，离，日象，二阴本与初阳相得，今动而相失，故叹其丧贝。盖二阴中而初阳外，自阴自阳故曰贝。中互艮，二坤土，在艮山之下，故象陵。居阳九之上，故象跻。跻于九陵，九者，老阳之动，正丧贝之象。七日者，卦止六位，相循不息，所以为易。终而始，始而终，上而下，下而上，中而外，外而中，皆不息也。穷上返下，至于初阳，其数七，故复称七日。七日得，不言于初而言于二。初为七日来复得朋之爻，故不得重言得也。此爻乘初，阴而不阳，阳动于下，故先言丧。爻居初上，一变又复为阳，故云七日得，言同初耳。七日，正跻九陵之故。震行故言逐，艮止故勿逐，爻变不成艮，亦勿逐。人心方动，必先有所丧，然后有所得。如丧妄则得诚，丧戾则得和是也。譬彼愚人，才动于一隙之明，则从前之蒙昧者丧，而明者得矣。爻见艮震，故言丧得。丧，陵之义。得，跻之义也。

**《象》曰：震来厉，乘刚也。**

唯其乘刚，所以猛厉。其丧其得，皆在厉字中。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

苏者，动而明也。即《礼记》蛰虫昭苏之苏。盖由静方动，由昧方觉之象。变离故明，止是不自觉而惊惧之意。又上下震相接之爻，故连用两苏字。初阳动于积阴之下，三为人爻，位在地上，故与蛰虫相似。互坎多眚，三变不成坎，故无眚。行是震之本象，觉之又觉，如此而行，何至有眚？此爻止说明而后行之义。震者，明德之初几。艮者，反身而诚之妙用。震动之初，何明可见？故初止言恐惧而不及明。三到动极，乃始以苏苏言微明。明而后行，故其下方说出行字。

**《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

不中不正，故不当。此只解苏苏二字，苏苏故行无眚。

#### 九四，震遂泥（荀作“隊泥”）。

遂者，顺而不返之意。泥者，溺于险陷而不能奋发也。坤土得坎水，泥象。初四皆震主，初阳得正，故动而获吉。四处柔而刚不足，不中正而德不足，陷于二阴，是无能为之才，而又溺于晏安之私者。遂泥则难为动矣，宜曰再动其气亏。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坎阳既陷，无复光明正大之事，与屯萃未光同。

####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

内为来，外为往。初震于中，来之厉也。四震于下，往之厉也。往来皆厉，故惊叹也。无丧即得也。二五皆因初四而动，然二五在中，故皆无丧。二之得丧，此之无丧，皆从不丧匕鬯来。盖动则必有得丧。二之丧得，乘刚而居柔，是不能有行者，故言勿逐。此乘阳居刚，是必能有行者，故无丧有事也。且内体而外用，故有事。凡事行于外则不无得丧，若于几之将动，全未有丧之时，即有事以收摄之，此即不远之复，何至丧失？《周易》全言性中之事，故《小象》曰其事在中。

《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

危行者，一往一来皆危也。中虽指外卦之中，却是说未发之中。颜子之复即无丧，因其固<sup>①</sup>然，非可言得，故止言无丧。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索，求取也。震而又震，不安甚矣。然处穷极将反之地，故索而又索以求宁也。矍，瞻视彷徨也。震动之极却非身之自动，故视之审以求宁。视，变离明也。然皆因邻而及，往以求人，则必致凶。故求宁虽切，而必视之审也。索索矍矍与苏苏同，皆谓重震。然实非自身之咎，乃邻之贻。自身之事则恐惧修省可矣，因邻而及，故于自身无咎，知其因邻而备之，迟将婚媾有言矣。婚媾者，与邻相契之象。离震相邻，火不离木，亦相邻之义。有言者，木上生火，木固有声，火甚亦有声也，是

① “固”，库本作“故”。

爻变之象。明夷之言，中孚之泣歌，离之歌嗟，皆离震也。凡言邻者，皆先天图中相比之卦，或见于本卦，或见于变卦，如小畜五泰四谦五，既济五皆是也，言遇亦同此义。凡言婚媾皆先天图相对之卦，相对则有相配之义。故或见于本卦，或见于变卦，多言婚媾。虽多见于震坎相遇，然屯之二四两变，则先天之艮兑，后天之震兑，皆具也。贲互震坎，四变则先天艮兑，后天震兑，皆具也。睽上变震互坎，中爻坎离，先后天皆相对。此爻互坎变离，故言婚媾。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中，中心也。未得，方寸乱而不得宁也。初四得阳，二五得中，此处穷极故未得。畏邻戒者，畏祸己及邻而先自戒备，故无咎。

## 艮

### ䷳艮下艮上

艮，止也。阳自下升，极上而止。合溪从反见为目，止庵从目下几。《精蕴》曰目乃漏泄之总，人心缘感出入，非目则感不成。注云敛目无所见，即反见之义。煦按圣人立卦皆据阳而论，如震起艮止是也。其中实中虚下断下缺，莫不据乾而言，贵阳也。震者，克己复礼之心法，所谓几者动之微也。艮者反身而诚之妙谛，所谓行其庭不见其人也。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来矣鲜面背上下之说，据震而言综卦，此似是之理，却非实义。观《彖辞》艮其止另释，下三句用是以字贯之，则不应如此分释。爻辞四句止是一义，坤土静，故止于其所。一阳高出于地上，山象。阴静而阳动，动而至于其极，止象。万物负阳而抱阴，人身亦如之，故遂以阳为背。艮阳，后成之爻也。脊骨屹然直立，如山之有石，故艮之象为山。艮卦全象人身，故《彖辞》遂举人身心之内外言之。《大象》云思不出位，是言心也。周子一部《楞严》不如艮卦，所以有守静之学。《连山》首艮，亦是此旨。盖天下绝大经纶，俱从静定后做出来。人之一身呼吸回旋，百脉流注，何有

止息？唯背则屹然不动，故于背而象止。心有所止则内不见己，外不见人，若使内犹见己，外犹见人，非止矣。庭者，心之舍也。艮为门阙，纯艮则重其门阙。两门之间，庭象。下阴两分而中虚，上覆以阳，与剥庐同象故也。互震为行，坎为隐伏，故曰行其庭不见其人。此正艮背不获之义。阴阳之道，阳无阴有，阳虚阴实，阳动阴静，唯动则有行象，唯无与虚则有不获不见象。象山曰不获其身，无我。不见其人，无物。观象山此解最为真切，今之伪道便薄为空宗矣。试观子思未发之中，是何如景象？今之不获不见，又是何如景象？特无我而我未尝不在，无人而人未尝不存耳。释氏老氏不闻薄儒，儒者偏薄释老，亦见其量之狭矣。夫蛟龙之习于水也，不闻谓飞空者之非也，禽鸟之飞于空也，不闻谓行地习水者之非也。各学其学，则亦各有至耳。

《彖》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晁氏及《纂言》作“艮其背”），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观动静不失其时，则知行有止时，止亦有止时。凡止皆由行看出，止者行之终也。行而不行斯止矣，故曰静。止其所止斯行矣，故曰动。因前止后止，知其中必有一行，故兼言行，不然则无以显后之一行。然其行在两止中，非如震动之行在外可见，故但曰行庭。互坎故言时，即不失其信时用之义。光明者，艮阳在外，笃实辉光也。此上专释艮字之义，不相与者，谓阴阳不相应也。相应则相契，故有往来。同德而相敌，则无相契之义，故各止其所。艮为独知之事，则我原不能同人，我方不获其身，则人又焉能同我？故不相与也。此上释背字之义，然下三句已在其中，故但用是以字贯之。张子曰静而无静，动而无动。阳明曰恶动之心非静，求静之心亦动。艮为止卦，顾乃言行，由相形而见也。《周易》之妙，到不可言说处，必取切近者形之。如中不可言，则于两头言之。内不可言，则于外面旋绕者言之。元不可言，则言资始。乾不可言，则言先甲后甲。震不可言，则言先庚后庚。皆此类。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重山，则内外前后皆止矣。止必有位，故言位，天下之理即位而存。不出云者，所以止乎其理也。《彖》言时，此言位，对举也。

**初六，艮其趾（苟作“止”），无咎，利永贞。**

初在下为足爻，故象趾。震下阳动故行，艮下阴静故止。才柔居下，能自止而不行，故无妄动之咎。止所当止，故言利贞，方在初爻，故欲其永，初阴静止，故与坤之用六同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谓止所当止，初卑在下而才柔故也。

**六二，艮其腓（古一作“肥”），不拯其随（《释文》作“不丞”，一行作“不拊”），其心不快。**

腓，足肚，在趾上。艮象人身，以次而上，故趾与腓亦以次进而上。拯，救。随，从也。二之所随为三，卦以三阳为主也。因三阳刚躁进，已到极处，又为列夤薰心之爻，必所当拯。二则阴柔居中，三又傲然上进，故不能拯三，所以象曰未退听。未退便是说三之已进，因坎象，故言听。在三下故言退，未退，象三之躁进而傲也。互坎为心病，不快象。不快者，未遂拯心也。

**《象》曰：不拯其随，未退听也。**

三上而二下，故曰退。阴以比阳为善，乃阳性上进，不复下降，安能退听。此因二之中正，觉三之上进而不得所安，故欲拯之使如已也。乃所拯不遂者，以三之未能退听也。周公不快，主坎之心病言<sup>①</sup>。孔子未听，主坎之耳痛言。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郑作“腓”，《说文》作“肿”，苟作“肾”，孟喜“列”作“裂”），厉（韩婴作“危”），薰心（公羊及虞氏作“闾心”）。艮为闾，守门人，坎盗动门，故厉闾心，古“闾”作“熏”字）。**

限，界限。上身下身之界，即腰也。两卦相接故象限。夤，连也，腰之连属处也。一曰脊骨能屈能伸者，凡柔不能自转，人身上下

<sup>①</sup> “言”，库本作“焉”。



皆转于骨。此为刚爻，刚而止，则不能屈伸。今艮其限，则上下不相连属，故为列夤。列者裂绝而不连属，判然两分，故危。薰同熏，火烟上也。薰心，心不安也。二曰未退，见阳之不能下。此曰薰心，见阳之上也。然止曰薰，三固止爻也。坎伏离火，烟象。自其止于下，故曰列夤。自其连于上，故曰薰心。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与下成止，则艮其限。与上成震，则危薰心，薰字从限字出。

**六四，艮其身，无咎。**

心爻也。心之所止，身自随之，心不可见，故言艮身。身既艮矣，则无所作为，故无咎。揆曰以心治身，即以身治心。

**《象》曰：艮其身，止诸躬也。**

不能治人，不能成物，唯止诸躬而已，与坤四无咎，咸四无悔同类。揆曰二三身位而曰心，四心位而曰身，可悟身心合一。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虞、李作“孚”），悔亡。**

辅见咸注。艮伏兑为口舌，辅象，言象，论位亦当口舌之位也。艮为止，在坎车上，故言辅，辅车相依是也。艮辅者，言不妄发，发必当理也。悔者，易则诞，烦则支，肆则忤，悖则违，皆悔也。咸卦多象人面，故并见颊舌。艮卦全象人背，故独言辅。艮在言行上见，趾腓象其行，辅象其言。五以阴居阳不正，惧有失言之悔，以其得中，故有艮辅有序悔亡之象。

**《象》曰：艮其辅，以中正也（古作“以正中”）。**

当依古作正中，或谓正字羨，或谓正当作止，皆不必。

**上九，敦艮吉。**

敦，笃也。止而又止则厚矣，故敦临敦复皆以土取象。刚而居上，止有其终，则俯仰皆安，何吉如之？羽南曰爻象人身，上独不言，而曰敦艮。所谓不获其身，不见其人者欤？艮居上，八体皆吉。煦按知止贵其有终，故三凶而上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

敦厚于终，无间于始，故吉。坤为厚，阳上据坤，故曰厚终。

## 周易函书约注卷十一 周易下经五

### 渐

䷴艮下巽上

渐，进也。止于下而巽于上，不遽进也，故曰渐。木在山上，以渐而高，其象也。正曰随蛊渐归妹，《易》之大际也。随以教弟，蛊以教孝<sup>①</sup>，渐以教顺，归妹以教慎，四者仁让所由兴也。

渐，女归吉，利贞。

女之归也，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备而后成婚。卦不遽进而阴爻得位，故名渐。女，阴也。利，渐进也。贞，得正也。非戒词也。

《彖》曰：渐之进也（“之”字，古文如字）。女归吉也（王肃作“利贞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动不穷也。

之字作渐字，女归以渐，自无躁进之失，故吉。进得位以下皆利贞之义。煦按得位止言一爻，谓巽阴也，卦变卦综皆误。虞翻作否卦说，于理犹近。盖泰否两象，而天地阴阳往来升降皆在其中。此卦坤阴上而居四，乾阳下而居三，然阳之下交不难，阴之上行匪易，故不曰男婚而曰女嫁。然不远而进五，不远而进上，以阴之末交阳之初，是方交时，未能遽竟其终，故曰渐。进得位，虽兼三四言，然上用一进字却是专说巽阴，盖惟巽阴既进，然后三阳下也。与损卦得友同义。往有功，天地不交，何有化育？今交矣，由此而进，生生化化，安有穷极？故知往有功。如使阴进居阳，则必志刚而不免妄作，

<sup>①</sup> “孝”，库本作“弟”。

何能有功？坤故言邦，坤末进而得正，故曰正邦。其位刚得中，专指五言，兼三亦可，三亦一卦之中也。卦主四阴，又曰刚得中者，盖卦爻之升降皆有为之乾阳使然。此卦四进得位，皆三五之升降得位，故以其位刚得中，归功于阳。止而巽，动不穷者。又以卦德发渐进之义，盖妄动者多悔，躁进者多阻，皆非不穷之道。止则不妄，巽则不躁，故能其动不穷。互坎为通，故曰不穷。卦为渐进，非利则阻，曷由能进？二三四五各正其位，非正曷贞？家人亦二三四五各正其位也。故彼曰正家，而此曰正邦。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郭京作“善风俗”）。

山上有木，以渐而高。居贤德，修身也，艮象。善风俗，齐治均平也，巽象。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鸿，水鸟。卦互离坎，离为飞鸟，在水上，鸿象。鸿秋南春北，其至有时，其群有序，于渐义为切。婚礼用雁，取不再偶，于女归义为切，故六爻皆言鸿。鸿水鸟而乘风以飞，下卦艮止见坎水。干、磐、陆，皆鸿渐进而止于水际也。上卦巽为风，为高。木、陵、逵，皆鸿渐进而飞于风中也。干，水旁。中互坎流于山，故象干。进以高飞远翥为极，干则 Will 进而尚未离水之象。内伏兑，外覆兑，兑为口舌，言象。厉，危厉，以在我而言。言，谤言，以在人而言。然在初而有渐，非躐等以强进，故于义无咎。此皆阴柔居下，上无应与，初进而未得所安也。煦按厉当作磨砺，渐而犹止，是尚未有进，而磨砺以须者也。

《象》曰：小子之厉，义无咎也。

位卑无应，不免危厉而有言语之伤，以义揆之则无咎。

六二，鸿渐于磐（《汉武纪》引作“般”，裴龙驹注云“水涯堆也”，杨用修取之），饮食衎衎，吉。

磐，大石，艮石也。自干而磐，则远于水而渐进，然犹在磐，则皆有止义焉。互坎，饮食象。衎，和乐也。伏兑，乐象。言鸿渐于磐，而饮食自适，中心和乐，是德称其位，与上有应之象。吉即不素饱，本德称其位来，用修训堆为是，鸿固不栖石也。

《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德中正而进有渐，上应中正之君，故不空饱而处之安也。

九三，鸿渐于陆（“陆”如字，三坎称平，变坤称陆，胡翼之、陆作逵、程子然之，谓云路也。《杨易》“天路亦曰陆，南陆北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荀作“妇乘”，一作“娠”），凶，利御寇。

此为止极，有滞塞不通象，御亦阻象，止合坎陷也。高平曰陆，坎水变坤地，本属高山，故象高平之陆。夫指三，艮少男，互坎中男，阳爻故称夫。妇指四，巽长女<sup>①</sup>，互大腹之离，阴爻故称妇。卦象女归，故言夫妇。征、往、复，反也。既止而遇坎陷，又当下卦之终，进而至于其极，一变则艮坎之夫象不见，故曰不反。中满大腹皆孕象，阳生阴死，坎阳死坤中，一变则大腹中满之象不见，故曰不育。坎为盗，为戈兵，坎盗变坤顺，故曰顺相保。三刚不中，又无应与，又当艮止，中互坎陷，是质性刚忿，行事乖方，莫有救正者。故径趋冥行而陷于非地，其占男女皆不利。然变坎成坤，顺以相保，故御寇为利。《易溯》曰三夫四妇，三互离见坎，火上炎则征，见水则不复，四互坎见离，坎血则孕，离虚则不育。

《象》曰：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丑，类也。少男互中男，又覆长男，爻变成坤，不见三男，故为离别群类。失道者，坤以得阳为得常，因以丧阳为失道。艮上互坎，又与上巽合离，逮艮阳动而化去。论艮坎之阳，则为离群丑而不复，论巽离之女，则阳爻化去便为失阳。失阳则复为先迷之坤，故失道。阴不得阳，失其常道，何有生育？御寇之道在于行险而顺，今坎变成坤，则险而顺矣，故为顺相保。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鸿栖在水，卦名渐进，取其飞扬而远也。干犹近水，由磐而陆则渐远矣。至木与陵则更远，此卦序也。卦中互坎，初在坎外，故为干。二

① “女”，库本作“男”。

三四皆能变坎，故磐陆木，皆取远水象，而木则尤高。二爻居中而变泽，故象磐，而取饮食之义。至三变坤，全无水象，故象陆，而取不复不育之义。四巽，互又变巽，故象木，而取得桷之义。桷，方椽。艮阳横列于上，桷象。桷以承瓦，巽主下阴，两开象足，今承以艮阳，故取此象。又坎为宫，四在坎上，亦桷象，桷则横而宽平矣。鸿趾不能握枝，故不栖木，若枝横而且平，其栖可安矣。或得者，意外之词，巽不果也。无咎者，木非鸿之所栖，宜若有咎，若得宽平者栖之，故无咎。得即得朋之义。三爻阳化阴，故失。四爻承阳化阳，故得。

**《象》曰：或得其桷，顺以巽也。**

取重巽之义，巽主爻，变又互巽也。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高阜为陵，爻变重艮，故象陵。陵又高于木矣。三岁不孕，与三同，皆指大腹虚中之离。离下变去，则为不育，离上变去，则为不孕。又二三四成坎中满，故孕。三四五中虚，故不孕。不孕非妇所宜，终莫之胜而吉，得所愿而孕也。谓二五中正有应也。

**《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

愿者，正应相合之愿也。据象而言，则为孕。

**上九，鸿渐于陆（胡、程皆云作“逵”），其羽可用为仪，吉。**

陆与三同，互坎化坤，故自干而陆。此则木在山之极上，故亦言陆，乃三凶上吉者。三陆坎险，且又在下，虽云渐陆，言栖止也。栖陆则不得其所，非能进矣，故凶。鸿以高飞远翥为善，此居上卦已在山木之极上，是鸿飞也。又当极处，是高飞远翥而得其地者，观其羽之言可知。仪，羽旄旌节之饰，谓言坊行表，为邦家光也。所处既高而光辉远布，故吉。学者熟看此卦，方知《周易》取象之义。

**《象》曰：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

可用为仪，谓足以致用也，即大象善俗之义。不可乱，在鸿则为列阵有序，与凡鸟不同。在人则为学足应世，非势利可得摇也。又即以渐之义。

## 归妹

### ䷵兑下震上

女谓嫁为归，长为姊，幼为妹，因震长男，兑少女，故称妹。卦以少女从长男，其情因悦而动，所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曰归妹。《京传》曰：渐为艮归魂，乾终也。归妹为兑归魂，坤终也。故曰天地大义，人之终始。八卦之变，归妹为终。邓绮曰：万物出乎震，悦乎兑，故坎离南北，阴阳之消长也。震东兑西，万物之生成也。

**归妹，征凶，无攸利。**

渐曰女归，自彼归我，娶妇者也。此曰归妹，自我归彼，嫁女者也。一娶一嫁，覆卦之义，故相反。旧注曰诸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又以柔乘刚，故征凶而无所利。煦按三阴三阳之卦皆具天地相交之象，其阴阳相交之二爻，当与不当而吉凶判矣。渐卦上阳为天，初阴为地，中互离坎，日在月上，是合朔时，阳进而就盈，故取渐进之义。归妹上阴为地，下阳为天，中互坎离，月在日上，是望满之期，阴进而就盈，故取归妹之义。上下逆顺，吉凶所以判也。渐象否，阳初下交，有似于娶，故吉。归妹象泰，阴初复位，似乎女嫁，故凶。观此则《周易》贵交贵阳，亦愈了然。《彖传》所由曰天地交也。宜曰《彖》唯临井言凶，否剥言不利，归妹兼之，妇居阳位，夫居阴位也。

**《彖》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杨易》上二十四字俱改入《文言》）。说以动，所归妹也（马作“所以归妹”）。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

阴阳交而万物始生，男女亦阴阳也。归妹虽女道之终，而生育之事于此造端，故为天地之大义。震东兑西，离南坎北，四时之象，此卦独全故也。又人生始于乾而终于坤，杂卦曰归妹女之终也。妇人从一而终，故言终。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故言始。悦而动是牵于情欲之私，而乖于义理之常者，故曰所归者妹。此只泛论卦象，不必



拘定嫁娶。征凶者，阴退居阳位，阳进居阴位也。又自二至五皆不得正。无攸利，三乘二刚，五乘四刚，是夫屈于妇，何所利也？位不当则紊男女内外之正，柔乘刚则悖夫妇唱随之理，故征凶无攸利。《易意》曰：三性媚而成躁，四情动而易溺，故征凶。爻于三，训其须，于四勉其迟，亦戒征也。此全论主爻极是。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兑女悦动，以从长男，合之不正者也。泽上有雷，水气随之而升，故象归妹。男女之交始以正合，乃可善终。若合之不正，久必乖违，故须谨始。永对暂，终对始。永终，久后之说。兑毁折，敝象。互见坎通离明，知象。谓兑阴终居前，震阳始在后，阳既始，亦愈见阴之终，故主兑而专言永终之敝。敝坏即终也，若阳始先，阴终后，则所包无限，故为随。随谓相随，亦渐义也。然蛊随渐归，皆阴阳始终上下者也。随蛊得元亨者，随之阳始阴终，蛊之阴始阳终，皆包罗无尽也。渐阳终阴始，归阴终阳始，主爻皆紧紧相接，止见相交之义，故皆取象夫妇，此即先后天图相交之妙。四隅之卦阳始阴终交，阴始阳终交，皆各换二爻。阴始不克与阳始交，阴终不克与阳终交之义也。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长曰姒，幼曰娣，妯娌之称。《曲礼》世妇姪娣为媵。即幼妇从嫁以适人，而非正室也。兑为妾，初在下，娣象。兑毁折，变坎为曳，跛象。初足爻，履象。二互离目，见毁折，则言目眇矣。居下无应，娣妾之贱者也。然阳刚得正，是有贤德，可成内助之功者，故有能履之说。履，礼也。礼以下人，是能顺从乎上，维持调护承助正室者，亦犹跛虽踦侧而犹能行也。征吉，见位贱而能曲从也。此与履之跛眇不同，彼谓不能而强为能，此言宜若不能而曲为能也。

**《象》曰：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变坎故曰恒，恒，天地之常道，坎之常德行是也。有嫡有妾，人道之常。初在下，无正应，其分为娣，是乃常道，即九二之常字。跛能履吉句，相承，与以恒叶，不及征字者，征为占言，此就娣言也。相

承指二，谓初能承二，即娣字之故。恒以分言，初下之位也。承以德言，与二比也。

###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眇，偏盲，一目明也。或目邪，皆为眇。互离，视象。离目淹于坎水，爻变不成离，眇象。兑覆巽白眼，亦眇象。幽人之贞，遭时不偶，抱道自守者也。二阳刚中有应，与初之无应异矣。但所配阴柔，是女贤而无贤夫，不能成内助之功者。眇也者，在下居中，宜若不能远视。能视者，知之极明也。但曰知之明，非如初之有行可知。诸爻言归妹，而此独不言，居兑中而有应，是嫡而非娣也。

《象》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

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妇道之常。居中守正，故未变常。煦按阴终与阳始，会为一卦，乃循环不息之常道也。

六三，归妹以须（幼清云荀、陆作“孀”，《考异》云作“孺”），反归以娣。

郑本须有才知之称。来矣鲜引须女贱妾之称。又引古人以婢妾为须，与下娣字犯重，非也。程传本、虞翻作待字解，极是。爻为兑主，正所归之妹，因处卦终而亢极，其为时必久，故云须。卦取长男嫁妹，此爻适与震接，故因其久而未嫁，授其权于震，而曰反归以娣。娣即妹也，由长男称也。不及父母之命，而嫁由长男，故曰反归以娣。反者，颠倒之义。震为反生故曰反，是即震性下连之义。

《象》曰：归妹以须，未当也。

阴柔居阳，过中不正，故曰未当。虞翻曰初至五，体需象，故曰须。须即媵妾待年之义。

###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此为上卦主爻。三之须指所归之妹，此之迟指归妹者言。三曰反归以娣，资兄力也。此曰归妹，长男嫁三阴也。卦唯二五有应，两主爻皆无应，无应则无配合，故一须一迟。三之归娣，四之有时，皆非终不归也。互坎月，离日，期象。变坤而日月不见，故愆期。坎曳

震行，亦迟象。坎离震兑，四时象备，故言时。四时运转不息，故必有时。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坎志，震行也。用一志字则知愆期者，无应也，故须待。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荀作“既望”），吉。

帝乙归妹者，坤纳乙，五称帝。泰之归妹，坤五下交乾二也。此之归妹，明三自坤爻分出，五上三下，故娣之。坤主二，坤二当五位，故称帝乙。袂，袖之下垂者。良，美也。乾为衣为美，内外之阳皆在下，上得一，下得二，良不良分矣，变兑毁亦不良也。袂又礼容之外著者。论上坤，则中具而外缺。论兑主，则在外而昭著，故君不如娣良。若以理论，三不中正，居内卦之外，有尚容饰之象。五柔在中，有不尚容饰之象，故不如。坎月离日，震东兑西相望，故曰望。由震趋兑，是自朔而至于上弦，将与望近，故曰几望。月象女主，帝乙故象月，月本应日生明。几望者，柔中而下应以阳，与小畜中孚几望同义。

《象》曰：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举正》无“也”字）。其位在中，以贵行也。

所归之妹自五而出，故以为其位在中，以五而下应二，故曰贵行。贵则非妾媵可比，故不烦过饰。震动故言行。

上六，女承筐无实（郑作“匡”），士刲羊无血，无攸利（“刲”，若圭切）。

矣鲜兑为女，震为士，筐乃竹所成，震为竹，变离中虚，无实象。兑为羊，互坎，血象。自下受上为承，离为戈兵，刲象。刲，屠也。羊在下，血在上，无血象。煦按此皆无应之象，据三应震，则为承筐，变离则无实矣。据上应兑，变离则屠羊矣。两火灼水而不应，则无血矣。既不相应，亦何所利？非夫妇，故言士女。

《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

虚筐，震变离也。

## 丰

### ䷶离下震上

丰，盛大也。以明而动，盛大之由。又雷电交作，其势盛大，故曰丰。明于内而动于外，则多故。止于内则吝，明于外则好察，宜乎其亲寡也。订曰噬賁丰旅，皆明慎之用也。《易》言刑狱，皆取离，唯明克允也。煦按明与动合，则折狱明罚，动故也。明与止合，则无敢不留，止故也。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丰自有亨道，非丰后方亨也。假，至也。王者车书一统，然后可至也。离日在下，日已昃矣，故爻言见斗见沫。离日王象，坎忧象。坎伏，勿忧象。明而动于上者，无如日月，故通卦多言日月。煦按丰亨即富有天下，故曰王至之。王至之则必无敢戏渝，不敢以天命为可恃，犹曰勿忧宜日中者。丰则事烦，宜乎多忧，今之富财翁往往如此。宜日中者谓若皎日中天，烛之以明，无微不照，何忧之有？谓若明目达聪，普被于天下也。观《彖辞》宜照天下可知矣。凡卦爻之气皆迁流不息，与天运之阴阳合德，故丰卦有日出日中日昃之象。

《彖》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林栗、蔡杭作“故亨”，《杨易》从之）。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昃（孟作“稷”），月盈则食（一作“蚀”）。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大谓不狭小，故丰之丰，宜作亨。明以动，则无可阻之势，故亨。然唯王克至之，以其上进而至于大也。非明则动无所之，而不可以大，非动则明无所用，而不可以大。唯明动相资，则王道由此恢扩，故又以为进而大。至，言动也。王，言明也。震故言进。离为明为王，震亦为帝，富有四海，不免兢兢业业。勿忧宜日中，谓当普明照于天下，故曰宜照天下，谓烛之以大明也。所以然者，则以天地间盈虚消息，往来递嬗，自然之运所必有也。坎伏故勿忧，四时象备故言时。体噬嗑，食象，故言食。子瞻曰离日见兑西，昃象。坎月见兑

毁，食象。煦按大腹中虚而兑口动，食象。明中言动，故曰勿忧宜日中。动中言明，故举晷食盈虚之理以言之，欲其明耳。辅嗣言大闾曰蓐，小闾曰沛，沫即昧。闾盛则明尽而见斗，未甚则明微而见沫。来矣鲜谓沛则雨作而沛然，沫则雨集而流沫也。诸爻二体暗，而四蔽于重阴，虽阳亦暗，故见斗之系同。三重阳比阳则不暗，故第曰沛曰沫。初上在外，初向晨，上昧爽，暗不在翳，故一以蓐沫系。上当暮夜时，屋即是丰，家即是蓐，雷电愈高翔而屋愈暗，向晦故耳。与日中之暗异，故无见斗之文。五当阳之主，故不言暗。煦按明可以盛大，故宜日中。暗不可以盛大，故向晨向晦。为沛为沫，皆各有忧焉。六二正处离中，其丰蓐见斗也，是日中而昏暗之甚也。九三唯来氏得解。九四之丰蓐见斗，变夷而日入地之昏暗也。上六之丰屋蓐家，则昏夜之时与日最远，故不言日中。通卦皆从下离起义，为日当在上也。明夷日在地下，故为明之伤。此离在下而动，非将入之日则将出之日，将入则爻有见斗昏暗之说，将出则彖有日中之说。

**《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雷火与噬嗑同，入大过死象，故折狱致刑。兑折为刑，威照并行，丰象。始而问狱，法电明以折之。既得其情，终而定刑，法雷威以断之，始当其罪。蔡介夫曰明勅以立法曰先王，折致以用法曰君子。折，象电照。致，象雷威。

初九，遇其配主（郑作“妃主”），虽旬（“虽”，《杨易》作“唯”，“旬”作“匀”，误也。《笔乘》引荀爽作“均”，刘炳作“钧”）无咎，往有尚。

遇字详噬嗑。配主谓初自下视上，故称四为配主。四震主，配言应也。若四自上视下，则目初为等彝矣。卦辞象以一日，故曰宜日中，爻辞象以一月，故曰虽旬无咎。旬，十日也。下卦三爻皆日也。论一月则初为一旬，是正丰之时，明动相资，故曰遇其配主。能相资以济丰，则虽丰已一旬，亦无灾咎。尚，进也，初与动应，故言往，往有尚，即遇配主也。荀、刘作均，谓皆阳，言彼此不相下也。

《本义》从之<sup>①</sup>，然《小象》明曰过旬灾也，岂不回顾小象乎？

《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离爻初三明而二暗，故二有丰蔀见斗得疾之系。论一月三旬，初当一旬，过此则为六二暗昧之地。故云过旬灾，即彖辞盈虚消息之义。

六二，丰其蔀（郑、薛作“菩”，云小席），日中见斗（孟喜作“主”），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蔀蔀，草名。互巽，草象。巽，柔木，言茅言草昧，皆取巽也。斗乃夜中所见，日中而见，暗昧极矣。中阴乃先迷之爻，犹云不见日耳。本卦离日在下，震蕃草，在日上，故象丰蔀。言若丛草之覆蔽也。坎为狐疑，又为疾，伏坎故言疑疾。自心猜疑之病，暗蔽极盛之象也。离中虚，故言孚。发，开导也。伏坎为通，故取有孚发若之象。言往必见信，昏昧可开也。孚发皆自本爻说，非指应爻。

《象》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

坎离得乾坤中爻，故言志。信以发志，先蔽后明之象。

九三，丰其沛（古或作“旆”，子夏、郑本作“芾”，祭祀之蔽膝。杨作“市”，谓诸儒改“市”为“沛”，为水之滔然，非也），日中见沫（子夏、郑、马皆作“昧”）。折其右肱（姚作“股”），无咎。

矣鲜曰沛，泽也。沫，水源也。涎沫濡沫乃霖霖小雨，不成水者。互兑泽，沛象，变坎，沫象。二巽主，故象蔀。三泽水，故象沫。王弼以蔀为覆暖，以沛为旆，以沫为斗旁小星。不知雷象在上，中爻有泽有风，方取沛沫之象，有何旆象哉？肱，手臂，变互艮手，肱象。兑毁，折象。古人尚右，故阳右而阴左。阳爻阳位为右，阴爻阴位为左，《易》爻左右莫不如是。此阳爻阳位故言右，右肱便用，折则无用矣。处明极而上应柔暗，则明有所蔽，故为丰沛见沫之象。明蔽则有用之材归诸无用，故为折肱之象。虽不见用乃上之咎，于三何尤？故无咎。

① “本义从之”，库本作“义似可从”。



**《象》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

不可大事与遁同，皆艮止也。盖立大事以保丰，必明动相资，今变艮土，其明既废，不明而又止，安能大事？爻辞言未变时，《象辞》说既变也。右肱既折，自不可用，不必言应。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变明夷，故称夷。夷主详涣四，明伤故见斗。夷等夷，谓初也。初四同德也。二之丰蔀见斗，离之中阴互巽也。四之丰蔀见斗，比于五上之阴。震蕃草而互巽，离日又在其下，化明夷而伤明也。吉谓明动相资，离为日为见，变坎云而值巽入，日入云中，故见斗。

**《象》曰：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郭京以“吉”字连上句，下作“志行也”），行也。**

离明而动，以阳居阴，震动而互巽变坎，故位不当。变坤互坎而明伤，故幽不明，应初明故吉。震故言行。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

应爻离明，故章。二与五同德，故来章。庆，福也。变乾故称庆誉，二多誉也，又详旅上。兑口乘五而变乾，乘之者明以动，故庆誉吉。集曰阴之美曰章，臣有其美曰含，王受其美曰来。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兼明动二爻以变乾，唯五有之。

**上六，丰其屋（《说文》作“𡩂”），蔀其家，阒其户（《说文》作“窺”），阒其无人（孟“阒”作“室”，姚作“阅”），三岁不覿，凶（“阒”，倾入声）。**

此与明夷登天入地相同。丰屋者，丰亨富贵必润屋也。丰屋，初登天也，故《小象》以为天际翔。蔀家以下，后入地也。谓草生于屋，非复前者之炫耀也。丰蔀分为二句，可知丰屋乃丰盛之丰。煦按卦有风火之象，故称家。震覆艮，兑伏艮，重门迭户，故丰家。蔽于二阴，又见震巽，故蔀。应三互巽离，巽眼离目。目而近户，故窺。阒，寂静也，谓无人也。三离数，覿亦离象，泰上复隍，丰上阒寂，处

承平岂易哉。上六柔暗，处明动丰亨之极，奢侈日甚，故有丰屋之象。然势极则反，离明反暗，故有蓍家之象。动极反静，故有阒寂之象。至于三岁不覿，凶可知矣。

《象》曰：丰其屋，天际翔也（郑本“际”作“療”。療，病也。孟喜“翔”作“祥”）。窥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郑本“藏”作“戕”，伤也）。

上天位，屋形穹窿而上覆，故曰天际翔，象上之崇高也。言势位执手可热，及其败坏，光彩气焰不期掩藏而自藏矣。

## 旅

### ䷷ 艮下离上

旅，羁旅。羁，寄也。上从四，山止于下，火炎于外，内为主，外为客。山止而不动，犹舍馆。火动而不止，犹行人。全曰篆旅作𡳿，从人行而止也。旧以军旅，从众人在旗下。

旅，小亨，旅（《杨易》：“旅”字衍）贞吉。

小亨贞，皆主离阴，是阴亨于阳中而得正者也。旅去其所止而不居，旅途亲寡，势涣情疏，纵有亨通，亦必微小。以五阴得中而顺乎上下，艮止而丽乎离明故也。

《象》曰：旅，小亨（《杨易》：“小亨”衍文），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旅之时义大矣哉。

柔中顺刚，主五也。柔得中不取辱，顺乎刚不招祸，止则不妄动，明则识时宜，此处旅之正道，故小亨贞吉也。下赞时义之大，明小亨之说非谓小事，与豫随姤同。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狱不可误，故贵明。明，离也。慎，艮止也。不留者，明而能止也。坎为狱，不见故不留。集曰恃明则不能慎，过慎则迟疑而易留。慎在明先，所以善其明。明在慎先，所以精其慎。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斯”，郭京作“𪔐”）。

琐，细屑猥鄙意，又小也。艮为小石，初变两离，故琐而又琐。

谓羁旅中，计财利得失之毫末也。斯，此也。见招人轻侮，非自外来。一曰斯，贱也，即厮养之称，柔而位下故也。

**《象》曰：旅琐琐，志穷灾也。**

初由中出，变离伏坎，故言志。本丰之穷大失居，覆而成旅，在初而与丰反，故言穷。穷通之反，坎伏故也。凡阴阳相应皆善，而外明内止则否，外明则琐琐之态不能匿，内止又不能有所受，故以为志穷。志穷者，内止而未能有行也。离坎故言灾，灾从火，天火谓之灾。揆曰丰上远二，明穷于外动，旅初远五，明穷于内止，故为自取之灾。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笔乘》：“资，一作齐。”应邵曰“齐，利也”。《庄子》：“磨齐斧以伐朝困。”齐、资古通。古一作“资斧”），**得童仆贞**（九家“童”作“僮”）。

二在中，方称即次，则初之穷在道者也。初，足爻也。即，就。次，舍也。艮为门，为庐舍。二处止中，即次，得安之象。资，赍也，谓财也，旅中之用也。互巽近市利，怀资象。小曰童，长曰仆，艮少男也。贞者，良善不欺也。阴实居中有孚，贞信象。无应而比于主艮之阳，得阳故象怀资，即得朋也。艮阳附以二阴，故象童仆。即遁三畜臣妾之义。在遁言于三，故以为畜，畜初二也。在旅二比于三而资其力，故言得，得阳也。《易》言得失，皆本坤来。贞者，二柔依止而得正，三亦得正者也。

**《象》曰：得童仆贞，终无尤也。**

尤者，人过我之言也。在二言终，谓三也。故知童仆指三，三阳居阳位，故言贞。得童仆而贞，故无外咎之尤。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艮为庐舍，与火相逼，互见巽风，三动艮坏，焚次象。二以得三为得童仆，今艮动变坤，非复艮男，故丧其童仆。坤故言丧，贞言未变，阳居阳也。不能即次，而又丧童仆，虽正亦危。程传贞字连上，谓失其心也。矣鲜宗之。《本义》贞字连下，谓丧童仆则不止失其心。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伤矣。以旅与下，其义丧也。

焚次谓与上离相接，下谓二阴，自二之中正视三，则三为童仆。自三之阳刚视二，则二又为下。以旅与下，犹言以刚接下，阳居阳位也。化阴，成失朋之坤<sup>①</sup>，故丧。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子夏诸家作“齐斧”，虞喜《志林》曰“齐当作斋”，后遂讹定为斋戒，受黄钺之典故），我心不快。

处，居也，息也。即次则就其旅舍，已得所安，为在艮庐中也。处者，行而暂就栖息，在艮庐外也。艮土性止，离火性动，故次与处不同。资，助也，财货之类。斧所以防身，资所以自利，皆旅之不可无者。离戈兵，斧象。二之得，以阴而得三阳。四之得，以阳而得五阴，皆阴阳相资之义。二阴爻，故于资但曰怀，本有者也。于童仆始曰得，比三也。四之承应皆阴，故直曰得。资斧皆取阴爻，阴有形也。旅处则非三之焚次，得资斧则非三之丧矣。伏坎变互坎，皆不快象。四为心爻，变坎，水淹离火也。山上本不平之地，以阳居阴，又在庐外，故《象》曰未得位。爻变重艮，以兑金凿巽木，再辟庐舍，资于斧者良多。将必有勤劳待之于后，所由曰其心不快。然旅处而不得位，皆不快之故也。

《象》曰：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

以未得位释处字，知非即次者比。以得资斧为未快，知必有勤劳在后矣。此爻当宗王弼，然全爻皆未得位之象。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离为雉，伏坎，矢象。未变则有雉矢两象，变乾则有雉飞矢亡象。兑为口，又悦体，以口悦人，誉象。《易》中言誉者皆兑，蛊用誉，蹇来誉，丰庆誉，皆兑也。来则自外而至，命则自内而出，皆由离象也。丰应离，蹇互离，蛊变离也。以，用也。言用此誉以命于所应之二也，互巽故言命。《易简录》曰解二坎中阳，故曰得矢。旅五离中虚，故云失矢。

① “坤”，库本作“阴”。

《象》曰：终以誉命，上逮也。

上，五对二之词也。逮，及也。自上命之而二得之，故曰上逮。二①之终无尤，五之终以誉命，两终字相应。

上九，旅②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释文》作“丧牛之凶”），凶。

离木科上槁，巢象。上位极高，下巽。上变震木，在木上，故象巢。震木遇极高之火，鼓以巽风，焚巢象。是亢高而不获安处，旅人穷极之象。三为人位，艮又为人，应三故言旅人。先笑者，上九未变，互兑悦，笑象。一变而震动焚巢，成小过灾眚之凶，岂不号咷？无资可怀，且无守卫，欲止无地，欲行无资，何凶如之。虞翻曰离为牛，与大壮羊同，易即场，田畔地也。震大涂，故有此象。煦按笑与号咷，皆取兑口，以兑承离，水火烹饪有声，则先笑以兑承震来觥觥之爻，故号咷。

《象》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一作“宜其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

在上者，孤高尊大之意，宜其不得所安也。妄自尊大者，人必不肯规谏，故终莫之闻。丧牛于易，离为牛，变震大涂，故象易。震动故丧牛，伏坎耳痛，故莫之闻。

## 巽

### ䷸巽下巽上

巽入也，顺也。阴入于阳，下而顺阳也，风亦取入义。兑口向下，故言命令。朱子外见巽伏之说良是。因巽有伏义，故周公九五爻直言所伏之震，孔子《杂卦》亦以为巽伏也。一阳一阴之卦皆主一阳一阴，谓二阳一阴，阴非为主，特为阳用者非也。巽从二弔从丌，弓即节也，古文作𠂔。

① “二”，堂本作“三”。

② “旅”，通行本作“鸟”。

巽(古文作“𡗗”),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阴爻卑而处下,上比于阳,故言小者亨。阴称小也,非小事之亨,利有攸往即亨也。利见大人谓上比二五中正之刚,比刚故利往,比中正之刚故利见。凡由下而上皆称往,互离故言见。震亨亨于得,故复曰来复,坤体故也。巽亨亨于施,故《彖辞》曰命,乾体故也。观刚巽乎中正,则施可知矣。

《彖》曰:重巽以申命(《杨易》以此句入《文言》,又曰当添“巽入也”三字,非也。晁、徐、郭、王、何、《举正》下有“命乃行也”),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孔子全举卦辞,可知下文皆小亨之事,主阴故也。重巽,上巽下巽也。申命,丁宁重复也。兑口向下,巽由乾变,若天之命自上而赋物者然,故曰命,重命故曰申。刚巽乎中正之刚,指二五,即卦辞之大人。柔指初四,顺刚之刚指二三五上,志由中出者也。凡卦初为内,三为外,若使志由中出,外仍有阻,乌可言亨?今二五比于初四,以中正之刚与初四两阴相得,则是二五之刚能巽顺乎初四,故初四之在内者,其志得行而利往也。大人,二五居人位也。二五有逆,初四安所得利?今既利见,则二五之刚巽乎中正,而初四之利往可知。柔皆顺刚,又见阴必附阳,以明阴阳相倚之义,因以明利往利见之故。

《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随,相继之义。申,重义也。申命,随风象。随言委曲入物,无所不顺,命虚故曰申,事实故曰行。行者,巽主足爻也。《隅通》曰惊蛰之节,以雷得名出乎震也。清明之节以风得名,齐乎巽也。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

巽为进退,阴柔居下,卑巽象。变乾纯刚与履三同义,故皆曰武人。盖阴居阳位则不正,变乾则贞矣。

《象》曰: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

志者,心之所出,在中者也。初则由中方出,故为一卦之中,而爻多言志。此卦主初,故彖言志行,而当爻则两言志也。治与疑反,疑则乱,治则不疑。人之行止视乎志。初曰进退,方寸已乱,故疑。



若济以刚果，则心有定见，疑惧消而不乱，故利。凡爻之才，阴则柔而阳则刚。凡爻之志，位奇则志刚，位偶则志柔。变乾故治，阳治而阴乱，所谓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初阴在下，二阳在上，床象，故剥亦象床，又与藉用白茅同义。宋衷曰巽性伏，二无应而比初，心在于下，故曰床下。此正《彖辞》刚巽之刚，故曰巽在<sup>①</sup>床下。史掌卜筮，史巫者，善卜筮之巫也。男曰覡，女曰巫，巽长女，故象巫。互兑为巫，为口舌，为毁，为附，纷若象。纷者，缤纷杂乱貌，若语辞。巫者，击鼓，击缶，婆娑其舞，不安宁之事也。煦按巫者求神于阴，即二巽床下之象。初阴居阳，二阳居阴，均过于卑巽者。阴居阳，故教以男子之武，欲其勇往直前。阳居阴，故教以女人之纷，欲其抖擞奋发，均为卑巽勗也。两巽于床下，皆过于巽。史巫纷若，则过而不过。丧其资斧，则柔懦不振，失阳刚之德，过而过矣。宜曰床，巽画象。反睽，鬼象。见兑为史巫，见三女为纷若。古礼尊者在床，卑者拜于床下。

《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

和中则能酌浅深之宜，不至过于卑巽，故吉。

### 九三，频巽，吝。

两巽之间故曰频巽，曰频则其中有不巽矣，是频失即在其中，故吝。王伯厚曰柔而刚则能迁善，刚而柔则能顺理。复三柔而不中，勉为初刚而屡失。巽三刚而不中，勉为初柔亦屡失。

《象》曰：频巽之吝，志穷也。

三刚而处刚乘刚，安能巽？志穷谓心虽欲巽而不得巽也。变坎故言志，下卦之终故曰穷。频巽即进退之象。人心之穷促者，必进退不果也。

###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

此正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刚之爻，承乘皆阳，则无所逆。

① “在”，库本作“于”。

三品谓巽鸡，兑羊，离雉也。一曰祭祀，宾客，充君之庖也。有悔，阴柔无应也。变乾而上下应之，悔亡而田获三品也。获，得也。说在阴爻，得朋之爻，又坤统三女也。

**《象》曰：田获三品，有功也。**

地道无成，顺阳斯有功。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巽为阴凝之始，五阳居中得正，故悔亡而无不利。日月之见巽象。乃十六平明，微阴见辛时。庚则月朔，明生震象时。巽阴初见之辛，顾言震象初见之庚，巽之伏也，故《杂卦》亦言巽伏。九五正巽阴之刚，阳巽巽乎阴，阴顺顺乎阳。《易》中阴阳迁转，变动不居，故卦位虽论一爻，而乘承变动，每随时变易，但恒在事前耳。故爻辞或因终而言始，或因始而言终，或因睽而言合，或因止而言行，变动不拘，所由能知来也。爻变为蛊，故与蛊卦同辞，蛊言终则有始，指阴终阴始而言，危之也。巽为阴生之始，举震阳之生而盛者为言，幸之也。无初者，坤也，即先庚也。有终者，震兑也，即后庚也。盖阴象先迷，先迷则无，逮于生明，其象始见，见斯有矣。若蛊卦全言阴象，阴无可见，故但考之以时，谓为终始。蛊以先甲后甲言阴之终始，是究极将然。此卦互兑，爻变互震，故以先庚后庚特言阳始，亦是究极将然。初之无由巽阴托始而来，则终之有由坤阴既盛而往矣，迁转之义合如是也。阴始而言阳始，贵阳也。爻义止贞吉悔亡，无不利尽之。下举天象，明获吉之由耳。详具《函书》首传<sup>①</sup>月窟条中。得位故贞，无应宜悔，比阴故悔亡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正中即无初有终，盖巽体本阴初而阳终，乃此爻适当位中。震之为象，坤无在前，兑有在后，震象适当其中故也。《周易》卦爻止言阴阳，离阴阳而言卦爻，未见为当矣。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资”见旅卦），贞凶。**

<sup>①</sup> “首传”，库本作“又见首卷”。

离戈兵，互兑斧象。上处亢极，穷而返下，故亦有巽在床下之象。二上两言巽在床下，与屯之二上两言乘马相同，论爻非有异旨也。阳变阴故丧，变坎盗亦丧也。三五不言巽床下，三过刚，五中正也。卦至上爻，每兼下卦而言，通例也。贞者，巽本美德也。在阴言获，在阳言丧，得朋丧朋故也。煦按《京传》，丧资斧为失断之象，为居重巽之极也。

《象》曰：巽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斧，正乎凶也。

上穷指时位而言，井而巽，则上出不穷。巽而井，则床掩其幕，故穷。

## 兑

### ䷹兑下兑上

阴口向外，喜悦之外见也。口柔向外，亦媚悦象。阴性降而悦物，恩泽润物象。其口外张亦讲说象。坎水而塞其下流，故象泽。

兑，亨利贞。

刚中故亨，柔外故利贞，坤德也。盖悦有亨道，而妄悦则不可不戒。订曰巽内柔外刚，其质柔也，故止小亨。兑内刚外柔，其用柔也，故亨。曰利贞，犹主内刚也。煦按柔言利贞，是用六之爻，由坤之利永贞而出。三男之卦言亨，是用九之爻从元出也。凡三阴之卦皆主阴，此利贞字为主阴也。至元字唯乾有之，自乾而外皆乾所亨，故诸卦止得其利贞。

《象》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兑说与咸感同。咸，无心之感。兑，无言之说也。初二四五皆刚之在中者，专指二五亦可。刚中字不重，非主爻也。特为柔外而言，柔外三上也。刚中则其心诚实，柔外则接物温和。说与利贞皆是主阴一边道理，内刚健而外和柔，则必顺利。外柔顺而内刚介，则必正大。顺天者，兑本乾体，坤有顺德，坤柔而附刚上，故顺天。应人者，二五人爻，而附以坤阴。阳为感而坤为应，故应人。顺与应即

亨而利贞之妙，以下则推广言之。阳君阴民，说主在上，则必下及于民，故遂言民。说口在上，则必说及其君，故遂以为忘劳忘死。凡皆刚中柔外之妙，利贞之实也。劝民与民自劝远矣，故圣人大之。

**《象》曰：丽泽兑（郑作“离泽”），君子以朋友讲习。**

此以说作论说，两口相对也。两泽交相浸润，互有滋益，亦如朋友讲习，亦两益也。朋非一人，习非一事，皆丽字之义。

**初九，和兑，吉。**

卦名兑悦，诸爻皆有和义，特看所处之正不正耳。此爻位下而居初，由是在中之爻，上又无应，故止以自心在中之和悦为言，犹未施之于用，故《象辞》以行未疑言之。阳刚则不失于柔媚，处下则不出于躁动，无应则不暱于私系，自悦其志而发无暴戾，安得不吉？

**《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行未疑在未行时说，故知和兑止说在中者也。变坎为狐疑，此亦未变之象。上六引兑，阴阳相比，则未光。初爻无应无比，故无所疑。

**九二，孚兑吉，悔亡。**

卦无应与，专论阴阳相比，刚中居二为孚，承比阴柔，有所私系宜悔。刚中而孚信内充，虽比而仍不失正，故吉而悔亡。

**《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志出于心，在中者也。信即孚也，与革四辞同义别。革人信，此已信也。初远阴，二近阴<sup>①</sup>，故不免于疑，而志则可信。

**六三，来兑，凶。**

来者，自外之称，不由中出也。初一卦之中，二下卦之中，故一系未疑，一系信志，皆说自心。兑本乾体，坤阴自外来交于乾，不由中出，故凶。又爻与上兑相接，承之以阴，故来兑凶也。

**《象》曰：来兑之凶，位不当也。**

居刚不中与上兑接，又承之以阴也。

<sup>①</sup> “二近阴”，堂本无。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介”，徐作“戒”）。**

商，度也。互巽不果，商象。位当心腹之爻，居上下往来之交，故象商。又象未宁，又象介。介即界限，阳又有刚介之义。商者四，介者九，变坎为疾，疾即不宁之象。比于中正之五，则不能舍公理。比于来兑之三，则不能割私情。故商度未宁而有介疾也。然阳刚居悦体，巽而在下，故有喜。一作介然守正，疾恶柔邪，而相喜于同体之五，则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庆也。

乾称庆，四为阳爻也。

**九五，孚于剥，有厉。**

二五皆中，二之孚，在中之孚，信志者也。五之孚，说人之孚，与上比也。剥谓阴能剥阳，指上六也。兑五正当剥五，故言剥。上阴柔而亢极，九五比之，故有厉。

《象》曰：孚于剥，位正当也。

居五比阴故为阴所剥，与履五夬履相同，彼夬此剥，皆兑也。媚悦之误人，虽居正位，亦难言矣。

**上六，引兑。**

矣鲜曰：引，开弓也，心志专一之意。与萃二引吉同。互离，伏坎，弓也，萃亦变坎也。又以专于悦五为引兑。《本义》以为引下二阳。虞翻曰无应乘阳，动应巽为绳，伏艮为手，应在三，故引兑。煦按引三为是，卦至上爻，乃一卦之归结，穷极将反之爻，故多举全卦之义，不在应不应也。与三无应，两悦同德，故引之。三互离，本宜言光，然离之明在上下二阳，其阴则质也。应离阴，故小象曰未光。

《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未光者，私而不公也，以阴引阴故未光。观三之来，则上之引乃穷极而返矣。引者，牵连之义，谓不应也。应离阴，故未光。

## 周易函书约注卷十二 周易下经六

### 涣

#### ䷺坎下巽上

涣，离散也。风行水上，离披解散也。《杂卦》离与止对。离，解散之义。止，凝聚之义。风能鼓水而不留，离象。安于所处而不迁，节象。项平甫曰涣节伏叠井困，以木出水，井塞能通，以水浮木，涣通而散，泽上之水居通能塞，泽下之水塞极至困。煦按风皆动象，兑皆塞象。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伏离日，王象。互艮门阙，坎为宫，庙象。又坎隐伏，人鬼象。先言亨，后言假，因涣而聚，坎阳凝聚于中之象也。巽舟坎水，风以动之，利涉大川象。利贞，卦德也。聚所当聚，行所当行，故利而贞。《易溯》曰：水，秋涸冬冰，仲春东南风至，始解而流，故风水谓之涣。风过不留，水浮不溺，遇风木而忘其险矣。故涣有二义，有民涣散而萃之义，假庙是也。有涣天下患难之义，涉川是也。一说假庙为聚人心以聚魂魄，涉川为冒险以济艰。利贞作戒辞。

《彖》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举正》此下有“利贞”），乘木有功也。

刚来，谓坎阳居下中而为卦主也。不穷者，坎为通，即心亨之说。刚来不穷，阳动而通，假庙之象所由出也。柔得位乎外，柔居四而为外卦主也。上同五刚以为用，则不陷而可以及远，利涉之象所由出也。五虽正位，而今曰上同，主阴也。下卦九用，上卦六用也。予于兑卦，不重刚中，谓说与利贞，及顺天应人皆说柔爻，即用六主柔之义。互艮门阙，坎幽隐，门阙而幽隐，庙象。九二居门阙幽隐之



内，故曰王乃在中。在中，萃聚之义也。谓王为五，则未知用九之说。乘木有功方说上卦之用爻。乘木者，互巽伏震，木在水上也，有功即利涉也。动于下而风以散之，故卦取涣义，而即以为有功。

**《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风之体虚，一日而遍天下，与天合德者也。先王之诚充乎太虚，与神合德，唯神无乎不在，故祭有求阴求阳之义。此全本涣字来，先儒作聚精以合之，非涣义矣。

**初六，用拯马壮**（子夏作“拊马”，唐杨於陵《传》“拊贍贫民”），吉。

坎为亟心之马，壮象。坎阳居中，非少非老，故壮。初当涣初，未至离披之甚，犹为易拯，但阴柔之才不足以济，幸比二刚，有能济之具。初能顺之，托以济难，是犹拯急难而得马壮也，故吉。与巽风无应，故不言涣。凡卦不用之爻，皆合用爻而言义。

**《象》曰：初六之吉，顺也。**

顺者柔之性，初附于二，阴阳相得也。

**九二，涣奔其机**（音机，用以凭者。震为奔为足，艮肱据之，凭几之象，作机者误），悔亡。

马与奔，皆坎象，互震足亦奔象。机凭以为安者，互震木，应巽木，机象。奔机者，言行而处中得所安也。坎陷故有悔，动而得所安，故悔亡。

**《象》曰：涣奔其机，得愿也。**

阳以得阴为美，上下皆阴而此独处中，故为奔机。得所安，故得愿。

**六三，涣其躬，无悔。**

爻与巽主相接，风之荡水，唯水上为最亲。涣躬者，亲切之象。三居坎而不陷，且有应援，故有此象。坎本为通，节上言穷，便是不陷之义，论人事止是不私己耳。涣所当涣，故悔亡。

**《象》曰：涣其躬，志在外也。**

坎故言志，曰在外，便是兼外卦取象，论位亦在坎陷之外。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姚信作“近”），匪夷所思（荀作“匪第”）。

风水合卦故名涣，三四正风水相接之爻，水受涣者也。三之涣躬自受者言，故取切身之象，风，涣物者也。四之涣群自施者言，故取涣人之象。涣躬，不私己也。涣群，使人皆不私己，大公之象，故元吉。元吉与坤五同，变乾也。《小象》曰光大，变乾而互离也。艮为山，丘象。有丘云者，人散则土皆所有，即封建之义。阳虚阴实，阳有阴无，爻与五阳合而为艮，故言有言丘。论象则与五合艮，论位则与上合德，与上合德故成风以散之也。爻之主象止涣群元吉四字，其下皆在涣群中，故《小象》止释涣群元吉四字。元吉，大善也。群而涣之，必不美者。不美者既涣，故元吉。夷，平常也。言非平常人思虑所及，谓无应也。无应则无私系，故其象如此。初在下，自四视初则夷之。丰遇其夷主，阳为阴应，有得主之义，故称主。此两阴无应，故不言主，言未来于四，犹与下阴为等夷。今合五而有丘，岂等夷之所及料耶？言思者，坎离之爻也。

《象》曰：涣其群元吉，光大也。

止释涣群元吉，可知有丘以下与主象同义。凡树私党，皆心之暗昧狭小者也。无私则光明正大，自能涣群有丘而匪夷所思矣。光，离。大，乾也。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坎水，汗象。巽覆兑口向下，互艮伏兑，号象。阳称大，大号象。五君位，称王。应坎伏离日，亦王象。散人之疾而使之愈者，汗也。解天下之难而使之安者，号令也。互艮为居，爻变因巽而成艮，故涣王居。爻变成坤，利用为依迁国，故曰涣王居。煦安居者，积也。凡爻之二五皆中居，故静而不动，况互艮止亦静象。然在涣卦中爻爻皆有散义，止是散其居积耳。若王都有何散法，必作居积，方与涣大号相合。故《小象》止释涣王居，而不释涣号，谓涣居即涣号也，涣居乃布德行惠之说。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小象》不释上句，则知上句即在涣王居三字中。此句并不释涣字，则知涣之为言止是发扬舒散之义。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依《小象》涣其血句，应坎变坎，坎为血。涣血者，涣散其伤害也。逖，远也。上位郊爻，郊言远也。涣有离义，离则去而远矣。坎本陷卦，难乎为出，既去而远，则离乎伤害，故以为涣其血。观《小象》不释去逖出三字，则知去逖出即在涣血中矣。此爻去下坎既远，爻虽变坎，却当穷极变革之位，故云然也。需上阴爻而当陷极，故入。此阳爻远坎而当穷极，故出。

**《象》曰：涣其血，远害也。**

害，坎血也。远者，上之位也。

## 节

**䷻ 兑下坎上**

节者，有限而止也。泽上有水，满则必溢，今止在泽上，故为节。外陷内悦，中互震艮，震行而艮止，故为节。

**节亨，苦节不可贞。**

以泽受水，平受满溢，泽之节水也。叠困伏旅，互见震艮，行止之节也。互颐以节饮食，养生之节也。阴阳各半而五阳得中，故亨。然至于太甚则苦，故不可贞。不可贞，不可以为常也。坎伏离，火炎上作苦。

**《象》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举正》下有“然后乃亨也”）。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坎用刚，兑用柔，刚外柔内，故刚柔分。三柔不中，五刚得中，故刚柔分而刚得中。唯刚得中，故亨，即坎卦心亨之义。此就上下卦主爻而论，非分三阴三阳论也。穷，亨之反。水上于泽，过之必溢，故穷而不可贞。兑悦坎险震行，故云悦以行险。凡卦皆内性外情，内体外用，情由性发，用自体见。故诸卦之德必先言在内者，后言在

外者，此通例也，此之说以行险是也。险指外坎，遇险则当止矣。当位方指五，坎阳正位，得中而为卦主，且互艮止，说而行，又遇险，故当位以节也。中正谓居中得正，凡中皆言位，正皆言用也。本上当位以节来，通即不穷，坎之心亨是也。说行三句释刚柔分而刚得中，即亨义也。道穷以下旋释为通，正见苦节不可贞，此穷变通久之义也，止而通即其义也，要皆五刚中正之妙。故周公释爻，上在五刚之外，便直著为苦节矣。天地以下又推广言之，以见节而能通之义。天地以阴阳刚柔为节，则分至启闭，晦朔弦望，四时不忒而岁功成。制，法制。度，则也。分寸尺丈引，为五度，皆有所限制而不过。五度皆节以十，坤土数十也。坤又为财为民，不节则有伤有害，节则不伤不害矣。

《象》曰：泽上有水（“上”一作“中”），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器用宫室衣服，有多寡之数，隆杀之等，贵贱上下各殊，是为制。得于中为德，发于外为行。议者商度其无过不及，而求归于中，议与制皆节也。坎矫揉，制象。兑口舌，议象。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中互艮门，门在外，户在内，故二象门。初象户，门内户外曰庭。艮门在三，故初与二皆不出。兑初固坎水，塞其下流也。坎险在前，又变坎，又互坎，艮见险而止，皆不出象。卦唯初有应，故兼外卦以立象。不出，不妄动也，故无咎。云峰谓初兑始，兑时酉将阖户。二震始，震时卯将辟户，以此辨不出之吉凶。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时塞则不妄求通，是为知通塞。坎通兑塞，知则坎之通象，又变坎伏离明也。

九二，不出门庭，凶。

阳德居阴，在中无应，其门庭象，止象，皆在前故不出。初之无咎，教以静也。二之凶，教以动也，此震爻故也，是知节而不知通者，故《小象》曰失时。汝光曰变屯以经纶，可勿出乎。

**《象》曰：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

言失时之甚，惜之也。时字指坎，即时用大矣之时。有坎之通而二不能应，故失时。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爻处兑极，又互震动，说而动，故曰不节。兑为口，坎为加忧，兑说之极则生悲欢，皆嗟象。又震为音声，为出。三动体离坎，涕泪出目，故嗟若。财不节则伤费，情不节则败度，自作之孽，何所归咎。王弼曰或有罪，自己招，无所怨咎。亦曰无咎，节之六三是也。

**《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

此与解卦小异，详见解卦。订曰同人解节，皆曰又何咎。程可久、王介甫皆云此与同人同，犹云不节而能嗟，则可无咎也。

**六四，安节亨。**

水居泽上，泛则不节。以坎化兑，塞其下流，又与兑之塞其下流者相应。以阴居阴，与五又互艮止，故为安节。五本当位以节，中正以通，极美之爻。四近五，顺而承之，故安节。亨谓上坎之阳，因承五而见也。

**《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

承即顺也安也。承五中正以通之道，故亨。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

爻变坤土，其数五，其味甘，下有悦体，兑为口，坤土象。稼穡，稼穡作甘，在口上而人说之，甘象。此又心亨之爻，甘则自心之恬适也。吉则节之尽善尽美者。往有尚，即坎之行有尚往有功也。盖水性就下，此阳居上卦之中，故逆计其往而为之说，《小象》但释位中可知矣。盖往有尚，止是心亨中通之义。

**《象》曰：甘节之吉，居位中也。**

言位在上体之中，而往有尚之义可见矣。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

居节之极，伏离作苦，故曰苦节。爻变大象离，而居其最上，亦炎上作苦也。贞凶即不可贞，谓节极宜知变通也。一说以事言，无

甘节之吉，故贞凶。以理言，无不节之嗟，故悔亡。此直以凶字作凶字看，不知贞凶悔亡止是一义，唯贞则凶，谓不必贞耳。穷变通久者，易也。坎本能通，而此居最上，当穷极之位，故《小象》曰道穷。言当变通，不宜守故，故既曰贞凶，旋曰悔亡。

《象》曰：苦节贞凶，其道穷也。

卦主坎阳，皆有通义。然卦以节名，而爻爻皆有节义者，惧其通而溢也，至于上则节之穷矣。穷，通之反也，故又贵通。卦辞曰苦节不可贞，此爻又在中正以通之外，故曰贞凶，见不可贞也。不贞则悔亡，其妙全在道穷二字中。

## 中孚

### ䷼兑下巽上

孚，信也。二阴内而四阳外，二五之阳皆得中，以六爻言为中虚，以二体言为中实，皆孚象。又说以应上，巽以顺下，亦孚义也。订曰小过，过也，中孚，信也。盖谓大过小，常也。小者过，斯乃谓过。外相孚，貌也。中心孚，斯乃谓信。周省贞云，中孚象鸟未离殻，天真未散，小过反之，则孚亡矣。《溯》曰中孚肖离，内阴外阳，象中柔外刚之卵，时则卵孚而雏始出。小过肖坎，二阳体而四阴翼，时则雏出而飞矣。元公曰颐大过，二阴二阳在外，气分也。中孚小过，二阴二阳在内，气合也。以应乾坤坎离之分，咸恒既未之合。潜老曰上以颐大过坎离终，每卦合七卦，少阳数也。下以中孚小过既未终，每卦合八卦，少阴数也。

中孚，豚鱼吉（虞、黄作“遯鱼”，谓有遁象也），利涉大川，利贞。

巽为风，为鱼。兑为泽，豚鱼生于泽中，遇风则拜，最不失信。鹤知秋，鸡知旦，三物皆信，故卦爻象之。木在泽上，外实内虚，舟涉川象。二阴中虚，二阳中实，故利而贞。程子曰存于中为孚，见于事为信。郝解曰中庸诚明，诚实明虚也。

《象》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古无“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举正》作“信及也”，少“豚鱼”二



字)。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二柔在内而中虚，二刚居中而中实。虚则内欲不萌，实则外诱不入，此中孚体象也。说而巽一串说，下说乎上，则下信上矣。上巽乎下，则上信下矣。上下交孚，举天下而信之，则化及万邦矣。孚本说巽来，化邦本孚来。及，至也。豚鱼吉谓信至于豚鱼，则信出自然，故吉。非谓见信于豚鱼，亦非谓信可感豚鱼也。外实内虚，有舟虚之象。至诚以涉险，如乘巽木之虚舟，以行乎兑泽，岂有沉溺之患，故利涉大川。乾之利贞，一元之亨也。中孚以利贞，则与天应矣。为其由中而出，与一元之妙相合，非由行上见得，故曰与天应。盖兑巽二主皆由乾之既亨而成也。程子曰才不诚，犹不才也。才诚本一，天道自不容伪，故必中孚以利贞乃应之。天机之动，如豚鱼虚舟之行于风泽矣。煦按卦名中孚，而末曰应天，全是说一诚感通之妙。

《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矣鲜曰《大象》言用刑者五，皆取雷火。火明雷威也，噬嗑火雷也，丰雷火也。旅与贲，艮综震亦雷火也。解则上雷而中爻火也，此则大象火而中爻雷也。徐子与曰：离明照得情实，则刑不滥。噬嗑去间，丰当多故，非动无以致其决，故兼取震，贲过于义，旅不留狱，非艮以止之，则轻于用刑，故取艮。中孚肖离而互震艮，兑议巽缓，象教深矣。崔憬曰：流风令于上，布惠泽于下，中孚之象也。兑悦震喜，坎狱不见，故议狱缓死，则至诚惻怛之意，溢于用刑之间矣。

初九，虞吉，有他（陆、苏作“佗”）不燕（“燕”字，郑东乡作“变”，非也）。

一说虞，乐也，安也。燕，喜也，安也。谓中孚之初，其志未变，故有与六四相信而安乐之象，所以吉。若不信六四而别信于他，则不能安乐其中孚矣，故戒之。《本义》：虞，度也。谓四阴得正，是可信之人。初能于未有所主之时，度其可信而信之，则得所安而吉。然人情审于其始，而多变于其后，若复有他而失其所度之正，则彼此

必不相信,而不得所安矣。此二说皆言应爻,《本义》较胜。煦按:此当为虞祭之虞。虞,思也。盖虞则葬后之祭,祭之最初者也。祭固贵诚,虞则思之极切。祭之最诚,是信发于中,最初之感通也,故言于初爻。见当如虞祭之信,自初而已然,乃吉也。因变坎互艮,有人鬼隐伏之象故也。若或有他,不能自尽其诚信于最初,则后此之追悔何及,乌能燕然哉?通爻止象最初之诚,出于自然,如孺慕之说耳。虞祭始于虞,故周公引之,观志未变可知矣。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

变坎故言志,志未变谓初也。凡事之始,未有不至真无伪者,以其诚信之志未变,若孺慕是也。若至再至三,则利害纷然,乌能燕哉?故曰有他不燕。孔子不敢文子之三思,正此义。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笔乘》“鹤”作“鹳”,鹳喜阴恶阳,上从雨,古“鹤”作“雀”)。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夏作“摩之”,京房作“劓”,陆绩作“靡”。一曰“卜”,陆作“糜”,古音通也)。

大象离,雉象。变震,鹄象。不言雉鹄而言鹤,信故也。鹤八月霜降则鸣,兑乃正秋,故象鹤。中孚伏小过之遗音,兑为口,鸣象。故谦豫象小过,皆言鸣,又震之笑言哑哑也。故三卦有震,皆言鸣。在阴者,鹤行依洲渚,不集林木。今九居阴,位在阴象。巽长女,兑少女,子母象。好爵,懿德也,阳德居中故象之。子尔皆指五,因中孚感应极至,故不论君臣皆呼子尔。凡爻之象皆先本爻,后及应比,故鸣鹤好爵皆指二。吾与尔靡之者,谓吾予尔以系恋之具也。物相爱莫如子母,人所慕莫如王爵。鹤鸣子和,天机之自动也。好爵尔靡,天理之自孚也。靡同糜,系恋也。巽为绳,系象。兑口相向,母子鸣象。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

二五同阳,坎为心,动得正应五,故曰中心愿也。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升庵“音谿,与歌叶”,《易林》“罢”音“他”为证),或泣或歌。

一说得敌,谓上九信之穷者。六三阴柔不中正,居悦极而与之

应，故不能自主，其象如此。不知三四两爻皆言上下爻相比之义，乾卦进退无恒，坎卦来之坎坎，皆是也。必谓阴阳相应，始为得类，尽有相应而不美者矣。必谓不相应为不得类，鹤鸣子和固两阳矣。此爻当风泽之交，故兼巽而言象。敌谓同为卦主也。巽进退不果，作止象。互震为声，鼓象。艮止，罢象。大象离，变互离目，伏坎，皆泣象。兑为口，为巫，歌象。震悦而动，鼓矣。遇巽不果，则鼓而罢也。离目伏坎水，泣矣。乃不果泣，而遇兑口之震动，则歌也，皆中心摇摇不能自信之象。凡言得者，皆阴爻，得主得朋是也。王弼曰三四俱阴，金木异性，敌之谓也。以阴居阳，自强而进，进而碍敌，故或鼓。四履正位，非三敌所克，故或罢。不胜而退，惧见侵袭，故或泣。四履谦巽，不报仇敌，故或歌。歌泣无恒，位不当也。宜曰三以震鼓，四以艮罢，巽入而伏者泣，兑见而悦者歌。

**《象》曰：或鼓或罢，位不当也。**

居三接巽，故位不当。集曰四之《小象》绝类上，可知三四为兑巽之敌。

**六四，月几望（京作“近望”，荀作“既望”），马匹亡，无咎。**

卦具巽兑震艮四象，一变而巽震艮三象不见，止有兑象。兑则趋望之候，故曰几望。几，近也。震为马，爻变互成离牛，不见震马，马亡象。匹，配也。未变，巽兑两阴配为震马，是为有配。既变，则震马之相配者不见，是马之匹者亡也。坎之象月，阴得阳也。此外则巽兑多言月，如小畜之上，蛊之先甲后甲，巽之先庚后庚，归妹之五，以震伏巽，兑覆巽，故皆言月。盖月本阴体，其上面阳光见于朔而象震，见于望而象乾者，非月体也，皆所受之日光也。故邵子于巽阴初萌，指为月窟，谓阴体方露耳。日之阳光出入于月，有进有退，有微有盛，亦如卦爻之阴阳，有初有中有上，有微有半有盛也。初阴，巽也。观月窟，见初阴也。盖巽本乾体，而微阴初来于下，故曰乾遇巽。此卦有震有兑，正阳光趋而就盈之时，爻变纯乾，成望时之月象。由震兑而见乾，故曰几望。又兑为阴终，巽为阴始，其中正见乾象。巽兑皆与乾近，故曰几望。若论阴阳之理，止

是微阴垂尽，变为纯阳之乾，故曰月几望，马匹亡也。月几望与马匹亡同义，月几望指未来者言，马匹亡指已过者言。犹云兑象已见，去乾不远，而前之震象已没耳。《易》之卦爻，总明阴阳进退之几也。

**《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

巽阴卦，兑亦阴卦，类也。四柔三亦柔，类也。未变则与兑合震，同类之相倚也。既变则震象不见，故曰绝类，而与五上合乾。乾上卦也，故曰绝类上也，言不复与下卦配也。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

挛如即鹤鸣子和，我爵尔靡也。挛，牵连也，即系恋之义，言固结不解也。巽手艮绳，故象挛。无咎者，上下交而德业成也。

**《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

刚健中正，中孚之实，位之正也。又居尊位，为孚之主，位之当也。与履不同，履爻贞厉，此爻无咎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巽为鸡，《礼记》：鸡曰翰音。翰，羽也，鸡鸣则振拍其羽也。因与震应，又伏遗音之小过，故二曰鹤鸣，而此曰翰音。鸡信物，天将晓则鸣，有中孚之义。巽为高，又居天位。巽高上极，风体飞扬，登天象。王注曰音飞而实不从之谓也。凡言登者皆实象也，今以音声登之，即声闻过情之说。中孚一卦爻爻皆有孚义，二阴中虚，二阳中实，皆孚也。上在其外，穷而不中，故象无实之声。登天本言位，何可长则言时，言天明不久，将不鸣也。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

不过天明一时而已。

## 小过

**䷛ 艮下震上**

四阴在外，二阳在内，阴多于阳，小者过也。阳主发散，大过四阳在中，故以为过。阴主收敛，小过四阴在外，故以为过。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矣鲜曰：中孚象离为雉，飞鸟也。伏而变为小过，则象坎。见坎不见离，则鸟已飞过，微有遗音也。卦二阳象鸟身，四阴象鸟翼，中互兑口，遗音象。遗音人得而听之，则鸟低飞在下不在上，与上六飞鸟离之者不同矣。煦按阳之亨，亨于阴，今阳在阴中，故亨。坎之行有尚，心亨而以时用，阳为阴陷也。今阴包阳而过阳，犹之乎陷耳。二阳陷盛阴之中，又不得位，故但曰小者亨，即小过之义。亨者盛阴在外，又得中也。小者何过？过乎阳耳。其病乎阴者，仍主乎阳也。阴过故可小事，刚不中故不可大事。此卦之德只亨利贞三字尽之，利贞即在亨中，谓二五得中也。若初上不得其贞，则不利而凶矣。可小事不可大事，即人事以明之，飞鸟以下即物理以象之。过有两义，有过甚之过，有过去之过。今动于上，故取过去之过。鸣而动于上而又过矣，故取飞鸟遗音。卦体上动下止，震阳失位于上，而二阴违而去之。艮阳得位于下，而二阴趋而承之。从动用之爻论，故以为上逆下顺，又五之阴居非其位，二之阴居得其位，此一逆一顺之故也。故不宜上宜下，亦即可小事不可大事之义。虞翻曰上阴乘阳，故不宜上，下阴顺阳，故宜下大吉。

《彖》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与时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易举正》作“可小事”，无“吉”字）。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飞鸟之象焉（一无此句）。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

阳为卦主，阴过于阳，阴又在外而得可为之位，故小者亨。此据动用之爻，相形而见也。过而犹然利贞，非与时行者不能。谓小过似不宜利贞，而兹得利贞，以其与时行也。柔谓二五得中，故小事吉。刚谓三四不得中，故不可大事。卦体内实外虚，有飞鸟之象，故卦辞曰飞鸟遗之音。不宜上者，上卦阴乘阳，而四五失位，逆也。宜下大吉者，下卦阴承阳，而二三得正，顺也。阳尊阴卑，礼也。煦按遗音既过，而兑口在上，巽风在下，故其音下闻。重巽之申命，亦自

上布下也，此逆顺之辨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雷在山上，其声下闻，故取飞鸟遗音。当小过之时，小事可过，又不可甚过。三者皆小者之过，过之善者也。过其当过，则与时行矣。行丧用，皆见于动，象震。恭哀俭，皆止于节，象艮。

初六，飞鸟以凶。

在过初，应震动之阳，故象飞鸟。应动阳而未及兑口，故不及遗音。是初过而尚非已过也。在止初而应动，初位下而应上，失宜下之义，故凶。以者，因飞而致凶也。

《象》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

自取之灾，莫能解救之意。《野同录》曰：飞鸟之凶，凶有以也。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通爻皆当位之象，故《小象》曰臣不可过也。因下卦主三阳，故兼主爻而设过不及之言。阳祖阴妣，阳君阴民，震艮皆一君二民。三阳居二上而为卦主，故称祖称君。过祖遇妣，据应言也。遇妣遇臣谓二五皆阴，遇而非正，故宜应而不应也。三阳为君而二适处下，故曰不及。五君二臣，今二适得乎臣位，故曰遇其臣。兼过不及言者，为爻在中也。本卦初四三上皆应，而二五不应故也。卦象本阴过乎阳，故六爻以阳应阴，皆曰弗过，大者本不及也。以阴应阳，则曰过之，小者本过也。遇者，大象坎伏离，离与震遇，坎与艮遇，故言遇。爻变巽，中互乾，乾与巽遇，四以震变坤，震与坤遇，上以震变离，震与离遇，义详噬嗑六三及原卦。订曰二唯承阳故无咎，此即下顺之义。订又以三为父，四为祖，又以三四为臣，其妣与君皆以应五为说，此亦近理之论。盖据三四以观二，则二为过，时势不同，又处得中用事之地也。据五以观二，则二为不及，尊卑之分也。祖妣以三四之阳，与五阴对看也。君臣，二五对看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

臣谓二，四阴皆有过阳之意。二阴柔顺，独处下之臣位，而得其中正，则必无过君之理。臣不可过，以臣之道原不可过，全是当位之



说，而不及其君之义在言外。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三四皆阳不能过阴，故皆曰弗过。阴势盛而阳势微，阴邪僻而阳正大。此爻应阴比阴，故宜防之。若不防而反从之，则必被戕害而凶。集曰阳亘阴前，艮门止防之象。巽入从象，兑毁戕象。

《象》曰：从或戕之，凶如何也。

如何者，言凶之甚也。大象坎伏离，爻又变坎，又见兑毁，戕象。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三四同一弗过，三止而动，故有从之之凶。四动而止，故有往厉之戒。弗过而动，位又不当，宜乎有咎。以刚居柔故无咎。过与遇皆指阴，三之阴在下，其性止，故须防。四之阴在上，阳性上行，震又善动，故遇。往者，往从阴也。永贞者，贞固之心，长不违也。四与五比，正阴阳交接之会，而震性善动。若往而从阴，必至危厉，所以当戒。勿以阴阳相得为长久贞固之道，斯可矣。此爻之遇以震变坤，震与坤遇。集曰三凶而四无咎，刚居柔也。弗过遇之，与弗遇过之相反，俱对六五言。盖四与五相遇，上与五则已过而不遇。同为震体，而凶与无咎天壤矣。

《象》曰：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

位不当者，刚居柔位，与过阳之阴接也。终不可长，即勿用永贞，所以宜戒也。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大象坎，云象。互兑，雨象。兑为西，五动变乾为郊。又兑西巽东，今主兑而应巽，自西向东之象。以丝系矢而射曰弋。坎为弓，巽绳坎弓，弋象。坎为隐伏，坎以窞陷，穴象。需之出穴入穴，皆坎也。本卦象飞鸟，鸟之巢多在高处，巽为高，今至五则高而在上，又应巽居中，故不言飞而言穴。五变成兑，不为飞鸟，不为震动，在穴象，艮为手，五与二应，手入穴中，故公弋取彼在穴。阴居五，故变文称公。鸟既在穴，则有遮避，非弋所能取。云自西而东，则不能成雨，皆小过而犹未甚过，以其居中故也。雨以下降为功，今密云不雨是阴已

小过而未甚，故象曰已上也。本卦宜下，不宜上。弋之为道所以上取飞鸟，今弋取于穴。穴，阴类，指二也。以弋取穴，阴固秘而不发，是亦小过之象。不能取者，阴与阴无应也。煦按小过而未甚之说未当。卦因小者过而得名，是阴过于阳，故不雨。《礼记》曰：阴阳和而雨泽降，可知矣。小畜以小畜大，小过以小过大，皆阴爻得志。故周公之爻辞同文王小畜之卦辞，先儒有曰小畜不雨者，阳胜阴也。小过不雨者，阴胜阳也。此说是也。

《象》曰：密云不雨，已上也（《举正》作“已止也”，郑作“已尚”）。

本卦上逆下顺，宜下不宜上，今高而在上，故曰已上。五阴已上，便不与震阳同，乃变而为兑，则成西郊之密云矣。雨本降下之物，今已上，安得雨乎？然弋取之义，亦在其中。盖弋取在穴，是在下不应之象。自五而论，仍是已上之义，故孔子止释密云一句。集曰小畜既雨，以有二阳畜之于上，故畜极成雨。今五之上又有上六，阴盛阳不交，岂能成雨？《象》曰不雨，归咎上六也。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四曰弗遇遇之，言阳不能过阴，而与五相比，是弗过乎阴而适遇阴也。此曰弗遇过之，言上六隔五，不能遇阳而居于上位，反过乎阳也，爻与四相反故也。离之者，高飞远举，不闻声音，正与飞鸟遗音相反。坎为灾眚，灾，天灾，眚，人眚。凡阴多于阳者，圣人皆曰有灾眚，故复卦之上亦言之。煦按此爻之遇，变离与震遇也。

《象》曰：弗遇过之，已亢也。

亢则更上矣。

## 既济

### ䷾ 离下坎上

既济，事之已成也。为卦火在下而炎上，得水则不泛散而有其用。水在上而润下，得火则行有尚而有其用。又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为既济。李子思曰，坎离以阴阳之中救大过，二济以交中救小过。《隅通》曰上经纯坎离，日月满也，望象。下经既未济，日月合

也，朔象。始乾坤，天地开也。终既未，日月合也。望为月之半，经亦半也。朔为月之全，经亦全也。故曰日穷于纪，月穷于次，星回于天，岁将更始，而贞下起元矣。以一月言之，坎离为望，既未为朔。以一岁言之，坎离为夏，既未为冬。当夏则井泉冷而日光烈，是水甚寒火甚热也。岂非坎离之两分乎？两分则为纯坎纯离之卦。冬则①日可爱而井泉温，是火反不热，水反不寒也。岂非坎离之相合乎？相合则为既济未济之卦。煦按日月者，天地轮转之阴阳，故言日月，皆言阴阳也。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矣鲜作亨小句，旧注作小亨句，皆缘看利贞二字，不知为自具之卦德，必欲作不贞则不利之说耳。观既济之下，即系以亨，非亨而曷由济乎？非既济而何由见亨乎？盖亨即既济之注脚也。今欲连小字作解，则《彖》中既以为亨小矣，何以又复言亨也？如以此作小亨，则《彖》中自应以小者亨也为句，而既济亨之亨不为赘疣乎？凡卦内性外情，内体外用，情由性具，用以体全，此卦两主皆得正位，而阴独正位于内，故曰小利贞，言阴之得中而正位于内耳。卦本水火相济，然烹饪之事，火之功居多，水则安受其成，故以利贞归之于小。且水性润下，今火在其下，非安置有道，则水必灭火，故曰小者利贞。《彖》中利贞虽不连小字，然柔正而位当，则谓小矣。其兼刚而言者，明上下两主也。因上卦主水，其位得中，与火相应，其性实能灭火，则小者之利贞亦愈可知。下曰初吉，即小利贞也。指内阴得位而言，故《彖辞》以为柔得中。终乱，陷于外也，故《彖辞》以为其道穷。初终者，内卦先而外卦后也。盖火之为用，易于泛散，得水则有以约之，而可以相济。水之得火，始有烹饪之功，若煎熬不已，必有沸腾之患，故终乱，此水火相须之化也。

《彖》曰：既济（《杨易》谓既济下脱“小”字）亨，小者亨也（郭京作“亨小，小者亨也”）。利贞（《杨易》谓脱“也”字），刚柔正而位当

① “则”，堂本作“时”。

也。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

凡卦必有动用之主爻，凡小皆指阴，大皆指阳，柔皆指阴，刚皆指阳，例也。此曰既济亨，又释之曰小者亨也，明所亨之故在六二，二阴故称小。六十二卦皆有上下两象，而上下两象莫不各具乾坤之体，莫不各有九六之二用行于其中。然阳德有为而阴体静镇，故乾之用九节发明元亨，至坤之用六节则不复言亨，但曰利永贞而已。卦名既济，非亨而曷由济乎？亨非乾九之用，而曷由知为亨乎？此卦下本乾体，九二既亨于坤，实而成坎，则二之一位，小阴乃得而据之，故指其位而证之曰。此居阴之二位，能亨之妙在其中，故曰小者亨也。其下释利贞，便遂以为刚柔正而位当矣。亨义既释于小字中，利贞即亨后之事，故下文但释利贞，不释小字，盖在卦辞小利贞本为一句，此则释为两义耳。刚柔正而位当，非指六爻，盖乾中亨居五刚之位，则坤中乃居二柔之位，阳刚阴柔，阳尊阴卑，故曰刚柔位当，乃特添出正字，明贞之义耳，凡此皆亨后事也。初吉，柔得中也，仍是小利贞之说。柔即小，中即当位，吉即利贞之说。终止则乱，谓上六也。内卦先成故曰初，外卦后成故曰终。至上又一卦之所止，故孔子以为道穷。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本克火，今在火上，此异不害同之象。自乾坤开辟至此，万物芸芸并育不害，止成得一个天地。此为《易》终，故为此合异为同之象，若未济则同而异矣。因合异为同，其中不无相害，故又有思患豫防之象。水在火上，天地阴阳，际会之极功。思患豫防，君子经纶，济事之妙旨。然而参赞位育，裁成辅相，在其中矣。患者，坎险也。防者，见几之事。离，明也。思者，坎离之中爻也。豫者，水火居五行最初，形之未成而先以气见者也。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此爻居方济之始，方济从未济来，故未上濡首，而此则濡尾。尾而濡，则已济而犹未甚离，故象于初。曳轮者，所负之重，未甚脱离也。然既曰曳，是已将置之于后矣。凡皆初济之象，作未涉解者甚

非。只是功已垂成，犹有些须未甚了当耳。然轮虽曳而终不我累，尾虽濡而必非濡首，故无咎。曳轮濡尾，皆坎在其后之象，輿以轮行，此为足爻，故象轮。

**《象》曰：曳其轮，义无咎也。**

理势之当然，揆于义固无咎也。

**六二，妇丧其茀**（虞作“髮”，《诗》曰“鬢髮如云”。离为妇，坤为髮，坎为盗也。子夏作“髡”，荀爽作“绂”，董遇作“笄”），**勿逐，七日得。**

《易》言得丧，俱在坤爻，盖阴以阳为主，得阳则得，失阳则丧矣。《易》之卦爻皆自乾坤二用来，此正《周易》之终。乾坤二用相济而有成，故上下卦各举乾坤之动用者言之。然乾坤二体又乾动而坤静，即如此卦，非乾二之动则二位不虚，安得成离？非乾二之动则五位不实，安得成坎？故《彖辞》小者亨也。虽指位而证之，实主离也。亦非主离谓乾二之既亨，故此虚彼实也。若使乾二不亨，阳居二，阴居五，中则中矣，安得为正？安云当位？今虚二实五，则柔正而刚亦正，故以为贞。位当则不偏不倚，利之妙也。此爻与彖同义，其丧谓九二之上也。其得谓变阳，若复初然也，故云七日。以卦有六爻，兼本位则七也。二阴爻，离中女，妇象。九二动而上往，致六二虚而成离，故象丧。坎为輿，茀所以蔽车，阳外往而覆物，故象茀。坎盗离弋兵，故丧茀。妇人丧茀，则无所遮蔽，坎水内明，离火外明，无遮蔽之象。阴静而中居，故言勿逐。阴与阳相倚而相资，爻又变阳，故言得。阴阳之流行无逾六位，故言七日。火之入水，无骤热之理，故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丧茀，乃成爻成卦之故，故不释。七日得，本爻之用也，故释之。二阴既来得其中正，故克与五阳应而七日得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离戈兵变震动，伐象。鬼方，北方国也。三应上，坎居北，故曰鬼方。坎隐伏，鬼象。变坤邑，国象。离三，三年象。阳变坤阴，小



象。居三人位，小人象。一曰比人位之阴，小人象。变坤互艮止，勿用象。离坎本相克，而三四实相接之爻。若火不足以胜水，则必为水所克，安得有离在坎下乎？今离在坎下，与坎相接，故取高宗伐鬼方之象。高宗国势微弱，象火之本不胜水。鬼，幽暗象。坎隐伏，坎离先后天图皆相对待，义本相射，今比邻而居必致相击，故取伐象。以火胜坎，故取鬼方。水之灭火原不待时，火之热水必须时既久，故象三年。水与火邻，而火无伤，则火气必能入水，故以为克。三居离终，实为阳爻，离又以外阳用事，故曰小人勿用。《潜草》曰：《竹书纪年》武丁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洛鬼戎。《皇极经世》高宗戊子己丑，既济值运，预司契耶。《溯》曰既三未四，爻同系同，未四自内而外，奉君命以出，征则曰伐。三年之赏，要既济之终也。既三自外而入，报成功以振旅，则曰克。三年之惫，原未济之始也。煦按既三未四皆水火相接之爻，故皆言伐。未之离上而既之离下，故既独言克，火以在下为功也。凡爻皆趋上，而未五为阴，故言赏。赏以物，阴类也。

**《象》曰：三年克之，惫也。**

为时既久，用力必多，而卒以求胜，故惫。淇澳曰一伐鬼方也。在未济之四，方励精有为，三年不厌其久。在既济之三，欲安静无为，即三年已觉其惫。煦按既济之克，未济之赏，皆待三年。如是之难，何也？既济则偷安而忘乱，三年者，委靡之象。未济则势隔而时艰，三年者，艰阻之象。久逸者不能习劳，故尝觉其惫，值艰者尝自幸其功，故不能无赏。

**六四，繻有衣袽**（子夏作“裋有衣袽”，《说文》作“需有衣絮”，《周礼》注作“襦有衣絮”，京作“繻有衣絮”，《杨易》“繻”作“濡”，与濡尾之濡同），**终日戒。**

四变互乾，衣象。伏坤为帛，繻象。互兑毁折，敝衣象。爻居离日之上，已进于坎，离日已尽之象。《本义》宗《程传》，谓繻当作濡，衣袽所备以塞舟者。谓时虽无患，而水性多濡，亦当豫防，虽终日而戒惧之心不忘。此以豫防说戒惧，疑水性下润，丝路可通，深合爻旨。卢氏本虞说，繻者，布帛端末之织。袽者，残帛可拂拭器物



者。繻有为衣为裯之道，见贵贱无恒，犹或为衣或为裯也。虞翻曰繻者帛之末，事之末路，不可不知。繻有幸而补缀为衣，有不幸而拭器为裯，处多凶之地，贵贱无恒，不可不戒。此象水火相接，水性可下而火性可上，疑水不戒必至灭火，火不戒必至燬水。盖新者不能保其不故，整者不能保其不敝，故须戒也。缘此爻当坎离相接之际，坎之刚柔际也，亦是此爻。坎虽尚往有功，而炎上之离，熏蒸于下，渐而温渐而热，旋且沸而不可濯矣。此正贵贱无恒之势，故宜戒。且水性润下，如不豫防其罅隙，水一泄而火旋灭矣。何能成为既济乎？此两说皆思患豫防之义。

《象》曰：终日戒，有所疑也。

疑水润下，必将灭火，是一义，疑贵贱无恒是一义。当心腹之爻，处多惧之地，故爻说戒而象说疑，坎为狐疑故也。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汉郊祀志》作“淪”，《论衡》作“禴”），实受其福。

《周易》卦爻皆据先天图而言，其邻字遇字详具噬嗑睽姤诸卦。此爻变坤互震，则坤震邻也，震离亦邻也。坎位图西，而震离皆在图东，故有东邻西邻之象。来氏拟象虽当，至以东西为水火之邻，谓此为既济之终，当戒其侈盛，皆未得旨。《本义》<sup>①</sup>以西邻指二，谓为得时，说本虞翻，不过谓禴祭二字非离不可言也。然爻之美恶，唯本爻之时位当之，从无专美应爻者，况与吉大来之旨不合。一说五与四邻，亦未明邻字之义。崔憬曰五坎为月，月出西方，西邻也。二应在离为日，日出东方，东邻也。离又为牛，今与坎邻，受水之克，东邻杀牛象。禴，殷之春祭。下引克商之年月，谓周为西邻，则不必。当知二五两爻为上下之主，今五之一爻正由乾二一亨而出。乾既施矣，则虚其体，居东而为离，自对坎而论，则离牛上应坎水，故以为东邻杀牛。坤中既交于乾二，则坤实其体，居西而为坎，此爻正是坎之中爻。前离已过，后阴未来，故《小象》以为当时。坎本具有孚心亨之

① “本义”，库本作“旧注”。

义,与祭祀之诚相似,且陈牛于互坎隐伏之下,故遂言祭。禴,薄也,对离而论,杀牛者厚,则无牛者薄,故遂言禴祭。正坎五得时之地,故言不如。离虚坎实,虚者不如实者之美,故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而实者,受其福也。福谓承乘应皆得阴也。实由一阳来于坎中之故,故《小象》以为吉大来。吉即福也。大谓阳,即实也,来即受也,在本爻言本爻而已。一曰坤本为牛,乾中来五,灭坤牛而成坎之隐伏,故曰杀牛。

《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

时字指当权得令而言,正发明不如之理。乾称庆称美,称吉称大,皆福之谓也。吉大来,吉即庆美大善之说,唯乾始足以当之,谓中五自乾来耳。非所本有,而来自外,则以为来,即受字之义。

上六,濡其首,厉。

初在卦始,则言濡尾,是涉而已济,未尽脱离者也。上在卦终,是溺而不知返者也。如人出离乱而置太平,必不至于盈满,故有曳轮濡尾之象。若太平久而倏当离乱,则必茫乎无措,故有濡首之象。此正终乱之爻,故有濡首之危象。若当四五两爻,便以为济道将革者,非也。此爻指乘刚而言,乾阳为首,今没于坎中,故濡首而有厉。

《象》曰:濡其首厉,何可久也?

何可久方说既济之后,即终止则乱之义。

## 未济

☵坎下离上

火炎而上,水润而下,不相为用,六爻皆失位,曷由能济?

未济亨,小狐汔济(古本“亨小”句,“狐汔济”句),濡其尾,无攸利。

亨,动也。未济而亦曰亨者,如言未济之所动,在此二五两爻,故《彖》释曰柔得中也。盖亨有通义,有动义,此则言动义耳。若以时至则济为亨,便看作通义,便是说既济了。坎为水,为隐伏,穴处而隐伏,又且近水,狐象。坎又为心病,故狐多疑。小狐者,阳为阴陷伏于阴

下，而上与阴应，故小之。汔，几也，谓将济也。既济之濡尾，已济而未甚离也。此之濡尾，将济而微有所染也。未济则险难在前，何所利哉？小狐汔济，《彖》曰未出中，指刚之陷者而言。濡其尾无攸利，《彖》曰不续终也，正指未济而言。孔子以为男穷，谓阳皆在上而失位也。

《彖》曰：未济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卦辞未济亨三字作纲，下三句皆未济亨之象。《彖辞》柔得中作纲，未出中，不续终，则释卦辞下三句。刚柔应则补说亨字也，柔不宜在上而得中，今在上得中，则未济可知。既得其中，则其亨可知。然柔既在上得中，刚必屈伏其下，而陷者不能上往有功。下曰未出中，便指二言矣。不续终者，阴阳之理如循连环，终而又始，则终之续矣。今润下者下而不上，炎上者一发而趋于尽，则终而不能复始，故孔子以为男穷，亦即柔中主离之旨。虽不当位，明指爻言，然火不宜上，水不宜下，亦在其中。刚柔应只说亨义，却重柔边，与柔得中相应。

《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炎上润下，物不同也。火南水北，方不同也。济者，同象。未济，异象也。君子慎以辨其物，使各居其方，辨其异也。

初六，濡其尾，吝。

既为已渡之濡，此则方渡之濡也。以无能济之才，处无可济之势，而思欲有济，故周公以为吝，孔子以为不知极。煦按曳轮濡尾，言于既初，是微有未尽脱离者。濡曳原是一义，在未则分言于初二者。狐之尾拖而在下，济水则先受之，况坎为狐，初尤在下，故既未之初皆言尾。既初曳轮，离在先，坎轮在后也。未二言轮，坎为舆，轮在舆中，二在坎中，故孔子释以中正。是亦不轻进而曳之者也。郝解曰爻辞于初曰不知极，愚者不及也。于上曰不知节，知者过之也。煦按尾止是在下之义，凡兽之尾皆可上，而狐尾决不能上，故既未之初皆象之。谓狐济揭尾者，亦非。果能揭尾，则未济者不濡矣。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朱子疑“极”作“敬”字，或云是“拯”，《纂言》音“竞”，皆不若如字）。

不度其才，不量其时位，未济而思济，故以为不知极。极字对初言也。

### 九二，曳其轮，贞吉。

凡人之行，无所系累，则脱然长往。既方济而未甚离，故象曳轮。此思济而不能遽进，故亦象曳轮，言若有所累于后者然也。此在未中，又是陷体，欲进而为阴所累，故周公以为贞，孔子以为中以行正。凡事如未济，此后之险阻未可量，则不宜躁进，故居贞为吉。止是度德量力，不躁进耳。

《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

九居二，本非正，然犹得中，故能因中以行正。

###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正疏》作“不利涉大川”，非）。

此坎险最深处，又互重险，故有未济征凶之象。然变为巽舟，而两坎不见，故又有利涉大川象。因险之尽处上与离接，故宜不为坎陷也。要皆悬揣之辞，是未济，非既济之利也。然涉川之说仍是冒险，与征凶同义。特商酌征中之一事耳。荀爽曰征上从四则凶，利下从坎，故利涉大川。此作退而不济说，与上未济二字之旨相合。然独表未济者，三将出险，前犹互坎也。

《象》曰：未济征凶，位不当也。

未济之爻皆不当位，此爻独甚。为处坎险之极，当上下变易之际，前又互坎而乘承皆刚，故独言未济，且曰征凶。

### 九四，征<sup>①</sup>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去坎入离，故征吉。征者，变互震也。三陷之极，故凶。四出险，故吉。当心腹之爻，而水火相接，故悔。去水适火，水不得而悔之，故悔亡。此与既三皆水火相接之爻，水如不能灭火，则火必燬水，故有伐鬼方之象。鬼方，下坎也。由离互震，兵戈震动，伐象。水之灭火必骤，火之入水必迟，故既未以火接水，皆言三年，谓不骤也，离数三也。《易筮》曰三出坎而求离，故以涉为利，四居离而履坎，故以伐国为功。

① “征”，通行本作“贞”。

煦按既未征伐，离变震也。既言克而未言赏，未有艮象也。伐而行赏，则伐止矣。既中亦有艮象，因犹在坎中，故止言克。

**《象》曰：征<sup>①</sup>吉悔亡，志行也。**

坎志震行，心腹之爻，而见动象，故曰志行。又缘此爻仍是未济，故但言志。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贞谓居中得正，乃六五之所自有，故吉。无悔者，自无悔也。悔亡者，有悔而亡也。四居无恒之际，多疑之地，故有志可见。五自居中，故无悔。离光外焕，光由中出，故曰君子之光，即贞吉无悔也。唯贞，故克与九二相应，故有有孚之吉。贞自其居中言，悔自其存心言，光自发诸身者言，孚自征诸人者言。

**《象》曰：君子之光，其晖吉也（一作“辉”）。**

贞本言德，离则以辉光外焕为德。故上曰贞吉，下曰孚吉，而此止以为晖吉也。

**上九，有孚于酒食<sup>②</sup>，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坎故言酒，在上故言首，居上而应坎，故孚于酒食，而又以为濡。孚于酒食，据应而言，饮食人所资以养者，故无咎。濡首以下，占也。饮食而节，何害于饮食。若至濡首而溺于其中，则虽有孚而失其所是。盖离明之德，本能辨别是非，今处离之极，而与外暗之坎相应，故失是。《象》言不知，是不明也。饮酒句，爻中本言无咎，《象》兼饮酒濡首，以为不知节。盖无咎以上，止据位言相应之理，濡首以下，始据时势而言其才也。

**《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节者，事之界也。爻辞无咎失是本两义，孔子略去无咎，合而释之，可知爻辞止是一义。盖无咎以上止言位之相应，濡首以下则不审乎时势，而至于溺也。

① “征”，通行本作“贞”。

② “酒食”，通行本作“饮酒”。

## 周易函书约注卷十三 系辞上传一

《系传》作于孔子，中或夹以子曰，盖孔子固述而不作者也。由文周至孔子历有年所，其间先儒表彰《周易》，不止一家。孔子纂集而杂取为传，间或附以己意，则门人加子曰以别之。亦如删定之诗，尽有不知何人所作者矣。

《本义》曰《系辞》本谓文王周公所作之辞，系于卦爻之下者，即今经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系辞之传也，以其通论一经之大体凡例，故无经可附而分上下。煦按此当是孔子系辞因累为传耳，若作文周系辞，然《说卦》之传亦文周说卦乎？

天尊地卑（一作“埤”），乾坤定矣。卑高以陈（“以陈”，郑玄作“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此总推卦爻、卦位、卦象、卦占、卦变之所由起。上截皆天地生物可见之象，下载皆言卦爻所自出。无形者藉有形而显，故曰定。卑高在天地中，止言位也。贵贱者，潜见飞跃也。常动则行而不屈，故刚。常静则止而无为，故柔。判然有别故曰断。方谓东西南北各居，类谓方中所聚各有其类，物谓飞潜动植，群分则并育不害也。类聚者，分中之合。群分者，合中之分。非所聚而聚，宜分而不分，则生息克害之情见焉。此吉凶所由生也。吉谓比与应感相得，凶谓比与应感不相得。自无而之有，故曰生。在天有日月风雷，因有弦望晦朔，以时出入之象。在地有山泽水火，因有高卑炎润，生长收藏之象。此皆变化可睹者，故曰见。易之元不可见，其定、位、断、生、见，皆亨中事也。先说乾坤定位，犹是阴阳之分。动静吉凶变化，则阴阳之交也。始于乾坤，体之立也。终于变化，用之行也。



是故刚柔相摩（“摩”，一作“磨”），八卦相盪（“盪”，一作“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乐记》“润”作“奋”）。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姚信本“运”作“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大”，王肃作“泰”），坤作成物（“作”，卢、姚作“化”）。

本上变化来，全说亨中事。《周易》卦爻悉由亨出，故周公于乾坤两卦特标二用。唯用然后有水火山泽风雷，而对待之体相为流通，故能成男成女以生万物。然上言八卦而下独缺艮，艮成终之卦，此方说摩荡之始，未及成终也。要皆行施边事，与乾象云行雨施相似。但就摩荡鼓润言之，至成男成女之下，乃始言大始与成物也。刚柔即乾坤，论两体则曰乾坤，论动用则曰刚柔。摩者，初相切而比乎其体，即交也。交则参错其体，有上下多寡之分，故有风雷等八象。与八卦相似，非真八卦也。荡者，渐侵入而溢乎其量。摩则刚柔交，是八卦所自出。荡又八卦之交，鼓润运行是也。观成男成女后，方说大始，则摩荡鼓润皆天地絪縕，万物化醇时事。故止言风雷日月，不言坎离震兑。盖刚柔者，生天生地之阴阳。男女，生人生物之阴阳也。然曰成男成女尚非构精之时，因男女之刚柔各异，故曰此乾道之成，此坤道之成耳。雷霆震也，风巽雨兑，日离月坎，寒坤暑乾也。刚柔无象可睹，以理推之而知，至男女则有象可睹矣。然成男虽属乾道，成女虽属坤道，只是得乾坤分数多耳，总皆刚柔之摩荡。知谓知此，作谓能此，知者阳之明也，如知府知县，无事不归其明察也。成者，阴之定也。未成之始，非有造作，故言知。已成之后，有形可见，故言作。万物莫不由之，故言大。万物生养赖之，故言成。此二句本男女来，而始之成之，男女皆在其中。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姚云“能”当作“从”）。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周易》所阐皆天人合一之旨，此上从天尊地卑说到成男成女，知始作成，便是从一元之亨说到各正性命，此即天命之谓性，乾象所

发明者也。此下从知能说起,说到易简成能,便是从长善之德说到事干,此即率性之谓道,文言所发明者也。须知体立用行,天道如是,人事如是。子思指明大本达道,旋即以位育许之,皆深契《周易》之旨也。乾之知始,大明所烛,彻始彻终,非有作为,故易。坤之成能,承天代终,资始于乾,云行雨施,不劳余力,故简。此二句将欲说在人之知能,故逆推知能所由来,而从乾坤说起。易则易知二句兼天人说,易简犹是说乾坤,而易知易从则已说到人上。唯其知之也易,故其赋于人也。以其所得于乾之知,返而知乾之知,仍然乾之自知,安得不易知?以其所得于坤之能,返而从坤之能,仍然坤之自能,安得不易从?盖人之于事,若无奇僻险阻之见,何不知之易也。若无艰难烦苦之行,何不从之易也。有亲有功,玩二有字是说所具之天德,原自足以致之,非谓人能应我也。亲者,一知之所融,非有亲疏离异之见也。有亲言所具之乾德,无所不纳。有功言所具之坤德,动有成效。此段句句相承,至易简理得,犹是说性中之妙。岂有亲二句方从易知易从来,便说向人之应感乎?有亲者,合始终而无间,故可久。有功者,兼钜细而靡遗,故可大。贤人对庸众暴弃者言。德谓得于己,有日新之盛。业谓成于事,有富有之基。以上皆发明性量,至此方说到事功。圣人惧人不知参赞位育皆性分中事,故于天下理得之上,补出易简二字,以见各正保合之性量,与天地同大,此正天下归仁之旨。易简即仁也,天下之理得于易简,即天下归仁也,此处原参不得应感之说。理得,包亲、功、久、大、德、业俱在其中。

右第一章。天尊地卑段言对待之体,刚柔相摩段言流行之用,俱是说乾坤,不是说天地。故处处标乾坤在上,其后说到成男成女,便是说天命之性。易知以下言经纶参赞成位之事,见人之命赋有自来,而因可以合德于天,便是说率性之道,全是从源头说起,发明天性道流通之故。煦所由谓《周易》为天人合一之书。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虞本“变化”下有“悔吝”二字)。

设卦者,伏羲也,原《易》所由起也。观象系辞,文周也,言作

《易》也。象谓奇偶纯杂，上下多寡也。上章是天地自然之易，其日月风雷，皆刚柔之摩荡，而卦图之八象，已尽昭著于天地之间。此章从设卦起，是圣人所作之《易》非别有卦爻也。其变化之妙亦不越此刚柔，而摩荡鼓润之机已尽情摄入《周易》中矣。观象者，在卦则观纯驳奇偶内外多寡之象，在爻则观初末上下承乘应比之象。元亨利贞，潜龙勿用，此系辞也，明吉凶言作《易》之故也。刚柔单说卦爻，相推谓上下迭运无定在也。变言从无人有，化言从有人无。变犹有迹可寻，化则无形可睹。变者，坤之能。化者，乾之用也。相摩者，方交也。相推，不已之交也。前刚柔指天地，此刚柔指卦爻。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虞作“昼夜者，刚柔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吉凶悔吝，变化刚柔，皆《象辞》所著，故下总之曰六爻之动。失得忧虞，进退昼夜，皆天时人事所形见，故下总之曰三极之道。总皆观象系辞，刚柔生变化之事。上章摩荡节言天道中即具有易卦，此本上节来言易卦具有天道，人事亦天道也。下虽单著象字，而吉凶等则指所系之辞说。象以辞征，情由象显。失者，冀其有助，乃相违而去。得者，幸其有助，即相附而来。此谓相得不相得也。天时人事皆有之，顾失得之情征于事，圣人以吉凶之辞宣之，是吉凶之辞即失得之象。故观吉凶之象，而失得之情可知。郁而不能自展，则虞。往而不能自返，则忧。天时人事皆有之，顾忧虞之情寓于中，圣人以悔吝之辞宣之，是悔吝者忧虞之象，故观悔吝之象而忧虞之情可知。悔自忧生，吝由虞起也。上二段据位而言，天道人事皆有进退，圣人寓其义于卦辞变化之中。然进退无象，而变化则进退之象，故观变化之辞，而进退之象可知。天道人事皆有昼夜，明暗是也。圣人寓其义于卦辞刚柔之内，是昼夜无象，而刚之阳明柔之阴暗，则昼夜之象。故观刚柔之辞，而昼夜之象可知。上二段据时而言，《易》中之辞率以天时人事为象，故下总承之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不言象而言道，便可知《周易》中皆天人合一之道矣。三极者，初二为地，

有刚柔二性。三四为人，有仁义二行。五上为天，有阴阳二气。此自其相偶而言，若使无偶，何有变化。如自相应而言，则初四下极，二五中极，三上上极，皆是也。动，变也，极，至也。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极也。爻不极不变，此自动变处说，故云极也。圣人观象无出时位，位出于坤体之静镇，时出于健运之迁流。六爻之动兼动静言，有六爻则有位，有动则有时，而三极皆不能外矣。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郑本“玩”作“翫”），爻之辞也（虞本“序”作“象”，谓旧误作“厚”，或作“序”，非也。又以“乐”作“变”，《杨易》从之，亦非也）。

设卦观象二节言圣人作《易》，具天人合一之妙。下二节言人之学易，动静皆不可离。此虽说不可离于静，却止说《易》之有裨于人。居谓平居，居必有位，故言序。如初三五上，仕农工商是也。安者，坦然适乎其途。序谓不躐等也。乐者，油然悦于其心。玩者，熟察而详味之也。序非辞不达，辞非乐而玩之不安。乐玩亦本居来，总见《易》中之妙，非人所能违。

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郑“玩”作“翫”），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观象玩辞本上节来，上节提出安乐二字，见《易》之有裨于人。此节方言人之不违乎《易》，分动静言之。静有一卦之大象，因有辞以明象。动有一爻之变化，因有占以明变。要皆天道流衍<sup>①</sup>其中，而人事不能违者。辞因象系，占以变决，观而玩之，则日用动静，胥与天符，冥冥之中，若或助之矣。

右第二章。上言圣人作《易》，寓天人合一之妙。下言君子学《易》，有尽人合天之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

《彖》谓《彖传》，孔子释文王卦辞者也。向以文王之卦辞为

① “衍”，库本作“行”。

《彖》，孔子之辞为《传》，不知卦辞原出卦象，故曰《彖》者，言乎象者也。如以卦辞为《彖》，然则《象传》亦可云文王有象辞乎？周公因卦象而设之爻辞，明六爻之变有始终上下内外之异也。《彖辞》如大哉乾元以下，言纯阳至健之象，爻辞如潜见言初二之变，飞龙言五上之变也。凡动静语默，尽善之谓得，不尽善之谓失。小不善之谓疵，不明于善而误于不善之谓过，觉有小不善，欲改而未及，于是乎有悔，觉有小不善，犹及于改而不能改，或不肯改，于是乎有吝。悔未至于吝<sup>①</sup>，而犹有小疵。吝未至于凶，而已有小疵。善，嘉也，与言字同类。嘉其能补过，谓《易》爻变动，所标显者如此，非嘉人之能也。本有过而能改之谓补。吉凶失得之大，不如悔吝之小，悔吝疵病之小，又不如无咎之善，故特添一善字，吉凶悔吝无咎，皆本卦爻来。

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辩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陈云“介，徐作价”），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上文既释名义，此则著其义蕴，欲人体之也。五存字与上四言一善相应。列贵贱句，应爻者言乎其变。齐小大句，应《彖》者言乎其象。卦有定体，逐爻之变，则因位而异，凡爻皆上贵下贱，乘者贵而承者贱，列言其分而异也。凡卦皆阳大阴小，如大过小过大畜小畜之类。小大在爻，虽有所分，至于卦而齐矣。又如临观之大，鼎井之小，虽分量各殊，比而齐之皆卦也。齐言其合而同也。吉凶在辞则有定，此指卦爻说。忧与震皆指学易者说。忧而震之则可转移吉凶，更易得失，而渐至无咎。盖《周易》固趋吉避凶，寡过之书也。悔吝者，吉凶得失之未形。介，又几微之间，将欲两分者也。盖悔吝未萌，固无所容其忧，悔吝已著，忧亦何益？唯将形未形，乃圣学紧关处，孔子假年，颜子克复，子思戒惧，皆是如此。若过之已形，猛然修者，则换了种子，亦可转祸为福。震，动也。欲动补过之心，必自愧悔中来。介字犹在善恶两岐处说，震则单说向吉边。盖惊天动地事

① “吝”，库本作“吉”。



业骇人耳目者，不足为震。唯于猛然触悟，攸尔幡悔，方是天地一大转机，与来复同几，与天根同德，将来为圣为贤经天纬地，皆由此始，故谓为震。兢兢苏苏，其来厉亿，皆其义也。故《周易》屡提悔字，而孔子遂以为震无咎者在此。此无咎字从有咎来，是大改过的学问，是转移之关键，奋发之初几，故以为震。忧在思虑上见，震在动作有为上见。人若无此转机，则必无人圣之路。末三句总承一节，然仅及卦爻与辞，而不及悔吝无咎。欲人审察乎辞中之情，忧而震之，以施其转移之术，则悔吝与咎可使悉归于无。然非卦爻与辞，莫克有是，故特总而言之，可知《周易》真寡过之书矣。险即凶悔吝，易即吉无咎也。

右第三章。此教人观玩之法。先释名义而后释义蕴，欲人之省身寡过，无非尽人合天之意。

###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准谓等量，言天覆地载，气化流行，充周洋溢，无可等量。唯《周易》卦爻广大悉备，周流无滞，与天地同道，而克与之齐。弥者，弥缝，包括联络，合万为一而混然无欠，即下范围之说。纶者，丝纶，条理分明，析一为万而灿然有伦，即下曲成之说。元公曰万物在天地之包，天地在《易》之包，《易》在神之包，故结以神无方而《易》无体。煦按神即《易》之灵妙不测处，非在《易》外也。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察”，古作“观”），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反”，虞、郑作“及”），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此下三节皆本弥纶来，见圣人参赞位育之妙，舍《易》无由也。此节见卦爻之灵妙，其知无所不通，即圣人亦不能外《易》而自有其知。每上截皆就《易》言，便是所以能知之故。盖知字虽由圣人见，而所以能知，则全资于《易》。《易》不外阴阳，而幽明生死鬼神，皆阴阳之变，天地之用也。故者，所以然之理也。日月照临，天之明也。《易》仰而观之，而乾阳之德，大明终始，是明之故，《易》有以知之。博厚不测，地之幽也。《易》俯而察之，而坤阴之体静镇先迷，是幽之



故，《易》有以知之。圣人仰而观，俯而察，则藉《易》以知幽明之故者，有由然矣。原者，推之于前而溯其本。反者，推之于后而要其终。卦有由始，故乾坤溯之于元。卦有由终，故既未推之于后。爻有由始，故方成之九六为初。爻有由终，故最后之九六为上。盖始而曰原，则天心月窟之几。终而曰反，则贞下起元之秘。盖言终则尽矣，言反则必有归着处，此尽而不尽者也。始者，物之方来而有其生，《易》既有以原之，是生之说《易》知之。终者，物之既穷而归于尽，《易》既有以反之，是死之说《易》知之。而圣人藉《易》以知生死之故者，有由然矣。精气凝聚而为物，如动植之类，皆自无而向有，此神之伸也。魂与魄对，即神也。神魂游衍而无定，如阴阳交变之类。此自有而向无，鬼之归也。情言其中之所寓，状言其外之所形。为物故言状，为变故言情，物与变皆鬼神之情状所在。《易》皆有以知之，则圣人藉《易》以知鬼神之情状者，有由然矣。始终句说得阔大，精气二句说得精微。始终说两头，精气二句说中间。始终征于时，精气二句征于物，始终包得精气二句。精气游魂，在始终之内，小始小终而已。俯仰在位上说，始终在时上说，精气二句在其中生息变动处说。又俯仰纵说，始终横说，精气二句是聚散说。上下六合唯此数语为能尽，故曰天地之道。《本义》曰此圣人穷理之事。

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流”，京作“留”。朱子曰“突然一句难晓”。《纂言》曰“下阙一字”。未知孰是），乐天知命故不忧（虞本“乐”作“变”，《象旨》从之）。安土敦乎仁，故能爱。

此节言《易卦》之能，即圣人亦不能外《易》而自有其能，故从天地说起，而历言其故，皆弥纶事也。《易》之弥纶不可见，从圣人之用《易》而见，故知周以下四段本说圣人，却是赞美《周易》。盖作《易》之圣人体《易》而作《易》，用《易》之圣人体《易》而用《易》，皆与《易》同体者也。然此节止说《易》之能，至范围节方说功效，以及参赞位育之事。相似言其理，不违言其用。知周道济旁行，乐天敦仁，皆相似之故。不过不流，不忧能爱，皆不违之事，《易》与圣人皆有

之。不过者，万物虽多，天下虽大，不得而过之也。周者本也，济者用也，旁行者济之遍也。不流当如京本作不留，言其出不穷，洋溢鼓舞之妙也。此句是道济未尽之义，道济说其直遂，此言曲致耳。如作不流说，谓不至于淫溢放荡亦可。知周以下虽分两段，却是不过与不忧相对。旁行补道济未尽之义，敦仁补乐天未尽之义。不过不流，动时充塞之能，不忧能爱，静时含蕴之能也。子曰知者动，仁者静，虽以知仁分贴，固自无妨。然此处只是赞《易》，毕竟动用充周之意多，乐天敦仁虽皆静中事，而乐天句又稍近里。安者，处之而安。敦者，积之而厚，又稍在动用边。所敦之仁，即所乐之天，特自其具于己心，则止谓为天。但见其乐而不忧，自其可以及人，则谓为仁之敦，而见以为爱。一元之亨，各正性命，自人受之，即为保合之太和，纯是生机，毫无戾气，故不忧而能爱。《本义》曰此言圣人尽性之事。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马融、王肃作“犯违”)，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上言《易》之知能，此则知能之功。参赞位育之事，弥纶之妙也。《本义》曰此圣人至命之事。范如铸金之模范，围，匡郭也。范围在时行上见，曲成在物生上见。范围者，气在外而包括之。曲成者，形在内而周匝之。范围不过即乾德资始之元亨，曲成不遗即坤德资生之利贞。乾德变化以时成，而四序屡迁，化非有过也。坤德含宏以光大，而品物殊质，物非有遗也。不过者，相循则续续而不已，相代则油油而各适其分也。不遗者，大之则山川之流峙，小之则动植之几微也。天地中间无过时物，《周易》卦爻悉兼时位，有位则必有居位者存矣。此二句发能中之功用。通与知不同，通，贯也，兼彼此彻上下之称，知则达于事物之称。知犹与不知对，通而知则无乎不知。昼夜之道即阴阳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幽明生死鬼神，皆此昼夜之道。此知字与二节有别，二节专说知边事，此兼能字在内。凡说圣人皆是说《易》，盖《易》之知能因体《易》者而见，故前曰《易》能弥纶，而后曰《易》无体。神以妙于不测言，即《易》中所寓之道。《易》以作书之名义言，即神之寓也。无方者，灵而善运，无所滞也。无体

者，存而无迹，不滞于形也。此一句极赞《易》之知能，以终弥纶之义。

右第四章。此章以弥纶为主，前后提明易字，皆是说《易》。见圣人之参赞位育，皆《易》也。《易》唯准天地，故可弥纶天地。二节言《易》之知准天地，三节言《易》之能准天地，四节则言《易》之知可以弥纶天地，神无方句总其义而赞之。

### 一阴一阳之谓道。

阴阳者，太极之动，神化之妙用也。道者，大用之充周各得也。因在方动时，非形气可执，故但言阴阳，此元之亨也。乃利贞之大用，悉出其中，故谓为道。未亨之元即太极，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也。图自两仪加至六画，而万事万物之理悉备，皆此阴阳之叠运所为。故圣人举天下有作有为充周四达之道，悉归诸阴阳。夫《易》冒天下之道，大而经纶参赞，小而夫妇居室，语默动静皆道也，皆此阴阳之充周布濩，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如将阴阳说作形器，则滞而不灵，而有形无形之地，必非阴阳之所能到矣。是使阴阳竟成形下之器，而形下之谓器，非孔子之误乎？如将道字说作阴阳之所以然，是又将道字看作太极，翻说入大本一边，是不知子思达道之说，止谓道为充周之大用也。今四子书中所有道字，曾不向用边说乎？然此节道字却只言阴阳之用，只是说天命之谓性，尚未说到人上。

### 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本道字说来，盖阴阳既形而道始可见。善与性皆乾元，已亨阴阳之既形，故以为道。性则保合太和之事，故说在阴阳之后。盖一元之理乃太极之蕴含，非可言说，其有可言皆亨而利贞之事。继兼赋者受者而言，明成性之有自来，见天人之致一也。善即长善之善，从保合太和来，全无戾气，浑是生机。乾彖说各正性命，便是赋畀之事，便是天命之谓性。此义已具前节道字中。然自人受之，则为继矣，继则有顺受无违之义。乾之《文言》本元亨利贞，说出长善嘉会和义事干，便是受者之事，便是率性之谓道。然必提元亨利贞四字于上，见太和之保合出于乾元，明善之所继，性之所成，有自来耳。既有所本而适出其后，是之谓继。四德俱全，无少缺欠，是之谓

成。成字与各正相似，利之贞也。继兼所赋而言，成自所受而言。继也者，此赋而彼受，相续而不绝也。

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鲜”，郑作“𩇔”）。

此言道用之充周，悉性量之流通，故见道皆见性也。此一阴一阳之道，在人者也，与《中庸》鲜能同义。一元之妙，亨为太和，性则太和之各正者也。故继而为善，道则太和之洋溢者也，故无往而非性中之善。仁知，性中之善也。所见无非仁知，所见无非善，所见无非道，所见无非性也。性中本具四德，仁元而知贞，仁体而知用。仁以始之，知以成之，故仁知可兼四德。仁厚于内而知明于外，赋性有刚柔厚薄不同，故有厚于仁而为仁者，有厚于知而为知者，莫非继善所成。及观天地之化，悉与吾性相同，故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此言性道流通之妙，达之者即一贯之旨。百姓日用而不知，非不知仁知，不知此道也。此处亦不得以阴阳分贴。

显诸仁，藏诸用（“藏”，郑作“臧”，善也），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皆本性道来说内外流通，无心敦化之妙，此一阴一阳之道在物者也。仁谓各正之太和，一元之妙蕴。显者由内达外，彰往之义是盛德之著见，照下大业而言。用谓造化之充周，即发育峻极之事。藏者由发征存，察来之义，照下盛德而言。此二句总言内外贯通体用一如也。鼓万物兼始与生言，曲成之妙，难可形容，故但曰鼓。不忧者，易知简能自然之妙，即乾坤之利字。天地无为而成化，虽鼓万物出入之机，而不与圣人同忧，此盛德大业所由不可复加也。盖天地无心而有为，无心故无忧，圣人有心而有为，有心故有忧。富有者，无物不有而无欠缺。日新者，无时不然而无间断。盛德本仁与藏来，大业本显与用来，至哉与赞坤同。盖此章全说性道，全是利贞边事，此与上仁字同义，特上言人此言物耳。如以上仁字为阳之事，此仁字为造化功业之发，是将仁字说在事为边，其如体仁长人之说何？

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成”蜀本作“盛”），效法之谓坤（“效”，蜀本作“効”，黄氏《韵会》作“爻”），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上二节言道之充周于人物，此言《易》之变化流通，象数不遗，形神毕达，皆道中作用也。道者在天之易，易者在人之道。生生者，非阴生阳，阳生阴也，乃消息盈虚相续不穷之义。如四象由阴阳而生，却已易为四象，八卦由四象而生，却已易为八卦。又如祖父之生子孙，而代已易矣。时之与物莫不有然，易者变易不居，相循不息，故曰生生之谓易。此下皆本易说，易之生生者乾坤而已。乾阳也，坤阴也，在道则言阴阳，在易故言乾坤。易始于乾所以成象也。诸卦无乾何能成此卦象，故曰成象之谓乾，此即六位时成之义。盖阳明则有形可睹，亦如在天成象也。易必有坤，所以顺承也。若不顺乎乾，则亦无能成此卦象，故曰效法之谓坤。盖阴柔则无成代终，坤顺故也。二语相资，方见生生之易，非分释乾坤也。生生言变易之妙，乾坤即变易之二物。极数者谓卜筮时，究极阴阳七八九六之数，观其动变，以前知未来之吉凶，故谓之占。既占矣，通其阴阳老少之变，察其吉凶得失之情，以裁成辅相之，而范围曲成之事业以起，故曰事。此皆生生变易之理，托于阴阳而呈露者也。至阴阳何以变易而不测，何以充周而不测，各著而仍有互根之妙，互根而仍有各著之能，如此不测，则神之为也。

右第五章。此章说一元之亨，著太极之大用。前四节说天命之性，却是全说天道，见道之周于天壤，兼人物，贯始终，彻微显，日新而不穷，富有而各足，莫非阴阳之变动。因在既形以后，是布濩之大用，故言道。末节言易中阴阳，成能而不测，莫非此道之用，与率性之谓道相同。特中庸言人，此言易耳。道者在天之易，易者在人之道也。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

上章从天道说出盛德大业，至末方始说《易》，原《易》之始也。



此章极赞《易》妙，未说出配天地四时日月，以及配至德，与上章德业相同。见《易》之效法有由，故精蕴不可量，而成能亦不殊也。广者由内观外，谓四方无边际。大者由外观内，谓包括难量。广即博厚载物，大即高明覆物。远以时言，乾道健行不息，孰得而御之？迩以位言，坤德安贞，高卑一定而有常，乌得不静正？静谓安，正谓贞也。广大虽言体段，亦兼大用在内。远莫御，见大用之充周。迩静正，见大本之安贞。天上地下，何所不有，而《易》皆备之，《易》所由广大也。

**夫乾其静也专（“专”，陆作“颙”），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

上节言《易》之体用，广大如此，此言广大所由生也，俱是言易，非言天道。大生广生是广其生，大其生，不是生广生大，亦不是生天生地。天地自在其中，即语大莫载之说，莫大于乾，莫广于坤，而易中有之，故归其能于易中之乾坤。乾坤之动，方能有生，然动由静来，故兼静而言之。专者专一不分，乾之元也。直者直遂不挠，乾之利也，乾之动在交坤上见。翕言收敛，坤之含宏也。辟言发越，坤之品物咸亨也。坤之翕未与乾交，即安贞之候。坤之辟在翕后，即交后之利贞也。乾坤各有动静，静体而动用，静别而动交，乾资万物以始而不可限量，故大。坤之行地无疆而非有边际，故广。赞其德，则乾大而坤至。言其生，则乾大而坤广。乾本资始，坤本资生，而兹皆言生，盖资生之所生，皆资始之所始也。

**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易与天地同出一原，故所寓之妙悉与天地相配。配谓等量，非相似也。广大莫如天地，易之生生不息，其广大配之。变通莫如四时，易之穷变通久配之。日月者，天地之阴阳，故南极而寒，北极而暑，易中阴阳之义配之。阳爻舒光布景，则配日。阴爻先迷后得，则配月，月之明随日光为进退也。日月而言义，见不可以形迹拘也。健顺者，天地之至德，而易简之知能有以配之，此《易》所以广大也。至德要说得与知能相似，不可说向事为边，仁义礼知是也。



右第六章。上章从阴阳之道说起<sup>①</sup>，末说到易，推易之源头也。此从易之广大说起，末说配天地，探《易》之精蕴也，而参赞位育之大用，在其中矣。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礼”蜀本作“体”。“卑”，徐作“埤”），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其特加子曰，当即论语分章之义，另是一种道理。又或援引先儒，加子曰以别之也。观第八章先引易辞，后加子曰可知。上章言天道即易道，此言生人之性稟于天道，莫非稟于易道。见天地间气化流行，皆易道所充周，则圣人之易简知能，皆易道所命赋也。全就圣人说，不兼物说。至，极至也。德言本体。崇者，日进而高明，业言作用。广者，日积而加厚。谓圣人之德非《易》莫崇，圣人之业非《易》莫广，故用所以字推其由也。知与礼照下性字，著其所由之能也。谓知礼虽曰命赋于天，实皆命赋于《易》。乾知大始，知得于大明之乾阳，故无高不及而日见其崇。坤作成物，礼定于安静之坤阴，故无成代终而自处于卑。此二句说圣人之知礼本于《易》，原自崇自卑，以见效法之有由。崇效卑法，又指出天地，以见崇广之有本，说效法之事也。天字便含知字，与首章易知同义。地字便含礼字，易广而言卑者，谦而处下，上始可积而益加广也。大明终始，天阳之以知崇也。含宏光大，地阴之以卑牧也。盖自天地设位，原自具有崇广之妙，莫非此《易》之充周。存存即保合也，而存养亦在其中。言各正之性，四德浑全，遂为道义所从出，是性之成。《易》成之，可知崇德广业非《易》莫与此矣。门者，谁能出不由户之义。道者，充周之大用。义者，条理之精微。上曰广生大生，是语大天下莫载，此曰《易》行其中，是语小天下莫破，故以成性言之。

右第七章。言《易》之德业本于<sup>②</sup>性，而得于天地。自其精微密

① “起”，库本作“来”。

② “于”，库本作“乎”。

致者言，与继善成性相似。但前说命赋于天地，此言命赋于易道，以见天地间流动充满之妙，无非易妙。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九家》作“册”，京作“嘖”)，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此二段言象爻之包括无穷，总见易道之妙。赜，繁杂也。见者，圣人之独知，会博于约，通微察隐之妙也。拟诸形容谓会其神妙，而想象之。象其物宜谓取相似之物，与事之相宜者而象之。形容如乾圆坤方之类，物宜如乾龙坤马之类。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典”，京作“算”，姚作“曲”)，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会通谓动而相值。会者，合万于一，异而同也。通者，贯一于万，同而异也。会如爻中之阴阳会合，通如爻动而变，又如十二辟卦之递变。此句言时，典礼句言位。礼有尊卑上下，而卦爻之尊卑上下同之，此常法也，故以为典礼之行。行谓爻之轮转，原无滞义。断吉凶如宜上宜下，宜刚宜柔，当位不当位，而吉凶之辞断然矣。凡皆因六爻相会，有可通不可通之处，而行其尊卑上下之礼以考定之，其相得不相得，乃始较然，故系辞而吉凶可断也。

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荀爽本作“亚”，按家、麻、鱼、漠古通，亚夫印作“恶”可证)。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郑玄“动”作“赜”，九家作“册”，讹也。虞本作“动”，今从之)。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诸家及郑本“议”作“仪”)，拟议以成其变化。

赜动二句言《易》可以立教，拟议二句示人学《易》之道也，本上系辞来。象爻皆有辞，两言字谓辞也。繁杂则易至厌恶，然形容物宜之象，皆有以统括其大意，自使人嗜而不厌。变动则易至紊乱，然会通而行典礼，则皆有定体可依，自使人循而不乱。是故学《易》者拟诸象以出言，则浅深离合，自合诸物宜而当其理。商酌其变以制动，则仕止久速，自合诸典礼而当其位，此谓言行准《易》也。然言而曰拟，动而曰议，即言行相顾之义。变化本在易道，今言行准《易》，则动静语默皆

道，而成变化于吾身者，与《易》同矣。下举鸣鹤<sup>①</sup>七章，皆拟议之事。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古本又作“縻”，京房本作“𦏧”）。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下孟切，下同）发乎迩，见乎远（贤遍切）。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以下皆承拟议，此释中孚九二，以拟议于言行之感。《周易》本天人合一之书，乃人之视天，恒目为幽隐悬绝，故于此发之。使知感通之故，即在言行切近中，见人之当拟议也。夫人无时不有言行，即无时不有感通，乌可不慎。艮为居，为庐，二在艮下，故言居室。居室在阴象，兑为言，变震为出，出言，鸣鹤象。二变成坤，坤数十，震惊百里，十之千里。外谓巽与震同声相应，千里之外应之，子和象。又坤为不善，为身，为迩，为民。大象离为见，乾为远，坤伏乾，故见乎远。言为心声，出乎身，加乎民。行为心迹，发乎迩，见乎远。此四句，好爵尔靡象，凡皆象外之象。艮为门，故曰枢。枢主开闭，震为动，故曰机。机主发动，以兑金凿震巽，故曰枢机。户之开闭则有明有暗，机之发动则或中或否，亦如言之出，行之发，有荣有辱也。然应虽在人，而感唯在我，彼为实，我为主，故曰荣辱之主。千里之外说一外字，则不可限矣。故遂说到天地，以见语默动静无一不与天通，可不拟而后言，议而后动乎？故特提出慎字以警戒之。

同人先号（石羔切）咷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默”，古本或作“嘿”）。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释同人九五爻义，以证上文言行之可以感人者，以人同此心也。其先言出处语默，总见无时无处不可同耳。凡皆言行之当拟议者，盖能拟议，则为同人之后笑，不能拟议，则为同人之先号矣。本言五

① “鸣鹤”，库本作“鹤鸣”。

与二，初未好合，故先号咷，后得同心故笑。孔子引此以见人之出处语默，虽时位不同，而人心苟同，则无往不利。然添出默字，比上言行之感更深一层。向以出处语默作迹之异，其下作心之同，说得与易辞全没交涉，且将先后之旨说开了，非《易》旨也。在爻则五与二应，而中为三四强暴所阻，故有先号咷，大师克之象。然五阳二阴本为正应，又皆中心之爻，故有后笑相遇之象。笑，兑也。乾金被离克，而变兑悦，故先号咷后笑。旅以兑悦，变小过灾眚之凶，故先笑后号咷。夫心之所牵，契于神明，非迹所间，故孔子既有中直相克之说，至此又发同心之义。心即中，中直即同心，若非心所系念，有所向而不回，安云直乎。断金即火金相克之义。断金者，物不能间，言如利刃断物，虽坚金可断，不能阻隔。利即乾五利见大人之利，明五之动而健耳。巽为同，为利，为臭，为草。兰，香草也。如兰者，气味相投，言出无间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古本亦作“措”），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古一作“顺”，马作“慎斯道也”），其无所失矣。

引大过初六爻，以拟议于敬慎。错，置也。伏颐之震坤，故错诸地。由震坤变乾巽，本非有错地之象，故拟议未变之前，以为苟可也。巽茅象，初地位，巽柔在下，故曰藉之用茅，阴柔贱故薄。

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说苑》作“不怨”），有功而不德（郑蜀本作“置”，云当作“志”），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引谦九三爻义，拟议人之处功名亦敬慎之义。坎为劳，乾为德，乾伏故不德。阳贵而下居三贱，故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艮为厚，坤为至，震为语。五多功，下居三，故以其功下人。谦伏履，履礼也。乾为盛德，兑为言，三得位，故存其位。劳者，功之未成。功者，劳之已著。不德，不以功为德也。下人即不伐不德。言厚之至，不过以功下人。此论理，非论九三。德即功劳，礼即不伐不德。言本于德则盛，言出于礼则恭。若三之劳谦，则恭之极至，故能存位而有终，

存位即有终也。

**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引乾上九爻，拟议不慎之感。贵高在上，便与有功下人者不同。此章以言行为本，以感人为用，引中孚说感人感天地，便见言行不可妄发。引同人，见人心本同，无不可感。引大过，见感之当慎。引谦三见人心恶盈好谦，唯德与礼始可感人而存位，以见当慎之义。若高亢自居，则人不与之与，而位不能存，故引乾上。末二节，见言行不慎，则害成招盗，皆感非其具也。天尊故贵，以阳居阴不得中，故无位。在上故高，无阴故无民无辅。乾称贤，乾盈动倾，故有悔。黄疏曰，此后言悔言乱言盗，反言以见意也。煦按君子立身首重言行，与人交欲其至诚而无妄，持己莫若慎，保位莫若谦，而言为尤易，故屡以言示之。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姚信本作“机”）。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引节初九，以拟议言不慎之感。与人相接，无过言行，故言行尤所当节。不出户庭本说行，孔子释之却说言，言行一致而言为尤易。足爻居初而动，乃行之至近者，故为不出户庭。凡远大之行，不无差错，故易招咎。今不出户庭，安有咎。言，兑象。变坎隐伏，密象。乱即下失臣失身害成也。阶言始基，谓初也。几，事始。成，事终。见行之成败，由于言语，故言尤当慎。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释文》作“为易者”）？《易》曰负且乘，致寇至（“寇”，徐作“戎”）。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虞作“悔”），冶容诲淫（郑玄及诸家本作“野”，谓“妖野仪容”，杨用修云“销也”，《太平广记》作“蛊”）。《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引解六三爻，以拟议行不慎之感。阴故称小，卦中人位，故称

人。阴有形故称器，阳称君子。坎为舆，为隐伏。伏离兵戈，故称盗。上下两阳为主于内外，此爻一负一乘，负犹不失承阳之义。乘阳非阴所宜，故有此象。坎水克离火，故言伐。负乘相形，不能自掩，若教之使然，故言诲。变承言负，有褻狎之意，故言慢。上谓四，下谓二，乘而且负，便与藉白茅者不同，故以为慢。阴乘阳，故为暴。慢上则不礼于上，暴下则不亲于下。众叛亲离，故致盗伐。海盗海淫，言盗之伐，皆自己所致，非人所为，故曰盗之招。藏宜深密，既欲藏又似不欲藏，则怠缓其事，故为海盗。冶所以陶铸方员，容而冶，则饰之过盛，故海淫。淫，坎象。

右第八章。首言拟议之由，始于象爻，欲言行之准易。下七节皆拟议之事，而中孚为主，见言行足以感人感天地，不可不慎。同人说到同心，见能感之由。大过谦言慎感之术，在自卑而尊人。乾上则尊贵而不能慎者，节初则言之不慎，解三则行之不慎，皆感非所感者。





## 周易函书约注卷十四 系辞上传二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古本在十一章首,班固、卫元嵩引合天数五之上,程子并以此二节移在“大衍”一节之前,煦按天数五节不言旧在何处)。

前第八章言《易》准天地之道,发天人合一之旨已详。此下明先天河图之数及揲蓍之法,言卦爻所由成,因推以致用也。一二三四五,五行之生数,在内者也。六七八九十,五行之成数,在外者也。内,体也,成数由之而生,故为生数。外,用也,生数由之而成,故为成数。生者,气之始。成者,形之始。阴阳之理肇于奇偶,始于奇终于偶,此乾始美利,地道无成代终之义,故阴无首,阳无尾。无首者以阳为首,无尾者不可穷极也。孔子以天地二字间之,据人之易见者,明此为阴阳二气之流运耳,故予作循环图以明之。万物之生悉由水始,天之生物莫不先气后形。水火以气用,木则半气半形,金土则形之成矣,其妙悉具首卷河图中。自此以下方言占。

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今《石经》作“卅”),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天数五,五奇,象阳之健也。地数五,五偶,象阴之顺也。五位谓四方并中央。相得如一与二,三与四,相因而序。又如一与二,三与四相对,谓时与位皆不相背也。有合者一六居北,二七居南,如夫妇阴阳配合也。二十有五,五奇之积。三十,五偶之积。变自无而有,化自有而之无,生成二数皆有之。此章发明河图,言数之所由来,而因及其积,是要说大衍明河图之大用也。河图为万物之大本,原无变化可言,其云然者,见得其中所具大难量耳,故下遂添说成行二字。鬼神即变化灵妙处,行字本变化来,变化不居便是行。神则

阳之行于无形而成变化者，鬼则阴之行于有象而成变化者，皆指揲蓍言。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京作“卦”）。

河图之数本五十有五，今止曰五十，盖取河图之中数相乘而得之。又以五为生数，十为成数，相乘而得之也。其用四十有九，诸家纷纷其说，唯荀爽曰卦各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潜龙勿用，故用四十九也。煦按加乾坤二用，其说最当。孔子初说河图，特标天地二字，便是指说乾坤。据形神有无而论，则形有而神无，故可见者止于四十九。而无形之神不可见也，故返于揲以象之。又卦爻之设不离阴阳，阴阳有老少，少静而老动，静者不用，故返于揲。其动而用者，与爻偕行，亦四十九也。先儒谓除一以象太极，果有太极可象，孔子既有象二象四之说，顾独遗太极一象何欤？当知此句独提用字，便是太极以后事，故从分二象两说起，亦如伏羲之图全说阴阳既形之事，故从两仪起。文王之卦从乾坤起，周公之爻从九六起。其在先者，皆不能明言其所以然，此圣圣相传至微极妙者也。太极何形而固有象乎？盖揲蓍乃用时之事，故唯用九用六，一动一静与一用一不用之说为至当。荀爽此论唯潜龙之说未合，他皆不可易也。盖既已有蓍，便已有象，太极非象也。既云五十，便已有数，太极非数也。其数既分便属阴阳，便是乾坤二用，安得取数中之半，指为太极之象乎？分而为二，谓分此四十九也。如以返一为象太极，则此四十九数又何所象乎？可象而无象，非缺乎？分而为二者，分此四十九策，以半置左，以半置右，此则如两仪之对待，故曰象两。挂一以象三者，次以左手取左大刻之策执之，而以右手取右大刻之一策挂于左手之小指间。三者，三才也。左为天，右为地，所挂之策象人，故曰象三。揲之以四，间数之也。谓先置右手之策于一处，而以右手，用四四为数以除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于一处，而以左手，用四四为数以除右手之策。用左右交数其策者，

象阴阳往和之义。其必四数之者，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有四德，阴阳之动则有刚柔太少之四象也。奇，零也，所揲四数之余也。扚，勒也，左右四揲必有零数，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先数，归于第三第四指之间。右手后数，归于第三第二指之间，而扚之也。象闰者，以两手所归之余策，象天道归残聚余分成闰也。五岁再闰者，再积日而再成月，故五岁之中必有再闰，然后别起积分，如一挂之后，左右各一揲一扚。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扚，然后别起一挂，再扚而后挂者，再扚后，合左手一挂二扚之策，置于格上第一小格，是为一变。所余之策左一则右必三，左二则右必二，左三则右必一，左四则右亦四，通挂一之策，不五则九。五以一其四而为奇，九以两其四而为偶，奇者三而偶者一也。然后以两手复取左右所余之策，合而为一，再分再扚再揲，为第二变。独言挂者，分二揲四皆在其中，三变既毕，所得挂扚过揲之策，五四为奇，八九为偶，挂扚三奇，合十三策，则过揲三十六策而为老阳，其画○所谓重也。挂扚两奇一偶，合十七策，则过揲三十二策而为少阴，其画--所谓拆也。挂扚两偶一奇，合二十一策，则过揲二十八策而为少阳，其画一，所谓单也。挂扚三偶，合二十五策，则过揲二十四策而为老阴，其画×所谓交也。×者，--之动而交也。○者，一之动而终始相循也。二变三变，其妙在挂，非挂则纯而不入矣。每三变成爻，十有八变成卦。凡爻变之阴阳，皆以所少者为主，如震男巽女之类是也。老阳，阳之动，资始而不息，故以数少者象之。老阴，阴之动，资生而不穷，故以数多者象之。

乾之策（马作“莢”），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徐作“朞”）。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二百一十有六，老阳六爻之策数。百四十有四，老阴六爻之策数。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乃一百九十二阳、一百九十二阴之总策数，三百八十四爻而万物之数尽矣，故以策数当万物之数。不及少阴少阳，静阴静阳，盈虚未极也。然少阴少阳之策数，亦是此数。期，一岁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举成数，概言之耳。当，适相

当也，非以彼准此也。二篇谓上下经，该六十四卦言也。

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古作“信”），触类而长之（长，上声），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去声），是故可与酬酢（京作“醋”，《说文》作“畴醋”。按《国策》作“雝柞”，《周礼》注作“渊”，借声也），可与祐神矣（荀爽“祐”作“佑”）。子曰：（吴幼清以后人分此节属下章而增也，程朱俱属上章）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举正》作“不为”）？

《易》变易也，四营成《易》，谓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四变营求，方成此一变而为一爻。十有八变而成卦者，三变成一爻，十八变成六爻也。八卦而小成，谓九变成三画得内卦也。此八卦未尽万物情理，故曰小成。若引此八卦而伸之，至于六爻以成六十四卦。触类而长之，谓视其阴阳老少，征其动静，则一卦可触其类而长之，而为六十四变，如此则成四千九十六卦。吉凶趋避悉具于中，天下之能事毕矣。能事即下显道神德行，酬酢佑神所能之事。道大用也，大用出于大本，其初甚微，至彰为参赞位育，皆能事有以显之。德行者，躬行实践，本有迹可观，乃蓍策则探微索隐于各正保合之初，是能事有以神之。显谓筮象之昭示，不隐于茫昧。神谓卦爻之探索，深极其精微，交互见意，与显仁藏用同义。唯其显道神德行，则受命如向，故可酬酢万变。如宾主之相接，言亲切也。神不能以吉凶告，人唯有筮策之象，则可代鬼神而佑助其不及，故可与佑神。见为功于幽也，与神明相接，而佑助其不及，天下之能事岂不毕哉。变化者即上数法之变化，两在不测，人莫得而知之，故曰神，言蓍策精知变化之妙。故两在不测之所为，皆能妙契隐深，而有以精知之也。

右第九章。言天地大衍之数，揲蓍求卦之法，而因推究其大用以赞其神也。自天一以下，河图之数，揲蓍之法，必古有其文，故未加子曰以别之。可知凡加子曰，其前文必先儒已有者也。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明僧绍作“君子之道”），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古本此下三句或无“以”字），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易》之为书，无过辞变象占四者，而皆有圣人之道。四字指辞变象占，道一而已，非谓圣人之道见于《易》中者仅此四种，谓其该括于此四种也。以，用也。尚，取也。辞，卦辞，乾元亨利贞是也。动者，动作营为也。变，爻变也。制器者，结绳网罟之类。尚象者，离与鼎井之类。占谓周公爻辞，如乾初<sup>①</sup>勿用之类。辞变象占皆具圣人之道，故用者取而尚之。辞有圣人之道，用以言，则取其辞而尚之。变有圣人之道，用以动，则取其变而尚之。象有圣人之道，用以制器，则取其象而尚之。占有圣人之道，用以卜筮，则取其占而尚之。以字指人之所用，辞变象占皆指《易》。辞象指卦言，变占指爻言。

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向（古作“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与”，去声）？

矣鲜以至精为尚辞之事，至变为尚变尚象之事，至神为尚占之事。旧注谓此节指尚辞尚占而言。今观以言二字，则专承尚辞可知。至变节言变言象，则承尚变尚象可知。至神节言感通，则承尚占可知。问者，将筮而告蓍之辞。以言二字虽与上以言相应，然在问焉之下，受命之上，当是筮卦时，非发言处事时也。盖此节只说辞之可尚，不必较量言字，故下曰受命如向，见其象如聆其言矣。向谓如相向之近，言亲切也。《本义》作向之应声亦可。来物，未来之吉凶也。远近幽深，无不周悉，蓍之至精如此。非圣人至精之道，其孰能与于此乎？故以言者尚其辞。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

来矣鲜曰此尚象尚变之事，参伍错综皆古语。三人相杂曰参，五人相杂曰伍。参伍以变是借字以言蓍变，乃分揲挂扚之形容也。三变成爻，兼以分揲挂扚再扚五事，而奇偶殊矣，故曰参伍以变。盖十八变中或多或寡，或前或后，彼此相杂有参伍之形容，故言参伍。

① “初”，库本作“九”。



错综谓参伍之数杂乱颠倒之妙。错谓相并而交错，如乾坤坎离也。综谓上下往复，如屯蒙需讼也。通之而成文谓爻也，极之而成象谓卦也。如此则奇偶老少不滞于一端，内外贞悔不胶于一定，而变化无穷矣。蓍之至变如此，非圣人至变之道，其能与于此乎。故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煦按参伍非借字也。九六阴阳之动也。参伍，九六之合，即十五之数也。阴阳各居，则九自九，六自六，不成参伍。九六既合而参伍之象成，故参伍者九六之变动也。变而通之，以此之有馀补彼之不足，而卦爻之象殊矣，故曰参伍以变。参伍在多寡不齐处求之，错在比并相借处求之，综在颠倒上下处求之，皆九六之交，皆揲蓍时，变化以求数之妙。参者，一二之合，三才之义也。一奇阳而二偶阴也。伍，五行也。参共伍为十五，伍其参亦十五。十五者，河图之中土，生成之全数也。洛书一图左右前后上之下中之中之交互之，兼三而论，皆参也，皆不离河图中数。则其伍也，皆此参伍也。十五日而圆，十五日而亏，月之参伍也。一月三十日，参伍之再合，重卦之义也。又挂一以象三者，参也。而分揲挂扚再扚共五事，故曰伍。天地，阴阳也。成文，成阴阳老少之文也，盖奇偶中有阴阳，纯杂中有老少，阳之老少即天文，阴之老少即地文，物相杂始成文也。初言参伍，犹是九六相交，未始有分。参伍变而阴阳老少之文成，成在变后者也，故下遂说出定字，非有象莫能定也。文言爻，象言卦，如乾马坤牛，震雷艮山是也。变者，象之未定，象者，变之已成。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戴侗作“故”，从久，古为“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此尚占之事。蓍卦本无心情，故曰无思无为，无思无为则寂然不动矣。感者，人问卜筮。通天下之故者，知吉凶祸福也。寂，体也。感，用也。蓍之至神如此，非圣人至神之道，其孰能与于此，故以卜筮者尚其占也。煦按此章从圣人之道说起，末复结以圣人之道四，其中虽说辞变象占，皆当知有圣道在也。今观至精三节，用一样结语，盖此字皆指筮卦言，即本节之上文，而蓍卦之精变神，亦即在



此字中。其非至精至变至神，而莫克与者，则圣人之道也，故曰《易》有之也，见非平常之道所能与耳。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蜀才作“擘”，郑玄作“机”）。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极深，究极其精深也。探赜索隐，钩深致远，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知幽明生死鬼神之情状是也。研几，研审其几微也。履霜而知坚冰，剥足而知蔑贞是也。唯精故极深，唯变故研几。深通天下之志者，人之深隐莫如志。而《易》之极深有以通之，即发言处事，受命如向也。几成天下之务者，几能择所向而定其趋，故其务可成，即举动制器成文成象也。不疾不行即寂然不动，而速而至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旧注以极深承至精，研几承至变，所以通志而成务，则神之所为。此以神字总承极深研几，盖因有为节说尚辞尚占，参伍节说尚变尚象，而无思节止言体用，不曰象占，便是承上二节。故此处神字遂以为承极深研几而言，要当分承三段为是。

右第十章。承上章揲蓍求卦来，见得至精至变至神，皆圣人之道，而《易》皆有之。盖据圣人作《易》言，则《易》非寻常小道，而圣人之道即有于《易》中。据《易》之大用言，则至精至变至神之圣人，始克有此至精至变至神之道。

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古一本无此二字）开物成务（王肃本作“阖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何为，问辞也，如斯而已，答辞也。物即吉凶之实理。开物者，人未知开发之也。务者，趋避之事，人所欲为者也。成，成就也。开以知言，即上深通之义，故下文遂言通志。成以能言，即上章几成之义，故下文遂言定业。冒道者，谓天下之道，悉覆冒包括于卦爻中。虽不专指占，而占亦在中也。以者，以易也。《易》开物，故物理未明，《易》则明之，以通天下之志。《易》成务，故事业未起，《易》则成之，以定天下之业。《易》冒道，故志通而心之疑决，业定而事之疑

决。以断天下之疑，吉凶定而趋避之疑决也。

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去声），六爻之义易以贡（京房、陆绩、虞翻本作“工”，荀爽本作“功”）。圣人以此洗心（《石经》、京、荀、虞、董、张、蜀才作“先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刘瓛本作“臧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

圆者，蓍数七七四十九，象阳动而圆，变化无方，肇形未卦之先，而通于卦所由来，故圆而神，即上文开物通志之义。方者，卦数八八六十四，象阴静而方，爻位各居，定于有象之后，而通于卦所由往，故方以知，即上文开务定业之义，蓍动卦静故也。易者一阴一阳，交易变易，变迁不常也。贡，献也，以吉凶献诸人也，即上文断疑之义。洗心谓洁净精微之心，非心有私而洗之也。退藏于密，此心未发也。同患谓与民同吉凶之患也。凡吉凶肇端之地，是所由来，故谓为来，非以未至之地说将来。凡吉凶趋避之宜，皆后此所往，故谓为往，非以过去之时说已往。在前者，肇于未形，通于极隐极微之地，故唯蓍之神，为能上溯而知之，而显之于象。在后者，必待由此而往，始彰吉凶趋避之宜，故唯卦之知，为能豫见而藏之，而兆其将然。然此二句在圣人分上即彻始彻终，有始有卒之说。此圣人之神与知，又非有待于蓍卦也。孰能句，问辞也。古之二句，答辞也。蓍圆而神，圆则变动不居，神则妙用不测，故能于未始有物而开物。卦方以知，方则有定，知则洞明朗照，故能于未始有务而成务。六爻易以贡，易则不烦思维经画。贡则自然显露，故能不执一道，而冒天下之道。圣人以此洁净精微之心，退藏于秘密之地，寂然不动，而圆神方知之妙，亦偕以俱藏。此时虽未有吉凶之形，而吉凶之情，民所患者，圣人亦同患之。迨于既感，而圆神方知之妙，偕以俱发，正以吉凶与民同患故也，神密而不测者也。故凡由来之地，极精极深之秘，皆有以知之，而为肇见之几，知周于事者也。故凡将有所往，无穷无尽之变，皆有以藏之，而为豫照之事。此显微无间体用一如之妙，其孰能与此？则唯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盖聪明睿知，则坐照无遗，故

能察幽而知来。神武不杀则生机内含，故能发育而藏往有具也。一曰神武不杀，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谓，一曰洗心以下全说圣人。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古一本无“夫”字）。

天道者，阴阳刚柔，盈虚消长，原具有吉凶之道。民故者，爱恶情伪，相攻相感，此所由以致吉凶之故。神物，蓍龟也。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兴。察民故，又知神物不可不兴。是字顶上二句，缘是之故，故兴也。前民用即通志成务断疑也，卜筮在前，民用在后，故曰前。斋戒者，敬也。圣人敬之，则蓍龟之德本神明，是亦圣人有以神明其德矣。一说圣人聪明睿知明而察之者，恐人不知天道民故，实相感通，吉可趋而凶可避，于是兴神物以前民用，使之趋吉避凶。又恐民不知通于天道而或褻也，圣人乃先敬而信之，以神明蓍龟之德，则民亦敬信而神明之，以前民用，而民用不穷矣。

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见”音“现”，下“见吉凶”同），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

此即一户，以明物物各具阴阳动静之理，其妙正在阖辟。盖阖阴而辟阳，阴静而阳动，无一物无动静，则无一物无乾坤。先言坤者，由静而动也。乾坤变通者，化育之功。见形象器者，生物之序。法者，圣人修道之为。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此本兴神物前民用来。变通以上泛就造化流行上说道理，是圆神边事。象器法神方就物说，亦是就户推开说，是方知边事。意则专主蓍龟，物却不止蓍龟。出入皆用，则无往不利，民咸用之，则无人不利，至不知其所以然，则神也。是故《易》有乾坤，有变通，有象器，有法神，即今取户譬之。户一也。阖则谓坤，辟则谓乾。又能阖又能辟，一动一静，不胶固于一定，则为变。阖矣而复辟，辟矣而复阖，往来相续不穷，则为通。得见其阖辟非无声无臭可比，则为象。既有形体必有规矩方圆，则为器。古圣人定其方圆，酌其长短，制为阖辟之机，则为法度。利此户之用，一出一入，百姓日用而不知，则谓之神。即一户而全

《易》之理已该，《易》虽神明，岂深远难知哉？象器以下是由户之闾辟不穷推开说，不可以制用句，方作圣人制户说。闾户谓坤者，纯坤从艮象来，艮为门阙，坤为敛也。辟户谓乾者，纯乾从兑来，兑伏艮，乾有开舒之义也。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周易》卦爻，开伏羲大圆而得之，乃伏羲圆图，但从两仪始，今孔子添太极于两仪之上，后儒因两仪四象以后。伏羲即画而成图，则孔子太极之说必当言图也审矣。不知太极不可图也，太极二字是孔子言理最精最密之妙旨。太者，尊上之称。极者，至极无加之谓。言两仪肇生之始，本有此至尊至贵，极至无加之道理，原在两仪之先。此时理数未起，是万物之大原，立于无思无为之先，周通于有作有为之后，不容思议，难可名言，故特以太极二字赞之。赞两仪肇生之由也，非谓两仪之上又有此图也。亦如乾元无可称说，特赞以大。坤元无可称说，特赞以至耳。后人但目为图，与言有言无，皆偏执而未达其妙也。徒索诸空杳者，既全无着落，而指为实有，与云理在其中，皆不免为实理所滞。毕竟太极本体非有无可言，不得已姑就流行之太极解之。此极字即阳极生阴，阴极生阳之极，盖阴阳二者原属两仪肇生之名，然阳所由生必从阴极来，今既有阳仪之生，则其先必具有阴极之妙，不然则何能生阳？阴所由生必从阳极来，今既有阴仪之生，则其先必具有阳极之妙，不然则何能生阴？夫阴极生阳，阳极生阴，此流行之阴阳，即太极之循环不息者也。然敦化之太极在阴阳未生以前，本非有阴极阳极之事，且阴阳之生一时俱有，故其上不得便称阴阳，而但谓为极。以阴阳所从生，原有大中至正而建之极者，然后两仪由此肇也。是由阴极阳极之理，从其后而溯之，遂目为极也。然极则极矣，又非阴极阳极流行迁转者可比，故直称之为太。太者，尊而无上之称，若子孙尊称祖父以上者然也。至周子加以无极，则是无可复加者，而竟可加矣，非极之义也。且极而又极，不两极乎？共位而两极必有一焉，不得称极。就令无极而太极

原具有无浑合之妙，然无之一字毕竟著相，终不若以太之一字赞之，为浑沦该贯也。《周易》本传道之书，但能领会太极，则圣人之道思过半矣。既有阴阳，始可形见，故谓为仪。仪，形也，即乾象流形之形。中庸形则著之形，故《系传》有形上形下之说。有形则可图矣，然阴阳一生俱生，实无先后，故曰太极生两仪，非如动生阳而静生阴说作两载，如流行之太极也。至于无极二字虽能矫实理在中之弊，要亦不能无误，此何等处所而竟可言无，谓无极在太极上乎？谓无极与太极并乎？有层累之见乎？有同位之见乎？太极而谓为无也，则后此之两仪四象八卦，何自生乎？是未察孔子说有字之义也。生也者，即邵子加一倍之说，仪犹在恍惚之际，象则确有可见，卦则象之既定矣。八卦定吉凶，该六十四卦而言，定者定天下之志，生者成天下之务。既有八卦，则刚柔迭运，时位错陈，故吉凶定，吉凶定则趋避可施，故大业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制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荀悦《汉纪》作“立象成器”），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九家》作“探册”），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说文》“亹”，字书所无，不知所从，或当作“赜”，《杨易》以为不然）。

法象者，有象而可法也。天地即《周易》首列之乾坤，二用相交，六十四卦之象悉由此生，故法象莫大于此。万物之生，各有终始，至于四时，未尝无终始，却未尝有终始，故曰变通莫大于此。悬象句，虞翻以出震见兑为言，其理最当。盖法象句言两仪，变通句言四象，悬象句言八卦，与上节《易》有太极三句正相发明，而崇高句则卦中之爻也。富言爻之备，贵言爻之尊，九五及主爻是也。崇高及备物二句说到天下利，正所谓八卦定吉凶，探赜以下正所谓吉凶生大业也。定吉凶而属之圣人，吉凶由圣人显也。成大业而属之蓍龟，吉凶既定而后成也。备物即山泽水火金玉牛马之类，成器即耒耜网罟之类，此皆卦象中事。不曰卦象而曰圣人，卦象由圣人作也。事为之多者曰赜，事机之幽者曰隐，理之不能尽测者曰深，事之不可骤至



者曰远。探者，精入而试之。索者，逼近而求之。钩者，委曲而取之。致者，推至而极之。索谓入其中以相求，钩谓曲其节以相取。蹇蹇，勉勉不已也。盖人之情疑故怠，决故勉也。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王肃作“雒”），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神物，蓍龟也，谓具前知之妙，故神之，法则之，以为卜筮也。天变化，日月寒暑往来相推也。地变化，山峙川流万物生长收藏也。四时百物终古无一相同，故为变化。河出图，生成之数，合处而不分，数之体也。洛出书，分奇于四正，分偶于四隅，数之用也。则奇偶而别阴阳，则四方而分四象，则四方皆有生合及四正四隅而为八卦。其阴阳老少之称乃则之之时，蓍卦所呈之象其在图中，止有四方及分合全缺之象耳。非图书中便有阴阳太少也，小圆大圆是取则图书，一加再加画成者耳。其中原无八卦之象，汉儒未加考正，谓伏羲时龙马负图出于河，则以作《易》，大禹时神龟负书出于洛，禹则以作《范》，而图书遂分，不知二图皆出伏羲。无洛书之分必无以显河图浑沦之体，无河图之合必无以显洛书四达之用，故孔子并说归《易》中。果属作《范》之具，孔子犹缀言于《易》，非误乎？且周公固父子相师者也，文王即准洛书，画出后天一图，武亦文子，顾从箕子而访洛书乎？今观《洪范》亦止是天人合一之理，与《周易》相同。天下无二道，非《周易》一道，《洪范》又一道也。则之之说详具原图<sup>①</sup>。上三段圣人法天地以作《易》，下三段圣人作《易》以教人。四象即阴阳老少，是作《易》时事。

右第十一章。专言蓍卦既成，圣人作《易》之事。

《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又”，郑玄作“有”）。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sup>①</sup> “原图”，库本作“函书”。



释大有上九爻义，天人一理，故言天即言人。顺则不悖于理，是以天佑之。信则不欺于人，是以人助之。顺信本五之中德，上既履顺，则行顺矣。比五而不离，则心专属乎信矣。尚贤言圣人在上也。上履信思顺，而六五又尚贤，所以有天佑之吉。上居天位，天象。应居人位，人象。离中虚，信象。中坤，顺象。变震动，思象。变震为足，上乘五，履象。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书不尽言二句，当是先儒之言，孔子引而释之。书本所以载言，然书有限，不足以尽无穷之言。言本所以尽意，然言有限，不足以尽无穷之意。古言如此，然则圣人之意其在不可见之中乎？此乃直决之词，非疑问也。盖因极深极隐而不可见，自非言所可尽，故于此甚费踌躇。其下复加子曰，则后时之言也。夫言可尽意，言之而已，何待立象？其必立象而意始可尽，正以其隐深不可见，又以见其非言可尽也。谓之为象，正以不可见者在其中也。盖象有阴阳老少，包含变化无有穷尽。蓍中象二象三象四象闰皆象也，而精粗大小有形无形无不悉包其中。其意既尽，而其中不可见者，当亦无勿尽矣。情，实也。伪，不实也。设卦句即在上句中抽出言之，特更显露耳。盖象则犹包仪象，而卦则有定矣。意犹浑沦，而情伪则更切当矣。人心有情有伪，圣人设为八卦，又设为重卦。卦中各有性情，性情又各有美恶，观其爱恶相攻，远近相取，卦之情伪得，而人之情伪亦因以尽矣。情伪既尽，而其中之不可见者何勿尽也。文王周公又虑言之不尽，则立象设卦之意仍然未尽。故又随其卦之大小，象之得失忧虞，系之辞以尽其言，使夫观象玩占，咸可因言得意，而前圣不可见之精蕴益阐矣。夫《易》辞最简，何能尽言。盖事物之理求尽于一爻，虽连篇累牍，其爻旨必不能尽，唯该之以象，而不见之隐悉传。此上言《易》体所由立，下尽利尽神则言《易》用所由行也。变通鼓舞皆是补说尽意尽言之妙，不是说人。变通云者，如阳变之阴，阴变之

阳,如两仪变通为四象,四象变通为八卦之例。不变则不通,不通则其利不尽,因其可通而通之,而莫予云阻,故曰尽利。鼓舞即在变通中,如六爻之变通于六十四卦,而又有刚来柔来,刚上柔上之机,又有《序卦》之序,《杂卦》之覆,中爻之互,皆所以动荡机缄,曲畅其至神之妙,而意与言于此乎尽。彼不可见者,当愈昭然显露矣。

乾坤其《易》之缊耶?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易变易,言易理非言易书。乾坤即生天生地之阴阳,在《周易》则首易之二卦,易即乾坤之二用也。总言乾坤自具变易之理,而变易莫非乾坤之用。乾坤无一时不用,亦无一时一物之用不是乾坤。缊者,衣中所着之絮。此句言乾坤二体充牣于变易之中。乾坤成列,易立其中,见有乾坤二体,即具有此变易之二用。乾坤毁,无以见易,见无乾坤则无变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息,见无变易,则是无乾坤,总见易中卦爻皆乾坤二用之充周。古今六合,无时无物,不有变易,则乾坤安有息时。向谓乾坤不宜说向有形天地上去,然有形无形安有二理,故天地亦在其中。乾坤非妙入无间,安能偕有形无形而使之变易哉? 当知全部《周易》皆是先天,无一卦一爻可以形器相拘,故无形有形皆能毕达。张子曰两不立则一无可见,正缊中之妙也。今观揲蓍中,所得两仪四象八卦,而有形无形可知矣。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古作“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上节乾坤易缊,便是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盖乾坤即阴阳,易即道也。此节形上形下皆本乾坤说,仍是一阴一阳之道,此形字即乾象流形之形,《中庸》形著之形,非如形体可言器也。必待形下,乃始言器耳。形下句轻,止是衬贴上句。盖太极初动原不可以体论,阴阳既判,乃始有形可肇,如风云雷电水火之类是也。太极,体也。阴阳,用也。天地间发挥太极之能,斡旋太极之用,使之弥纶充周,若甚藏密,若可显露,全赖阴阳之运。精入乎无声无臭之表,故曰形而上者谓之道。道也者,太极之大用行也。散布于有体有质之中,故

曰形而下者谓之器。二形字皆作用边事，若使阴阳滞于形器，则滞于有体，止能形下而不能形上矣。谓阴阳为形器，谓道为所以然，则侵入太极之体而未解道在用边，皆非圣言之旨。子静固知言者哉。此二句说乾坤之大用，化裁以下方言圣人体易之大用，然虽说圣人，却本形上二句来。化也者，流通浑融之妙。裁也者，分际各得之宜。其分际各得必从流通浑融来，故曰化而裁之。化而裁则其理不可执，故曰变。其化，若涂埴者，合青黎白壤黑坟赤埴而搀和之。其裁，若成而为瓦为甕为瓶为缶也。又若镕金银铜铁于釜，而或裁为方，或裁为圆也。如一年裁为四时，一月裁为六候，一日裁为十二时是也。前后不同，故以为变，俱说人事不可搀入卦爻。下二节方说卦爻中道理。推而行之，向作以卦爻之理推行于事为之间，竟与举措句犯重。当知变通二句只就人事泛说道理，举措句说到事业，方是圣人经纶参赞之实。变自其同中有异截然可分者言，通自其异中有同引伸无滞处言。化不必其皆一，裁而制之，则不必其皆同，故曰变。推行不必其皆同，然其流通无滞，则彼此又不必其互异，故曰通。事者，业之方行。业者，事之已著。事业是圣人之举措，不指民言。化裁三句所明皆圣人形上之道，若器则拘于有形，何能变通？

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按此非重出也。因上节全本易缙来，说形上为道之事，则变通举措皆圣人形上之道为之。此节说观其会通，行其典礼，皆圣人变通举措以尽道之事，然会通典礼非象无由以见，非爻莫与察也，故遂举象爻而言之，见圣人之变通举措与爻象非有殊耳。《周易》乃天人合一之书，言天道当知有人道，言人道当知有天道。然观此二节，上用是故起之，或系古语，孔子引之也。观下节以赜动二字承之，可知必非重出。

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裁”，古一作“财”），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行”，去声）。

上四存言《周易》卦爻之事，即前节形上之道所蕴者也。下二存说前节变通举措之事，见非圣人之德莫克与此。前三句本象爻来，上句言象，次句言爻，化裁句又言爻。极，究也，蹟，多也。夫唯象因天下之蹟而立，故天地万物之数虽多，而卦象则穷极而形容之。唯爻因天下之动而立，故天地万物之事理变动无恒，吉凶靡定，而爻辞则鼓舞其动而决断之。卦辞俱本易说，即上节形上之妙。五谓六存，语意虽同，而大旨则异。煦谨按《周易》两系不尽孔子之言，多杂记先儒之说，故语意不无重复，五谓六存可以观矣，其加以子曰则孔子之言也。化裁推行本卦辞说，与上节属人者不同。化而裁之存乎变，如大衍五十而裁为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又因蓍数多寡而裁为阴阳老少，皆变动不居之妙也。推而行之存乎通，如一卦而通于六十四卦，一爻而通于三百八十四爻，皆其推行而无滞者也。此上本卦辞说，神而明之以下方始属人，以发五谓中变通举措之妙。神而明之言无所执也，存乎其人谓圣人也。默而成之三句见有圣人之盛德，斯有圣人之大业。到得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便与易理浑同而无间矣，此即在神明句中，德行即在其人二字中。神者，运用之莫测，即默与不言也。明者，坐照之无遗，即信也。无所作为之谓默，默则无事极天下之蹟之卦矣。见诸辞说之谓言，不言则无事，鼓天下之动之辞矣，此言字分明对上辞字说。成者，我自成其变通之事，即前节举措之事业。信者，人自信之如蓍龟，如将神明以下就常人说，则神而明之便是要不凝滞于卦辞，默成而信便是要不扰不杂，且不疑贰，即所谓疑而筮之，则必信之也。

右第十二章。全说形上之道，见圣人之经纶参赞与易为体也。

## 周易函书约注卷十五 系辞下传一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平声）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

成列言三画之卦，象谓阴阳之或多或寡，或上或下也。重之言六画之卦。刚柔相推本爻言，如一卦而变六十四，六十四而变四千九十六是也。系三百八十四爻之辞，皆因其动而命之。命者，命其吉凶悔吝也。动即变也，据象而观则为变，指所之言也。据辞而言则为动，指能变之本爻言也。盖圣人所命之辞，皆指当动之爻言也。

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趋时者也。吉凶者，贞胜者也（姚信本“胜”作“称”）。天地之道，贞观（去声）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爻在卦中，故此节言爻而不及卦。立本二句申上文刚柔相推二句，贞胜二句申上文系辞而命之四句。然从刚柔说起，则三画六画之卦皆在其中。上节刚柔本卦爻来，而此不及卦爻，以刚柔句该之也。上节吉凶本系辞来，而此不及系辞，以吉凶句该之也。上以刚柔相推为变通，此又曰趋时，即变通之时也。上言系辞而命吉凶，此又言贞胜，谓吉凶相胜也。非刚柔则变化无自而出，故曰立本。逮于相推而有变化，如初中末，时也，动始变终皆时也。贞，成也，正也，定也。正而定则既成矣，凡卦言贞，正定之义居多，然必既成，始能正定。三义原不相离，然一成字又实能该正定两义，盖天地之大化由一元之亨而起，至利而贞则万物之既成矣，故此处之贞皆言成也。如吉象成于此卦此爻中，则凶者不得而争之，而吉遂成其胜。凶象成于此卦此爻中，则吉者不得而争之，而凶遂成其胜。爻象既定，阴阳既殊，若刚柔之不同质，香臭之不同气，故能各成其胜。然



吉凶之理生于阴阳，乾坤之德比象天地，天地成位于上下，而升降往来各有定理，是即成此观示之理，以昭示于人。故阴阳往复亦遂若此相胜之理，而一清一宁，一升一降，何非以相胜之理相观示也。日月代天宣化，其昼夜明昧，晦朔弦望，既各成其明，亦遂各有相胜之理。日阳而月阴，而阴必资阳，故日以自明而成其明，月以借明而成其明，终古不易，故为贞明。盖易之为道，不外阴阳，天地日月皆阴阳，则皆乾元所统，故易中之刚柔变通，吉凶悔吝，此道也。天地亦此道，日月亦此道，其由亨而利，既有所成，而正定于此。虽不尽同，然同此一元，则亦同此一贞。盖据不齐者而论，则吉凶有相胜之理，天地有上下之分，日月有明晦之别，而莫不各贞其贞。要其所由然者，莫非太极之所分，一气之斡运，盖天下之动皆成于此一者也，是《周易》从出之大原也。

夫乾确然示人易矣（“确”，《说文》作“霍”），夫坤隤然示人简矣（“隤”，孟作“退”。陆、董、姚作“妥”）。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

本上贞胜来，言吉凶之所以贞胜者。以乾刚坤柔，其理原不相侔。乾元至尊，健运不息，宜若不易，然其体流行无滞，变化各正，万物资之则至易。坤道资生，万物杂然并见，宜若最繁，然顺承天德，无成代终则至简。盖唯健则难者不难，唯顺则繁者不繁。确然者，理定而不移，隤然者，体定而不费。圣人效法乾坤，作为易象，非能有外于易简也。法乾道之不息而征时，法坤体之镇静而定位。爻之有时位，效此易简之理也。乾德运行而无阻，故健。健则刚，坤道承天而代终，故顺。顺则柔，象之有刚柔，像此易简之理也。至爻象动于内，而吉凶遂见于外，莫非易简之呈露，而吉凶安得不贞胜乎。吉凶既定，则趋避有几，故圣人参赞位育之功业，遂因其变而可见。至于因爻象而系之辞，又所以审吉凶而定功业者，故圣人之情遂见乎辞，而乾坤易简之蕴，亦遂不能掩矣。盖《易》书未作，爻象之理具于乾坤。《易》书既作，易简之理备于爻象，则圣人之以吉凶事业显于



辞者，皆显此易简之精蕴而已。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孟喜“宝”作“保”）。何以守位，曰仁（朱子曰“今本作仁，吕氏从古作人。”今按陆德明作“人”，王肃、王伯玉、桓元、明僧绍本皆作“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本上功业来，遂言圣人之功业，圣人功业本乎易简，故遂从天地说起。大德者，易简之著见，无物不资也。生者，天资生物之始，地资生物之成也。位，天位，资之以参赞位育，故称大宝。仁字，《本义》从古作人，谓非众罔与守邦。来氏从王肃作仁，即保合之太和，元善之长也。然无人不可以言位，故位字中便已兼有人字。非有仁以得其心，则众非其众，而位不可守，还当作仁字为正。况下言聚人之财，禁民之义，则此仁字自当与下文一例。财者，仁民之具。理财者，富之也，九赋九式是也。义者，辅仁之术。正辞与正名相似，即所以禁民为非也，教之也。一说理财正辞禁非，作三项。煦按财有宜有不宜，故须理。辞欲其正，欲其合于宜也。非欲其禁，防其不合于宜也。故皆曰义。凡仁之与义要皆功业所在，所以守位，而与生生之造化同德者也。

右第一章。《上系》首章由天地阴阳说出易简知能，而继之以圣人之成位，见圣人之克配天地，此作《易》之源，《易》之体也。《下系》首章从卦中之爻象说出天地易简贞一之德，而因及圣人之功业，见圣人之参赞位育同符于天地，是易道之大用，《周易》之究竟也。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包”，聚也。《鸟兽全具》曰“牺”。包本“宓”字读作“庖”，古作“庖牺”，孟京作“伏戏”。云伏服也，戏化也。马作“虞羲”。或云“庖牺”以网兽为食名，古呼“包”如“孚”，故孚、俯、付、伏通），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汉书》作“察法，睹鸟兽之文”），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乾凿度》引孔子曰“中观万物之宜”，王昭素谓“是与天地之宜”，司马贞《史记补》引此无“天”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上文说到功业，便是参赞边事，便具类情通德之义。此言圣人之易，所以能参赞位育者，因易卦之作非意为之也。其始观而取之，务期与天地人物不违，于以类情通德，故能建功立业而参赞位育也。观者，理蕴于中，则观之而玩其理。取者，象著于外，则取之而合其象。观象于天，如日月有升沉，星辰有显晦，又如日月有出庚见丁满甲之异，皆阴阳之消息也。又震巽象风雷，坎离象日月，皆象也。法，法象，山陵为阳，川泽为阴，艮山兑泽，坎水离火，五行八卦，一阴阳之消息也。象之法之，如三画之卦上天下地中人。六画之卦五上象天之阴阳，初二象地之刚柔。又如初中末之相循，准乎天而征时，上中下之不移，准乎地而定位。又如静爻明位，动爻征时，皆是也。鸟兽之文，如禽飞兽走，马健牛顺是也。又如林栖者羽如叶，地行者毛如草，水游者鳞如波涛，及希革毛毯之类，皆阴阳之消息也。又如凤启文明，龙图龟书，皆是也。地之宜，来氏以为究漆。徐桐谓伏羲犹尚鲜食，非有高黍下稻。《九家易》曰四方四维八卦之位，山泽高卑五土之宜，谓地之南北阴阳寒暑各有所宜，皆阴阳之消息也。橘不逾淮，鸛鹄不逾济，天津闻鹄皆是也。近取诸身，如首圆象天，足方象地，外而五形，内而五性，又如乾首坤腹，皆阴阳之消息也。远取诸物，如动有飞潜，植有夭乔，又如乾为金玉，坤为布帛，又如龙鳞八十一，鲤鳞三十六，龟板中直分阴阳，左右各五纹，分五行，其中十二空象十二支，十二月，皆阴阳之消息也。凡此皆卦画未起，观之取之以为画卦之资，不得将观取之后画成之卦配言，明矣。上画天文，下画地理，中画人物，见夫一阴一阳者，对待之体，交易之义所由生。或消或息者，流行之用，变易之义所由著。于是据其阳息而阴消，则画一奇以象阳，而乾兑离震从阳而生者，因以次而列左。据其阴息而阳消，则画一偶以象阴，而巽坎艮坤从阴而生者，因以次而列右。又阳动阴静，阳神阴形，阳明阴暗，阳有阴无，皆于观取中得之。神明之德即观取中所得阴阳之理，精微而不测者也。八卦成列，器具而道存。健顺之德，乾坤通之，动止之德，震艮通之。悦丽险入之德，兑离坎巽通之。万物之情即观取中所得阴阳之迹，散殊而不一

者也。八卦成列则爻成而象备，天地之情，乾坤类之，雷风之情，震巽类之，山泽水火之情，艮兑坎离类之。德者，阴阳之含蕴。情者，阴阳之形见。德潜而难见，故曰通。情显而易见，故曰类。煦按神明之德即太极之妙，隐寓于天文地理，鸟兽人物中者。今观而取之，故可通万物之情。即吉凶悔吝得失忧虞，卦皆有以象之，故可类。

作结绳而为网罟（今《石经》作“罔”），以佃（古作“田”）以渔（古作“鱼戏”），盖取诸离。

上文通德类情，皆说卦所由起，然观而取之，则通德之义已明。此后说制器尚象，全是类情之事，兼说通德亦可。上取字是取之以画卦，此取字则卦画既成，通德而类情，准之以合于物理，达于人事者也。离为目，互巽为绳，重目而系以绳，网罟之目目相承者似之。《易溯》曰二巽颠倒为结绳，两目相丽为网罟。兑兔巽鱼，为网罟中物，以之取兽曰佃，取鱼曰渔。云峰胡氏以为非取于离，盖似离耳。果然则取字说不去矣。上文既曰类情，则圣人卦画一成，而制器尚象由此以兴，有何不可，何必曰非取离也。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农”，虞本作“農”，盖古文），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揉”，《食货志》作“爓”），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耒耜，今之犁也。耜者，耒之首，斫木使锐而为之。今加铁铧谓之耒头。耒者，耜之柄，揉木使曲而为之。其动也，在下之耜。能入者，在上之耒。以象言，则二体皆木。以德言，则上入下动。天下之利莫大于耕耨。于益之名义亦有合矣。艮为手，互坤土，木入土而动，耒耜象。又艮手揉木故曲。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离日在上，日中象。互艮径路，震大涂，又为足，致民象。互见坎水艮山，群珍所出，又伏巽市利三倍，聚货象。巽为进退，退象。艮止，各得其所之象。货合于市，以所有易所无，各得其所，亦犹物

之有间者，噬而嗑之也。合沙郑氏曰，始离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货而已。食货，生民之本也。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古一本无此三字），通则久<sub>os</sub>，是以自天祐之（古作“佑”），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通谓行而无阻，变谓阴阳互易。阴阳相循无端，所以能久。凡事执持太坚，既久而不安必倦，圣人利导而通之，使不安于故常，变易新机，故民鼓舞而不倦。由之而莫知其所以然，神也。以渐而相忘于不言，化也。凡事用功既久，多不相宜。予之以不可知，从之以无所事，所以致宜也。宜字便含可久意，下文穷变通久，泛论其理，正发此四句之旨。盖使民不倦，是方为时，使民宜之，便说久远后矣。《周易》之理，事势穷极，必当更变，然后流通，既流通然后安而可久。夫穷变通久乃理之循环，而根极天命者，惟能奉若天道，当其时而通变宜民，则与天合德。是以自天祐之，不倦于始，宜民于终，而吉无不利矣。然其通变宜民，非圣人创为之。洪荒之世，草衣鲜食，风气未开，人文未著，礼义未兴，故黄帝尧舜因其变而通之，唯垂上衣下裳之制，以明尊卑贵贱之分，而天下自治者。盖取诸乾坤，为乾坤本循环而不已，实上下定位而不紊也。乾坤易蕴在上而覆故象衣，在下而顺故象裳。垂衣以下正通变宜民之事。《本义》曰乾坤变化而无为，变化指前段，无为指后段。朱子发曰二老合者，无为也，六子自用也。十三卦独乾坤合为一卦。按上衣下裳止具尊卑之义，而天下治三字中含有变通宜民在内。

剡木为舟（陆德明作“桡”），剡木为楫（陆作“撻”，古“楫”作“櫂”），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古一本无此一句），盖取诸涣（“剡”，口姑切。“剡”，以冉切）。

《本义》致远以利天下疑衍。来氏以济不通句绝，致远句绝。剡，剡也。剡木中虚，可以载物。剡，斩削也。剡木末锐，可以进舟。济不通者，横渡水，谓东西南北之阻绝者也。致远者，或放而下，或逆而上，谓千里百里之远道也。济不通与下文引重同，致远与下文

致远同。下致远本引重来，此致远本济不通来。取诸涣者，艮手，乾金入木，剝剡象。坎水巽木，互震动，而流行若风，舟楫象。又艮手震楫，亦舟行象。

**服牛乘马**（《说文》作“𩊖马”，一作“备”），引重致远，以利天下（古一本无此四字），盖取诸随。

上古牛未穿鼻，因性顺而穿其鼻，驯而服之。上古马未络首，因性健而络其首，驾而乘之。虞翻曰否坤为牛，艮为鼻，中互巽绳，缚而牵于前，服象。巽绳缚物，在牛背，上入而下动，服牛引致象。震为马，为道路，否乾为远，艮为手为背，震为足为动，巽股在马上，而行于道路，乘马引重象。震由坤变，坤为牛，一奇在后，阳实而大，引重象。兑由乾来，乾为马。一偶在前，大道开张，致远象。牛非不可致远，引重者，为其力也。马非不可引重，致远者，为其捷也。此分承也，引致相连说亦可。取诸随者，下动而上悦也。牛马随人而动，则可谓悦矣。《隅通》曰牛生望前则子行母前，望后则子行母后，随其天也。马劣喜前，弩者喜后，随其性也。

**重门击柝**（说文作“櫨”，又作“櫨”），以待暴客（郑本作“鞮”，干宝作“暴”，古文），盖取诸豫。

互艮门，震覆艮亦门，重门象。豫一阳界五阴间，关象。震动善鸣，有声之木，柝象。艮为手，手动而鸣，击象。坎为盗，暴客象。艮为守门闾人，坤为阖，待暴客象。豫，逸也，备也。谦轻豫怠，逸也。恐逸豫，故豫备。待也者，豫备也。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

互兑毁折，震木遇兑金，艮手震动，断木象。艮手持木入坤土，掘地象。艮止于下，象臼。震动于上，象杵。震出巽入，艮手持杵，出入臼中，舂象。美利天下者，乾也。本无乾，故不言利天下。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弦木使曲，剡木使锐，互坎木坚，离木稿，坎弓矢，离戈兵，兑毁折，木直而柔以水火则曲，木坚而削以金加以镞则利。水火相息皆有征伐义，故既未济皆伐鬼方。所以威天下者，为其睽乖不服也。



黄疏曰兑金离火相见，杀机也。兑金射离甲而穿其中心，故睽有弦弧象。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世”，《说文》作“代”），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栋，屋脊木。宇，椽也。一曰宇，屋边也。栋直承而上，故言上。宇两垂而下，故言下。震木削以乾金，栋象。阳尊阴卑，两阴在上而卑，宇象。重阴在天上，雷以动之，互兑雨泽，覆巽为风，风雨象。四阳相比，上承而健，栋宇象。大过四阳相比，故亦称栋。大壮，壮固之义也。虞翻曰无妄两象易也。无妄乾在上，故称上古。艮为穴居，乾为野，巽为处，乾为圣人，后世圣人谓黄帝也。艮为宫室，变成大壮，乾人入宫，故易以宫室。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衣”，去声），葬之中野（《汉书》作“藏之”），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

衣薪谓覆以薪也，不封无土堆而人不识也。大象坎隐伏，葬象。乾为衣，中互两乾，厚衣象。巽木薪象，乾凿巽木而人在其中，棺槨象。乾为郊，中野象。巽为人，兑为口，伏艮为手，乾为人，木上有口，以手入乾人，入棺象。大过，过于厚也。小过养生，大过送死。唯送死可以当大事，故取大过。虞翻曰中孚两象易也。本无乾，故不言上古。互乾故但言古者。穿土称封，封，古窆字也。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白虎通》作“理”），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上古事简民淳，已事结绳以记之。关人者，结绳以验之。上无私而下无伪，天下若是其治也。《九家易》曰古者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夬本坤来，世下伏坤，书象。上又见乾，契象。以乾照坤，察象。夬，决也。乾兑皆金，兑为毁折，有刻划之义。大壮进而成夬，易震而兑，若刻划竹木者然。兑覆巽绳，使巽隐而兑现，故易结绳而为书契。古简策用竹木，以铅刀刻划之也。以此书契治百官，则功罪不敢欺，以此书契察万民，则诚伪无所隐。盖夬有明决之义，书契正所



以明决天下之事情，此皆圣人制器，尚象而类情之事。通德即在类情中，盖唯德通，然后情可类也。虞翻曰履两象易也。乾象在上，故复言上古，后世圣人指黄帝尧舜。大壮大过夬此三盖取，直两象上下相易，故俱言易之。大壮本无妄，夬本履，乾象俱在上，故言上古。中孚无乾，大过乾不在上，故但言古者。

右第二章。言制器尚象，类情通德之事。网罟耒耜所以足民食，交易舟车所以通民财，弦弓门柝所以防民患。杵臼以利其用，衣服以华其身，宫室以安其居，棺槨以送其死，所以为民利用安身，养生送死无遗憾矣。然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卒归于夬之书契。盖器利用便，则巧伪生，圣人忧之，故以书契终之。特举十三卦制器之象，以为诸象通例，故下章遂有象像之说。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孟、京、虞、董、姚“像”亦作“象”），**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上言制器有取于卦象，故此即象释之，以为形像之像。象，似也。像则指形言。虞翻谓日月在天，成八卦之象，盖谓易字即日月合形也。若但如此言象，则象像不分矣。须知易中实理原无可言，因据相似者证之，故曰易者象也。所谓相似者，即有形之物证之，故曰象者像也。象字虚，像字实，如天与龙，牝马冰霜，皆像也。木挺曰材，材干也，谓卦之能也。如元亨利贞，言纯阳至健之能，元亨利牝马之贞，言纯阴至顺之能也。凡夫德、体、象、变、卦义，皆其能也。效，法也，献也。发露之义，言爻效天下之动，即所云易以贡也。象也二句指卦言，是说伏羲之《易》。彖者句指《彖传》，是说文王之《易》。爻也三句指爻辞，是说周公之《易》。天下之动，如婚媾祭祀，建侯行师，不可枚举。爻辞之易者，效乎动之顺理者焉。爻辞之险者，效乎动之逆理者焉。生者从此而生，著者自微而著。吉凶在事本显，故曰生。悔吝在心尚微，故曰著。悔有改过之意，至于吉则悔之著。吝有文过之意，至于凶则吝之著也。彖者象之材，天下之动，象之变，吉凶悔吝则据象以生，因象而著也。

右第三章。此因制器尚象，而遂释象字之义，恐拘天德者忘人

事，拘人事者忘天德也。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偶，其德行（去声）何也？阳一君而二民（《仲长统传》引“民”作“臣”），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亦本象字来，阴阳奇偶皆象也。其多少君民君子小人之说，则贵阳之义也。此言已成之卦，阴阳有多寡。奇者，阳之独。偶者，阳之重也。《本义》谓阳卦皆五画，阴卦皆四画，其象亦是如此。第此节说君子小人及君民之分全是贵阳，专论阳爻矣。盖阳动阴静，阳有为阴无为，故论阳不论阴，所由谓一阳为奇，重阳为偶也。下文以君民别尊卑，以君子小人别邪正，则贵贱可知。上何也，论六子之纯杂，自形下者言。下何也，论六子之德行自形上者言。德行兼善恶，与上故字相对。阳尊统阴有君道焉，阴贱承阳有民道焉。阳以不息为用，阳不资始则阴无以资生，故因统天而谓之君。阴静而无为，以承受为用，使阳德不施，阴必无以自资其生，故阴以无成代终而谓之民。

右第四章。本上章象字，因发贵阳之义。

《易》曰憧憧往来（京作“憧”，古“重”“童”通用），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

释咸九四爻，亦如上传拟议之事。爻言人不能守正，相忘于感应之自然，唯是憧憧忙乱于尔所往来，则亦唯所感之朋，应尔之思而已。盖所思者既私，则所从者亦狭，因把一个往来在心上，不少放下，这便是思虑。思者心之用，虑者，思之深。致，极也，使之至也。煦按爻辞既以纷扰为非，孔子又云何思何虑，则当重同归一致四字，是探本穷原，去繁就约之旨。中节日月寒暑虽兼言往来屈伸，似若相循不息者然。言往兼言来，言伸兼言屈，毕竟所重在来屈边。观后言屈以求伸，蜚以存身，及入神安身之说，则注意可知。殊涂同归在行事上说，言所行之道虽异，而要归之地则同。一致百虑在用心时说，言设想之地不在多，而百务纷纭皆可虑也。可知天下之理，至简而可以御繁，至约而可以该博，何思何虑为哉。思虑上安天下字

便是逐逐于外，便非同归一致之理，可知孔子非禁人以思，但不必驰逐于外耳。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姚作“伸”，古“伸”“信”同音。淇澳公曰“信者，时至而应也，竟作信字解”。朱子从韦昭说），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上文憧憧，往来纷扰者也。此言一往一来，往来齐一者也。变坎故言月，互离故言日，坎冬离夏，下艮东北春也。覆震亦春，兑秋也。四时象备故言岁，然寒暑之说止为坎离言耳。成功者退谓之屈，方来者进谓之信。一往一来，一屈一信，循环不已，谓之相感。利者，功也。日月有照临之功，岁序有始终生成之功。有往则有来，有屈则有信，原非溺于一偏也。在造化者，何有于思虑而憧憧往来乎。煦按变感言往来，而蹇卦全言往来，卦变所通，莫明于此。此见伏动变四通之说，所由与康节之天四卦含地四卦，同一义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蛇”，陆、虞作“虵”），以存身也（陆、董、姚作“全身”）。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上节言造化之屈信往来，感应自然之常理。此节即物理圣学言屈信往来之理，亦莫非自然之机。蠖，屈行虫。观此节重屈蛰二字，则知首节重同归一致四字。盖屈蛰即静专之义，正与憧憧往来相反。上节往来屈信虽对举，其意谓往必有来，信必有屈，未尝一味走入往边信边，以见感应有本，无事纷驰外骛耳。屈信止如动静，凡动皆由静起，此即同归之知所归，一致之致于一也。精义利用当绝句，入神连致用句，安身连崇德句。精有秘密之义，自其蕴蓄言，所谓屈也。神者两在不测，兼内外合始终而贯之，所谓信也。不可专说在内，谓精密其义蕴正所以入神而妙于其用也。此句从静说向动，即从屈说向信也。利用之用即致用之用，致用自其发迹见远者言，利用自其处置停当时言，所谓信也。安如安土敦仁之安，论效虽在用后，论位却在用前，正是静时，正是屈字之义。德谓得于已，不曰立

而曰崇，自其已得后，言在内之积累也。利用便是信了，安崇皆屈边事？犹云欲利其用者，正求安身以崇德也。此从动说向静，即从信说向屈也。总见动静相循，仍是次节屈信往来之义，正欲明首节殊涂同归百虑一致之义。此与显仁藏用相似，旧以入神连精义，夫神独在内者乎？以安身连利用，夫既在用边，则不免经营动作，而身能安乎？尺蠖龙蛇忽然插此二语，诚乃大奇。尝观《宋史》言希夷善睡，说者以为得龙蛰之法。孔子《系传》已先言之，或别有妙旨也。及观下文藏器待时与见几之说，及细缊化醇构精化生之说，或其中另有秘旨乎？圣门极聪明者无过颜子，止曰其殆庶乎？或者，颜子可至而犹未至也。及观子贡反，筑室独居，其后始皇掘墓，乃有七壁之讖。意者，子贡之藏欤？则子贡之深契秘旨盖可想矣，特不可向痴人说梦。

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上精义四句皆用功之事，故用两以字便是有所冀于其后。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便见得精进不已，后必难量。只须到穷神知化，方为德盛，德盛则不止于崇矣。穷神说在用边，极神之妙而无勿用也。知化说在体边，达化之原而无勿悉也。到此则内外浑融，故为德盛。总缘憧憧者逐外而忘本，故为探本穷源之论，使纷驰者有以自返，又以见本原之大用。如此难量，彼憧憧往来者，何为也哉？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陆德明“期”作“其”），妻其可得见耶？

释困六三爻义，此屈非所屈，而身不能安之象。石指四，四刚在前，则必为所困。蒺藜指二，二刚在后，则非所宜据。妻指上六，上柔应而不应，其病固以二四刚强，实在阴柔不中正上。谓非所宜困，乃被困而不前，则招尤贻讥，名为<sup>①</sup>辱矣。非所宜据，乃据而失所依，则适以取祸，身必危矣。名辱身危，死期将至，应既不能相援，身又

① “为”，库本作“必”。

不能之应，妻能见乎？陆绩曰三从困辱之家，走之大过，为棺槨死丧，故曰死期将至。元公曰困爻反明利用安身，解爻正明利用安身，噬嗑反言见身不能安，否爻言身安以保国家，鼎爻则身不安之象也。豫复提几，以应精入，致一应一致，恒应咸，天下无深浅，总以明心学耳。此爻前后皆失所依，正与憧憧相似。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释解上六爻义，在解以解悖为义，所以发上爻之用，此及解悖之具，则致用之本也。鸷禽害物，所当去也。弓矢射隼之器，所当备也。执以射隼，又非人莫与也。除害既必须人，则人所以致用之具，必待取给临时，不已晚乎？盖君子有用于天下，常至括碍者，唯无其器，无其时耳。既有其器，又乘其时，是以一出而有获。虞翻曰离为隼，故称禽。离为矢，坎为弓，坤为器为身为藏，艮为待为时，震为动，乾三伏阳，出而成乾，为君子，称人。上称公，三应上，故上令三出而射隼，此谓伏阳出而成乾，令三射隼与象旨不符。煦按藏器由信说向屈，是安身崇德之事，由藏而动是从屈说向信，是入神致用之事，皆安身也。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举正》作“动”），不威不惩（《说苑》作“不威小，不惩大”），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趾”，一作“止”），此之谓也。

释噬嗑初九爻义，欲人之能改以求安身，无逐逐于憧憧往来也。可耻者莫如不仁，小人则甘心不仁。可畏者莫如不义，小人则甘心不义。其所劝唯利，不见利则不劝而勇于趋。其所惩唯威，不威则不惩而果于避，今所惩虽甚小，然可以止恶于初，则所诫甚大，此正小人之福也。小惩谓初阴卑下，大诫谓阳爻也。一说不劝本不耻来，不惩本不见义来，作分承说。一说以劝兼仁义，惩兼不仁不义，小惩大诫贴履校灭趾，小人之福贴无咎。按此当与颜子之复同看，复为不远之复，此为违之既久而始改者



也。以在方改之初，故说入初爻，灭趾之惩未至于身，大诫之福则身之既安矣。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今石经》作“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何”，去声），凶。

释噬嗑上九爻，引此正见初爻之善。初为事始，上为事终，当初而惩，则后之改革可知，故其身可安。何校乃积恶负罪之象，灭耳为罪大不可解之象。始而不善，一改便尽。终而不善，则从前之积累必非朝夕之故，故曰积。凡事创始必微，逮于渐积，必非其故，故曰大。恶极罪大必至灭耳，身何由安？改过莫如初几，动以静为初，信以屈为初。春秋谨始慎微，天道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释否九五爻义，此言祸福之倚伏，以见屈伸相循之妙。存与治皆图安之事。来氏以安位贴身，保存贴家，有治贴国。须知安危存亡治乱，身与家国皆有之，合三者而言则始于治乱，驯而至于安危，究竟底于存亡，故家国可保，便兼治存在内。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陈曰：“知”，徐作“智”），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鲜”，陆作“尠”）。《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马作“粥”），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胜”音“升”）。

释鼎九四爻，上言烛始见终，转危为安者，便含有智字义。此反言德知力之不足，见其不胜任也，故下节言知几之知，见其知之早。不俟终日，见其力之断，以九居四故德薄，四在乾上又近君，故位尊。乾为知为大，四互乾体，故谋大。五至初，体大过本末弱，故力小。过四应阴，此亦应阴，故不胜同义。鲜不及谓鲜不及祸也。

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读，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汉书》引此有“凶”字）。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诸家作“砅”），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



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释豫六二爻，豫九四大有得，盖四阳为卦主，得其时矣。初以应交，三以比交，皆谄四者也。二隔三不与四交，不谄矣。初鸣豫凶，不正者也。初虽比二，二中正不渎慢，下交不渎也。上交宜恭顺，而或失之谄，下交宜和易，而或失之渎，不谄不渎，其具有先见之明乎？故曰知几。未动则吉凶无形，已动则吉凶有象，非几也。几则方动，至微而未显者也。此则长善之仁，由保合之太和从<sup>①</sup>初肇见，故为吉之先见，而未始有凶也。爻变离为日，几则未变时，故曰不俟终日。盖生人之性资始于乾元之亨，乃有保合之太和，既曰太和，必非戾气可得而杂，故《文言》发明率性之道，便曰善长，又曰体仁长人，而子思遂以为发皆中节。孟子遂确乎谓为性善，其邪妄之生皆由外面缘感而入，畜于心地，渐次发生，渐次长养，要非本性所有。故孔子以克己教颜回，首曰勿视勿听，禁其外之杂，所以养其中之纯也。知性中原无不善，则性之方动全是吉征可知，此中安有不善可言凶咎乎？自汉儒添入凶字，宋儒言性，遂有义理气质之分，要亦本于几善恶之一言。夫不唯几在微杳之际，必无善恶可以形见，即以几为两岐之名，便非动微之旨，恐于孔子《易传》亦不相合。不谄不渎何云知几，盖谄渎皆染于习俗，原非本性。不谄不渎则本于天命，发于自然，故说出动之微，见得性之方动，本无所杂，故确乎以为不谄不渎，而又以为吉之先见也。若至著见而杂，则吉不吉，未可知矣。坤土在山下，故言石。断，决也，断可识者言决断可知也。按介字即界限之界，因上下两刚如石，三处其中，前后俱坚，故须察几，所以详说几字。姚信曰二下交初，故曰知微。上交于三，故曰知彰。体坤处中，故曰知柔。与四同功，故曰知刚。煦按此四语当重微刚二字，知刚故不谄，知微故不渎，彰与柔特相形以见耳。不谄不渎即不上不下，不亢不抑之义，谓居中而柔顺也。元公曰豫复坤震之际，动静之交也，故皆言几。豫二贞吉，坤道也。复初元吉，乾道也。二节总言贞

① “从”，堂本作“打”。

吉悔亡，与咸四爻辞相应。煦按屈信往来动静，天地之几也。进退，人身之几也。其妙全在知字，与精义相照。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释复初九爻义。虞翻侯果皆曰，此明知微之难。殆，将也。庶，近也。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此正克己之学，所称四勿者也。周子因此处有不善二字，遂有几善恶之说。不知不善二字为颜子言也，非言几也。生人之性全是太和，浑然至善，圣人全体无亏，至真无妄。常人牵于外缘，则杂之杂矣。颜子去圣人一间，故不能无不善之几，所以有不贰过之说。却将到圣人地<sup>①</sup>位，所以有不远之复，是不善二字即颜子之过，故曰庶于几。非谓几中兼有不善。因其尚未纯全，故有克己之训。己即不善也，所以有四勿之说，孩提知爱知敬，大人不失赤子，有何不善可言。虞翻曰几者阳也，阳在复初称几。煦按阳动者也，复动之始也，故曰几。此正精义入神之妙，所云知至至之之事也。

天地絪縕（虞、姚作“氤氲”，《说文》作“壹壹”，班固《典引》作“烟煴”，戴侗曰：显当从日，“縕”一作“纁”），万物化醇。男女构精（郑作“觐”，合也。徐作“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

释损六三爻。絪，麻线。縕，绵絮。借字以喻天地之气缠绵交固之义。醇本醇酒，谓凝厚也，亦借字。男女谓万物之男女，即阴阳也。论卦象，坤在中爻，上下皆天，有天将地缠绵之象。论两体，少男上而少女下，男止女悦，有男女构精之象。故以天地男女并言，四句连看，则天地为万物之大父母。天地，两物也。絪縕化醇，则天地之气交，专而致一者也。男女即天地化醇后，形上之阴阳，亦两物也。构精化生，则男女之气交，专而致一者也。致，专一也。阴阳相交则专一，凡一皆从两字形出。张子曰两不立，则一无可见是也。

① “地”，堂本作“他”。

本卦应爻，皆阴阳相配，故曰致一。干宝曰不言阴阳而言男女，三人位，为言人事也。损反成益，万物出震，故曰万物化生。煦按天地男女，两也。絪縕，气交也。专一不二故化醇。构精，形交也。专一不二故化生。《易》曰云云者，正以损一人者，两也。得其友者亦两也，两相与则专一，若三则杂乱矣，岂能成功。损三应上，此往彼来却又相应，原无杂揉，故曰致一。《周易》唯主宰之太极，难可名言，孔子于此发致一之理，即流行之太极也。首节言一致，而下言往来屈信，动藏安危，存亡治乱，其后又说知几，皆在两处说。而内外浑一之妙犹未见出，故特引此，从阴阳中寻出太极，以见两之致一，而发太极之理。至损一得友之辨，详具损卦。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易”，去声），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与”，《举正》作“辅”）。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释益上九爻。上由安身说出知几致一，是已索搜到源头精微处，以明精义崇德之事。此说向动作有为边，是安身以后之作用，见得身安心定，然后可肆应不穷，总为憧憧者言持己接物之道。安、易、定非一日之积，是立心之恒者，故引勿恒者反证之，正与憧憧往来者相对。安其身者，平日使内无愧怍，外无倾险，不亢不抑而身安，如是既久，然后出而动作，何往不宜？若取给偶然，行险以动，是危其身矣。失道者寡助，故民不与。易其心者，平日心平气和，然后出而相语，则民必应之。若取给临时，使势利阻于外，危亡惑于内，有所恐惧而语，则民不应。定其交者，平日志同道合，结契既久，其交定矣，然后出而相求，则民必与之。若骤而相值，声气未通，遽欲有求，已无所施，犹望其报，则民不与矣？向作临民说。来氏民兼上下，易作平易，则惧非自惧，恐之使畏也。上与字，党与也。下与字，取与也。莫之与即莫益之。伤之者，即击之也，皆立心勿恒之凶也。安、易、定，皆心上持久工夫，是得一之事，便与憧憧者不蒙。能安能易能定，则所挟者始终如一，常伸而不屈矣。黄元公曰，此章发明心

学,以见下经首咸恒之义。

右第五章。此十一卦非徒发《小象》未尽之义,与七章九卦相似,皆所以标圣学也。第九卦各开言之,此当联贯看耳。通章虽说持己接物之道,约其大旨无非心学。《上传》第八章所引七卦皆在言行交际上说,此章言天道之屈信,以穷神知化,审时慎微,图存于亡,量力而进,见几而作,所以见天地之心,体得一之妙,而常惧以危亡之戒,皆心学之最精最切者也。



## 周易函书约注卷十六 系辞下传二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桓、虞“门”下有“户”字）？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此章向来作泛说卦爻，未会立言之旨，今更正之。先言乾坤所自始，以见图与《易》之所自合。又原名称所由定，以见图与《易》之所由分。此节言羲图所具之蕴，观后开卦称名之说可知。门者从出之地，乾坤两象乃六十四卦所从出，故谓为门。《上传》言缊，自其在中者，言无物不包。此言门，自其在外者，言无物不由乾坤两象，即羲图初画之两仪，故下遂以阴阳解之。有形质曰物，因后此生生不穷之物皆生于乾坤，故遂以能生物者，而亦称为阴物阳物，天地男女皆有形质者也。论二物之德则阴与阳合，阳与阴合而其情相得。论二物之体则刚自刚，柔自柔，而其质不同。阴阳，两仪也。合德，四象也。刚柔有体，八卦也。体天地之撰指八卦，通神明之德指八卦所由来，谓太极也，皆言图也。以，用也。撰，结撰也。今人称文之结构者为撰，雷风山泽水火有形有气，皆其结撰于天地者也。一曰撰犹事也，此解亦当。盖八卦之象既成，事物皆在其中矣。一曰述也，数也。体者与天地之所结撰同体而不二也。德者，理也。神明之德，太极阴阳，健顺动止，不可测者是也。可见者，《易》以二物体之，比合而无可分。不可测者，《易》以二物通之，精入而发其妙。刚交于柔而成三男之体，柔交于刚而成三女之体。又男女自交，而成六十四卦刚柔杂撰之体。天地之撰即刚柔之体，神明之德即所合之德，体中潜蕴者也。虞之曰无形之《易》，括于两画中，谓之缊，故兼形上之称。有象之《易》辟于两画后，谓之门，故及合德之事。前以神明之德先万物，明作《易》之兼该。此以神明之德承天地，明作《易》之断报。煦按乾坤说作两画是自图中看出，最为得解。神明之

德先万物，是自隐说到显。神明之德先天地，是自有形说入无形。

其称名也，杂而不越（《说文》作“𠄎”），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

伏羲初画止有四图，便足传先天之道。其时未开为卦，安得遽有卦名？今欲知其称名之时，便当观其称名之义。夫六十四卦其体各殊，其名亦异，亦云杂矣。而要皆得于伏羲之先天，未有能逾者也。而要皆定于本卦之体象，未有能逾者也。故云不越，乃即其命名之义。参诸其时而考之，知非伏羲时便有此名。今观师讼鼎井，宫室衣裳，杵臼耒耜，皆非嗜欲未开，人情浑噩时所有。可知此等皆后世圣人深惧世道衰微，藉以挽回气运，其用意如此，因称如此之名。称名之名，指卦不指爻，盖此是开卦时，非开爻时也。衰世不指文王，《连山》《归藏》早已开图为卦矣。又不可以《连山》《归藏》为衰世，观一意字，便知作《易》圣人寄维持世道之心于卦爻，亦非谓正当衰世，乃始开卦命名而维持之，此即孟子尚论之法。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本义》：“而微显”当作“显微而”）阐幽，开而（《本义》“开而”之“而”，亦疑有误。虞本“开而当名”句）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

节中用开字一转，正图与卦之攸分，见羲图文卦，意各有在，各擅其妙也。然图与卦皆《易》也，故上以《易》字统之。往谓由今而往，来谓由前而来。来言源头，往言究竟。《易》中往来原无二理，非谓往为已往，来为将来也。《彖》于内卦称来，与周公之称初，即察来之意。于外卦称往，则据已有内卦而言，指外卦也。彰，显著也。谓由四至上，卦体已成，其两仪四象八卦之往于外者，有体可见，故甚彰也。来谓由来，察精详也，谓卦有由成，初必在内，其两仪四象八卦之所以有初，必有从来之处，故须察也。《周易》本传道之书，太极不容言说，故伏羲寄其义于圆图之虚中，是即两仪之来处。孔子《彖传》内卦悉称来矣，而此又欲其察来，察其所由来者耳。彰往察来是分图之内外而言，下用而字一转，又另是一义。言四象八卦之体既成于外，显然可见矣，乃必推极于两仪未起由来之地，是彰往之显于



外者有以微之。万物资始之元本极幽深，最难察识，乃必由两仪四象八卦究极于亨而利贞之后，是来处之幽潜于内而难察者，又有以阐之。微显是引外而入内，阐幽是引内而出外，此四字合图之内外而言。此上说伏羲未开之图，内外相倚之蕴也。开者，后世圣人作《易》必须开图，始成六十四卦。《本义》谓而微显之而当在下，又谓微显宜倒，又谓开而之而疑有误。今观上文以称名稽类为衰世之意，则可知开而当名，为作《易》时矣。必开而后当名，则未开之时必未有名可知。开字既在彰往八字之下，则彰往八字必是说未开之图可知。然未开之图却加易字于上，以羲图为作《易》原本，故遂谓图为《易》也。又谓羲图原具变易之理，文王遂取其义而命为《周易》耳。当名者，圆图初开，其象六十有四，非名以命之，则杂而无纪，于是因卦画之阴阳，多寡上下，与其中之义蕴，而当其体以命之名。如乾健坤顺，坎险离丽是也。前云杂而不越，不越即当也。辨物者，辨其象而拟之以物，如天地山泽，乾马坤牛，乾首坤腹是也。正言以标其德，如元亨利贞，利牝马之贞是也。断辞以决其吉凶，如利建侯，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与不利之说是也。当矣，辨矣，正矣，断矣，而《周易》之妙足以发羲图之蕴者，于是乎全备，而《易》书于是乎起矣，此文王之《易》之妙也。

**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去声，郑云或当作“式”），以明失得之报。**

上节当名八字言方作《易》，此又本当、辨、正、断而推广言之。称名本当名来，取类本辨物来，小大之说是合当名辨物为一义，与微显阐幽说往来者相似。旨远辞文本正言来，曲中肆隐本断辞来，然吉凶之断即在正言中，是正与断亦一义也。称名小，如鼎井一物而名卦，讼噬一事而名卦，不在大也。取类大，如乾坤之天地父母，金玉布帛，广其象而不能尽也，此当名辨物之妙也。远言其深幽，文言其光采，此正言之微显俱到者也。直而可中，其稍委曲者不中矣。有不中则不可以言中，此正言之妙也。辞虽备而鲜不测之神，亦无取于肆陈。言曲而中，则必无不中。事肆而隐，则无事不通神明之

德。故可因民心之疑贰，以决断其吉凶悔吝。此断辞之妙也。中谓悔吝忧虞之不爽。肆，备也，陈也。济行者，吉知所趋，凶知所避也。要之明逆理而失，顺理而得之报以示人，使不迷于所从耳。此文周之《易》所以发羲图之蕴，而为开物成务，维持世道，挽回气化之书也。

右第六章。言文周之《易》本于羲图，而图之与《易》又各具一义，不可不分，故中用一开字。因以见时为中古，嗜欲未开，诸务未起，卦爻不必拆，名称不必有，而先天四图已足传先天之道，为心学之始。因卦之有名，而知名卦者为衰世，则可知伏羲之时必非衰世，伏羲之图必未尝开。而图与《易》分，皆后世圣人之事。然《周易》实非有外于羲图，故用一开字以别之，当知全部《周易》皆是先天。今试观揲蓍求卦，每三变而成爻，不过蓍数之多寡而已，即别为阴阳太少，有何形象而不谓为先天乎？文周卦爻既是先天，则文周之《易》皆伏羲之图可知，安得不明图《易》之所由分，安得不明图《易》之所由合乎？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本上章衰世之意而言，有忧患即衰世之意。兴者，溯其始也。上以命名为衰世，系以庖牺为上古，则有忧患而作易，必非中古。今曰兴于中古，谓作《易》之原，从伏羲先天图中出也，与上章彰往之上便添易字相似，故谓中古即有忧患固非，谓三《易》之作仍为上古亦非。

**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马融“修”作“循”）。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辩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此见卦德之有关于人，九卦俱依经为序。履，礼也。上天下泽，定分不移，修德以礼，则躬行实践有所依据，亦犹根基既立，然后可渐进崇高。柄所以持物，谦所以持礼，自卑而尊人，又为礼者所当执持勿失也。复乃天心呈露，天则将见之候，善端之生悉由此始，犹木有根株，枝叶自然畅茂。善端既生，不能保其无失，非所守恒久而坚

固不可。然善端虽守而勿失，未必人欲尽去。又当于忿欲之萌，损之又损，以至于无，是进修之道也。然又不可以小善自足，必迁善改过，日益加增而德始充裕。然德虽裕于常时，至于处困，尤足验生平得力，困而亨则君子，穷斯滥则小人，故须辨。井有常而不动者也，人能德性坚定，不变所守，故为德之地。然德成于己，未必应用皆善，巽者顺乎其理而深入之，始可以制事也。煦按《上经》三卦与《下经》六卦相配，前后皆依经序。上三卦至复言本，大体也。下六卦至巽言制，大用也。来氏以履下七卦皆言持己，井作施泽于人说。煦按基谓后有可增，柄谓心有所持，本谓大体已具，固谓杂感不摇，修谓去其有馀，裕谓充其不足，辨谓智生，地谓体安，制谓用行也。龚括苍曰三陈初德也，次体也，次用也。胡云峰曰夫子偶即九卦言之，然《上经》自乾至履九卦，《下经》首恒至损益亦九卦。上经履至谦五卦，《下经》益至困井亦五卦。《上经》谦至复又九卦，《下经》井至巽亦九卦。《上经》自复而八卦为下经之恒，《下经》自巽而未济，亦八卦，转为《上经》之乾。非偶然者，于此见文王之心焉。凡十卦置乾不言，乾为君也，无离而互离，用晦而明也。

**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

此言卦德之妙，履为德基，固顺人情而无拂，和矣。然一皆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却是极至的道理。谦为德柄，宜若自卑，且自晦矣。然人益敬服，终必显著，则尊而光也。复为德本，是一念善端之发，宜若甚微，然阳明之用无有小大，既见天心，则阴邪皆所烛照，而能辨别众欲矣。事之杂乘者必至于厌，恒为德固，虽处横逆杂乘之地，而所守益坚，自不厌恶。凡事之难者则必不易，损为德修，其先惩忿窒欲，克己最难，习之既久，渐就平易矣。凡事之充长者，不能无所施为，益为德裕，迁善则善日长，改过则过日寡。既充长矣，不待更有所作为以求其长也。谓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故不设也。煦按凡充裕者，取之各足，何待于设，迁善之道裕，则迁者不劳于设，改过之道裕，则改者不劳于设，穷者多阻滞不

通，人穷则不通，因为德辨，身虽穷困，而乐天知命，道未尝不通也。煦按此当是困心衡虑，而知识日开。居其所者，恒不能迁，动静殊也。井为德地，其体镇静，而功用所及，泛应不穷，是体虽静而用未尝不动也。按此说到功用，则地字之解当如来氏，轻重适均之谓称，称则人所可见者也。然巽为德制，能顺其理，则因时以称其宜，性入而伏，则又形迹之不露而隐矣。此九卦之才德不同，皆能各尽其善，所以能为修德之助。

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

此言卦德足以适用，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履和而至，故人可用之以和其行。兑悦故言和，礼以恭敬逊让为本，故谦可用之以制礼。震为行也，阴道柔暗，善端之复则阳明，故曰自知，谓见天地之心也，即颜子知几之义。德不恒则二三，常则始终如一，故可以一德。损能惩忿，则不激烈而致亡身，损能窒欲，则不因利而招祸患。迁善改过，日进高明，驯至美大圣神，何利如之。困为德辨，宁于己薄而于人厚，故寡怨于人。井为德地，而居所能迁，则体立而用行，身安而利溥，故有以辨义。巽为德制，乃称而能隐，则不失乎轻重之宜，不滞于一定之理，故可以行权。此九卦之所以处忧患而克当也。

右第七章。前章言图，释伏羲之《易》也。此章言卦，释文王之《易》也。八章以下详言爻，释周公之《易》也。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自此至十章皆释周公之爻，十一章专说卦之大用，十二章兼说卦爻之大用。不可远即不可离，周于天下古今之变，切于人生日用之常，以之修德广业，以之安居乐玩，皆不可离也。道即一阴一阳之谓，屡迁者不执一也。此下则言屡迁而不可远之事。阴阳变动初无定居，六爻虚位任其周流，阴阳往来如寄，皆非实有。盖九为乾，六为坤，乾动坤静，乾有为坤无为。乾以神用故可征时，坤以形用故可定位。是位者，坤之有也。乾阳游历其中，或上或下，始成卦体，故

以为周流于六之虚位。阳之称实，非果实也。正如果核，仁之在中者为实，以物贮器中亦曰实。坤之六位非阳莫实，则坤犹虚位耳，故谓六位为六虚。刚柔相易，谓刚之位柔亦居之，柔之位刚亦居之。又如刚变为柔，柔变为刚，皆是也。典要谓不可以定法绳也，亦唯变之所趋而已。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旧本无“无”字）。

此节言卦爻之适用，自来皆就人说。玩一使字知字明字，则出入以度及外内字，断当在卦爻上说。盖知之明之者人，而使之然者，则卦爻也。出入自交易变易处言，如自下而往上为出，穷上而返下为入。又如阳变阴，则阳入而阴出。阴变阳，则阴入而阳出。由复至乾，由姤至坤，皆有程度。以度者，不遗漏不凌越也。外内以定位言，谓入而来居于内，出而往居于外。一出一入，一内一外，其当位不当位，有多少变态使人知之，那得不惧。韩康伯曰明出入之度，使人知外内之戒也。出入犹行藏，外内犹隐显。遯以远时为吉，丰以幽隐致凶，渐以高显为美，明夷以处暗利贞，此外内之戒也。按明字与知字同，亦本使字说，谓吉凶祸福见于卦爻者，昭然明白，故即所以致忧患之故。无有师保二句，亦是使人如此。如云不待教诲，自然亲爱之无已也。观一又字，上下两段自是两义。来氏以上段作畏，下段作爱良是。又一说下段承上段来，明于忧患正使字中的道理。无有师保二句，正知惧之实。

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此为用《易》者言，谓人于观象之初，率其卦爻之辞而揆度其事理之所向，则卦爻出入之度忧患之故，自能确然见其定理。不可为典要者，而亦有典常矣。既字对初字，言究竟也。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右第八章。《易》至于审爻，则动变相循，出入进退，通于人事，故此章遂以人事言之。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



此言圣人始初作《易》，观象定辞之法，故用《易》书领起，言所由成书之道也。质谓卦体，初卦之始，上卦之终，由初至上，始成卦体，然后内外备而贞悔全。六爻相杂谓体中所具之爻，有刚柔上下多寡变动之殊。刚柔不必皆同，始终不必一致，盖刚柔之成质者，物也。始终之无定者，时也。时如复夬之为复夬，姤剥之为姤剥是也。位之象物，虽有定体，然既以为时物，则在变动不居上说。如乾龙物也，而始终内外不同，因有潜见飞跃之殊也。渐鸿物也，而始终内外不同，因有磐陆木之殊也。盖卦为爻体，爻为卦用，体有定而用无定也。

**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

本上《易》书说原始要终为质之义。初上即始终，卦之初爻端倪方露，多幽隐难知。卦之上爻体段已成，则显明易见。以初方出于太极，其几方动，其体未全，故曰难知，孔子所由谓为察来。上为卦末，象显于有形，其卦已成，其质已著，故曰易知，孔子所由谓为彰往。盖卦至五爻，其一未成，后尚有阴阳动静之分，及上爻既成，始有定体，显然昭著于外，故易知。本谓初，末谓上，据上而论初固为本，然初所由来必有大本存焉，此圣人传心之秘也。唯难知，故圣人作《易》于初爻之辞，亦必商量拟议，观其隐深之妙，不敢轻易措辞。唯易知，故上爻不烦更拟，不过因初之象占而成其终，如乾初曰潜，便不可知矣，上九曰亢便显然矣。复初之几，迷复之凶，亦同。侯果举噬嗑初上就人事言，亦有理。

**若夫杂物撰德（郑玄“撰”作“算”，数也），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

本《易》书来，发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之义。初上之义既已阐矣，若夫散见于爻而有形可象者，物也。杂著于爻中，而万物之情已类，隐秘于爻而有能可效者，德也。结撰于爻中，而神明之德已通，即物与德之善者而辨其为是，即物与德之恶者而辨其为非。非合中四爻以求之，则物虽杂而未尽，德虽撰而未该，是非虽辨而无以相发明，安云备哉？中爻谓在中之四爻，对初上言也。一曰杂者两物相杂而



互之也，指互卦说，如乾马坤牛各有定象，非杂也。如泰卦乾马坤牛，是其物也。乾健坤顺，是其德也。及中互为震龙兑羊，则非牛马之物，是杂物也。震动兑悦，则非健顺之德，是撰德也。鲁岳公曰，汉儒论互体，邵子亦有用四之说。王弼辟互，正见其碍。下文二四相得，正成下互之功，三五相得，正成上互之功。三四为一卦全体之中，二五为上下二体之中，故称中爻。煦按泰本坤乾，中互震兑，故至五爻遂有帝乙归妹之辞，此即互卦之例。

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杨易》“居”音基，谓此节当在章末，遂改入“刚胜邪”之下）。知者（徐作“智”）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此统论一卦之体，合六爻言也。要，归也，约也。有初上以该本末，有中爻以辨是非，非有繁重难胜之道也。噫，亦得其要归可耳。约诸物理之存亡，而穷其消息之机，约诸人事之吉凶，而究其得失之报，则始终无隐，是非不紊，君子之所以居身，断可识矣。居非居然，存亡亦说人事，特就物理明之。然始终是非之辨，虽征于爻，而各卦之《彖传》诠解卦辞者已备悉言之。盖六爻皆一卦所分，而《彖传》则一卦之纲领也。

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举正》无“近也”二字，谓是古注，误作正文）。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

此本中爻言，二四本阴位，德性相似，率其所性，皆能为柔顺之事业，是谓同功。然二居下体，四居上体，则异位矣。唯异位，故圣人《系辞》之善，亦有不同。二之善虽不尽皆<sup>①</sup>誉而誉多，四之善虽不尽皆惧而惧多。夫二四同阴，而誉惧不同，为四近五君，则其任重，而凌逼之嫌覆餗之虑，所自有也，故惧。四之多惧以其近君，则二之多誉以其远矣。然阴柔之性依刚以立，本不利于远君，顾二乃

<sup>①</sup> “皆”，库本作“多”。

无咎而多誉者，柔而得中故也。夫二之多誉固为其远而亦为柔中，则多惧者固为其近，而亦为柔不中可知也。三五本阳位，率其所性，皆能为刚健之事业，是谓同功。然三居下体之上，五居上体之中，则异位矣。故三之辞未必无功，而凶居多。五之辞未必无凶，而功居多。盖君位为贵，有独运之权，臣下之功皆其功，故曰功。臣位为贱，无专成之责，一作威福，而凶害随之。一不胜任，而覆餗遗患，故多凶。顾三五虽凶功不同，其位皆任大责重。若以六柔居之，三贱固多凶，五贵亦不能多功，何其危。若以九刚居之，五贵固多功，三贱亦不至多凶。然则五之多功固以其贵，而亦以其刚。三之多凶固以其贱，而亦非以其刚也。合二四三五观之，则知远近贵贱不同，均物也。远则多誉，近则多惧，贵则多功，贱则多凶，则物以杂而物之是非辨矣。柔刚虽不同，均德也。柔中则多誉，柔不中则多惧，柔则危，刚则胜，则德以撰而德之是非辨矣。此固杂物撰德辨是非之一端，由此推之，则凡飞潜动植之物有不杂，而是非有不辨者乎？凡健顺邪正之德有不撰，而是非有不辨者乎？

右第九章。总论六爻，分初上与中爻以发作《易》之旨。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才”，《石经》作“材”，下仿此），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上章《易》书是方去作《易》，此章《易》书是作成之《易》，通就爻说，明天人合一之旨。广指坤，大指乾，悉备指乾坤中所有，暗含人道说。一曰广大者体统浑沦，悉备者条理详密。太极之理际于天，蟠于地，体于人。五阳上阴，天以两而成象，三仁四义，人以两而成德。初刚二柔，地以两而成质。内外卦各有三极，二中函三。三极中各有阴阳，三中函二。

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上节言六爻之体段，此节发明杂物撰德之义。道谓易道变动，指二老，谓阳动变阴，阴动变阳也。陆绩曰天道有昼夜日月之变，

地道有刚柔燥湿之变，人道有行止动静吉凶善恶之变。圣人设阴阳老少之爻以效法其变动，故称爻。等谓上中下之位也。有质之物则有刚柔大小远近贵贱之异，故可以别其等者谓之等。爻不可以言物，有可等始言物。相杂者，相间也。一不独显，相间成文犹青黄之相兼也。如初三五，二四六，刚柔相间是也。不当者非特阳居阴位，阴居阳位也。刚居乎柔，有是亦有非。柔居乎刚，有善亦有恶。而吉凶即于是生焉。故一变动之间，即有物有文有吉凶，非有先后也。

右第十章言《易》书已成，卦爻之包括如此。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此下皆本《易》书，而明趋避之旨，正前所云衰世之意也。盛德即就作《易》见出，非专谓殷为衰世，观下危平易倾，转移甚神，则文王作《易》宁独意在殷世乎？非末世则情伪不若是之甚，非盛德则无以深知其情伪。上危字，惧也。文王身经忧患，故多危惧。下危字与安对，危平易倾，正辞危之用。其易卦中有战兢惕厉而危者，辞则使之平焉。敬慎足以不败，而吉无咎之属归之，有骄矜慢怠而易者，辞则使之倾焉。怠荒每以致祸，而凶悔吝之属归之，此皆理势自然，一若辞有以使之也。不废者，不废此危平易倾之理也。惧以终始，危惧自始至终也。谓圣人系辞不敢始危终易，大约欲人恐惧修省，至于无咎而已。煦按此章宜主盛德，文王当殷之末世，以其盛德著见于《易》，故能扶危定倾，使人知惧。德属体，作《易》之本也。道属用，使平使倾是也。前后言道，中言盛德，见使平使倾非徒然者也。危平道大就君子言，易倾与惧就小人言，要归无咎兼君子小人言。总言吉可趋，凶可避，其要在于戒惧以修身而已。

右第十一章。言《易》书之灵妙，以发趋避之旨。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

因上章说出危平易倾,则《易》之神妙可知。故此遂说乾坤健顺之德,因及知险知阻,以见危平易倾,皆健顺所转移。不言诸卦,止言乾坤,诸卦之阴阳,皆九六之二用也。健顺者,乾坤之性。德者,乾坤在中之蕴蓄,即日新之盛德也。行者,乾坤众著之生成,即富有之大业也。易简者,乾坤无私之理,全在用上见出。险阻者,天地间至动至蹟高卑杂陈之事,皆从亨而利中见出。险难者,易直之反。阻塞者,简顺之反。至健则所行无难,故易。至顺则所行无滞,故简。易直平坦,自无险陷之情,盖险难不易者,由易者相形而见,有险则不得为恒易。简顺无滞,自无繁壅之弊。盖阻塞不顺者,由顺者相形而见,有阻则不得为恒简。乾之知险,岂唯知之,且能使险者而悉归于易,是至健之德行然也。坤之知阻,岂唯知之,且能使阻者而悉归于简,是至顺之德行然也。险阻虽止说知,而无险无阻即在其中,此所由危平而易倾也。

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虞本:“坎为心虑,乾一之坤,为震为诸侯,故云然。”王《略例》曰“侯之”二字衍文。《杨易》云“侯”当作“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

侯之二字,王以为衍文,然《周易》未经秦火,当如《杨易》作民字或传写之讹。如论流行变易之理,作时候之候亦可。能字就易说,本上乾坤来。上言知,此言能耳,说、研、定、成虽说人,实本健顺易简,说易之能也。说心者契于心而无拂,研虑者深致其思而微显洞然。是故以下方说功用,虽属人事,而能如此者,莫非健顺之为。向以能作圣人之能,以定吉凶承说心,以成亹亹承研虑,皆未当。定言不可移易,亹亹虽有勉强之义,却是说作用不穷。成字说在定后,却是说吉凶既定,则趋避有基,故能成就无穷功业。此上皆易卦之能。前曰危易皆转移于易,此又曰定,正为危易者言。唯能转移,然后能定也。云为,即言行,变化应用无方也。此又本说研及成亹亹来,皆易之能也。思虑熟于内,事功见于外,故能变化云为而无所执也。以之趋吉,则必有可征之祥。因在变化云为之后,故凶者可转而

吉，向兼凶说未是。来氏本刘绩以吉作言，亦未当。象其事则知其器量之所受，占其事则知其吉凶之究竟。器之所受，如长短大小广狭之类，有象则有定故也。知来即成亶亶之妙也。变化二句相连说，象事句研说于卦也，占事句研说于爻也。下曰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是也。止说易简之妙，不分卦爻亦可。

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

本上变化云为成亶亶来，设位句承首节知字，却兼能字在内。成能句承次节能字，却兼知字在内。成能与能皆成亶亶之事，至于成能则易简之知能，尽归圣人矣。八卦以象告，故象事知器。爻象以情言，故占事知来。上段本说成亶亶之事，然上节定字本在成先，定而后可成也。此节上段说成亶亶，下乃曰吉凶可见者。事功既成，乃始有吉凶也。人谋鬼谋说在占上，言显微无间也。百姓与能，见百姓得与其中，便是智愚不遗了。又以见圣人所成，参赞位育，非如百姓所能，止此筮占中吉趋而凶避也。象，像也。八卦成列，象在其中，若天地风雷乾马坤牛是也。爻者，效天下之动者也。爻下始言象，兼指文王卦辞，谓卦爻之能也。情即卦爻中动变之情，由卦爻之时位见也。刚柔即九六，指爻而言。相杂谓阴阳来往上下承乘应比之殊也。由其承乘应比而吉凶之情判然可见。告者告此险阻，言者言此险阻，见者见此险阻。吉凶既定，故能变化云为，而亶亶可成也。八卦以象告之下，单承百姓与能，非圣人成能之事。

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

此明刚柔杂居，吉凶可见之故，皆与能之事。凡爻之变必有所通，煦所以有四通之说。若滞于一所则不灵，不灵则不顺利，故曰变通以利言。利即亨利之利，言无阻也。《彖》曰乾道变化，言利而已。以情迁者，因本爻各具之情，遂改易其吉凶也。爱恶，情也。是故



下,皆吉凶情迁之故。盖吉凶在爻,每因刚柔往来,初终内外之情而迁变,承乘应比各有爱恶。爱则吉,恶则凶,然爱而亦相攻者,胶漆之投,人之唯恐不深也。爱相攻,家人九五。恶相攻,同人九三是也。远相取,应外是也。近相取,承乘是也。情,实也,对伪而言。情相感中孚九二,伪相感渐之九五是也。近而不相得,困三豫二是也。相攻相取,情也。感者,情之始动,利害之开端也。取则情之方露,而悔吝之初著矣。攻则情之极至,而吉凶分矣。因远近生情伪,因情伪生爱恶,皆蒙情迁句推本言之。远近情伪,亦姑自其浅深而分耳。当知卦爻中其居皆有远近,其心皆有情伪,其情皆有爱恶,远者止于应不应耳。既不相值,其情犹缓,若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凶本爱恶句,害本情伪句,悔吝本远近句,此处三者相连,故知上三句相连说。立爻之法无过时位,变通二句言时,爱恶以下言位。

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杨易》“屈”作“诎”)。

此与上节虽若不类,言外见卦爻之辞,包罗含蓄,中正和平,知众辞之各异,各有其情,则卦爻之迁转变易,当亦各有其情,欲人因卦辞而推求卦爻之情伪也。试即辞之在人以情迁者观之,有将叛乎正理者,中心不安,发而为辞,必惭愧回互而无所舒展。人有昧乎是非莫知适从者,内无主见,辞必枝离两端,无定执焉。去欲循理,吉人也,心敬慎而言有节,辞不期寡而自寡。欲动情胜者,躁人也,内无养而心易纵,辞不期多而自多。诬善为恶之人,无实迹可据,必迁就以快其私,其辞游移而无根。委靡退怯而失其职守者,心志卑陋,其辞屈抑而不伸。人情险阻不同,而辞以情迁如此。则卦爻既殊,当亦各一其情,而系爻之辞安得不因情而迁,致有爱恶攻取,吉凶悔吝之殊哉。虞翻曰辞惭者,坎人之辞也,近而不相得故叛。坎为隐伏,为兵戎,故叛。坎为心,故惭。辞枝者,离人之辞也,火性枝分,故枝疑也。辞寡者,艮人之辞,言有序也。辞多者,震人之辞,震为决躁,恐惧虩虩,笑言哑哑,故多辞。辞游,兑人之



辞也，兑为口舌，诬乾，乾为善人也。辞屈，巽人之辞也。巽诘屈，震初阳入伏巽阴下，故其辞屈。此六子也，离上坎下，震起艮止，兑见巽伏，《上经》终坎离，则《下经》终既未，《上系》终乾坤，则《下系》终六子，此《易》之大义也。

右第十二章。此章以乾坤易简，知险阻为主。首节言易简之知，次节言易简之能。设位成能总上二节，言圣人作《易》，使人知险阻。变动节言《易》书能知险阻，因示人以险阻之可知。将叛节言圣人不假《易》书，自知险阻，示人以险阻可知之理，以为能知之例。险阻情也，故未止言情字。

上传首篇言圣人以易简之德，成位乎天地，见圣人作《易》之原。此章言圣人以易简之德，知险知阻，作《易》而使百姓与能，见圣人作《易》之大用。



## 周易函书约注卷十七 说卦传

《隋志》：秦后《易》失《说卦》三篇，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之。今《说卦》止一篇，而别出《序卦》《杂卦》二篇，盖《隋志》混言之。《潜录》曰吕东莱定为十二篇时也。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徐、陆作“幽赞”），参天两地而倚数（“两”，《说文》作“罔”。“倚”，蜀本作“奇”，《周礼》注同），观变于阴阳而立卦（马作“观变化”），发挥于刚柔而生爻（《释文》作“发辉”），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幽赞于神明，龚深甫曰宾主之仪，赞者通之。神明之德，圣人通之。此言赞化育也。来氏作神明幽赞而生蓍。参两言揲蓍求卦之事，然止言奇偶所始，故止及于参两，非有分揲挂扚之事也。向谓数始方员，方员出于天地，因有阳全阴半之说，若然则是数由天地而始，非参天两地而倚数矣。当知倚者依也，数即河图之数，天之参依数而参，谓参由奇出也。地之两依数而两，谓两由偶出也。盖河图数十，实由五数而生，成数则生数之所生也。顾此生数中，奇数有三，一三五是也。偶数有二，二四是也。奇阳象天，偶阴象地，三奇故参天，二偶故两地。然皆比拟河图之数，分别出来，故曰倚数。其必依数而参之两之，为揲蓍求卦无出奇偶，四象则奇偶再加，八卦则奇偶三加也。蓍中初变则阴阳之位，再变则四象之位，三变则八卦之位。而三变中，单者参三而为奇，双者并两而为偶。奇天数，偶地数。天非数也，依数之参而知之。地非数也，依数之两而知之。下文阴阳刚柔皆此参两，皆此天地也。孔仲<sup>①</sup>达曰两，偶之始；参，奇之始。煦按三奇得九，是亦老阳之天数，而六包其

<sup>①</sup> “仲”，库本作“颖”。

中，即天包乎地也。两偶得六，是亦老阴之地数，乃分为两参，是以地承天也。比于天数则不足，阴乏之义也，故九之与六莫非参两。观变即三变十八变之变，阴阳即三变十八变所得之象。既有阴阳，复有老少，又有上下多寡纯杂不同，而六十四卦由以立矣。刚柔即阴阳，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者，谓此六爻之中，或为少刚少柔之静而不变，或为太刚太柔之动而必变，又或乾体而坤用其六来交，坤体而乾用其九来交，则以所用之刚柔为主，故曰发挥而生爻。观变以下皆主蓍言，一是统观全体看是何卦，一是细观一节看是何爻为主，何爻当动也。和顺二<sup>①</sup>句总言卦爻之功用，见圣人筮卦之设，非徒趋避已也。原欲人和顺于共由之道，俾蕴之为德，悉无乖戾阻塞之嫌。因致条理不紊，均协乎当然之义也。此句在行事上说，又欲人穷究万事万物之理，因得自尽其各正保合之性，以达夫一元统天之命。此句在知上说，却总承上句来。道德义散见于事物，其中之所以然谓之理，理所秉受谓之性，性所从出谓之命。道德义理性命皆属人，和顺理，穷尽至，则蓍卦也。学人之事先知后行，圣人达天之学则先行后知。一说全就蓍卦言，如乾有刚道，坤有柔道，刚有健德，柔有顺德，潜有潜义，见有见义是也。和顺者与之浑<sup>②</sup>融而无所拂，理者分其条段而无所紊，穷者推致其极而无所遗，尽者全体备具而无所歉，至者探其大原而与之合。道德，义之所以然，散见于事物者，蓍卦皆有以穷之。道德，义之秉受于人物者，蓍卦皆有以尽之。道德，义之原头出于天命者，蓍卦皆有以至之。易数功用之妙有如此。煦观穷尽二字还就人说为当。一说观变句立天道也，发挥句立地道也，和顺句立人道也，穷理句即顺性命之理也。《系传》言卦爻多接言占，此止以和顺二语承之，可知《周易》非卜筮之书。

右第一章。言筮数之设本于河图，即具天人合一之旨。

① “二”，库本作“三”。

② “浑”，库本作“混”。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马作“六画”）。

首二句见圣人作《易》教人，其道甚大，非第占卜也。故下言天地以发性命之原，言仁义以著性命之理。两故字分两段，上言三才之各有两，故以兼三才二句承之，说成卦之体统。下言分而迭用，故以六位承之，言卦中之爻位在卦故言画，在爻故言位。性自所受而言，保合之太和也。命自所赋而言，变化之各正也。圣人之卦爻有初末隐见，内外始终，皆依附于一元之亨而利贞者也，故曰顺性命之理。下文阴阳刚柔仁义，皆性命之理也。兼之以画卦而分之，而迭用之，所谓顺也。阴阳以气言，刚柔以质言，仁义以德言。天无阴阳则气机息，地无刚柔则地维坠，人无仁义则禽兽矣，故曰立天立地立人。天地人，三才也。阴阳刚柔仁义，则各两其道矣。易卦兼之，性命之理在易卦中矣。六画成卦者，五上一阴阳之在天，初二一柔刚之在地，三四一仁义之在人也，而性命之理合之，尽其大而无余矣。此统以言其体也。分阴分阳从天道来，极其精而不乱矣，此析以言其用也。

右第二章。上章言圣人因蓍而作《易》，有益于人道，此则言易卦之作，原具有人道。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音石，虞本音亦厌也）。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

此解先天圆图，全是流行之妙，非言对待也。直须以乾坤两象比之，而通气相薄之义自见。定位与不相射，虽若自其各居，渺不相通者言，然相通之故自在其中。盖此节非有天地定位一句，则六子之流通不可得而考矣。今观山泽相对，具一乾一坤之象，而流通者乃在末爻。雷风相对具一乾一坤之象，而流通者乃在初爻。水火相对具一乾一坤之象，而流通者乃在中爻。是天地定位不过说位之一定，其下三句则全说天地之气流通不滞，而成为六子也。六子之两爻相同者，则乾坤之二体也。其特异之一爻，则乾坤之二用，故以为

天地之流通。今山泽雷风水火，其在图中两两相对，宜若渺不相及，而不知气实流通，故有通气相薄不相射之说。盖伏羲特画此图，非有形质，原以象太极两仪回旋运转之气，故特命为先天。若以为确有其位，则失之远矣。相薄者，天之气薄于地下，则奋迅而为雷。地之气薄于天下，则舒散而为风。天之气发露于积阴之上，则高出而为山。地之气凝聚于重阳之上，则下沛而为泽。天之气入于阴中而为其所涵，则融而为水。地之气涵于阳中而为其所化，则发而为火。通气者，山上而泽下，而阴阳之气则轮转而通矣。相薄者，雷震而风散，而阴阳之气则鼓舞而奋矣。不相射宜若说两不相关之事，若果两不相关，则亦如泰越人之各不相知，其不相射又何待言乎。盖不相射者自其性本相违，而适然相值，宜若不可共处而为之说也，此亦阴阳相资相益之词也。故山泽通气言天地之未交，雷风相薄言天地之初交，水火不相射言天地之中交，故不可以其位既定，遂忘气机之流通也。若止言对待不移，则先天图亦死物耳，何能化生万物哉？山泽独言气者，山泽本以形成，无气则必无可通。观下相错之说，岂其独立，两不相及，顾可以错言乎？则全说八卦之交易，全发阴阳之大用，亦断可识矣。八卦之体虽曰一阴对一阳，二阴对二阳，三阴对三阳，然所对之阴阳皆彼此互易者也，故云错也。往顺来逆，向本邵子作已往方来说。然先天一图，八卦一时俱备，乃固曰此为已生之卦，此为未生之卦，夫卦亦有生法乎？亦有先生后生者乎？伏羲初画先天，固一成俱成者也。筮中十八卦变所成止于一卦，有何卦先生，何卦有待而生乎？当知往来顺逆止据图言，乾与坤皆有之。来谓由太极而来，其在《彖传》唯内卦称来，未有外卦已往称来者也。《系传》察来即此来也。唯外卦称往，谓由此而往，如两仪往为四象，四象往为八卦是也，未有初爻方来称往者也。《系传》之彰往即此往也，盖内卦先成者也。先成者本无而忽有，故必有所自来。圣圣传心正在此处，为其先有太极存也。逆而难知正在于此，所以当察。外卦，后成者也。后成者由内而出外，故以为往。渐进而往，则昭然可见，非如来处之杳冥。顺而易知正在于此，所以为彰。盖据理而

论则太极为两仪来处，四象八卦则两仪往处也，此由大本而推为大用，一定不易者也。若但据图而论，此节开口便说天地定位，其下皆言气之流通，则乾南坤北自应各有往来，不宜专说天根，指乾阳一边。夫乾之位上，则以下际为顺。坤之位下，则以上交为顺。下际顺，则上行为逆。上交顺，则下行为逆。且阳根阴，阴根阳，原在杳冥恍惚之际，由其后而溯之，难可臆度，所谓逆也。今就乾而论，象天之乾位乎南，实由震象一阳初萌而来，故震遂谓为天根。天根者，象天之乾以此为根也。特自既已成乾，逆溯乎天根所由来，则渺然难知，斯谓为逆。如由乾象观其所往，实由一阴之巽就消而始，渐往成艮，而微阳始尽，是由此而顺推于后，适合乎天道左旋，阳德下施之义，故谓为顺。此乾道之来逆往顺者也。今就坤而论，象地之坤位乎北，实由巽象一阴初萌而来，故巽遂称为月窟。月之明得于日，体全属阴窟也者，明阴之所自来也。特自既已成坤，逆溯乎此阴所由来，则渺然难知，所以为逆。如由坤象观其所往，实由一阳之震就消而始，渐往成兑，而微阴始尽，是由此而顺推于后，适合乎地顺承天阴道上行之义，故谓为顺。此坤道之来逆往顺者也。若但执已过者为往，逆我而来者之为来，是徒执向背论往来，可以言时而不可言位，可以言占而不可言图，岂知时之与位莫不各有流通之妙，图之与卦莫不各有来往之秘。如但知迎我而来者之为逆，而不知返而回溯于从前者之为逆，图卦之来往未能大明于世亦已久矣。夫已往方来之说，《易》中亦有之，如神以知来，智以藏往，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此为占筮而言，为人之用《易》者说也。断不可误解于卦图，但知发迹之地为来，前有所往为往，则《易》明矣。譬若有人行于中途，或问之曰何来何往，则必曰某从何所来，今往何所。譬如有人问春从何来，又复何往，则必曰由冬而来，以夏为往，此方是流通不滞之体。凡人之行未有不以前往为顺，却后为逆者也。四时之序由冬而春顺也，由春而溯冬则逆矣。夫天根月窟由来之地，微妙隐深难可言说，圣人指出来字，又提明个逆字，止欲人推原于太极之中，观大化所由起，故曰夫《易》逆数也。至此又特提易字，见得来往逆顺，固《易》之



所以为《易》而逆来之当察，尤圣人作《易》之本心也。

右第三章。全说先天一图流行之气。

雷以动之（《汉书》作“靄”），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暄之（徐、虞作“暄”，荀作“烜”，《韵注》云“古文又作暄”），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举正》作“居之”），坤以藏之。

上章对待而观，言配合流行之妙，是先天圆图中义。此章亦对待而举，言功用各效之能，是先天方图中义。大小圆图象天之浑融圆转而无著，故以为立其体。方圆，坤上乾下，而六子自交于中，故以为致其用。上章言八卦之体出于乾坤之交，故自天地始。此章言生物之能全藉六子，故以乾坤终。先儒以此节全解方图，谓乾下坤上而六子包中，然横图亦乾右坤左而六子包中者也。顾置方图于圆图中，又复坤上而乾下，明圆图中原具相交之义。万物俱由乾坤相交而始，故谓此为天地之用。方图气内而形外，与河图生内而成外，小圆气始而形终相同。但犹在天地相交之始，是胚胎方具之象，故入于先天圆图中，而亦以为先天。然方其形者，是即天包乎地，将有定体之象。横图则明始终之义，标从一至八之数，亦有定而不移者也。天向一中生造化，故二图始生之卦皆在图中。乾坤始交而为震巽，雷风相薄，动则物萌，散则物解，此言生物之功。中交而为坎离，水火不相射故能各效其能，润则物滋，暄则物舒，此言养物之功。暄，明也。终交而为艮兑，山泽通气，止则物成，说则物遂，此言成物之功。若乾则首出庶物，敷理阳德，出震成艮，而于物无所不统。坤则含宏光大，为长养之府，而于物无所不容矣。项平甫曰，乾坤六子初为气，末为形，中为精。雷风气也，山泽形也，水火精也。蒙引曰，自动至暄，物之出机。自止至藏，物之入机。出有于无，气之行也，故以象言。入有于无，质之具也，故以卦言。

右第四章。言先天八卦之功用，以释方图之义。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李巽岩云“成”当作“诚”）。

此释文王后天圆图。后天布散本有定位可指，乃以出齐见役，

相连而及，仍与先天流行之气不殊，何也？阳无形而有为，阴有形而无为，有形无为故有定位可指，要其运行之妙，全赖无形之气有为之用。自舒自敛于其间，是后天图亦具流行之用也。上曰乾君，此则归功于帝，皆谓阳也。阳运而不止者也。先天图始于震，一阳之气生乎内，终于艮，一阳之气尽乎外，此阳始阳终之象也。后天图始于一阳初萌之震，帝出乎东，终于一阳外尽之艮，成能于东北，此亦阳始阳终之象。坤之得阳称为得主，主也，君也，帝也，皆以其权予阳也。且作《易》大旨全言天地变动不居之妙，所由称之为《易》。若阴体静镇无为，无成代终有何易之可见？《杂卦传》曰，震起也，艮止也，皆先后图中贵阳之义。地支首子，则后天图坎一之义。天干首甲，则后天图出震之义。然阳气之行必有所历而后可征，故其得阳而化生者必皆形质有定，是以有方位而不移，各司其职而不易也。是则先天图对待之象，虽明相交错综之妙，莫非圆转活泼之机。后天图流行之义，特为帝之运量而言，至其方位不移则阳气化生之万物，有形有质，可因时而考证者也。向以先天为对待不移，后天为流行不息，均未得解。出齐见役八者皆帝所为，下节不言帝而言万物，则帝之指挥号令而万物率从者也。二言字，语助辞。帝出乎震者，阳气方萌，自隐而显，如可形见，故曰出，春令是也。齐乎巽者，帝之旁通周遍，无物不到，无处不被，故曰齐，春末夏初之令也。相见乎离者。光辉明盛而成嘉美之会，彼此灿然无隐，故曰相见，夏令是也。地道无为。今生长功成必有使之，然者故曰致役，此夏末秋初之令也。土旺四季，尤旺于夏秋之交，故能生秋金，又能养万物。致役者，帝役之也。说言乎兑者，充足盈<sup>①</sup>溢，而舒畅之至，故言说，秋令也。战乎乾者，从前阳之气通，阴得而承之，始有生长成熟，至于秋冬之交，阳帝之令将敛，阴肃之气将盛，阴疑于阳必战，非与乾战也，阴与阳战于乾方也。此乾字即归休之老阳，非象天之乾。劳乎坎者，穷冬闭藏，收敛于斯，休息于斯，舍劳就逸，有慰劳安存之义，

① “盈”，库本作“为”。

故曰劳，冬令也。成言乎艮者，出帝之令，至此而功成也。此以帝字领起，为阳气之流行言也。乃阳必交阴，故历巽离兑之阴卦，而其功始见。其由生而长而成，虽属阴卦却皆二阳，又以明阳之盛也。至于敛藏非一阳潜于其中，则一阳尽于外矣，此皆于有形有象中察流行之阳气，非如立卦之法。阳少主阳，阴少主阴也。是则由出而齐而相见者，帝之鼓乎出机而致役，则由出以向夫人焉。由说而战而劳者，帝之鼓夫人机，而成则由入以向夫出焉。以方言之则有周游之意，以时言之则有迭旺之理，以五行言之则有相生之次。梁氏谓邵子以此为文王八卦，盖因坤蹇解三卦《彖辞》而推之也。煦按此三卦有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之语，正谓月之生明由一阳之震象而来，月之丧明由一阳之艮象而尽，凡皆先后二图始震终艮之秘旨。先天图本说流行之气，而却有定位可指，无定者以有定者考之而见也。后天图本属对待之形，而却说阳气之周通，有定者以无定者考之而知也。此阴阳两不相离，彼此互根之妙，然而阳德有为，阴道无为，于此二图亦概可见矣。

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今《石经》作“絜”）。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上节就阳气之游历而言，此节就万物之生息而言。帝之出入因物而见，故遂言万物。出震者，阳气发散，木德用事，是物之出也。洁齐即姑洗之意，谓鲜洁整齐而无参差也。春三月，物尚有不出土者，或有未开花叶者，彼此犹不相见。至五月物皆畅茂，无有不生长者，故彼此皆相见。夏秋之交土德正旺，土膏之滋润，万物赖以以养。今但称地，明坤之养万物皆顺承乎天，故曰役，为帝役也。阳德之生，收敛而向实，皆欣欣各遂其愿欲，故说。秋冬之交，戌亥之月，

阳剥矣，故与阴相战于西北乾方。论气则为阴阳之交，阴疑于阳必战。论物则阳之功已成，初与阴接，亦必战也。水归冬旺，万物赖其滋养，故为慰劳安存之卦。北方与离明相对，乃万物藏匿之地，得所安故曰安。虞翻曰，成始者乾甲，成终者坤癸。艮东北是甲癸之间，故云成终成始，自万物之出，至成终成始，凡皆帝使之也。七者皆言万物，至乾则言阴阳，不言万物。盖万物之生至于兑秋，已成而就藏，故无物可言。唯生长万物之阳气流布而不息，至此亦必有含蕴归宿之地。又因秋冬之交阴气当权而盛，其将反之阳与之相值，故不免于剥。然阳道不息，终无歇灭时。至于坎则阳德归宿于中，得所安矣，故以为慰劳之也。向作慰劳万物，而不知万物之成皆帝之使也。阳德善动，不能久住阴中，必将出乎其外。阳而出乎阴外，则成终成始莫不由之，故归其功于艮。离明言德，馀德可推。坤地坎水言象，馀象可推。兑秋言时，馀时可推。春木夏火秋金，火克金者也。火金之交有坤土，克者又顺以相生。秋金冬水春木，水生木者也。水木之交有艮土，生者又逆以相克，土金顺以相生，所以为秋之克。木土逆以相克，所以为春之生。生生克克，变化无穷，孰主宰之，帝是也。

右第五章。言后天卦位之功用。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王肃“妙”作“眇”，董云“眇，成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燥乎火（徐“燥”作“暵”，《说文》作“莫暵乎离”，呼但切），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郑本“盛”音“成”，裹也）。故水火相逮（陆本作“不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郑康成曰共成万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而谓之神。张子曰一故神，两故化。又曰合一不测之谓神。自动万物，至莫盛乎艮。分言万物之用，自相逮至既成，正所以发大用流行合一不测之神，盖雷动风挠等皆六子之所能，而相逮至既成等则非六子所能也。全从相字通字内见出，故上用一故字，下又曰然后能云云也。相逮等与定位

节不同，定位节是从对待中看出流通成卦之妙，故下即以往来逆顺言之。若卦之有应爻，自其两而对待者，言其体之立也。此自阴阳相亲流通无滞处，看出合同而化之妙，故下即以能成变化言之。若卦之有比爻，自其阴阳两不相违，言其用之行也。盖定位节是方始成卦之义，故为先天。此则既已成卦之功用，故为后天。后天图以坎离代乾坤，其馀六卦皆水火之用，故此节言后天之用，遂从水火说起。逮，及也。因前言不相射，若似渺不相值者然，故此遂以相及言之。因前言相薄，若似于相悖者然，故此遂以不相悖言之。然此是说后天，却不可混入先天，先天是上下往来说其流通，后天是左右旋转说其流行。若以理论，先天之流通无方可执，后天之流行有方可指，则是先天为流行而后天犹有定位矣。朱子谓此节前段为文王八卦之序，后段为伏羲八卦之序。煦按后四句对待则有之，原未有序也。据朱子此论是谓相逮以下仍说先天，不知相逮既成等，既说在用边，必非先天立体之事。只要见阴阳两相背者，皆同时各效其能，以见妙物之神耳。又曰雷风水火山泽，自不可唤作神。神者乃其所以动，所以挠者是也。煦按动挠中虽有神字，必至相逮中方始见出，譬如徒动而不挠，徒燥而不润，万物能成乎？如此看来，可知神字便在后四句中。《蒙引》曰动物固以雷，而所以运雷之动者，神也。雷只说得动万物，说不得妙万物。神妙万物不必兼先天，盖先天只是六子各得其偶，以立其体而未见于用。见于用便是雷风动挠，而神不外是矣。此以先后天分体用最当，又曰先天言六子之交合，后天言六子之分治，此语亦当。又曰先天之六子各得其偶者两也，两者体之立。后天之变化成物者，即所谓两者之化也，两者之化，用之行也。就此两化之合一不测者，即所谓神也。煦按先天以一乾坤而分为六子，合而分也。后天以六子而共成万物，分而合也。建安邱氏曰，动者，鼓其生意也，挠者，散其郁结也。燥，干也，燥之而使坚刚也。火指日，言天地阳明之精也。泽何以说，土膏之润流于燥烈之余也。水，雨露之属也。万物之生由艮气初萌而始，至于其功既成，则其事止矣，故曰终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水与泽不同，雨露之属，自



天而下为水之润，凡地中水气不流者皆泽也。煦按在天为泽，故一阴蓄于天上。在地为水，故一阳含于坤中，观夬师两卦可知。此段虽序六子而不及乾坤，然神之一字便见乾坤之大用。上段提出神字，皆是言变化而成万物。下段则言阴阳流行而合德，正神妙万物之原，而所以成能者也。前后相追之谓及，若日方燥而水忽润，水方濡而日忽燥是也。雷藏于冬，及春而出，风至冬而栗冽，至春而发生，二者同时而各致其用，皆能生物，故曰不相悖。又动者若益，而挠者若损，亦不相悖也。泽非土不停畜，而土石之间皆润，又能出云而为雨，皆气之通也。全要见出阴阳合德之妙，此皆大用之流行而莫知其所以然者，故曰然后能成也。

右第六章。言后天八卦合一之功用。

**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

此言八卦之性情，谓三画之卦也。刚柔纯杂多寡上下不同，故性情亦异，其下六章皆本此言之。性情，其真也。象，其似也。性情之真非可意测，故下举象之似者，逐卦而细分之，无非欲人识性情之真而已。乾纯阳不息，故健。坤纯阴翕受，故顺。上行之性反而居下，健行之性为阴所镇，故但曰动。阴性重浊，来而就下，故入。一阳陷于二阴，刚为柔掩，故陷。一阴丽于二阳，柔而附刚，故丽。又健遇上下皆顺，则必溺阳而陷之，顺遇上下皆健，则必附阳而丽之。健极于上，前无可往必止。顺见于外，情有所发必说。俱兼静之性、动之情说。煦按据成卦之由而论，阴来交阳而遂丽于阳，比诸结网是禽丽于网目，非网目丽于禽也，故以阴附于阳为丽。然《周易》贵阳，故有一君二君之说。且阳无而阴有，阳神而阴形，神丽于形，非形丽于神也。火之焰光附薪而有，其理自合是阳丽于阴。今曰阴丽于阳，言动用之主也。曰阳丽于阴，则全离之用也。《全诂》曰，自此以下，皆以阴阳纯卦及初中终为序，又非上先后天之序矣。动陷止，皆属健。入丽说，皆属顺。凡物健则能动，顺则能入，健顺其体，动入其用也。健遇顺则陷，顺遇健则丽，陷内健而善藏，丽内顺而尽



物。陷丽者，其势也。健者始于动而终于止，顺者始于入而终于说。阳之动志于得所止，阴之入志于得所说。此就物情言之，而至健至顺摄此八者，终不变也。薛敬轩曰先天左半，健说明动，属阳。右半入陷止顺<sup>①</sup>，属阴。

右第七章。言八卦命名之义，因乎性情。

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虞翻作“駉”，引《尔雅》“𩇑皆白駉”），巽为鸡，坎为豕（京房作“彘”），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

此远取诸物也，本上性情来。马性健致远，其蹄圆。牛性顺任重，其蹄拆。《造化权舆》曰，马阳，起先前足，卧先后足。牛阴，起先后足，卧先前足。阳病则阴，马疾则卧。阴病则阳，牛疾则立。又马饮清而便浊，牛饮浊而便清，皆阴阳之义也。蛰藏于地势重阴之下，而遇阳则奋，龙也，龙潜渊而善动者也。出声于天地重阳之候，而遇阴则入，鸡也，鸡下伏而善入者也。临川吴氏曰，阳生于子，自子而丑，故为重阳。鸡不能飞，为人为伏。前后皆阴之污浊，而中心刚躁者，豕也。前后皆阳之文明，而中心柔怯者，雉也。雉见人则缩头，是内怯也。《象旨》曰，雉化蜃，内外壳为离。外刚能止物而内柔媚者，狗也。狗见人则搏，见熟人则摇尾乞怜。项氏《玩辞》曰，狗直戌而艮在寅，火墓戌而生寅也。煦按戌为火墓故畏水，饮则以舌舐之，犬斗灌水则解。外柔悦而内刚狠者，羊也。羊说群，又善斗。项氏曰羊值未而主兑，金生于土也。羊属土，土生金，故角触。羊属土，故土怪为羴羊。左子厚曰，今以未为白羊宫。双湖曰，大畜乾爻称马，大壮以兑为羊，中孚巽爻称鸡，睽称豕，而馀唯说卦始见，即前圣未言，要无非象也。

右第八章。言远取诸物。

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此近取诸身也，亦本性情来。首会诸阳，尊而在上，乾则积阳在

<sup>①</sup> “顺”，库本作“说”。

上而覆物者也。腹纳诸阴，广而有容，坤则积阴在下而载物者也。足在下而能行，象震阳之动于下。股在下而两垂，象巽阴之偶于下。耳轮内陷，阳在内而聪，坎阳陷阴中似之。目睛外附，阳在外而明，离阳丽于阴似之。动而在上者，手也。手能止物，使不动者也。拆而在上者，口也，口能说人者也。麻衣图南皆以艮为鼻，面之山也。管辂语何晏亦以鼻为面山。乾首坤腹，天地定位也。坎耳离目，水火相逮也。艮鼻兑口，山泽通气也。巽手震足，雷风相搏也。王太古曰，震在下三卦而向右，故足力在左，巽在上三卦而向左，故手力在右。以易证之，观盥者手，从巽也。丰九三折其右肱，岂非二三四互巽乎？艮在下二卦之后而为股，在艮初六曰趾，二曰腓，咸三曰股，而不以为手，此明证也。朱子发曰，经脉十二，手足各六。动于足者，震阳自上而升，动于手者，艮阳自上而止。震艮相反，疾走者掉臂，束手者反行。幼清曰，坎耳，水内景，阳在内。离目，火外景，阳在外，耳外内皆凹，阴也，中凸而实者，阳也。目上下皆白，阳也。中黑而虚者，阴也。肾开窍于耳，心开窍于目。《神易》曰，耳听以窍，空属阳，坎也。目视以珠，黑属阴，离也。阳气无尽，故听可穿墙，阴形有尽，故视不洞垣。

右第九章。言近取诸身。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此章取诸人伦，以明纯杂始终之义，亦本性情来。六子皆出乾坤二用，故称父母，天资始地资生也。索字向作求字解，止说得一半道理。不知此字本具两义，是有求于彼，欲其获助于己之称，故下遂接言得字，盖兼取与两端，合交字生字而言也。譬诸索债，必先有以与之，然后取之而归之于己，即其取而往，亦期其得而来。无与而取，彼必不应。无交而欲其生，将何以为生也？如夫妇然，阳先施谓之交，阴翕受然后生也。及其既生，仍从男姓，如索债者取己之所有

而仍归于己也。今立坤阴之体于此，乾往而索于初，及坤纳乾初则为震之长男，是长男虽有坤生，因乾之索而遂从乾以为男，坤直借体耳。立乾阳之体如此，坤往而索于初，及乾纳坤初，则为巽之长女。是长女虽由乾生，因坤之索而遂从坤以为女，乾直借体耳，所由谓为索也。索即二用之用，凡乾坤所用皆止一爻，其两相同者则其体也。凡《易》中言交言生言往来言上下，皆此索字之义，即皆二用之旨。因在初位故长之，若居二位则为中矣，若居末位则为少矣。是皆往而求，求而得，始谓为索也。其能生者，体之不动者也。故兼一往一来，而索字之义始备。圣人之论卦爻，皆以动用者为主，故从二用之阴阳，而遂别为男女。如不解索字之义，则《彖辞》中往来上下之说，遂指为卦变卦综矣。柴氏曰，往不以此章并诸象，是但知男女为人，而不知物物皆男女也。

右第十章。此因天地定位节先说定位矣，其下又有相薄通气之说，故此遂以父母男女言之，明男女之胥生于父母也。

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京、荀作“柴马”），为驳马（《释文》作“駮”，通作“驳”），为木果。

此下皆因各卦之性情而推广言之。夫子赞《易》，以文王卦辞之象有所未尽，故推而广之。然亦观于已成之卦爻及辞中之象，偶自彷彿者，错而取焉。非徒欲人推类以尽其余也，欲人由此等之象反求此卦性情之真而已。总因卦中实理难于推测，故指其象而证之，天地雷风是也。又惧一象不足以尽其蕴，于是远取物近取身，又取诸人伦，犹虑此卦之性情不能毕契其真。又即八卦而推广之，欲人每读一象，须将本卦回顾一番。又合此众象频频将此卦回顾一番，但知无有一象不具此卦之性情。又合此众象方始完得此卦之性情，则此卦之性情其真自定。故知圣人立象，非欲人推广其象，但为占卜之用也。夫天地间所有之象，岂能尽为广象所摄？若使诸卦之性情既定，则象外之象皆可因卦而推。试观乾言圆而坤不言方，乾言君而坤不言臣，坎言血而离不言气，离言干而坎不言湿，无非欲人识

其真而推其类耳。纯阳而至，健为天，天为乾之总象，以后诸象皆有天德焉。体圆而运转不息，故为圜，此象其体也。首出万物高而在上，故为君，此象人之至尊。知大始而生六子，故为父，此象人之至亲。性纯粹故为玉，德坚刚故为金，此象物之至贵。天地严凝之气盛于西北，故寒生焉。寒极则水坚而成冰，乾于后天卦在西北，于时为冬，故为寒而又为冰，是有象于时也。煦按乾象寒冰，阴言龙战，阴阳之际不可不察，然非真寒真冰也，象焉而已。亦如坤上之龙，非真龙也，莫非象也。阳之色赤，大赤，盛阳之色，寒冰在子，以阳之始言之，在内而凝蓄者也。大赤在午，以阳之终言之，在外而著见者也。坎之中阳为赤，乾加大字，别于坎也。乾健行故象马，自其健而最善则为调良之马，自其健而最久则为垂老之马，自其健而最坚强则为多骨少肉之瘠马，自其健而最威猛则为锯牙食虎豹之驳马，煦按驳取其文也。乾德大明而显著，故有文采可观，威猛之义于乾不合。虞翻曰乾善故良。崔憬曰骨阳肉阴，乾纯阳骨多，故为瘠马。来氏曰良马，马之健而纯，健之不变者也。老马，健之时变者也。瘠马，健之身变者也。驳马，健之色变者也。乾道变化，故又以变言之。此有象于动物也。木果体圆而在上，纯阳故象木果。艮少阳在二阴之上，故兼木之果，草之蓂。煦按乾无其于之辞，无物不资以始，而究无一物可以拟其元。乾无其究之辞，健行不息，非有究竟也。周公爻辞俱向动变处说道理，故所立之象皆因动变而言，孔子广象亦莫非言动变也。如大有之二言车，大畜之二言舆，变离也。讼四否四言命，变巽也。剥上之硕果，艮也。凡八卦皆有本象，天地雷风是也，其下则因本象之变动而广之。天，乾之本象也。为圜，变坎离也。圜，天之体也。君父，变震也。寒冰，变坤坎也。金玉变艮也。变兑亦为金，马变震坎也。良马变震也。瘠马老马变坎也。驳马大赤，变离也。又瘠马老马，变艮也。如变坤，则为牝马。木果变震艮也。汉淮南王安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训二十篇，号《九师易》。荀爽集《九家易解》十卷，有为龙，为直，为衣，为言。龙，阳物。直，动直也。衣有覆物之象，言之声出于气，气阳也。此皆已见于爻象

中，故爽采补而入之。来矣鲜又将《易辞》中乾象之所有者，一一采补之，有为郊，为带，为旋，为知，为富，为大，为顶，为戎，为武。元同《补象》：有为元，为永贞，为光，为终日，为三人，为大首，为颙，为鸿，为福祉庆祥，为道，为德，为惠心，为诚，为习，为载，为大车，为金车金柅，为辐，为轮，为战，为行师，为遄，为飞，为行，亦为石，为重象，以其体圆为旋为瓮，为鼎腹，此皆兼变象互象采补者也。

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嗇（京作“遴嗇”），为均（《礼记》注作“旬”），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

积阴在下，至顺而极厚为地。作成物，能致养者母。柔而广平者布，一作泉布说。釜虚而有容，一作熟物以养人。项氏曰六十四升曰釜，坤容六十四卦也。俭于用而能守，阴静翕而不施，故吝嗇，阴性然也。动辟而舒，生万物而无所择，故均。项氏曰均，旋瓦者也。牛性本顺，子母相随不离，则尤顺。纯阴至顺故为子母牛。煦按母即牝马之义，凡阴皆顺于阳，子其所生也，坤德顺而生物故也。厚而载物故为大舆，称舆本剥之上九。《尔雅》：权舆，始也。权，天之始；舆，地之始。一曰古人造衡自权始，造车自舆始。物相杂为文，三画皆偶，条理焕然故文。物三称群，阴为民，三阴相随故为众。称众本晋之六二，在下而承物于上，故为柄。于地为黑土，黑，极阴之色。煦按地与母，本象也，吝嗇，其性也，均变乾也。大舆变乾与坎离也。釜变兑也。子母牛，文，变离也。黑变坎艮也。柄变震巽也。《九家易》有为牝，为迷，为方，为囊，为裳，为黄，为帛，为浆。牝取翕受资生之义。迷者，阴暗也。地方故方。囊虚而有容也。裳居下体而顺。黄，土正色也。帛，质柔而广平。浆者，太阴为水，所谓味甘淡而顺也。来矣鲜有为末，为能，为小，为朋，为户，为敦，此皆已见爻象而采补者也。《补象》有为霜，为西南，为野，为国，为邑，为阶，为城，为墉，为丘，为次，为荒，为虞，为户，为地南北之径，为十年十朋，为臣，为有土之公，为女子，为小人，为匪人，为畴，为亿，为师，为群，为夷。夷者，众也，平也。于德为安，为宁，为燕，为承，为智，为允，为敦，为章，为含括，为裕，为迟，为冥。于物为汇，为大牲，为



蕃庶。于器为輿，为缶，为匕鬯。于味为甘。此据变象互象而采补者也。

震为雷(古文作“为长子，为元黄，为萑，为大涂，为駮，为决躁”，下同)，为龙(虞、干作“駮”，谓駮苍色，震东方故也。李鼎祚作“駮”，乃“駮”讹)，为玄黄，为萑(虞、姚、李作“萑”，《纂言》作“为敷”，与华通。萑，阳在初，隐未出，触坤故萑)，为大涂，为长子，为决躁，为苍簠竹(徐“簠”作“垠”)，为萑苇(荀“萑”作“荻”，《石经》作“萑”)。其于马也，为善鸣，为馵足(京、荀作“朱足”)，为作足，为的颡(《说文》作“昀”，《尔雅》作“驹”，吴幼清训如射的之“的”，额有旋毛，中虚如的，古皆训白，《杨易》谓巽为白，若震色不白，盖《尔雅》“的颡白颡”之误也)。其于稼也，为反生(虞作“坂生”，陆云作“阪”)。其究为健，为蕃鲜(“萑”音孚。馵，主树切)。

震一阳动于二阴之下，雷则阳气之奋于地中者。张子曰阴气凝聚，阳在内者不得出，则奋击而为雷。煦按雷者气之始出，奋而有声者也。称雷本《彖辞》，震惊百里，龙则以动奋之身，而静息于地势重阴之下者。玄黄，天地之杂，乾坤始交而成震，故其色兼之，萑之言施也。阳主舒，阴主翕，震一阳始生于下，阳气始施故为萑。杨慎曰萑，草木始蒙也，古作萑。今作华，盖花之蒂也。毛诗凡华字皆叶音萑，花之总名也。花则阳气之初舒者，故乾之纯阳则为木果，剥之上阳则为硕果，是阳气之结实者也。或为花蒂，亦承受花瓣者。来氏曰震，动也。车，动物也，萑当作车。且从大涂从作足，马则车之误明矣。一奇动于内而二偶开张，四通八达故为大涂。《蒙引》：大涂，大壮九四所取也。乾一索而得男，故为长子。决者阳之力，躁者阳之性。震一阳生于下，而上进以决阴，其动也躁，故为决躁。《蒙引》谓震为决躁，巽为进退不果，刚柔之性也。苍色深青，东方之色也。簠，竹筥，即竹肤也，竹之色在于簠，竹与萑苇皆下本实而上干虚也。煦按阳，虚也，阴，实也，阳在内，故竹中虚，阴在外，故色苍。正阳之色非大明则大赤，东方乃日初出之地，将明未明，其色青黑，故震初阳象之。萑，荻。苇，芦竹也。震亦阳



卦，乾属也，故亦象马。凡声，阳也，阳动于内，上口开张，故为善鸣。称善鸣本《彖辞》之笑言，马悬一足而立谓之彘足，震一阳下动似之。《尔雅》：马后右足白，骧。左足白，彘。震为左为足，初阳白也。马之腾跃而超起者为作足，震阳动于下似之。的，白。顙，额也。煦按马顙在首，阴无白色，下照之以阳故也。谓白在首而不纯，如云阳在初而微耳。二阴有似于口，初为首爻。阳为白色，首之近口而有白色，故白额。善鸣以全体取，彘足，以下一阳取，的顙以上二阴取。称马本屯卦诸爻。稼，诸谷之属，萌芽自下而生反向上，是谓反生，谓阳在下也。凡诸种初生，根先下着地，然后种中萌芽乃上生。阳刚震动，势必前进，故究其极而言之。乾健，阳性之纯也。一阳初长而为临为泰，必终于乾，故其究为健。至于乾则三阳开泰，阳之盛矣，故又为草木蕃庶而鲜美。云峰曰震巽独以其究言，刚柔之始也。存疑其于稼也三句，上是刚反取，下是因刚长取，其究贯下蕃鲜联说。陆佃曰，究为纯阳之健，究其前之进也。蕃鲜，究其后之所变也。三变为巽，继震为木，故云。震花变巽为草，震龙变巽为鱼。一曰鲜为鱼，究健究蕃者，究阳之前进也。究鲜者，究一阳之对待也。煦按雷，本象也。为龙，为马，为健，变乾也。为玄黄，为大涂，为反生，变坤也。变艮亦为大涂，为彘，为苍筤竹，为萑苇，为反生，为蕃鲜，变巽也。变巽亦为龙化鱼，马谓变坎也。为善鸣变兑也。决躁、夬、马足、的顙，变离也。又为健变艮也。《九家易》有为玉，为鹄，为鼓。为玉者，乾坤始交，刚柔合德也。鹄，海鸟，其飞最快，故射者画以为的，亦震动决躁之象。为鼓者，阳动而有声也。幼清云，玉当作圭，鹄当作鹤。来矣鲜有为青，为升，为奋，为官，为圆，为春耕，为东，为老，为筐。《国语》震为车，左氏亦云震为土车。元同《补象》：震为斗，为陵，为九陵，为高陵，为易，即场也，为百里，为侯，为官，为好爵，为中行，为言，为笑言，为大作，为耕获菑畲，为风，为假，为至，为往，为升，为跻，为舆，为击，为搗，为荐，为灾眚，为震惊，为失丧，为渝，为虢，为机。于物为车，为柝，为簠，为筐，为茅，为朶，为鸟隼，为鸿，为翩，为翰音，为鸣，在上为藩蓐，合巽则为帝，此皆据爻

象变互而采补者也。

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王肃作为“香臭”,玄、子云、虞翻作“嗅”,李鼎祚本同。今按李本作“臭”),其于人也为寡发(虞、郑本作“宣”,云黑白杂为“宣”。郑谓“四月靡草死,发犹靡草”。虞谓“巽为白,故宣。”《释文》作“蒜”。升庵引《考工记》“半矩谓之宣”,注“头发颞落曰宣”),为广颡(郑作“黄颡”),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其究为躁卦。

巽德为人,物之善入者莫如木,无土不穿,又根阴伏于地下,而枝叶之阳上盛也。称木,本之渐六四。气之善入者莫如风,无物不被。张子曰阴气凝聚,阳在外者不得入,则周旋不舍而为风。煦按风者,气之始出,附地而布散者也。坤始交乾,而成初画之阴,故为长女。木曰曲直,则制木之曲而取直,故曰绳直。工则引绳之直,以制木之曲者。巽德之制,故能制器为工。一曰工不专指木工。胡云峰曰一卦之中,有相因取象者,巽为绳直,因而为工,坎为隐伏,因而为盗。艮为门阙,因而为阍寺。太阴,北方之色黑。少阴,西方之色白。巽为少阴,故于色为白。此谓坤为太阴,巽视坤则为少阴。煦按此谓东少阳,南太阳,西少阴,北太阴也。来氏谓震居东方,故青。巽居西南,故白。虞翻曰乾阳在上故白。孔颖达曰取其风吹去尘,故洁白。《集诂》曰居纯阳之已位,故白。煦按《周易》之卦悉属先天,而广八卦之象,则因后天而取。此因震居东方,其色苍。至巽则与离相近,故色白。术家以为四碧,碧固白色之带青者,以其犹未离于东也。且先天图巽坎为少阳,震离为少阴,巽亦非少阴也。风行地上,无远不至,巽风也,故为长。木下入而升上,积小以高大,巽为木,故为高。虞翻曰,乾阳上长故高。来矣鲜曰阳高阴卑。阳居其上故高。人秉阴性则多疑而懦,为进退而不决于行,为不果而不决于为。荀爽曰风行无常,故进退,风或东或西故不果,臭以风而传,阴伏于重阳之下,郁积不散故为臭。包鱼不利宾,臭故也。虞翻曰臭,气也。风至知气,巽二入艮鼻,故为臭。《系》曰其臭如兰,发属

阴，为血之餘。巽一阴在下而不上升，是阳气上盛，阴血不升，故为寡发。虞翻曰，为白故宣发。煦按震巽之初皆在下者也。而的顓寡发皆取象于首，谓初当始出之位，事物之始即其首也。眼之白者为阳，黑者为阴，离目上下白，而黑者居中，黑白相间而停匀，巽目上中白，而黑者在下，是白多于黑也。阳主义，阴主利，巽阴在内而善人物，故为近利，而其市得三倍之息。《蒙引》曰阴主于内，而善巽以入之，最能得利。又义理阳也，震一阳为主于内之卦，为无咎。利欲，阴也。巽一阳为主于内，故近利。曰市三倍者，近利之甚者也。震为决躁之卦，巽三画皆变则成震，故其究极为躁卦焉。煦按风本象也。为白，为长，为高，变乾也。广顓，近利市三倍，变坤也。进退，不果，究为躁，变震也，变震亦为鱼化龙。为白，多白眼，变离也。为工，为绳直，变坎也。为臭，为寡发，变艮也。《九家易》有为杨，为鹤。幼清曰当为鸿，杨上茂而下虚，鹤身高而瘦足，皆二奇上盛一偶下植之象。来知德有为进，为鱼，为草茅，为官人，为老妇。《补象》曰巽为月几望，为庙，为处，为居，为命，为戒，为大号，为富，为富以其邻，为盥，为浚，为深，为牵，为系，为牵，为縻，为繻，为绂，于体为肱，亦为泣，于器为舟，为床，为资斧，于物为莽，为茅，为杞，为桑，为爪，为鱼，为鲋，为豚鱼，为羸豕，其德入故为损，为摧，为不荐，巽臭也，故为否，此皆据变象互象采补者也。

坎为水（简轮本“为月”在此下），为沟渎，为隐伏，为矫輮（古“矫”一作“桥”，宋衷、王庆“輮”作“揉”，京作“柔”，荀作“桡”），为弓轮（姚信本作“伦”），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古文“为多眚”在此下），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荀作“极心”，云“中”也），为下首（荀作“眚”，古文也），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

阳陷阴中，内明外暗，天下之至险故为水。存疑水内照见人物，而外不能见，是内明外暗也。关尹曰水可拆可合，精无人也。火因膏因薪，神无我也。阳画为水，二阴夹之，故为沟渎。煦按一阳象水，上下二阴，故为沟渎，隐则不见，伏则不出，阳在阴中，为其所掩，

故为隐伏，巽亦隐亦伏者，得坎下半体也，直而使曲为矫，曲而使直为輶。坎阳陷阴中，抑而能制，故为矫輶。宋衷曰水流有曲直，故为矫輶。木性直，弓体弯，轮体圆，皆矫輶所成，故为弓轮。虞翻曰坎为月，月在于庚象弓，在甲象轮，故为弓轮。为弓本睽上爻，为轮本既未爻。情滞于中而不能自伸，为忧，坎阳陷阴中，阳失其所，心危虑险，故为加忧。心以虚而灵，实则病矣。坎阳实于内，心失其灵而不免于病也。煦按阳德至灵，特为阴所困故病，岂可曰心失其灵？且心为火，肾为水，水既当权，火安得不病？为心本坎象，耳以虚而聪，实则病矣。坎阳实于内，耳失其聪而不免于病也。煦按此亦是中阳为外阴所困。一曰肾窍耳，肾伤则耳痛。血之周流于人身，犹水之流行于天地。郑氏曰气为阳，血为阴。吴氏曰离火在人身为气，坎水在人身为血。为血本需四爻，阳之色赤，乾卦纯阳为大赤，坎得乾中爻，故亦为赤，特不大耳。乾马也，坎得乾中者也。马有脊美而可观者，脊为外体之中，坎刚在中似之。马有心亟而难驭者，心乃内体之中，坎刚在中似之。马有首垂而不昂者，首在上，坎上柔，故为下首。荀爽曰水之流，首卑下也。马有薄蹄而不厚者，蹄在下，坎下柔，故为薄蹄。荀爽曰蹄在下，水又趋下，趋下则流散，流散则薄也。曳者马之无力，曳而不速进也。坎下柔，故又为曳。盖陷则失健，故足行无力。宋衷曰水摩地而行，故曳。孔颖达曰乾震坎皆以马喻，乾至健，震至行也。若坤顺，艮止，巽顺，离文明而柔顺，兑柔悦，皆无健故不以马喻。唯坤利牝马，取其合德于乾，不取其健，故曰牝也。坎取行，不取健，故曰下首薄蹄。为马本屯爻，坎为轮，有輿象，阳陷阴中，坎圯阻滞而不得进，故于輿为多眚。来矣鲜曰险陷而多阻，因柔在下，不能任重也。为輿本睽爻。一曰心病则目伤，古本故在心病之下，一阳在中，上下皆虚，水流而不盈，故通。煦按阴体静而实，上下两阴是也。阳体善动于中，故通。向拘阳实阴虚之说，果中实矣，何以能通？月者水之精，月本坤体，阳光照之而成象，今一阳正在其中，故为月。一曰月水同德，方诸取水于月。煦按潮汐应月以为盛衰，同体故也。盗隐伏而害人者，今一阳隐伏于坤

中，故为盗。盗本蒙贲等爻，坚多心，棘，枣属，刚中也。煦按水本象也。为赤为美脊，为通，变乾也。又美脊变艮也。弓轮为輿，变坤也。为輿亦变震也。沟渎变兑也。心病耳痛，亟心，坚多心，为月，为血卦，变离也。隐伏矫輶，弓轮下首，薄蹄，为曳，为盗，变巽也。下首，变震也。九家易有为宫为律，为可为栋，为丛棘，为狐为蒺藜，为桎梏。曰宫者，阳居阴中，阴虚阳实，宫室中虚，人则实其中也。煦按此当曰阳虚于中，有似于宫。盖此止言宫，不言人也。为律以葭灰实管，上下阴虚为言。煦按飞灰之说，古人信耳之误也。此律字当是法律，盖古人以坎为刑罚，见于师蒙可考矣。可者，上下皆通也。栋者阳壮居中，以承二阴也。为丛棘者，刺，坎之木也。为狐，昼伏而内险也。蒺藜亦丛棘之义。桎梏人所难，用以陷人之手足也，此注不本卦爻，未当。来知德有为沫，为泥涂，为孕，为酒，为臀，为淫，为北，为幽，为孚，为河。《补象》曰，坎为云雨，为膏，为沛，为沫，为井，为川，为涉，为濡，为拯，为戎，为鬼，为鬼方，于体为心，为中，为心不快，为有言不信，为臀，为肱，为孕，为血，血即孕也，于德为归，为反，为敬，为劳恻，为疑，为得获，为纳约，为险，为乱，为毒，为眚，为疾，为乐，为忧，为涟沱，为惕恤涕洟泣血，于食为酒，于事为筮，为原筮，为包，为结绳，为拘系，为狐，为弋，为引，引，弓也，为田，为即鹿，为三驱，为狩，为刑为狱，于物为乘马，壮马，其中阳为金，为水泉，为不盈之平流，为不通之室，其阴为巷，为桷，为穴，为陷，为幽谷，为泥涂。

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冑，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乾音干，古作“乾挂”，董作“幹卦”），为鳖，为鼃，为羸（京作“螺”，姚作“蠡”。按东方以蠡测海，原读此。螺，古通也），为蚌（古作“蚌”），为龟，其于木也为科上槁（虞作“析”，郑作“槩”，于作“槁”）。

内暗外明，体阴用阳，故为火。日为火精而明无不照，电为火光而明出阴中，离文明故象之。煦按电出阴中，而明见于外者，胡双湖曰为日，本离晋革丰《彖辞》，集曰火丽木，日丽天，电丽云，大明者



日，而暂明者电也。坤再索于乾而成其中画之阴，故为中女。甲以蔽身，冑以蔽首，象离之刚于外。冑，兜鍪也。上刚冑，下刚甲，中人也。戈以击刺，兵以斩伐，象离之刚锐于上。上刚刃，下刚铸鐔，中柔其秘也。张南轩曰甲冑外坚，象离之画，戈兵上锐，象离之性，腹体中虚，外阳实大，离中虚而外阳，故为大腹。荃曰，坎离得乾坤中气，乾为首，坎为下首，坤为腹，离为大腹，火熯日躁也。火性燥，故为乾卦。外刚内柔故为介物。鳖蠃蚌龟，二刚象前后介，中柔肉也，皆滋生之物，而中涵火性，故入水不寒。其灵智蕴珠者，则离之明德也。《潜录》曰，介虫之伏，随日光而以影加其上。蟹赢蚌龟与月盛衰，离南朱雀，而小过肖坎，亦取飞鸟，坎位龟，统介虫，而离取之，坎离为偶，无相离者因其丽而名之曰离。日中三足鸟，射取酉鸡，月中兔，射取卯象，皆离而丽也。为龟，本颐损益爻。科者，木枝内空也，木枝内空则上必枯槁，又炎上则上槁也。煦照按离卦下二象，震而上独为阳，故云木上槁也。火本象也，为日为电为乾卦，变乾也，大腹变坤也。甲冑，戈兵，变坎艮也。科上槁变震巽也。蠃赢蚌龟变艮也。《九家易》有为牝牛，牝牛柔顺之物，以中虚之阴为主，是内顺之至者。来矣鲜有为苦，为朱，为三，为焚，为泣，为歌，为号，为墉，为城，为南，为不育，为害。《补象》曰离为昼日，为日中，为已日，为旬，为南，为牖，为明，为光，为见，为覩。为窥，为朋，为嗃嗃，为灾，为焚，于人为恶，为戚，为不孕，为血去惕出。于德为蓄，为言亦为敬，为失得，为愠，为恤惕号咷涕嗟。于事为食，为餼，为禴，为征伐。于物为马，为鸟，为雉，为飞，为贝，为灵龟朋龟。于器为轮，为萐，为矢，为弦，为瓶。其中阴为馈，为黄为舆，为牛，其不正为眇。此皆据变互采补者也。

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蓏（京作“堕”），为闾寺（徐作“闾”），为指，为狗（虞作“拘”，指屈伸指物为“拘”，“狗”字之误），为鼠，为黔喙之属（“黔”，郑作“黠”，云虎豹贪冒之类），其于木也，为坚多节（陈氏《考异》云：古一本无“多”字，玄、子云无“坚”字。“蓏”，力果切。“喙”音海）。



山取坤地而隆其上，止于极而不进者也。茎曰大而山，微而小石，皆坚而止者也。二阴下开，一阳塞于外，不通大涂，与震相反，故为径路。刚在坤土之上，一阳上峙而未盛大，犹卷石之小，而非屹然特立者也，故为小石，径与小石俱本山言之。为石，本之豫爻，两扉相对曰门，阙在门两旁，中央缺然为道，人臣至此必思其阙失，故为阙。上画相联，下画双峙而虚，有似于门阙。煦按山不可越，故艮有止义。物之阙而可通者，唯山有之。门阙其象也。木实之在上者为果，草实之在末者为蓏。艮一刚在上，圆而实，故似之。为果本之剥卦，闾人掌王宫之禁，无足而御人于外，止物之不应入者，寺人掌王宫之内人，及宫女之戒，无阳而给使于内，止物之不应入者，艮止故为闾寺。人之刚于外，而能止物者，莫如指。艮为手，所以止物者，又在于指。煦按人之动于下者唯足，故震象之。人之动于上者唯手，故艮象之。其余皆不得为动，谓手能指物未当，麻衣谓艮为鼻，亦未当。然阳之动而不息，唯纯乾有然，震初阳方来于二阴之下，故彖辞曰可守宗庙是兼静而言也。艮之末阳，垂尽于二阴之上，故艮遂以止为义，而《彖辞》则兼行而言之。阳之动也，一以为守，一以为止，皆非纯乎不息者也，要皆从动处见得，不可不知。外刚而止物者狗，艮外刚而止，故为狗。鼠刚在齿，善能啮物，艮阳在上而前刚，故为鼠。为鼠本晋之九四。煦按狗唯亲内，却御暴于外，故艮似之。又狗鼠之刚，皆在口，凡在首者，皆取象于上爻，故艮象狗鼠。郭子和曰，坎在君子为隐，在小人为盗，艮之利在狗，害在鼠，皆一义而二象者也。禽鸟之喙，其色多黔，而能止物，以其刚也，艮前刚故为黔喙。黔，黑色也。曰属者不可枚举也。坚指全体言，艮阳在上，故木坚多节。节见于外者也，巽曲直，干阳根阴，为木全材，坎内阳为坚多心，离中阴虚，为科上槁。艮阳在外为坚多节，木枝在上方有节。煦按山本象也，径路门阙闾寺，变坤也。变震亦径路门阙。黔喙变乾也。鼠，黔喙，变坎也。果蓏，变震巽也。狗坚多节，变巽也。门阙，小石，变兑也。《九家易》有为鼻，为虎，为狼。鼻，面之山也。虎齿牙猛利，刚在前也。狼与虎同。来矣鲜有为床为握，为终为宅，

为庐为邱为笃为童，为尾。《补象》曰艮为东北，为磬，为庐，为家，为舍，为阙廷，为邱园高上。于人为君子，为童蒙臣仆，为子，为琐琐，为躬，为背为生，为不死，为执为握，为御为罢，为已事，为损疾，为有终。于物为豕，其上阳为白，为革，下阴为肤，皆据变互采补者也。

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其于地也，为刚卤，为妾，为羊（郑玄作“阳阳”，养无家女任炊爨，贱于妾者。郭璞引《鲁诗》“阳如之何”，又曰“巴濮自称阿娒”。升庵引《后汉》“西南夷女为娒徒”。季氏曰古文作“为少女，为妾为娒为巫”。虞作“为羔”。《考异》载“郑、鲁作为养者误”，又云“前称郑少梅，不知何郑也”）。

水流为川，渚为泽。泽者水之聚，所以悦万物者。兑德为悦，又坎水而塞其下流，渚水之泽也。煦按泽为一阴在天上，还以沾濡下润而取者为当。《凿度》曰，泽金兑，日月往来门。月出泽，日入泽，万物燥，泽可润，天地怒，泽能悦，万物恶，泽能美。泽者，天地之和气也。朱子取仲朔川壅成泽，泽决成川之说，谓坎下画闭合也。坤三索于乾而成上画之阴，故为少女，巫，口舌之官，通乎幽而以言悦神者，巫也。交乎显而以言悦人者，口舌也。皆上拆象。正秋金气肃杀，条枯实落，故为毁折。谓全者毁，刚者折也，此以时言也。柔附于刚，刚乃决柔，震阳动故决躁，乃兑阴一柔，附决躁之二刚，是兑非能自决，乃附于刚而决也，此以势言也。毁折平说，附决直说。张子曰物成，则上柔者必折也。是仲达所谓槁稊则毁折，果蓏则附决也。地积盐水为卤，卤必土坚硬，方不渗漏。兑二阳在下为刚，一阴在上为卤，又兑金乃坚刚之物。《说文》卤，西方盐池，东方曰斥，西方曰卤，卤在躁地则刚。煦按卤生于地上，下刚而上柔者也。少女从姊为娒，故为妾，外能悦草而内刚狠者，羊也。煦按羊外柔故乐群，内刚故善斗。泽，本象也。口舌变乾震也。附决，变震也。巫，妾，刚卤，变坤也。毁折变巽离也。泽变坎也。诸卦不动，则但取本象，故广八卦者皆兼动变之爻而象之也。《九家易》有为常，为辅颊。人情惟其所悦，则自不能已，故常，厌则不能常矣。辅颊亦口舌之

类，皆取上柔之象。陆德明常，西方之神。草庐曰，九旗之一。来矣鲜有为笑，为五，为食，为跛，为眇，为西。《补象》曰兑为雨为阴。阴，秋也，为西山，岐山，为武人，幽人，祝史，为面，为言，为誉，为拘，为跛，为劓刖，为羸，为虞，为素，素，常也。得所则为悦，为笑，为利，为和，失所则为号，为咨嗟。于事为酒食，于物为虎豹，阴居上为菟，为葛藟，为艸虺，两兑为鸣，为和为商。

右第十一章。程沙随曰，《说卦》之象有与卦爻相符者，如乾天坤地是也。有不与卦爻相符者，如乾坤称龙而不必在震，坤地称马而不必在乾是也。有见于卦爻而《说卦》不载者，如渐之鸿，中孚之豚鱼是也。有见于《说卦》而卦无之者，如布釜羸蚌是也。仲虎曰广八卦之象，百十有二，有相对取象者，乾天坤地，震决躁巽进退，艮指兑舌是也。有相因取象者，震坎得乾马，坎得二坤为舆是也。一卦自因者，隐伏为盗，绳直为工是也。有不言互见者，言君见臣，言圆见方，坎血见离气，离干见坎湿，巽臭见震声，二长为究，见艮兑之穷是也。



## 周易函书约注卷十八 序卦传、杂卦传

### 序卦传上篇

先儒多以卦画中阴阳之多少，算前后之序，全无补于易理，今概不取。《易意》曰，令升言有先天地者矣，今正取始于天地，此黄帝所云太古断元也。《穀梁传》曰人人知天地，可不言乾坤矣。申言天地表人伦，则人道即天道矣。煦按文王之序原与羲轩同旨，《道藏》所云《火记》六百篇，今失而无传者是也。孔子之《序传》虽不违羲文之心，然已全说人道，是圣人教人本意，故但就卦画为解者未当。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郭京作“始生”），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郭京作“蒙昧也”），物之稚也（古或作“稚”）。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僧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曰“阴阳养万物，必讼而成之，君臣养万民，亦必讼而成之”）。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郭京作“亲比也”）。比必有所畜（徐作“蓄”），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幼清曰：韩注有“履者，礼也”四字，今按王弼《略例》引此，盖是后人误以正文作注字。煦按此四字不可不添入）。履而泰（朱子引晁氏曰：郑无“而泰”二字），然后安，故受之以泰（羽南氏曰：朱子于《序卦》分三节，有寓旨焉，天地二而一于人也。煦按朱子于上篇“泰者以下”分为一节，以备三才，岂知上篇言天道，下篇言人伦，则人道已在其中，故不必分）。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同人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

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说文》引“地可观者，莫可观于木”），故受之以观。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李大贲“噬嗑者，合也”）。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李作“而后”），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淮南子》引云“剥之不可遂尽也”）。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李作“以动”），故受之以大过。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郑本引《凿度》云“乾起于子，阴起于午，天数天分，以阳出离，以阴入坎，坎为中男，离为中女，太乙之行，出从中男，入从中女，因阴阳男女之偶为终始也”）。王昭素谓“丽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晁以正古本取之）。

煦按《序卦》体也，《杂卦》用也。其体浑沦而周匝，流通而无间者也。其用则正位各居，对待而不移者也。太极中本涵两仪，故序分上下，两仪之象也。两仪既肇，万物用生，何物不在天地中，故不必三分之以象人也。总缘《周易》所有卦爻，团拢上来皆不出先天大圆图，而大圆一图当未分时，固《周易》之太极也。可知《周易》中所有之卦悉是先天，必无一卦一爻可以形体拘者，但当领略连而不断相依无间之妙，此《序卦》之所由设也。如止向前后次第中，数阴阳卦画之多少，究于卦义何补？非圣人立卦之旨矣。又当知《周易》卦爻俱从分合二字生出道理，合为体而分为用，合而分，分而合，类聚群分，相得相害之故，俱由此生。《蒙引》：《序卦》所云流行之《易》，《杂卦》所云对待之《易》也。《序卦》所云不以相因为序，则以相反为序，相反者极而变者也，上篇如否泰，下篇如损益之类。相因者未至于极也，此屯蒙姤萃之类也。其言不可有二例，一言不能，如不可苟合，不可终离之类，以势之必然者言也。一言不当，如有大不可以

盈，不可久居其所之类，以理之当然者言也。所取名义不尽同伏羲，如大畜取聚，并取下义是也。有一名二说者，如泰继履则取安字义，自受否言则取通字义。如震继鼎则取长子义，自受艮言则取动义。有一义而二说者，如师自继讼言则曰争讼，牵连者众。自受比言，则又泛言人民之众，而取众之义一也。晋继大壮，则曰进而建立，自受明夷言，则曰进而贪位慕禄，而取进之义一也。有不取卦名而取卦象者，乾坤以天地言，咸恒以夫妇言是也。有卦名二字而取一字者，如噬嗑明夷，特借嗑字夷字以明其次是也。其释卦名义有三例，如屯者盈也，蒙者蒙也之类，则申上文之意。如泰者通也，解者缓也之类，则起下文之意。如师者众也，恒者久也之类，则申上文而起下文之意。来矣鲜曰物不可以终通终否，终尽终过，以理之自然言也，造化也。有大者不可以盈，不养则不可动，以理之当然言也，人事也。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煦按序中诸卦俱仍本名，乾坤独言天地，正以诸卦俱由乾坤而生。然乾坤之理隐而难明，天地之象显而易见，凡所生之物无不在天地覆载中，故言天地即言乾坤也。又可知屯蒙以下六十二卦，皆乾坤之万物也。又以见《周易》之作，与《连山》首艮《归藏》首坤者殊也。

万物即指乾坤所生之诸卦，兼动植而言。盈者气充于内，生意之不可遏也。动物不盈不可以出胞胎，植物不盈不可以破核壳。

蒙昧之时向来专说动物，谓成形成性而聪明未发，不知动物有胞胎卵壳，植物亦有膜皮，当其勾<sup>①</sup>萌将启，仍然戴膜而出，若豆之外肤是也。特盈字自受气已足时说，蒙字自将生欲生时说。

饮食虽指人说，然水在天上为需，则万物之滋养润泽胥赖之矣。屯蒙需诸卦在《周易》中俱兼人物言，至于孔子《序卦》独主人说，可知《周易》之设皆所以教人者也。《潜录》曰上第四节曰稚，下第四节曰壮，示物候也。

乾候以愆，豕酒生祸故有讼，此穷理势之必然也。

① “勾”，堂本作“句”。



争起则党类必众，众起只是争，师卦是兵众，此不必带兵字，党众则必有亲附。

众比则有畜养之者，田里树畜是也。《程传》物相比附则为聚，聚畜也。又相比附则志<sup>①</sup>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蒙引》谓比吾者，与吾为聚，比彼者与比为聚，此主程传。然畜即聚意，而养意即在畜中，非以畜即为养。煦按但作聚字解则与比意犯重，还作养字解为当。然比者身之切近也，畜者志之浑同也。比自人亲我言，畜自我及人言。

礼义生于富足，故物畜然后有礼。

人有礼则各得其分而和，故安。安字兼情与分言，存疑谓泰宽舒也。安，平安也。必宽舒然后平安，此盖不以为衍文。

否泰相仍，如环无端，故受之以否（朱子此下另为一节）。

世之方否，与人同力，乃克有济，且同否者必相依，故人可同。好恶同人而与人无拂，则近悦远来，而所有者大矣。

所有既大则骄侈易生，故不可以盈，而谦则持盈之道也。

有大不盈而能谦，则永保其所有之大，而中心和乐，故豫。

人能豫乐，则心孚志契者有人，必有随之者矣。

以喜随人则志同谋协，必有所事，蛊者，饰治振起而有事者也。事因坏而起，故以蛊为事。

可大之业必由有事而生，临者二阳进逼四阴，骎骎乎向于大矣。盖以上临下，以尊临卑，皆大者之事也。

物小不足以动人之观，必大而后可观。盖德大而光辉耸人之视听，业大而勋庸新天下之耳目也。

可观而众心景从，自必相合。

物有所合，无以饰之，直情径行，苟而相渎矣。贲者，文饰之义也。煦按独物不可以为文，凡文之成皆由相合起也。

贲饰则贵于文，而可以得亨矣。然或太过而极致其饰，则文灭

① “志”，堂本作“至”。

其质，于行必有所不通，故曰亨尽。致饰而亨尽，故不免于剥。致，推极也。

然极则必反，复道存焉。复者，复于道也。

善端既萌，则妄念不生，故次之以无妄。

妄未去则心不虚，而善无由积，既无伪妄，则念念循理，事事循理，然后其德可积，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矣。煦按小畜之饮食，财之类也。食饱则伤，故止宜于小。大畜之畜，畜德也。畜德则不厌其多，故称大焉。

德既畜聚于己，则可以优游涵泳，充养之以俟其自化。颐者，养之义也。

养所以立体，动所以达用，大过即动也。有大涵养而后有大抱负，有大抱负而后有大设施，盖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非有养者不能。

天下之事中焉而已，大可过而不可以终过。恃才过动，则轻躁拂戾而陷于祸矣。

既陷于险，非依赖才德之人不能出险，故必有所丽，然后可以扶危拯溺。来矣鲜曰物不可以终通终否终尽终过，以理之自然言也，造化乃如此也。

## 序卦传下篇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荀爽传》引易云“礼义备则人知所厝”）。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遁，故受之以大壮。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

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说苑》孔子告子路，则此语而不同。盖自周末引语，尝引其意而自为词。南沙遂谓《序卦》有经师之说，亦肤末矣）。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决必有所遇（李本无“所”字），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虞无“道”字），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李本下有“动必”二字），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太极判为两仪而有天地，气化形化而有万物，分阴分阳而有男女，男室女家而有夫妇，是夫妇非自夫妇始也。有夫妇则生育功成而有父子，有父子则尊卑分起而有君臣，有君臣则贵贱等列而有上下，有上下则有拜趋坐立之节，宫室车旗之等。行之必有文，所谓礼也。处之必得宜，所谓义也。礼义有所措施，是夫妇非自夫妇止也。然则夫妇之道大矣，此咸卦所由居下经之首也。煦按此又从天地说起者，构精之男女本由化醇之天地而来。《周易》首乾坤，职是故也。

夫妇之道托以终身，故不可以不久。

物而久居其所，则固而不迁，盛满必溢，崇高必危，故当退遁。然屈伸相倚，盛衰相循，遁极则必大壮。煦按此理最难解会，若发矢者引之极满，则发之极远，引之未满，则虽进而不远矣，此屈极而伸以退为进之义也。投壶之矢已入壶中，或反跃而出也。今人以火礲治病，火本外发，及其凑合于肤，乃反翕而受也。皆此义也。

遁而壮，犹是反求之至，则将日进而盛也。壮而晋，则是蓄之极盛，乃可以出而有所为矣。

进极必止，理所当然，知进而不知退，必有所伤害。明夷者，明而见伤也。

伤于外而不得安者，必自外而返于家以求安，故受之以家人。

然有孚威如终吉，正家久远之道也。不幸家道困穷，则人情不和，必有乖异之事。

夫人情和则相安，乖则戕贼之祸起。蹇者，险难之义也。

然物无终难之理，乱极则治，屯极则亨，故有解散之时。

解缓则怠惰偷安，失时废事，是损之招也。

损而不已以至于极，谦降之至必受其益，循环之理原是如此，然损而不已四句通造化人事言。或主学问言，谓惩忿窒欲不已，则进德无疆，迁善改过不已，则体立用行也。

益而不已，以至于盈，当极盛之时，必至越分妄为，出于礼制禁防之外。欲堤防之不溃决，能乎？来矣鲜曰盛衰损益，如循连环，故曰损益盛衰之始也。损者，盛之始，益者，衰之始，此以决字作损字看。

不合则去，合则就之。决去于此，必有所遇合于彼，故受之以姤。《蒙引》决裂而去之，势必有所遇而后止，又或主小人决去君子，必有所遇说。来矣鲜谓决去小人，必遇君子。程子曰姤，遇也。决，判也。物之决判则有遇合，不决则何遇。

相遇则合志同方而无违心，聚之道也。

物必能聚，积小以高大，然后升而上之，学业治道，立身成家，莫不有然，故聚而上者谓之升。《蒙引》、来氏皆主连茹而进说，人苟升而不已，知进而不知止，其究必为人所困。程子曰自下而上，以力进也，不已必困矣。煦按《周易》之卦止据象以说道理，故兼人与己，义理方备。

前既不得遂其进，则前无所往，势必退而返下，并在下之物也。来氏谓井养而不穷，可以舒困，另是一义。

立法制以惠下者，井道也。然法久弊生，必更化乃可善治。一曰改邑不改井，井常道也。常道久则不能无弊，故当革。《存疑》：井道久则秽浊不可食，故当革。煦按此一主治道说，一主泛说。

革物之器，去故取新者莫若鼎，谓变腥为熟，变坚为柔，以为饮食也，此主《程传》。一曰革法善治，非操天下之重权，无以致下人之信从，此以长子主器说。

鼎宗庙之重器，庙祭用之，而震为长子，则继父而主祭者也，故受之以震。

震者动奋之谓，动极则当止矣，所以次艮。

物不可以终止，止极则进，故受之以渐。渐，进之义也。

循序渐进，深造不已，必将底于圣贤之域，是有所归也。流之进也归于海，行之进也必有归著之地，故受之以归妹。

既得夫义理之归，则蕴之为盛德，必发之为盛业，自不安于小成，故受之以丰，丰者盛大之谓。《蒙引》曰得其所归者必大，中道而废，其能大乎？程子曰物所聚归，必成其大。来矣鲜曰，细流归于江海，则江海大。万民归于帝王，则帝王大。至善归于圣贤，则圣贤大。《存疑》谓得人之归则大业可集，皆可也。

大可也，大而穷不可也。苟穷其大焉，富贵之极而骄奢生，必至丧其所居之位。旅者，在外而不得所居者也。煦按穷大而泛涉，则无一定之趋向，自必致失其所居，旅即失其所居者也。

旅途亲寡，非巽顺无以取容。

人于理不深入，则无会心怡悦之致。唯深造有得，自然喜见于外。来氏曰人情相拒则怒，相入则悦，入而后悦，故继之以兑。

理既悦心，然后畅于四肢，发于事业，而散于外矣。《存疑》：人必和说，然后胸中郁结由之而散。

离者，离披解散之义，终离则散漫而不止矣。程子曰：人之气忧则结聚，悦则舒散。节者为之制节，使不得过越也。

节道既立，而数度之所制，德行之所议，诚信守之，以为不易之典，故受之以中孚。煦按信即诚也，若非诚信，必踰节矣，此顺而相

因者也。凡事有所节制于外，不违其限，则心不外驰，而中之诚信固矣。若兵有节制，则将军之号令皆诚信于中。固结而不可解也，然只就在中者说，不可说到行上，此圣贤自修最切当处。

凡事当随时制宜，若自心深信，不加详审，果决而行，则动越乎中，多与时违，而过不免矣。

天下之事非小有才者所能济，有过人之才者，必有过人之事，而事无不济矣，故受之以既济。

夫物至于既济，物之穷矣。然物无终尽之时，尽则复生，天运之所以流行，物理之所以代谢者，此也，故受之以未济，而易于是乎终焉。易者，变易而不穷也。物不可以终济者，循环之理，天地人物俱不能违也，故终以未济。此动静之所以相生，阴阳之所以交变，而万事万化之所以无穷也。煦按伏羲六十四卦止有始乾终坤之序，横图所列是也。连山首艮，归藏首坤，当另为一序，今不可考矣。《周易》之序则文王所定，首乾坤而终既未，或以魏伯阳之《参同契》准《连山》而作，今考《参同》仍主文王《序卦》，或自黄帝所传，修身养性之道便是如此，亦未可知。至《元包》所序则全本《京房》，分天地人鬼四易用以为序，特以坤宫八卦居首，遂谓为准归藏耳。其连山以艮居首者，人身之妙用，皆由静出，所谓定静安虑而后能得也。其归藏以坤居首者，万物莫不始于土，终于土，所谓归根复命，生意由此而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是也。然坤之获有此生意，非交乾而有得不能，则是万物之生实由乾始，且坤无为而乾有为，故《周易》遂首乾坤，此一阴一阳之谓道，实大化大用之所由行也。或以文王所序为行火合符之事，其说详于《火记》，今不可考。至孔子之为《序传》，则全以盛衰进退之理，通之于物理人情，以发挥时中之道，用以立教而已。其中有随时之义，不可胶于一定而不通也。其中有大中之道，不可以执守一偏而或过也，故曰不可。不可云者，所以化其执也。曰必有必有云者，所以究其极也。有相反而致者，循环之理也。有相因而致者，自然之情也。势有必至，道与时迁，时中之理，其在是乎？韦编三绝，孔子至圣哉。至于文王



《序卦》本义，非必尽如传中所说，孔子特合前后相因之两卦另说道理，无非发明圣道，教学者以格物穷理之法而已。此读易看象之妙，于此旁通曲会而深领其趣，斯为得之。后人学易先从《序卦》入手，知前后两卦绝不相侔，其理皆可相因而起，彼卦爻中迥然殊异之象，安有不可以会通者乎？是物之格，可由此而格。理之穷，可由此而穷矣。今处诗书大备圣学大明之日，顾或置《周易》于高阁，将以何者为学人本领乎？志圣人之学者，尚其有志于斯。

## 杂卦传

煦按《序卦》一传，孔子惧人杂乱文王之序，乃复杂而传之，仍取文王序卦中两两相比者，从一正一覆说出相反的道理而已。来矣鲜谓非有《杂卦》，则象必失传。夫来氏于《易》好学深思，见正卦之象有复见于覆卦之爻者。覆卦之象有复见于正卦之爻者。如损之六五，益之六二，夬之九三，姤之九四，既济之九三，未济之九四，颠倒二卦，往来之象亦复相同。先儒即或能言其象，而上下往来内外相同之故，则未有能言其义者。来氏以综卦解之，谓若机之有综，一上一下，是即《杂卦》传中一正一覆之义。其以综卦说卦变固不可，而以综卦释杂卦则允当矣。盖阴阳顺逆迭换原有相反之理，故后天之《易》一一反对，上经三十卦覆成十八卦，下经三十四卦亦止覆成十八卦者。上经颠倒不易者六，乾坤颐大过坎离是也。乾坤坎离颠倒不易，艮震合而为颐，兑巽合而为大过，亦颠倒不易，上下不易则不可综，故来氏以为错卦。错卦者谓卦爻尽变，迥与本卦异也。其可反易者二十四卦，颠倒观之，止成十二卦，盖体犹是也。上下相综而卦因以易，故十二卦遂兼有二十四卦。下经颠倒不易者二，中孚小过是也。巽兑合为中孚，震艮合为小过，亦颠倒不易也。上下不易则不可综，故来氏以为错卦。错卦者谓卦爻尽变，迥与本卦异也。其可反易者三十二卦，颠倒观之止成十六卦，盖体犹是也。上下相综而卦因以异，故十六卦遂兼有三十二卦也。上经本三十卦，今六

与十二合得十八卦，下经本三十四卦，今二与十六合得十八卦，共成三十六卦，适合乾策四九之用数，又合先天八卦阴阳爻之画数，又合先天横圆自一至八之总数，邵子所由谓三十六宫都是春也。然皆颠倒两卦，合二为一而成，是即杂卦传中一正一覆之卦也。如以三十六卦一正一覆分别观之，则成七十二卦矣。夫卦止于六十四，今顾有七十二卦者何也？盖反易者，上下经止五十六卦，而乾坤坎离等八卦，每以一卦而兼反易之一卦，故其位数有三十六，而重之则为七十二也。然此八卦虽曰不易，其一见一伏亦反易也。如乾尽变为坤，坤尽变为乾，推之六卦，莫不有伏卦存焉。是不必反易，亦未尝不变易也。故此八卦在《杂卦传》中，其义亦莫不相反，至于反对相综之卦，如师反为比，临反为观，则其画之反对也。如乐反为忧，与反为求，则其义之反对也。故夫子已立《序卦传》，又复传杂卦以明之，见得文王序卦，师必受之比者，固已发众必有比之义，亦以卦画与卦义，其反对又如此也。临必受之以观者，固以见物大然后可观之义，亦以卦画与卦义其反对又如此也。以至前后诸卦，莫不有然，无非发明序卦中未尽之余义，盖《序卦传》言合而相因之义，《杂卦传》言分而各异之义。其分而各异者，即在合而相因中，又以见序不可紊有如此也。然《杂卦传》中自乾坤至井困亦三十卦，适符上经之数，自咸恒至姤夬亦三十四卦，适符下经之数，是孔子之为此传也，原未尝与文王之序卦殊也。第以震艮损益萃升兑巽晋夷井困十二卦入《上经》之传，却以《上经》之否泰有同离坎畜履需讼过颐十二卦入《下经》之传，是《上经》之不易者止得二卦，而《下经》乃得六卦，在《上经》止合得十六卦，而《下经》乃合得二十卦，在圣人或别有深旨乎？

### 乾刚坤柔，比乐师忧。

此下皆因反对之卦言反对之义也。乾坤指伏言，以绝不相同为反对，刚柔言性情之反对也。比一阳在上而五阴从之，为人亲辅，其志得行，故乐。师一阳在下，而统乎众阴，帅师行险，兵凶战危，故忧。顺在内故乐，险在内故忧。余氏曰：在上而得众故乐，在下而任重故忧。

**临观之义，或与或求。**

临以二阳临四阴，临人必有以惠人，故为与。观二阳为众阴所观，观人必望于人，故为求。《本义》曰以我临物曰与，物来观我曰求。或曰二卦互有求与之义。谓临亦可言求，观亦可言与。煦按宗后解，始有或字之义。

**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易举正》作“稚而著”）。**

《本义》曰屯震遇坎，震动故见，谓震动而著见，将以有行也。遇坎险则不能行，故不失其居。蒙坎遇艮，坎幽昧，艮光明，谓坎阳陷阴中，不免于杂乱。遇艮则笃实而有辉光，故著明也。一则进而不遂其进，一则昧而不终于昧。吴氏曰见者阳在上卦之天位而显，杂者阳在下卦之地位而幽，初动于险内而固守，曰不失其居，上止于险外而光明，曰著。来矣鲜以坎之上下分论。煦按上解均未有反对之义，当知见与著皆在发露一边，此二卦相同者也。而不失居则未离其位，此静象也。杂则众之扰也，此动象也。动于内而仍在初，故不失居。止于外而至于极，故杂。因一班皆是发露，而居扰之动静不同，所由为义之反对也。屯阳在初，复见天心，故曰见，是自心之明也。蒙之艮阳外现，是辉光之不可掩，从人见出者，故不曰见而曰著，屯本震爻，原有动象，顾曰不失其居，外坎互艮，遇险而止也。蒙本艮爻，原有静象，乃顾曰杂。内坎互震，将出险也。见与著谓震艮，不失与杂，皆谓坎也。此与丰之穷大失居正相反，此外险而动于内，故不失。丰而大则必溢乎其外矣，旅亦在外者也，故曰失其居。

**震起也，艮止也。损益，盛衰之始也。**

震一阳动于二阴之下，阳气自下而起，艮一阳止于二阴之上，阳气极上而止，是一起一止之反也。煦按震阳初来于内，故曰起。艮阳终于外，故曰止。先天图始一阳之震，历二阳之兑，三阳之乾然后反而就消，又历二阳之巽，一阳之艮而终于外。《说卦》之释后天图，亦谓帝出乎震，成言乎艮，是皆震起艮止之义，虞翻曰损泰三益上，衰之始也。损否四益初盛之始也。损虽未衰，损而不已则衰，故为衰始，益虽未盛，益而不已则盛，故为盛始。此以损为衰始，益

为盛始。来矣鲜谓帝出乎震，故为盛始，说言乎兑，故为衰始。彼以综卦释象，至此等处所则全无道理。夫兑何由便为衰始乎？煦按损益二卦虽从一正一覆说道理，而道理仍在本卦中，非专指覆中之义也。一震象见于内，是春气生长之始，故为盛之始，一兑象见于内，是秋气收敛之始，故为衰之始，此义之相反者也。至于所以损之益之义，二卦皆有之。盖损为损下益上，益为损上益下。顾一名为损，一名为益，为上可损下不可损故也。又以二卦原具有泰否二象，从泰而损之，不至于成否不已，故曰衰之始。从否而益之，不至于成泰不已，故曰盛之始。本因二卦原具此象，故因此而立名。上说俱以损为衰始，益为盛始，然在《序卦》则固以损为盛始，益为衰始，何前后不同如此？须知谦损之至将必有益，是盛始也。日取而益之，将必有损，是衰始也。盛衰二字还宜如《序卦》之说为当。

#### 大畜时也，无妄灾也。

《本义》曰止健者，时有适然，无妄而灾自外至亦谓适然也。一说乾非可止而能止之者，适然之时，福之生于偶然者也。不宜有祸而有祸者，意外之致，祸之生于偶然者也。来矣鲜谓止其所不当止，非理之常。得其所不当得，亦非理之常。煦按此不当以止健说大畜，非反对之义也。无妄二字亦当作无所冀望说，盖健而能止，则必有所畜，畜非一日之积也，故曰时。动而遇健则必有所伤，伤则偶然之眚也，故曰灾。大畜则有所蕴于已，无望则无所冀于人，畜因时而加积，灾偶然之遭逢，此皆在时上分久暂言之，犹屯蒙皆在著见上分一杂一不失耳，此其义之反对者也。凡卦皆先内而后外，故诸卦皆以内而遇外，非以外遇内也。皆内卦在先，前进而有所遇，非后成者乃遇乎先成者也。孔子之《彖》必先言内卦，后言外卦，已详辨于各卦中。此云健而止可也，谓止健不可也。谓动而遇健可也，谓健而动不可也。故此两卦不宜以止健说，亦不宜以时字止作适然说，若灾则适然之事也，如前说何反对之有乎？

萃聚而升不来也，谦轻而豫怠也（“怠”，京作“治”，虞作“怡”）。

萃有聚意，聚则来而不往。升有进义，进则往而不来。谦者不

自尊大而轻身下人，豫者厚自尊大而怠慢于人。一止一往，一敬一肆，相反也。来氏曰三阴同聚故曰聚，三阴齐升故曰升。煦按轻于己怠于人，此其相反者也。

**噬嗑食也，贲无色也。**

噬嗑之义，颐中有物，乃人之饮食也。贲本无色，白受采而有色也，是一食一色之反也。或曰贲本有色，而曰无色，取上六之义。煦按贲实无色，若有色何待饰乎？食自外而养于内，色自内而发于外，故相反。颐中有物，明而动于内，有齿牙咀嚼之象，内明而外有光辉，有颜色发越之象，故以食色为反对。来矣鲜曰颐中有物，食所本有而厚其生。白贲无色，文所本无而饰其治。煦按来氏以柔上柔来，为离上离来，唯杂卦则可。盖《杂卦》是论卦之全体，而言其反对者也，若在本卦则断指中柔之一爻为说。颐中有物本言上下二阳象颐，中三阴象物，四阳之动象齿，今在《杂卦》言反对之义，则谓离之上下两阳，中含有物，有似于食，而震动于下，似颐齿之相切也。凡人之食皆在下之颐齿动也，亦犹胎生者目上眦动，卵生者目下眦动，皆阴阳主之也（煦按人之面唯中段静，故鼻独不动<sup>①</sup>）。

**兑见而巽伏也。**

兑阴居上为外见，巽阴处下为内伏，一见一伏之反也。此只取阴爻之隐显而言，盖阴体重浊，其质先迷，故以内外分见伏。若阳德虚而象神，本自光明，虽在震初，亦止曰见天心矣，来矣鲜曰与震艮同，震艮以阳起止于上下，此则以阴见伏于上下。煦按起止见伏四字，便见圣人斟酌之妙，盖阳德光明，动而有为，而却无形可见，故有起止可言。阴质先迷，静而翕受，而却有形可考，故在外见而在内伏也。然此一伏字却又谓阴来而阳伏，盖阴之柔暗能掩阳也。周公系巽九五，曰先庚后庚。庚本西南出震之象，而今言于巽卦。巽伏震，故遂言震也。阳德有为，暂时虽伏，终有出见之时。盖震象方成，由阴而来，所以有先庚之说，震象已过，亦必由巽之初阴而伏，所以有

<sup>①</sup> “煦按人之面唯中段静，故鼻独不动”，堂本无。



后庚之说。是先庚后庚全说伏象，故孔子之《杂卦》遂以为巽伏。虞翻曰兑阳居二故见，则见龙在田也。巽乾初入阴，故伏也。煦按乾初入阴，即谓巽初伏阳也。

**随无故也，蛊则飭也**（王肃本“飭”作“节”，一云郑本“飭”作“饰”）。

随前无故，上下偷安而不飭也。蛊后当飭，飭则不复依随，而改前之失也。项平甫曰：随以无故而偷安，蛊以有故而修飭，故圣人无畏多难而畏无难。煦按刚来下柔，刚上柔下，来氏据综卦言，非也。此等语句皆止据本卦之一爻，言成卦之由，发二用往来之妙，将以定此卦之主爻耳。随之刚来谓震初也，非谓自蛊之上阳来也。在内故称来，阳爻故称刚，震本坤体，因乾象自外来交，用其一刚于初，初故为长，刚故为男，彼二阴爻静而相抗，不能有为，是震之主事在此一刚，故遂曰刚来。其下柔虽指兑说，却为初刚在两柔下也。盖上下二卦既分刚柔二体，却又以初刚之来于内者为主，故曰下柔。谓下于兑，亦谓在两阴下也。蛊之刚上谓艮末也，非谓自随之初阳上也。阳爻故曰刚，外卦之上故曰上。艮亦坤体，因乾象来交，用其一刚于末，刚故称男，最后之爻故称少，彼二阴爻静而相抗，不能有为，则艮之主事在此一刚，故遂曰刚上。其柔下虽指全巽说，却为巽之初柔在两刚下也。盖蛊之柔下与随之刚来相似，皆谓主爻。缘上下二体虽各有主爻，而内外不同。又当以主于内者为重，至随之上阴，蛊之上阳，乃穷则必变之爻，故不能为之主也。

**剥烂也，复反也。**

剥则生意溃烂而归于无，复则生意复萌而反于有。

**晋昼也，明夷诛也**（“诛”，荀云“灭也”，虞、陆、韩云“伤也”。孙奕以“诛”当作“昧”。叶当如暮，叶下韵。升庵云“诛有之由切，昼亦音周”）。

晋明出地上，昼之明也。明夷，明入地中，明之伤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道上行故通，困刚遇柔而为所掩，故不通。通遇相反，遇谓相



抵而不相通。张子曰泽无水，理势适然，故曰相遇。煦按通是著力字，井无自成之理，井水无自上之理也。悠悠独行，安所得困？相遇即相抵之义，作塞字看，与通字相反，非姤遇之遇。

**咸速也，恒久也。**

感应以神不以迹，故无有速于感应者，是感有速义也。久道化成，恒有久义也，是久速反对也。虞翻曰相感者不行而至，故速。日月久照，四时久成，故久。

**涣离也，节止也，解缓也，蹇难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类也。**

涣则外去而不止，节则内止而不去，故反对。解则其难既解，故不急而缓，蹇则在险难中，而事方急也。睽则人情乖离，外而疏也。此只以不亲言，非内外之外。家人则一家之人，内而亲也。否大往小来，泰小往大来，天地交而万物通，与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故为反对。

**大壮则止（熊氏作“上”），遁则退也。**

大壮四阳，盛长，阳壮惧于锐进，则当止。遁二阴方生，宜于退避，则当退也。《蒙引》虑阳之恃其壮，而失防阴之道，故欲其止。虑阴之遂其进，而肆害阳之心，故又欲阳之退，两则字俱含当字意，盖易为君子谋也，不然岂有大壮而能止者哉？煦按此解止是目阳为君子，目阴为小人，故看来亦极有理。然君子小人之说，予已于前注辨之，且亦无止退反对之义。来矣鲜本于熊氏谓止字乃上字之讹。遁之三爻即大壮之四爻，上字指大壮之四爻而言，退字指遁之三爻而言，皆比阴之爻也。遁三犹在下卦，故言退。壮四已进上卦，故言上也。《杂卦》一传皆言反对之义，若止与退有何分别乎？且既云大壮，安有能止者乎？所云当止当退，亦止是教人之意，何云卦象之反对乎？熊氏之说是也。盖上则进而退则反，此其反对者也。来氏指出遁三壮四，其旨尤当。盖每有一卦，必有动用为主之一爻也。

**大有众也（荀作“终也”），同人亲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过过也，中孚信也，丰多故也（《石经》有“也”字<sup>①</sup>），亲寡旅也。**

<sup>①</sup> “石经有也字”，堂本无。

大有六五一阴居尊，而上下皆为所有，是归附者众也。同人六二居下而上同九五，又五阳同与之，彼此相亲厚也。众则爱博，亲则情专，是反对也。革当积习之后，更革变通，有去故之义。鼎当变更之后，文明成化，有取新之象。小过是有过，中孚则信实无过也。丰明动相资，既明且动，必大振作，故多故。旅羁客于外，寡徒无侣，故亲寡。是一去一取，一过一信，一多一寡，为反对也。煦按明动相资即知行兼到，故能大有振作。然观反对之义，毕竟是人既<sup>①</sup>丰盛，则故旧亲之，故曰多故，如此看方与亲寡相对。来氏曰过者逾其常，信者存其诚，人处丰盛，故多故旧，人在穷途，故寡亲识。

离上而坎下也。

火炎上，水润下。

小畜寡也，履不处也。

小畜以一阴当众阳之冲，欲止之而不能止，势小则不进也。履和悦以蹶刚强之后，欲自进而遂其进，不肯处也，此以进不进反对也。煦按一阴巽入而上行，不敌众阳之盛，故退而处乎其后，所以曰寡。一阴兑悦而上承，且有众阳之附，尝往来周旋于其间，所以曰不处。四爻每兼言进退者，进居上卦，是其进也。退而处下，是其退也，乾之进退无恒是也。履，礼也，即礼下于人之义也。今曰和悦而蹶刚强之后，仍是以兑履乾看作践履之履，安有在下而上履者乎？故于卦义爻义皆未贯通，岂知孔子《大象》明曰上天下泽，便是正名定分之义。以兑下乾谓谦而处下，以致恭于乾耳。不处者，不居于尊也。礼下于人，安有傲然穆处之事？其义亦不处也。宁上承而不处乎上，与小畜之宁处下而自止者不同，所以谓为反对，来氏曰二卦皆以柔为主。

需不进也，讼不亲也，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古“归”作“妇”），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

① “既”，库本作“而”。

需以刚遇险，而不遽进以陷于险，是不进也。讼彼此争辨，其情不亲，方进讼而不可已也。来氏曰安分待时，故不进。越礼求胜，故不亲。此进不进反对也。煦按需有相须之义，亲之也。讼有相违之义，违，据其既进而见也。大过中强而本末弱，不胜其重，此过乎中而颠于正也，与养正反对者也。姤有遇之义也，卦以一柔而遇五刚，遇之不善者也。小人渐有犯君子之势，与刚决柔反对者也。未嫁为女，渐为女子之归，必待男之礼备而后行，是归以渐而不遽归也，此为女道之始，与女道之终反对者也。颐之义养也，养必以正，养德养身，贞则吉也。与颠者反对，既济六位皆当，事既济则无复事矣，是之谓定。定则无穷阨之险，与男穷反对。归妹则女道终，妇道于是乎始矣。此以女之终与女之始反对。未济三阳失位，故为男穷，穷则不能定矣。夬有决之义也，其卦以五刚决一柔，决之甚易者也，则正道伸而邪道屈矣，故为小人之忧。

项平甫曰大过以下，原其乱之始生于姤，极其势之上穷于夬，自夬而乾，有终而复始之义。胡氏曰上三十卦终之以困，柔掩刚也。下三十四卦终之以夬，刚决柔也。柔掩刚，君子不失其所亨。刚决柔，君子道长小人道忧矣。然则天地间刚柔每每相杂，至若君子之为刚，小人之为柔，决不可使之相杂，故于《杂卦》之末，特分别君子小人之道言之，圣人赞化育扶世变之意微矣。

节斋蔡氏所序：大过颠也，颐养正也，渐女归待男行也，归妹女之终也，既济定也，未济男之穷也，姤遇也，柔遇刚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

来矣鲜依蔡氏改本而另叙以韵：需不进也，讼不亲也，大过颠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未济男之穷也，归妹女之终也，渐女归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刚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

煦按此段既以韵叶，则当移未济于既济之上，移渐于归妹之上，以定终二字叶前韵更妥，如或换韵，亦当移渐于归妹之上，以穷终另为一韵亦妥。

又按《上经》言天道，《下经》言人道，而《序卦传》因之，至《杂卦

传》则全言交际之道矣。故其所言亲疏内外，众寡上下，聚散进退，多言遇合之事。至以夬姤终之者，《易》为趋吉避凶，防危虑险之书。若使交际往来悉为全吉，则亦无所容其防与避矣。然凶咎之宜访，悉皆阴之所主，故于《杂卦》之末，而以阴始阴终之卦终之，使人慎以察之于其始，而力以克之于其终。亦犹蛊卦终则有始之说，盖皆指阴而言也。虽阴阳迭胜固造化之自然，乃知其将至也而谨之，察其将衰也而决之，则存乎其人，此所以谓《易》为君子谋也。







[ General Information ]

书名= 提示页面

作者=

页数=

出版社=

出版日期=

SS号=

DX号= 000000017118

URL= 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017118&d=A2CD8291973DCB6550FEC9D702E20B25